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蛟索缚龙

(F)

 **eBOOK**
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

他不知道陈端是何人物，却知道那是假名。

风云会的客卿，保持极端神秘，不会公然暴露客卿身分，自然不会在暴露身分之后道名。

江湖的成名人物，特别重视绰号，陈瑞一直就吞吞吐吐，最后仅亮了姓名，这姓名不可能是真的，天知道天下到底有多少姓陈名瑞的人？

他叫姜步虚，世间必定另有叫姜步虚的人，但保证没有几个鬼神愁姜步虚，绰号姓名同毕竟罕见。

但陈瑞表示可以代表风云会谈条件。身分绝不至于比活阎罗副会主低得人多，因此，他认为值得在陈瑞身上找线索。

陈瑞夫妻俩显然对他深怀戒心，不敢逞强动手。目送他向县城扬长而去，心中恨得要死。

“真该毙了他为会主除去忧患。”陈瑞冲他远去的背影咬牙切齿。“这小畜生的态度实在该死一千次，狂妄得令人受不了。”

“咱们行吗？老伴，咱们俩联手，比活阎罗强多少？”女人摇头苦笑：“活阎罗对被折辱的经过，不愿多说含糊糊糊，发誓要将这小畜生化骨扬灰，可知必定吃足了苦头，咱们碰上了，还能不小心？你就是沉不住气，我可不想被小畜生整治得灰头土脸，说不定还得掉老命呢！”

“老伴，你不要长他人志气……”陈瑞不甘心地说。

“你就是听不得老实话。”女人扳着脸大声说：“反正日后有机会再碰头的，你最好放聪明些，不要太过热心逞强，记住，我已经警告过你了，重要的是，我不想中年做寡妇，哼！中年丧偶老年丧子，都是人间惨事。”

陈瑞恼羞成怒正要发作、县城方向，八个健步如飞的男女，已逐渐接近，八个男女中、一见魂飞与无我人妖走在最后。

这位名列天下四凶之一的一见魂飞已是高手中的高手，声威地位直追天下七大超凡高手棋鼓相当，却走在最后，可知走在前面的六男女，身分必定高一级，实力空前强大。

夫妻俩立即停止争吵，匆匆整衣向官道旁移动。

八男女飞步而至，领光的花甲老人一打手式，既没出声招呼，也没停留，向北匆匆而过，双方似乎不是同伙。陈瑞夫妻俩在后面百十步跟上，亦步亦趋但保持距离。

路西，跟踪的人不走官道，飘忽如鬼魅，利用路旁的草木掩身，紧锲为舍。

北行里余，八男女折入一条东行的小径，小径旁潜伏着一名中年人，现身领路向东急走、现在有九个人了。陈瑞夫妇跟到，毫不迟疑地跟入小径东行。

八男女脚下一紧，速度倍增，小径中罕见人迹，正好施展脚程赶路。

深山大泽，必隐龙蛇，市井风尘，也有奇人异士隐身。

天涯怪乞是成丁精的老江湖，打听消息的门路多，与各种牛鬼蛇神都有往来，消息来源比九天飞魔多十倍，简直不能比。

城东北尉缭子台的南面，有一座颇有名气的天庆观，住了十几个上了

年纪的香火道人，平时替县民驱邪作法，祈福消灾，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

已牌初，天涯怪乞像个真的花子，鬼鬼祟祟进了天庆观，直趋观后的静室。

花子与香火道人厮混，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因此即使让外人发现，也不以为怪。

静室简陋，有案一鼎一蒲团，连法器也没有。

天庆观的主持大法师叫清风，又老又丑而且干瘦，骨瘦如柴，形容枯槁，坐上蒲团上简直就像一具坐化了的干尸，要死不活的老眼，半茫然地注视着隔案坐地的老花子，总算有一分半分活的形象。

“你说，怎么人全不见了？”天涯怪乞猛抓头皮：“他娘的！太反常了。”

“一方有心，一方有意，死结解不开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总不能大家挤在城里大眼瞪小眼呀！在城里打打杀杀是犯忌的事啊！”清风道长有气无力地说，但似乎说话并不怎么吃力：“难道留在城里现世？”

“你是说，都溜走了？”

“应该说，摆棋局去了。”

“谁先下？”

“黑子先布局，红子先攻。”

“谁持红子？”

“你真其蠢如猪，是谁先将人诱来的？”

“总不会双方摆出阵势对仗吧？”

“你以为他们都是英雄好汉呀？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谁有机会杀掉对方几个人，就毫不迟疑地不择手段地杀，谁有布陷井的才华，就竭尽所能布置阴毒的陷井，总之，这是一场无可避免的杀戮，方式与上次华山大决斗完全不同、那次是一场英雄好汉式的公平搏杀。”

“在何处下第一颗棋子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清风老道摇头：“方外人不问尘俗事，问也无能为力，上了年纪筋骨都不听使唤，懒得深入了解冤孽孽，老友，赶快脱身事外，不客气地说，你那几手三脚猫功夫，涉入其中，唯一的结果，将是尸体，饱了本县的蛆虫。”

“你是地主，你不管？”

“怎么管？我算老几？即使天下的人死光了，贫道也无动于衷，让他们杀吧：多死一个就省下一个人的粮食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你走吧！别忧误了贫道的清修，仍是一句老话：远离地狱之门。”清风老道下逐客令，伸伸懒腰打哈欠。

“我不会走，我要看结果，当然，我会尽量避免卷人身腥屠场。

“但愿如此，尽量两字是送命之媒，好走，不送。”

世事如棋局局新。

每动一步棋，有如布下一个陷井。

同时，也给予对方沉重的一击，而且动子的人，都认为这一着定然是制胜的好棋，对手绝难招架，将不死也将吃马吞车。

这一带没有山，举目远眺，田野直伸展至天尽头，但有冈有阜有树林。

城东城南都有矮矮的冈阜，城东过小黄河约十余里，有一座绵被冈，像一床大棉被覆盖在地上，上面长满了树木，秋天树叶变色，所以称锦。

冈南的小农庄，是往昔的江湖大豪，曾经任开封周王府武学舍教头的百步飞虹孙礼，放下刀枪搬弄锄犁的小小农庄。

百步飞虹的绰号，不是平白捡来的，他的拿手绝活镖枪，百步内穿心贯腹发则必中，对面的人只能看到淡淡的一星枪尖光芒，旁观的人也只能看到电射的虹影横天而过，速度骇人听闻。

百步飞虹与尚义门许门主算是近邻，交情不薄。

许门主这次不西返而南行，摆明了要与侠义道朋友共患难，途经尉氏，前来孙家作客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许门主的亲友子侄门下弟子，浩浩荡荡十八个人，加上孟世家的幻剑功曹一家四男女，还有一位神气的四海游龙。

廿三个人一早登门拜望，实力极为雄厚，风云会的人如果想打他们的主意，至少在人数上必须超过一倍以上，不然休想撒野。

即使能集结一倍以上的人手，也不敢贸然发动袭击，所付出的代价将极为巨大，本大利小，不是生意经。

何况，许门主与幻剑功曹，不是侠义英雄的主脑人物，料定风云会不会笨得愿意以损失重大的代价，换取几个次要人物往自己脸上贴金。

所以天还没亮，廿三个人就乘夜色偷越城关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前往锦冈，煞有介事拜望百步飞虹。

江湖人士心中雪亮，定然是许门主希望把百步飞虹请出来，放下锄犁重拾刀剑，为侠义道朋友飞枪除魔尽一分心力。

其实，本县的人都知道，孙家农庄除了一些佃户和长工之外，根本没有闲杂人等落户或寄住。

这是说，万一有外敌入侵，孙家农庄自卫的能力有限得很，甚至没有自卫能力，要百步飞虹丢下家当，重入江湖挺枪玩命，未免有点残忍，百步飞虹也不见得肯重入江湖。

午后，孙家农庄一片寂静，烈日炎炎，午后正是最炽热的时光，暂时放下工作休息，是正常的现象。

客人预定未牌左右辞别返城，客厅中只有主客双方的长辈品茗叙旧，其他的人则在客室休息。

许巧云姑娘是晚辈，在客室招待内眷的小花厅，与孟念慈姑娘喁喁倾谈。

“风云会的人，真会前来半途埋伏袭击吗？”孟姑娘低声问。

“会的，一定会。”许姑娘肯定地说：“他们必定认为我们倚仗人多势众，不会有人袭击，所以他们将计就计，偏偏大举袭击示威，我们虽有廿三个人，但真正可以称超等高手的只有你我的老爹，与蔡大哥三个人。

他们有把握集中众多的高手，发起致命的歼灭性一击，如果成功，风云会的声威将陡升至颠峰，我们的斗志将沉入谷底，所以他们一定会来的。”

“超等高手只有两个。”孟姑娘纠正对方的错误计算：“蔡大哥是不会帮助我们的。”

“他帮你，不是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是真不明白呢？抑或是装糊涂？”许姑娘脸上有调侃的笑意：“只要

你在这场，帮你与帮我们有何不同？就是因为他只帮助你，拒绝与紫灵仙长那些人打交道，所以才派我爹邀你爹同行呀！”

“哦！原来是计谋的一部份。”孟姑娘微愠地说：“我爹可能不知道被利用了。”

“孟姐姐，你爹一定知道紫灵仙长的用意，不要多心好不好？”许姑娘脸一红：“正邪决战无可避免，生死存亡即将分晓，我们必须同舟共济，利用一切有利的情势。”

我们这些人中只有蔡大哥能对付风云会的可怕高手，而他却一怒之下撒手不管，我们等于是断了一条臂膀，所以紫灵道长不得不出此下策，把他拖入暴风雨中心，事非得已……”

“事非得已，十方行者就可以公报私仇，计算丘明月以逼九天飞魔脱身事外，甚至想胁迫老魔替我们摇旗呐喊。”孟姑娘悼悼地说：“假使他有了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会恨你们一辈子。”

“不会发生难以收拾的意外，因为估计他们派来埋伏袭击的人，超等高手不会太多，只要我们能沉着应付，策应的人必定可以尽快赶到声援，便可以歼除他们了，孟姐姐，你对蔡大哥信心不足？”

“胡说！我对他的武功有强烈的信心，风云会那些高手中的高手，谁也伤害不了他。”孟姑娘信心十足地说：“而且，我深信他能够保护我不受伤害。”

“希望如此。”许姑娘的口气，有几分不以为然。

论搏斗的经验与江湖见识，许姑娘都显得丰富些，尚义门每一位弟子皆人在江湖，为名利挥剑扬刀。

而孟姑娘生长在武林世家，固步自封少在江湖惹事招非，真正与人交手获取搏斗经验的机会不多，见识也有限。

与人交手博命，生死在刹那之间，在旁的人绝对不可能在生死间不容？发时抢救，尤其是众多高手拼搏混战，谁能保护另一人的安全？

“我们好好歇息养力吧！天色不早了呢！”孟姑娘不愿再谈论打打杀杀的事，离座而起：“进城有十余里，沿途都可以埋伏，今晚恐怕我们这些人中，也许有一半人看不到今晚的月华上升。”

锦被冈向西伸展的小径，是往返县城的唯一通道，沿途都可以埋伏。

平原地带，视界本来就有限，田地中的高粱与原野的草木，都可以容纳大量人手潜伏。

在中途的路北土平丘上，野草及肩亲树丛生，两个青衣大汉坐在树下的草丛中，透过草隙向小面的小径监视。

小径两端里的余之内有人出现，便暴露在眼下无所遁形，有充裕的时间把警号传出。

枝浓叶茂，人躲在树下仍感到炎热，两大汉浑身冒汗，依然尽职地分别监视路东小径折向处。

“午间了，肚子闹饥荒，该进食啦！”一名大汉开始解下腰带所悬的食物荷包包：“大热天在这里枯等，天知道那些混混何时才动身返城？依我之见，直接杀入孙家农庄岂不省事？”

“闭上你的臭嘴！少废话没人把你当哑吧。”另一名大汉摆出教训人的嘴脸：“直接杀入孙家农庄，咱们岂不成了强盗？没知识！风云会如果被江湖

朋友看成强盗集团，日后还能混吗？首先官府就要杀你的头，白道英雄就会振振有辞群起而攻了，还有口后吗？”

“好好好，算我没说。”大汉采取低姿势：“吃饭总可以吧？”

“可以呀！用食物塞嘴，是最好的避免胡说人道的好办法。”

两人各自打开自己的食物包、干荷叶包着烙饼、肉脯、蒜瓣、腌瓜等等，香喷喷地引人垂涎。

一旁突然伸来一只大手，一把便抓走大汉的肉脯。

“见者有份，谢啦！”大手的主人是姜步虚，在两人的一侧席地坐下，一门便咬掉半块肉脯。

“混蛋东西！那是我的肉脯……”大汉怒叫，伸手急夺。

“见鬼！这是牛肉脯，你的肉做脯能吃吗？”姜步虚拨开大汉伸来抢夺的大手：“别小气，独食不肥，在这附近枯等了半天，没准备吃的，实在令人受不了，快要饿昏啦！喂！”

他向另一名呆了的大汉伸手：“水葫芦，我要喝几口，渴了老半天，吞烙饼真辛苦。”

“你是那一组的？”大汉拒绝给水：“他娘的！怎么看也认不出你是谁，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你老弟的叔叔的哥哥呀！你这家伙真健忘，你不给吗？我揍死你这混蛋！”

“你……”大汉要跳起来。

叶一声响，耳门挨了一巴掌，掌到人躺，躺下去就昏迷不醒。

“咦？你怎么……”被抓掉肉脯的大汉吃了一惊，同伴被打倒了怎能不惊？

“我也要揍你。”

大汉不跳起，急急伸手拔剑。

“你给我放乖些。”姜步虚伸手警告，食中二指向前一伸。

“呃……”距指尖远在三尺外的大汉，上身一晃便向侧扭身便倒，倒了也起不来啦！

同样昏迷不醒。

“肉脯真够味，可惜没有酒……”姜步虚盯着左方的树林自言自语，突然拍拍身侧碗粗的树干：“这是柘树呢！一定是用来养天蚕和朽林，难怪树上除了柘蚕之外，还有许多可恶的有毒毛毛虫……”

其实，柘叶对其他的昆虫来说，并不可口，所以农家在满山满野的柘树上养也称天蚕的柘蚕，根本不怕其他的昆虫与柘蚕争食。

其他毛毛虫可怕，柘蚕更可怕，有大拇指粗，长了一身肉刺，看外表就令怕虫的人心惊胆跳恶心反胃。

草木急动，有人向外急窜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他大笑。

“喂！真……真的有……有毛虫吗？”不远处有人低叫。

“没有。”他的回答简单明了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免得你在鲁班门前弄斧出乖露丑呀！”

“你可恶……”

“要不吓唬你，你就会不服气卖弄轻功，想出其不意攫走我夺来的食物，

那一定会被我捉住的，出来吧！怕毛虫的胆小鬼，你该又饥又渴，快撑不住啦！”

人影飞掠而至，是小魔女丘明月。

“你……你真坏哦！”小魔女口中在说，目光却警惕地在枝叶间搜视虫影。

“别在树上找虫啦！这不是柘树，所以秋天不会变成黄树林，坐下啦！食物自己拿，先喝口水。”他将水葫芦递过：“你是跟踪北面那群人来的？”

“是的，有卜方行者和五湖散仙，我不甘心。”小魔女挤在他身侧，满意地坐下喝水：“这些侠义英雄鬼鬼祟祟越野潜行，不知在玩弄什么阴谋诡计，似乎不是对付你，哦！这两个人……”

“风云会的伏路眼线，对面侧坡下。”他向小径对面一指：“有许多高手中的高手潜伏，看来，这些人已经走上了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的不归路，大劫无可挽救了，丘姑娘……”

“我告诉过你，我叫明月。”小魔女拧了他一把，脸红红地羞笑。

“明月天上才有呀！记住，不要介入他们的血腥纠纷，你与十万行者的过节，不甘心也得暂且放弃。”

“人家……”

“真要做多嘴婆？”

“不跟你说。”小魔女赌气抓起一块烙饼，鼓起红馥馥的腮帮子表情丰富。

“我不希望两方面的人都对付你，成为众矢之的日子难过啊！咱们坐山观虎斗，有机会再混水摸鱼，见机行事避免招摇，让他们了断恩怨是非。”

“这里安全吗？”

“不安全，太近了，吃饱之后，把这两位仁兄弄醒，咱们回避，避开风暴的中心。”姜步虚道。

“我听你的。”

“不听就赶你走，哦，你老爹呢？”

“在城里。”

“又是偷跑的？”

“不和你说。”小魔女脸又红了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人家……人家好……好想和你在……起，我……”小魔女偎在他的肩膀上，语气幽幽甚至有几分关切：“好……好像什么都——都没有着落，什么事都……都不顺心乱糟糟的……”

他感到心潮汹涌，小魔女依恋他的少女情怀昭然若揭。

在他这个在天下风尘仆仆五载光阴，见过天底下众生像的硬汉来说，他很难体会一位纯情少女的心情，这与他硬汉生涯格格不入。

但这并不表示他不需要感情生活。他同样需要世间温情的滋润。

可是，情势不由人。

时间不对，地点不对，此时此地，温情足以误事。

身旁就有两个昏迷不醒的人，像两具尸体，刺目的刀剑，代表即将到来的杀戮和血腥，不能有感情脆弱的情况发生。

轻拍小魔女的肩背，他深深吸入一门长气。

“你老爹会不会找来？”他用严肃的话题压抑心潮：“希望他不要一时大意，一头撞进他们的埋伏里去。”

“不会。”小魔女果然被话题分了心：“我爹知道正邪双方即将爆发血腥

冲突，局外人实在应该识相远避，所以和所有从开封来看风色的人，在城内等候情势变化，等情势明朗之后才出城走动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他心中一宽，至少不会与老魔碰头：“赶快进食，早些离开险地。”

“十万行者那些人躲起来了，双方都在布伏，不会在这里打起来的，急什么嘛：“小魔女抱怨道。

“会有人失去耐性的，非订起来不可，我可不希望陷在夹缝里成为众矢之的。”他开始进食。

廿三匹健马，分为两路奔驰而来。

小径其实并不小、足以让两乘大车相错而过。

四海游龙一身宝蓝，特别光鲜耀眼，他那匹枣骝也特别神骏，果真人如虎马如龙。

他策马走在最后，而且与前面的孟家子弟，保持一段距离、所以像是独行客。

这匹枣骝也最为雄骏出色，颈长适度，胸肌特别发达，蹄盘大如海碗，蹄寸低，鼻孔大瞳孔又大又黑，额生一块白星，所以这匹马其实不叫枣骝，该叫玉顶。

也许，他独自一人一骑感到无聊，因此时走时停，每一次起走，玉顶便换用一种步法，他似乎自得其乐，人与马混成一体。

在一次停顿之后，他发出一声低啸。

玉顶通灵，一提左后肢。右前肢随后举蹄。

小走步，轻灵美妙地像在采花。

小走百十步，玉顶的四蹄又变，左前肢与左后肢几乎同时起步，然后是右前肢和右后肢……

将近六尺高的骏马，居然平稳地、轻快地小驰，似乎除了四蹄有次序地移动之外，马身与人的身体却没有动的您态，看不到升沉的差异。

好精纯的大走步，很可能经过名骑师千锤百炼而获致的成就，因为马是天生不会大走步的动物。

马天生就是杰傲不驯，任性飞驰的动物。

一千匹马，几乎很难发现一匹具有天生大走步的，必须加以严格的后天训练，它才会听命就范。

如果有，可以算是天生的神驹了。

骡和驴，却是天生的大走步，也是天生慢速度的动物，很难找到一匹以左前肢右后肢起步的骡和驴。

想训练骡和驴小走步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

在鞍上丝纹不动的四海游龙，神光四射的虎目，却不住在前面的路两侧扫瞄。

大走步小驰里余，蓦地传出他一声震天长啸。

前面马队的最后一骑是孟念慈姑娘，距玉顶约有半里多一点，她听到啸声，警觉地扭头回顾。

玉顶的步法骤变，友后蹄一起，右后蹄随即上升，而前面的左右蹄，在后面两蹄先后着地时，同时飞起。

蹄声如雷，玉顶奋蹄飞驰，在骑术来说，称为袭步，风驰电掣，狂袭

敌阵，是战马的最终目标，也是人们最冷酷的要求。

“结阵！”他的喝声如沉雷。

廿名男女骑士警觉地勒下马，由四名骑士将所有的坐骑牵至路旁。

刀剑出鞘，严阵以待。

四海游龙飞落雕鞍，健马玉顶不需人照料，四蹄屹立如铸，屹立在路中像一匹石马。

“前面荒野。”四海游龙站在孟姑娘身侧，将剑改插在腰带上：“派人搜路两侧的草丛，小心暗器。”

许门主是老江湖，向幻剑功曹投过疑惑的目光。

前面有里长的荒野，草长及腰荆棘丛生，里外，则是茂密的野榆林，如果行人设伏，应该躲藏在易于隐身的林子里。

“我看到兵刃的闪光。”四海游龙进一步说出理由：“念慈，希望他们不是冲你们而来。”

许门主与幻剑功曹早有默契，心理上早有准备，只是有点不相信埋伏的人，会舍弃树林而改取荒野草丛。

再就是四海游龙远落在马队后面，怎么可能发现里外的埋伏？不合情理。

看到兵刃的闪光，那就合情合理了。

许门主不再怀疑，举手一挥。

四名尚义门的子弟大踏步出列，两面一分进入路两侧的荒野。

幻剑功曹也打出手式，孟姑娘向一位侍女立即打手式示意、侍女牵来了两女的坐骑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四海游龙一把抓住她的手臂问。

“我去看看。”她平静地说：“也可以策应搜路两侧的人。”

“尚义门的事，许门主处理得了。”四海游龙大声说，有意让许门主听到：“这条路上如果有埋伏，那一定是尚义门的仇家，与你无关，再说，怎么也轮不到你出去打头阵。”

“永泰，你知道我是非去不可的。”孟姑娘显得无奈：“许家去了四个人，孟家焉能袖手？”

许巧云姑娘说得不错，四海游龙既然保护孟念慈，只要孟念慈出场，四海游龙岂能袖手？

这是一个为情所迷的笨男人，可以控制利用的大傻瓜。

“我陪你去。”大傻瓜果然上当，立即领先便走，沿小径大踏步昂然而行：“跟在我身后，小心暗器。”

六个人以小径为主轴，一字排开小心向前搜进。

躲在路两旁草丛中的人，知道行藏已露，躲不住啦！

革高仅及腰部，接近至十步内，一定可以发现潜伏在草中的人，已完全失去用暗器奇袭的优势。

本来昂然大踏步迈进的四海游龙，突然一跃三丈余，再一闪又远出两丈，身形倏转，剑已在手，炯炯虎目狠盯着路右丈余的草丛。

“家父是打埋伏的专家，行兵布阵的悍将。”他声如洪钟，杀气腾腾：“你们是班门弄斧，现身吧！让在下看你们是什么玩意。”

快速超越，再回头堵截，潜伏的人吃了一惊，变生仓卒措手不及，根本就来不及发射暗器。

草丛急分，路两侧共有十二个人，以奇速分向外侧飞退，向西急撤速度惊人。

“不可追赶！”四海游龙拦住跟上的孟姑娘：“暗器可怕，你的护体内功，抗拒不了专破内家气功的外门暗器，不可冒险，那是些什么人？”

“风云会的人，错不了。”孟姑娘即使想追也不敢冒险，语气中流露出惶恐：“风云会的十大提调中，有两位大名鼎鼎的暗器名家，名列天下十大暗器名家威震江湖，这两个提调，也就是暗杀我们三个人的凶手。”

“你认识？”

“不认识，我很少在江湖走动，闻名而已，就算他们混在刚才十二个人的中间，我也不认识他们。”

“他们是……”

“天下一针曾文兴、一钉百了温武鸣，他们的特制针钉不但可破内家气功，而且对面的人难见针钉的形影，所以发则必中，中者有死无生。”

“好，我记住了。”四海游龙收剑，发出一声喝。

独自在小径屹立的枣骝玉顶，蹄声得得小驰而至。

“我先走一步，在前面树林相候。”他扳鞍上马，向前面里外的树林一指：“这些狗东西向树林逃，那里一定有他们另一批埋伏的同伴。”

“等我一等……”孟念慈姑娘急叫。

蹄声急促，玉顶已驰出廿步外去了。

埋伏袭击失败，十二个人越野急撤，快速地撤入里外的树林，安全地隐入了树林的深处。

按常情论，阴谋败露，必须远走高飞，不可能再发动袭击

四海游龙到了树林前，健马五顶开始往复小驰，用小走步向北，再用大走步调头往南，简直就是在表演马术示威，有意等候林中人发动袭击。

假使刚才的十二名暗器高手猝然冲出袭击，他幸逃大劫的机会不到十二分之一。

可是，潜伏的人竟然不敢妄动。

一见魂飞的暗器手法，也许没有天下十大名家高明，但发射铁蒺藜的劲道，绝不下于天下十大暗器名家。

上次面对面发射三枚铁蒺藜，全部击中四海游龙的胸腹，结果，四海游龙毫不在乎，三枚铁蒺藜却全被震落。

这十二位埋伏的暗器高手，大概已从一见魂飞口中知道详情了，心中一虚，怎敢轻举妄动？

玉顶往复来回小驰两次，许门主一行廿二名骑士到了。

“人躲在林子里，人数不少于廿人。”四海游龙大声向领先驰到的许门主说：“如想证实这些人的身分来路，就必须入林拼搏，必将付出得大的代价，该怎么办，许门主可以斟酌权衡利害，事不关己不劳心，在下毫无兴趣参与。”

他明白地表示置身事外，笨得可爱，假使孟姑娘不假思索地冲入林子，他能置身事外不跟进去？

许门主心中为难，迟疑难决。

不冲进去交手，怎能证实埋伏的人是风云会的爪牙？

冲进去，得付出多少代价？

冲进去，必定有死伤，也就表示大杀戮就此展开，正邪双方决斗，

就从他手中展开序幕。

点龙一笔掳劫许姑娘，掀起正邪华山决斗的余波，这次正邪大决斗，似乎也将由他父母点起第一把火。

在心里上，负担是相当沉重的。

“他们并没动手。”幻剑功曹策马上前，及时替许门主解围：“假使咱们闯进林子里，等于是咱们挑起的纠纷，魔崽子们就会用特大的嗓门，将责任推在咱们头上了，许门主，何必操之过急？”

“依孟兄之见……”许门主不得不多加考虑。

“埋伏绝不会只设一处，他们会动手的。”幻剑功曹冷笑：“这处埋伏以暗器突袭为主。可知不是什么有头有脸的人主持大局，即使咱们能把他们一举歼除，除去一些小爪牙没有多少好处，以上驷对上驷，胜之不武，前面另一处埋伏，就会有主脑人物露面了。”

“可能的，孟兄。”许门主乘机下台阶：“走吧！咱们见见他们的主脑人物。”

蹄声急骤，马队向西急驰。

四海游龙仍然策马断后，严防埋伏的人追赶。

一场可能两败俱伤的搏杀，被四海游龙机警地勾消了。

22

前面两三里，也就是姜步虚向伏路警哨夺取食物的地方，路西百十步，埋伏的人已久候多时。

按预期计划，许门主那些人，在第一埋伏区最少也折损一半以上的人，幸存的人向县城逃，逃到此地撞人第二处埋伏。

所剩无几的人，必定是许门主与幻剑功曹少数几个高手，一定可以一网打尽。

被弄昏的两名伏路警哨，刚被姜步虚几耳光揍醒，神智还没完全恢复，便听到震耳的蹄声。

“哎呀：来……了……”一名警哨完全清醒了，狼狈地爬起抬头眺望，看到了扬起的尘埃，看到了人马：“快发出警号……”

“咦？咱……咱们怎……怎么了？”另一名警哨一面挣扎爬起一面问。

“咱们被刚才那个混蛋出其不意打昏了，笨头。”第一名警哨咬牙说：“下次被我碰上，我要剥他的皮，不会再上当了，快发讯号。”

“很不妙，人马怎么这样多？”第二名警哨也完全清醒了，一面站起向路对面埋伏的人打手式，一面不安地说：“好像他们没被咱们布在前面的埋伏袭击，要不就……”

“要不就是他们绕道过来的，没闯进咱们前面的埋伏区、会主估错了他们的实力，天杀的！刚才那该死的混蛋到底是何来路？”

这两位仁兄，大概是随着会主赶到开封的爪牙，不认识姜步虚，吃亏上当不足为奇。

“一定是紫灵妖道的人……”

“胡说八道！如果是，咱们那有命在？双方已决定生死相搏誓不两立，你认为他们会对咱们慈悲手下留情吗？没知识。”

“你又懂得多少？哼！准备下去吧！”

蹄声渐近，尘埃飞扬。

东南角的野地里，突然传出一声震天长啸。

廿二匹健马速度渐减，最后在半里外，勒住了坐骑

后面半里外，枣骝玉顶是唯一仍在小驰的马，徐徐向前接近，知道前面发生了变故。

两名正想动身离开警哨，被震天长啸惊得跳起来。

“哎呀！那边怎么有人鬼叫连天？”第一名警哨惊叫：“糟！不是咱们的人。”

枝叶簌簌而动，姜步虚突然钻出。

“笨蛋！当然不是你们的人。”姜步虚笑吟吟地说：“你们埋伏守株待兔，别人将计就计两面夹攻，各显神通看谁倒霉，还不快滚？”

“又是你……”第一名警哨怒叫着拔剑。

“滚！”姜步虚笑叱，举手一拂。

“哎……”警哨尖叫，倒飞而起，砰有击摔翻出两丈外，爬起狂奔下坡。

第二名警哨机警些，不拔剑扔头便跑。

突然、感到一股无形的狂猛怪劲及背，身躯飞撞双脚离地，也砰然冲倒在两丈外，狂乱地爬起狂叫着飞奔。

不啻暴露了行藏，半里外许门主一群人看得一清二楚，两个人狂叫着飞奔，连面貌也可以清晰地分辨。

但却看不见坡顶矮树丛中的姜步虚和小魔女，也不知道坡顶到底藏有多少人，更弄不清这两位仁兄狂叫飞奔的缘故，还以为是埋伏的人故弄玄虚呢！

“埋伏的老把戏派不上用场了。”许门主扳鞍下马，牵着坐骑一面接近一面高叫：“料想诸位不是下三滥的鼠辈，为何不敢像英雄好汉一样，挺起脊梁站出来当面论英雄？出来吧！好朋友。”

没有人现身，静得可怕。

久久，依然毫无动静。

终于，东南角有人踏草而来。

“两位大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许门主迫不及待高声问。

是两位高僧，大悲僧和十方行者。

“他们走了，撤得匆忙出乎我们意料之外。”大悲僧轻拂着罗汉竹杖苦笑：“还以为这些埋伏的人，是被你们发现而见机撤走的，或者他们发现诡计难逞怕受到夹攻，不得及早脱身，你们还好吧？”

“还好，几乎中了他们的埋伏……”许门主将四海游龙发现埋伏的经过说了。

“好险！我佛慈悲！”大悲僧脸色一变：“咱们的消息仍然个够正确，认为他们从这一地区开始，往西至县城一带，共布了三道埋伏，没料到却是四道，所以往东一带不曾分派策应的人。

假使你们闯入，这一带的人根本不可能赶往策应，你们将受到重大的伤亡。真得好好向蔡施主道谢，他……”

“在后面，他不愿与咱们走在一起。”许门主向十方行者说：“他对圆觉

大师与姜步虚的过节，仍然耿耿于怀，因此，两位大师最好避免与他碰头。”

“咱们这就转回去告知吴一道友。”大悲僧说：“孽障们不知出了何种意外、仓卒间匆匆撤走，另两处理伏也可能放弃，沿途诸位仍须小心，回头见。”

“咱们这就快马加鞭，全速赶往县城，回头儿。”

十八名埋伏高手，向北越野急走。

后面二四十步，陈瑞夫妇与八男女另成一队，保持目视距离，跟随前面的十八个人匆匆北行。

十八名埋伏高手实力十分强大，其中四个正是妖魔鬼怪四大残毒。

领先赶路的两位仁兄，正是活阎罗的四保镖中的两个，九杀瘟神与勾魂无常，走在最后的两个，是被姜步虚戏弄得灰头土脸的两个伏路警哨。

所有的人，皆显得垂头丧气。

“瘟神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血妖鲁雄悻悻地在九杀瘟神后面问：“咱们不但不杀出去，反而像丧家之犬一样急急溜走，日后咱们还用叫字号吗？老兄，你不是一个有担当的司令人，在下真后悔在你手下办这种窝囊事。”

“鲁兄，咱们如果不能出其个意先摆平他们一半人，胜算必定大打折扣，将会付出重大的代价。”九杀瘟神有耐心地解释：“咱们的眼线已被发现，被打伤赶下坡地，又发现他们另有策应的人，两面夹攻咱们输定了。

最重要的是，东面埋伏失败的信号恰好传到，情势更是不利，鲁兄，在下奉到的指示是埋伏突袭，情势不利即断然撤离。

鲁兄，这事情并不是一天两天便可以解决的，急什么呢？难道你还担心没有机会施展吗？”

“随时都有施展的机会，但要想获得真正树立威望的机会并不多。”欲魔韦武用充满惋惜的口吻说：“只有在天下高于名宿云集注目下施展，才能威震天下，眼看双方高手即将作生死存亡相决，咱们却悄然溜走，委实于心不甘，真没面子。”

“还没到时候，韦老兄。”勾魂无常冷冷地说：“而这一天很快会来的，而且会来得快，华山正邪决斗，结果。十年来咱们黑道朋友偃旗息鼓，只能偷偷摸摸活动，几乎抬不起头来。

这次他们知道，双方都是势在必得的生死关头，而情势却对咱们有利，咱们不需操之过急。”

“对咱们有利？哼！他们陆续赶来的人愈来愈多，似乎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，而咱们却无法获得第三方同道的声援……”

“人多没有用，韦老兄。”九杀瘟神乐观地说：“情势本来就对咱们有利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他们能长久聚在一起吗？以神刀门来说，山门在西安，他们能不回去吗？尚义门在郑州，许门主能往南走多远？而咱们风云会却是统一号令的组织，各地都建了秘密的堂口，长期食宿毫无问题，他们却早晚非散不可，所以情势对咱们有利。”

“就因为他们人多，所以会主不打算硬拼，分别蚕食，有利可图才动手。”勾魂无常加以补充：“他们已经看出劣势，所以也故意分散人手到处乱跑，急于诱使咱们动手袭击，反布埋伏引诱咱们上当，今天他们走运，下一次……”

双方布伏各展神通，因此所派的人皆越野而走，田野与荒郊生长着高茎作物与草木，视野有限，而且速度甚快，一旦碰头，想回避已来不及了。

前面三五十步一处旷野的东首，十余位男女正沿东西向的乡间小径，向西健步如飞急赶血妖十八个男女，也恰好从南面掠出。

仇人相见，份外眼红。

双方都无意示弱退避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：马行狭道有进无退。

十六个人，有两僧两道，其中有伏魔剑客贺世荣、侠义道这次主持行动大计主将之一，还有神刀门门主陶维扬、得意门人关中狂客陆南星。

人数相当，都是日下江湖上的风云人物，狭路相逢，谁肯尔弱回避？

“混蛋！他们竟然抄到前面来了。”脾气最暴的残怪陈冲，首先发出怒吼，领了两个相貌丑恶的门人，率先抢出向前急迎。

血妖一声怪叫，拔出红芒暴射的血焰刀。

“选日不如撞日；反正早晚会结算的，既然碰上了，那就早些了断，咱们先和他们单挑，我血妖笨鸟先飞，打旗的先上。”血妖的大嗓门足以让后面跟来的陈瑞夫妇听得一清二楚：“伏魔剑客，我挑你！”

四大残毒固然凶名震天下，大多数高手名宿不愿招惹他们，不愿，并非不敢。

名列风云十杰的昊天一剑，虽然对他们深怀戒心，但并不真的害怕，逼急了同样敢奋勇挺剑而斗。

伏魔剑客名列天下七大超凡高手之一，真才实学比昊天一剑更高明扎实些，血妖指名单挑，这位老剑客动了无名孽火。

“笨鸟对笨鸟，血妖曹雄，你挑对人了。”伏魔剑客十六个人光列阵相候，拔剑越众而出：“老夫就陪你玩命，昆吾剑对血焰宝刀，半斤八两旗鼓相当，看今天到底是谁的宝刀易主，来得好！”

红芒划宅而至，昆吾剑进射出漫天白虹，刀风剑气以雷霆万钧的声威陡然进发，红芒白虹立即纠缠成一团，各展所学为生死存亡而奋威一掷。

血妖的吼叫声，确是有意催促后面的十个人尽快赶上，目下十八比十六，双方实力相差无几，多十个人，这场决斗赢定

吼叫的目的达到了，前后相距不足百步，只是树丛茂草挡住了视线，看不清情势而已。

可是，人算不如天算。

螳螂捕蝉，不知黄雀在后。

这些高手名宿赶路，根本不怕有人拦阻或跟踪，从不派人向四方戒备，神气地只愿向前疾走。

姜步虚与小魔女，采用从侧方齐头并进的跟踪方法，盯牢了陈瑞夫妇这十个人。

跟在后面盯梢，假使被对方发现，可能采用留置几个人潜伏截后路的办法，把盯梢的人解决掉，前后一夹有如鱼儿进网，鸟儿进笼。

从侧方跟踪，辛苦十倍，但安全性十分可靠，两人的轻功超尘拔俗，所以不怕辛苦，采用从侧方跟踪的方法，而且相距甚近。

血妖的叫吼声传到，前面的八男女立即警觉，用手式知会后面的陈瑞夫妇。正要向前飞赶，右面的矮树丛突然有声息。

“真打起来了，这次该不是光说不练啦！”小魔女俏甜的语音十分悦耳，声源发自十余步外的树丛：“赶上前去看看，也许可以浑水摸鱼摸几条漏网的鱼呢！”

“哈哈！为何不说可以打几头落水狗？”姜步虚的嗓音更是震耳：“鱼很

少发生打斗，只有人和狗，才会斗得死去活来。”

八位男女中，都是新近赶到，不曾与鬼神愁姜步虚照面的人，怎知道发话的一男一女是谁？反正口气饱满讽刺，绝非自己的问伴，八成是侠义道对头。

“谁在胡说八道？”为首的花甲老人怒叫，上了年纪依然暴躁：“狗东西！给我滚出来，让老夫看看你们是什么东西。”

左有两个中年人，已先一步左右齐出，两面包抄反应极为迅疾，应变的动作配合得十分圆熟俐落。

姜步虚与小魔女，刚钻出矮林，便撞入两个中年人的有效攻击距离，恰好落入险恶的聚力中心。

两个中年人不约而同大声叱喝，双剑左右夹击，猝然发起猛烈的夹攻，剑山左有涌发向中间压到。

不问情由便突下毒手，这是最为犯忌的事。

“可恶！”姜步虚怒叫，身形愤然向下隐没。

小魔女正好相反，后空翻凌空飞升重入矮林。

剑山在这刹那间汇合，慢了一刹那。

姜步虚在两丈外幻现，虎目睁圆。

“混帐东西！你们一点也不像一个成名人物。”他冒火地发出恶毒的咒骂：“你们用这种手段，不知残害了多少光明磊落的人，真该毙了你们这些混蛋为世除害的。”

即使是超凡的高手，也不可能从猝然的夹攻中幸存，猝不及防，双剑齐下，活命的机率，不会超过十分之一，难怪姜步虚冒火。

两个中年人大吃一惊，几乎难以接受眼前的事实，怎么双剑一出，已入死境的人，居然一上一下幻没逸走的？真以为碰上了妖魅呢：

“你会变化吗？”右面的中年人傻傻地问。

“会变化？废话——”

“再变给我看看。”中年人厉叫，挥剑凶猛地扑上了。

左首的中年人也不慢，身剑合一奋身猛扑。

小魔女的身影，从树下贴地掠出，快逾电光石火，到了左首中年人身后，权身飞脚侧端，叶一声端在中年人的腰脊亡，打击迅若雷霆。

中年人嗯了一声，挺胸扬剑向前栽。

同一瞬间，右首中年人一剑吐出，像是电光一闪，无情地刺入姜步虚的上盘，而姜步虚的右手，却扣住了中年人的咽喉，两人面面相对几乎贴身而立。

“真想扣断你这狗养的咽喉。”姜步虚凶狠地说。

中年人的剑，并没有贯入姜步虚的胸口，而是被姜步虚的右臂挟住了剑身，剑成了废物。

“砰！”被小魔女端中腰脊的人倒下了，可能腰脊已断，身失去柱的支撑，倒下就挣扎难起。

一照面的刹那间，用剑再次攻击的人，一倒一被制，旁观的人甚至还没有看清变化，变化发生与结束都太快了，结束也令人大出意料之外。

为首的花甲老人骇然变色，急急拔剑作势冲上。

陈瑞夫妇飞掠而至，吃了一惊。

“彭兄小心！”陈瑞急叫：“他是鬼神愁……”

花甲老人正待冲出抢救同伴，骇然止步。

鬼神愁三个字，具有震撼人心的魔力。

姜步虚收手，两耳光把中年人打得七荤八素，再一脚将人踢翻，转身面对着脸色大变的花甲老人。

花甲老人的九名男女同伴，急急在花甲老人两侧亮兵刃列阵戒备。

前面百十步外吼声此起彼落，兵刃交鸣声清晰可闻，显然正展开一场可怕的生死恶斗。

陈瑞这些人如果摆脱不了姜步虚的纠缠，休想赶到前面去协助四大残毒。

“你们先下毒手，我鬼神愁有权讨公道。”姜步虚取出蚊筋索不住轻拂，虎目中神光电射：“你们人多，有权划下道来、让我这人孤势单的后生晚辈走，一拥而上或者单挑，我听候吩咐。”

“这些高手名宿脸皮厚得很，人多人强，那有勇气单挑？”小魔女已拔剑在手，随时可以应付意外：“八比二，目下没有旁人看势闹，正好一拥而上，尽快杀掉我们灭口，这是他们扬威示霸的一贯手法，大哥，咱们动手枪制机先，以免陷入包围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冷嘲热讽，实在让那些目空一切的高手名宿受不了。

激将法用在武林朋友身上特别有效，因为一百个练了几天拳脚的武林朋友中，倒有九十九个半气大声粗，白以为了不起目空一切，只要用半句话一激，就会怒火冲天动拳甚至动刀而斗。

花甲老人偌大年纪，居然也不例外。

“陈老弟，你说这个乳毛未干，说大话人模人样的小泼棍，就是在开封一举成名的鬼神愁？”花甲老人怒火快要爆发用讽刺性的口吻向陈瑞问。

“他说的是，彭兄最好是相信。”陈瑞苦笑，手中的鸭舌杖因抓握得太紧而呈现颤动，可知心中因紧张而不安：“我相信他的确是鬼神愁，那小丫头鱼龙反跃的身法无人能及，一定是九天飞魔的女儿小魔女。”

“就算他是真的鬼神愁，老夫却不信他真的有超人的能耐。”花甲老人彭兄咬牙说，扬剑独自上前：“小辈，老夫就单挑你。”

“好，妙！”姜步虚气消了，举步迎上：“你挑我，我鬼神愁深感光彩，就凭你不挥众群殴的豪气，我鬼神愁对你有几分好感，下手不会太绝，你可以放心大胆全力施展了。”

这番话比钢刀还要锋利，句句伤人，狂妄托大会把人气死，任何有修养的人都会受不了。

花甲老人彭兄果然怒火爆发，一而再受激快要气疯啦！手中剑突发龙吟，鹰目中厉光暴射。

“彭老冷静……”陈瑞的妻子翻着死鱼眼急叫。

可是，花甲老人彭兄已身剑合一，狂野地扑上了，剑发狠招飞星逐月，一星星电芒连续飞射，剑势已将姜步虚控制在威力圈内。

猛烈的剑气，如狂涛怒涌，一剑连一剑威力万钧疯狂进击。

姜步虚的身影急剧地闪动，马步在五尺方圆的草地上挪移，手中的蚊筋索化为伸缩如灵蛇的怪物，在连续射来的剑影中旋舞，不时轻触电射的剑身，剑必定被轻震出偏门，一连九剑，皆无法进入中宫行致命一击。

九剑没能把姜步虚逼退，花甲老人第一波攻势的锐气，在攻出第十剑时减弱了一半。

蚊筋索第十次轻触剑身，但这次震力完全消失，索尾竟然贴着剑身伸张，像蛇一样滑进，突然缠住了彭兄的手腕，梢尖在脉门一搭一收。

花甲老人呃了一声，顺剑势向前冲，从姜步虚让出的空隙冲过，砰一声，摔在两丈外，仆地再向前滑出丈余，剑脱手多滑出两丈外消失在树下的草丛中。

“剑术比活阎罗的阎王令灵活多多，可惜后劲乏力。”姜步虚个乘胜追击，口吻不再有讽刺成份：“老人家，像我这种能击败活阎罗的年轻人动手，开始就行破釜沉舟式的全力一击，你活的机会不超过两成。”

假使现在你碰上四海游龙，决斗的结果不问可知，他对替高手名宿除名的兴趣浓厚得很。”

花甲老人吃力地爬起，咬牙切齿找剑，却不知剑已滑入树丛，仓卒间当然找不到。

一声厉叫，花甲老人放弃找剑，双手箕张形如疯狂，一记猛虎扑羊向姜步虚扑去，双手的十个手指半张半屈，那有力的线条已表明必定可以抓裂人的肌骨，爪功的火候必定精纯至抓石成粉境界了。

姜步虚向侧一闪，再一闪便到了小魔女身侧。

“去你的！你偌大年纪还放泼呀？”姜步虚不悦地叫：“手中有剑也栽了，爪功能挡得住蚊筋索的抽打？我饶你，我可不想做杀你的刽子手，明月，咱们走！”

两人手牵手一声长笑，身形乍起飞射入林。

花甲老人突然老泪纵横，像是一下子苍老了十年。

“我……我一剑横天彭天浩，横行天下半甲子，剑下罕逢敌手，今……今天……”花甲老人掩面狂叫，声如狼啤：“今天一招失手，我……我不要活了……”

“彭老，贵副会主活阎罗，同样横行天下罕逢敌手，结果如何？”陈瑞的妻子翻着死鱼眼语声阴冷：“那些侠义英雄惹火了鬼神愁，活阎罗身为万事人，不知道利用情势渔人得利，反而妄想逼他就范反脸成仇。

迄今，仍不想改变策略，早晚咱们这些高手名宿，会被这突然冒出来的鬼神愁，一一打人十八层地狱，幸而你没下令围攻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，你还有什么好埋怨的？”

“两位不该袖手旁观的，不是吗？”一剑横天不叫了，沉声说：“会主请你们来说泄气话的？”

“你是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。”陈瑞冒火地说：“咱们夫妇俩如果出手，不是我长他人志气，咱们这些人，最少有一大半被摆平在这里，我已经告诉你他是鬼神愁，你仍然心高气傲向他挑战，不到黄河心不死，居然想把责任往我身上推，我可怜你，哼！”

夫妻俩一打手式，飞步离去。

四大残毒这群人的运气真不好，碰上了实力强大的劲敌，后面跟来的人又被姜步虚缠住，情势恶劣，一照面便不可收拾。

血妖鲁雄的如意算盘，是单挑以拖延时间，让后面的一剑横天赶到，两面夹攻必可稳操胜算。

侠义群雄这一面，所采的手段却是速战速决。

伏魔剑客口说单挑独自上前，后面的两僧两道却从侧方超越，无所畏惧地扑向人丛，其他的人也在神刀门主断魂刀客的率领下，无畏地一拥而上。

十六比十八，侠义群雄只少了两个人，但主力是两僧两道。

两僧是大悲僧和十方行者，九菩萨中的两位菩萨，却没有菩萨的慈悲襟怀，冲势最为急猛。

血妖的血焰刀，在昆吾剑的狂风暴雨攻击下，显然还手乏力，难以支撑多久。

大悲僧最先投入，劈面碰上了九杀瘟神。

“和尚休想撒野！”九杀瘟神怒吼，大剑刀劈面来一记云横秦岭；双手运刀拦腰便砍。

大悲僧一声宏笑，罗汉竹杖猛地一挑，当一声将剑刀挑得向上崩，扭身切入竹杖发似奔雷，一杖抽在九杀瘟神的右肋上，力道空前沉猛。

“哎……”九杀瘟神怪叫，向左斜撞。

“去你的！”跟在大悲僧后面的老道怪叫，一剑急沉，剑下臂落，血光崩现。

草地上，落下一条右臂，五指仍然死抓住大剑刀，手齐肘而断。

十方行者碰上了勾魂无常，挣一声暴震，搯铁方便铲与沉重的蜈蚣钩硬碰硬，都是双手使用的沉兵刃。

方便铲的份量更重，火星飞溅中，勾魂无常硬被震得斜冲出丈外，马步还没稳下，被恰好冲上的关中狂客陆南星，顺手一刀砍掉了斗大的头颅，枉送了性命。

混战就会发生这种难以预测的变故，生死的际遇非常难测，一位万夫莫敌的将军，很可能被一个小兵一枪毙命。

如在平时一比一拼搏。关中狂客绝对接不下勾魂无常三五刀，关中狂客虽是神刀门的超凡门人，门主断魂刀客的得意亲传弟子，但比起勾魂无常，不论身分威望，皆相差十万八千里。

勾魂无常是活阎罗的四保镖之一，刀沉力猛威震江湖，关中狂客那能比？可是，勾魂无常连人影也没看清，脑袋便被砍掉了。

到了阎罗王那儿，连个告状的机会都没有。

这一刀，砍出了漫天血腥。

杀戒正式掀开，不可收拾。

右侧与另一名老道拼剑的欲魔韦武，眼角瞥见勾魂无常的脑袋飞离颈子，眼都红了，向下一仆，躲过老道临头的一剑，奋身急滚。

到了关中狂客身后，铁手向下点出，嗤一声贯入关中狂客的海底要害。

关中狂客的一位师弟，刚好疾冲而至，欲魔韦武还来不及收回铁手，更来不及站起，钢刀已从天而降，大劫临头。

喳一刀响，欲魔的右大腿分家，再一刀送入海底。刀尖直入肚腹。

“啊……”欲魔与关中狂客同时狂叫，倒在草地上发狂似的挣扎叫号，兵刃都留在体内，深入肚腹，怎能不死？

尤其是欲魔的二尺二寸铁手是钝器，从海底插入肚腔，内脏一团糟，大罗金仙也救不了。

好一场快速猛烈的疯狂搏杀，片刻便死伤枕藉，人群四散，追逐不休。

距城不远的乡间小径，平时必定有人行走。

伏魔剑客一群人，便是利用小径往西走，不幸碰上越野而来的四大残毒，狭路相逢而爆发第一场血腥杀搏。

小径以南的野地里，散布着七具尸体，血腥中人欲呕，断肢残躯触目

惊心。

五个从县城返乡的乡民经过此地，惊得魂飞魄散狂奔而逃。

接着七名劲装人士经过，停下察看不住摇头叹息。

他们都是从开封跟来看热闹的江湖人士，早已表明中立态度的豪强，跟来看热闹也看风色，以便了解正邪双方的情势，作为日后因应的策略。

胜利谁属他们极为关心，任何一方取得主宰权，都会影响他们日后的行止和利益，也决定他们倾向于那一方的立场。

谁主宰江湖，谁就获得这些人的拥护，中立态度是暂时性的，这就是想在江湖扬名立万的豪强们的心态。

当然也有例外，比方说九天飞魔与天涯怪乞，一辈子我行我素，谁也不沾，地位超然自划鸿沟，对已有的名位相当满意，谁也休想胁迫他们接受驱策。

“咱们替他们收尸，这是道义。”一位佩了三棱刺的中年人说：“以免被野狗残害了尸体。”

“张老兄，你千万不要妄动。”另一位长了一支三角眼的中年人提出警告：“天色还早，他们会有人找来收尸的，咱们如果冒失地收尸破坏现场，受到责怪小事一件，假使被他们误会是咱们做的血案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嫌疑，你百口莫辩，那才冤枉也，，说不定会赔上老命呢！最好见机速避免生是非。”

“你算了吧！王老兄。”佩三棱刺的中年人苦笑：“凭咱们这些人，能做下这场血案？我认识那位头已离开脖子的勾魂无常，咱们七个人联手，也禁不起他的蜈蚣钩三下五下痛击，替他们收尸，等于是卖双方的人情。”

众人的去向不远处，突然出现姜步虚和小魔女的身影。

这七位仁兄，大概赶到开封为期甚暂，听说过有关鬼神愁姜步虚大闹开封的事迹，却不知鬼神愁的相貌是方是圆，见面自然不相识。

“喂！年轻人。”三角眼中年人不理会同伴收尸的高论，转向姜步虚打招呼询问：“不久之前这里发生的博杀，你两位可会在旁目击？”

“没有。”姜步虚摇头：“在下不在此地。”

“咱们刚经过此地，错过目击获取经验的机会，十分可惜，能目击绝顶高手生死相挤，必定获益匪浅，你也是来看风色的？”

“在下对看风色毫无兴趣，好惨，难道他们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可吗？双方有上百的人手，难道每个人都怀有深仇大恨不共戴天？”

“你一定是初闯道的人，你不懂。”三角眼中年人摆出前辈嘴脸：“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算什么呢？江湖恩怨牵涉到名利，才值得抛头颅洒热血啊！”

“谬论！”姜步虚嗤之以鼻。

“是吗？似乎你真的不懂。”三角眼中年人不住摇头：“这次正邪冲突，表面上是以正义锄奸团的倾向为藉口，骨子里的文章已不算秘密。”

“什么秘密？”

“十年前华山正邪大决斗，其实规模甚小，参与的真正高手名宿并不多。”

“我知道，七仙九菩萨就不会参与。”

“宇内双凶在华山决斗的前几年，就与紫灵丹士大悲僧有难解的仇恨，活行尸冷寒，与天下七大超凡高手的摘星换斗邓五秋，也有亲友的血帐要算；双凶组成风云会壮大自己，用意就是结合群力与侠义道对抗。

他们曾经公然扬言，任何人干预风云会的行事，誓将全力施行报复，不但用威胁利诱手段吞并黑道行业，更肆元忌惮绑架勒索杀人劫财。

受害最深的，是白道人士，而神刀门与尚义门的子弟，泰半在任职公门或干白道行业的人。

去年，风云会的接引卅六天是的几个，一把烧掉襄阳的栖霞观，那是七仙之一的道全法师山门，年初，风云会的三位提调，三上庐山云深小筑，暗杀了昊天一剑的五位子侄，劫了九江五湖镖局一笔红货，弄沉了五艘镖船，损失重大，赔了一万八千两镖银。

天下各地天天有大大小小血案发生，至少有一半牵涉到风云会，所以，双方都在找大举结算的藉口。不择手段制造了断的机会，正义锄奸团正好成了导火线，年轻人，明白这大局悠关的因果了吧？”

“哼！你们这些局外人，推波助浪也有责任。”姜步虚愤愤地说。

“年轻人，能怪我们这些局外人吗？告诉你，没有任何人可以真的侧身局外。”三角眼中年人用世故而带些许有哲理的口气说：“风云会杀光了侠义群雄，谁又敢公然不尊奉他们的旗号？年轻人，真正有风骨的人有几个？”

上了贼船，要想活命，你就得跟着做强盗，除非你甘心情愿挨刀做烈士，呵呵！你年轻，保有赤子之心，和傲视天苍的豪气，可敬又可爱。

但是，过不了多久，三年五年，或者十年八年，你就会发觉当年的想法，一点也不可敬不可爱了。”

“王老兄，你就少发几句废话牢骚吧！”佩三棱刺的中年人张老兄脸色不正常，大概被王老兄触及心中的隐痛：“不教晚辈做大圣大贤，要下拔舌地狱的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命道路，生死由命富贵在天，谁也勉强不来的，走吧！赶快离开现场，以免惹祸上身。”

说走便走，七个人急急向县城走了。

姜步虚呆呆地目送众人去远，心中波涛汹涌。

王老兄的几句话，像春雷一样震撼着他：“侠义英雄们得势，大多数的人不敢明日张胆为非作歹，风云会杀光了侠义群雄，谁又敢公然不尊奉他们的旗号？”

他在各地名山采了一年药，做了四年镖局的大掌鞭，对江湖情势不算陌生，该算是大半个江湖人。

以江湖行业分类，车船店脚夫，抓住了就该杀，车夫正是江湖行业的主要型类人物，虽则镖局的车夫，与车马行的车夫性质不同，但同样是车夫是错不了的。

王老兄这番话，有七八分接近事实。

王老兄的一番话，震撼着姜步虚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小魔女惑然地拉住他的手膀，眼神流露出绵绵的关切。

“这些人。”他指指狰狞可怖的几具尸体，失声叹息：“他们是勇者吗？”

“你认为如何？”小魔女摇头苦笑反问，无法答覆他的问题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他又是一长叹：“有人说，悠悠百年；有人说，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，迅速而短暂。活在世间的长短，各人的看法不同，看得开，

就活得不那么艰难；看不开，必定度日如年，也许，这些人只是看得开，与勇无关。”

“你是说，他们对生死看得开？”

“不是，而是赌徒式的看得开。”

“我不懂。”

“举世滔滔，生口日繁；食之者众，去之者寡；因而有了一大群以生命作赌注，博取名利的亡命匹夫，输了付出生命算不了什么；赢了，就可在人欲横流中予取予求耀武扬威，活得风光，死无怨尤，我想，这就是他们甘心情愿挥刀投入，死而无怨的原因所在了。”

“大多数甘心情愿的人，多少受到这种心态所左右。”小魔女显得懂事多了：“而不甘心情愿的人也挥刀，原因就复杂多了，所以说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大哥，你已经……”

“我？我办妥所要办的事，就回家种庄稼。”姜步虚神色变得轻松了：“我一点也不愿挥刀杀人或被人所杀，也不想游戏人问追求名利的乐趣，该走了，别让有心人诬指我们是凶手，收尸的人应该快来了，唉！这些人……”

共收殓了九具尸体，四具是风云会的。

到底有多少人受伤，双方都守密以免影响情绪，只有九杀瘟神丢掉右手的事无法隐瞒，一支手无法使用沉重的大剑刀了。

四大残毒少了一个欲魔，武林除名是最平常的事。

勾魂无常与欲魔，都是风云会的悍将，损失可说极为惨重，侠义群雄算是赢了第一场搏杀，虽则多损失了一个人。

双方都提高了警觉，对大规模的混战搏杀尽量避免。

双方参与的都是有头有脸的成名人物，谁也不希望在莫名其妙的混战情势中去见阎王。

因此，城内城外，不再看到成群结队活动的人，开始各展神通，侦查对方首脑与重要人物的落脚处，以便作擒贼擒王歼灭主脑的打算。

似乎一夕之间，剑拔弩张的情势突然松弛了，化明为暗，暗潮激荡，表面平静，骨子里祸伏机隐，各自隐藏实力，只派一些次要人物在外引人注目，候机行决定性的致命一击。

从四面八方闻风赶来看风色的人，则懒懒散散地四出走动。

有些人暗中帮助某一方提供消息，某些人则在意无意地向所倾向的一方暗送秋波，当然还有一些身怀奇学待价而售的人露面。

来看风色热闹的人，大多数落脚在大东门附近的客店，侠义英雄们则有一部份人住在南门与南郊，部份则落脚在城内外的朋友家中。

风云会在尉氏城设有联络站，但本城的黑道朋友可以提供隐密的住处，很容易获得安全庇护所。

尉氏是府城南下的必经要道，往来的旅客车马络绎于途，而且是南下的第一座宿站，因此城虽小，城外四周的杂乱市街范围甚广，事实上占地比县城还要广阔。

有些旅客为了免麻烦，不愿进城投宿，所以城南郊北郊的小街，大小客店比城内多一两倍。

城郊没有夜禁，北门外南门外的街市，名义上称为南关北关，其实没建有关城，因此也没有夜禁。

夜间误了脚程的旅客，很可能三更半夜才抵达，小街市客店多的地方，

无形中成为不夜城，甚至五更初还有旅客到达，也是一些夜不收户混混们活动的地方。

姜步虚就落脚在南关的六福客栈，那是一座小规模客店，只有四间大统铺，五六间简朴的，可以招待有眷旅客的所谓上房。

比起城内东门大街的高尚客店、悦来老店，设备差远了。

九天飞魔一家老小，住在东门大街的悦来老店。

姜步虚在大东门外将小魔女连哄带骗赶进城，绕城赶回南关的六福客栈，天已经黑了，城门已闭断绝交通。

落店时光，六福客栈人声嘈杂，旅客进进出出忙碌非常，看不出任何异样。

落店的旅客品流复杂，但大多数是平凡的贩夫走卒，仅有两家携有女眷，要往府城投亲的旅客，分住在姜步虚所住的上房左右，有一家还有两个小孩，景况似乎都不太好。

住在这种旅店里，绝不会发生什么重大事故，大不了闹闹小偷，或者损失不大的撞骗。

三更将尽，全店人声渐止。

姜步虚早已入睡，房中漆黑无声无息。

左右邻房，开始飘出一阵阵极淡的气味，似香非香，即使嗅觉最灵敏的人，也感觉不出这种极淡的气味，更不可能在充满汗臭与牲口怪味的客店中，分辨出这种气味与众不同。

三更、四更……

这种气味几乎充满全店，绵绵不绝，嗅久了，更难分辨这种气味有何异样了。

姜步虚的客房毫无动静，毫无异样。

全店死寂，三更后再也不见有人走动了，连店堂值夜的店伙，也在柜台内沉沉入睡。

四更将尽，右邻房的房门悄然而开。

这间客房的旅客，是至府城投亲的中年夫妻俩，带了两个五、七岁的儿童，衣着褴褛，像是逃荒的朴实庄稼汉，毫不引人注意。

即将五更天，不可能发生意外事故了。

两个小孩像老鼠般溜出，到了姜步虚所住客房的前面，一在门一在窗，蜷缩着倾听房内的声息。

没有人会怀疑五、七岁的小孩为非作歹，尤其是五更初睡得正熟期间，连夜间活动的蛇鼠，也该准备返回洞穴了，宵小毛贼也该满载而归啦！

房内毫无声息，整座客店也寂静如死。

三声击掌声从北面远处传来，打破了夜空的沉寂。

年岁稍大两岁的小孩本来伏在门侧，猫似的跳至小院子，发出几声口技，像是两头猫为争食而示威。

扮夫妇的两个人，立即从房中窜出，无声无息到了门窗下，用极为技巧的手法，熟练的撬门卸窗。

微风飒然，三个黑影从对面的房顶飘降。

两个小孩一打手式，到了左邻房的门廊下，三个黑影两面一分，一个跟在两小孩身旁，两个分别闪在扮夫妇的两人身侧。

窗本来就是半开的，天气太热，旅客怎能紧闭门窗入睡？姜步虚也不例外，并没闭上窗睡觉。

窗一启，女的和新来的黑影悄然钻入，接着，房门从里面开启，把门外的两个人接入房内。

这种小客店的上房，设备简陋家具不多，两床、一桌四椅、一柜，没有内间，可以马马虎虎容纳一家四口，格局一目了然。

火刀一击，火摺子火焰上升。

入室的四个人，已有三个人堵住了床，匕首与刀剑齐伸，动作十分迅速，床上如果有醒着的人，也来不及有所动作。

“咦？人呢？”掀帐拉开薄衾的女人惊呼，手中的匕首不知该往何处放。

床上空空如也，夏日用的薄衾内没有人，一只小包裹搁在枕上像个人头，如此而已。

“不可能的！”一个戴了头罩的人语气坚决无比：“店外围共有十二个监视警哨，没有任何人能离开客店而不被发现。”

“人的确不在床上。”另一个戴头罩的人开始搜索室内每一角落：“全店的人都昏睡不醒，不可能有人走动，这家伙竟然不在房中，一定昏倒在某一处角落，赶快通知外面的人进来遍搜全店，人一定还在。”

扮夫妇的两人急急出房，邻房两个小孩与另一对扮夫妇的人恰好冲出。

“人不在房中，你们居然毫无所知？”女的向那对夫妇急问。

“我发誓，我从墙缝中亲眼看到他熄灯上床的，一直就毫无声息，门窗都在我监视下，猫鼠外出也休想逃过我们的耳目，人绝对不会外出。”男的惊惶地为自己辩护，“真要让他溜走了，你们派在店外围监视的人，难道也一无所见？”

“把人召来，搜遗全店每一角落。”女的悻悻地说：“我不信他会变，变成蚊子神不知鬼不觉飞走了，一定还在店内，昏倒在某一角落。”

在店四周监视的共有十二个人，全是戴了面具穿了夜行衣的人，加上两间客房扮旅客的六名大小男女，十八个人立即逐室穷搜。

所有的店伙与旅客，皆被大量长期施放的药物迷昏了，有些昏倒在走道上，有些躺在各处小院中，店堂、房内、厨下……无了幸免。

检查一遍，就是没有姜步虚的形影。

“糟！真让这小子逃掉了，这小子恐怕真有未卜先知的神通。”那位戴头罩的首领终于承认失败：“假使他另有阴谋，咱们处境不妙。”

“是的，天色不早，再搜下去，咱们恐怕就走不了啦！”另一名戴头罩的人依然地说：“咱们经过如此周详缜密的布置，依然劳而无功，日后如果不集中全力图谋他，恐怕再也没有除去他的机会了。”

十八个人，分为三批急急撤走，分别出店从三方飞溜走壁脱离现场，大概藏匿的地方分散在各处，所以撤走时不走在一起。

从店后撤走的六个戴头罩夜行人，越过一条小街，飘落街后的旷野，向南郊越野急走。

在客店搜寻耽耽太久，已经是五更将尽，东天已泛鱼肚白，必须及早远离，因此速度甚快。

暗算失败心情不佳，警觉心不够是意料中事，谁也没有留意有人跟踪，只愿急急远走高飞。

即使留意身后，以难以发现跟踪的人，四个灰影乍起乍落逐段跟进，

飘忽如鬼魅速度惊人。

刚进入一处平坡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阴笑，和两声故意引人注意的轻咳，以及似是暗号的弹指声，像是发自耳畔，想必人已附身在后了。

六人吃了一惊，两面一分倏然转身，刀与剑已经在手，反应超人身手非常了得。

两丈余四个灰影并肩排列，不言不动，似乎早已站在该处，或是像四个石人。

“什么人？”为首的戴头罩，手中有剑的人沉声问：“接近咱们身后，咱们竟然毫无所知，诸位的跟踪术高明值得骄傲，当非无名小卒，亮名号，明示来意以免自误，说！”

“咱们正是无名小卒，亮名号恐怕有污尊耳。”中间脸上画有块状花纹的人语气阴森带有鬼气：“诸位把整座客店的人迷昏，却走得如此匆忙，大概事情办得不顺利，鬼神愁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，很丧气是不是？”

“你们……”

“我们是冷眼旁观者，对情势比你们局中人了解多多，要不要在下把鬼神愁的下落奉告？”

“在下愿闻。”

“他晚膳后返回客房安歇。你们的监视眼线只看到他人房，认为他不至于立即有所行动，因而有片刻松懈，却没料到他从前面入室，立即从后面穿越檐下由前廊走了，你们即使全神贯注，也无法看到他怎样走的。”

“鬼话！人不是蝎子，不可能从檐下爬出前廓，你少骗人，说这些外行话……”

“你就是听不得内行话，所以发现人失踪便乱了章法，心惊胆跳溜走，没错吧？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说过，我们是旁观者。”

“把他脱走的经过说出，有何用意？”

“要你们死得瞑目。”

一言惊醒梦中人，这句话充满了凶兆；

“原来旁观者想浑水摸鱼……”

“不，是除魔卫道。”

“混帐东西该死！”

六个人几乎同时挥兵刃狂野地扑上，六比四要以大吃小。

天快亮了，必须速战速决，对这种赶来看风色准备浑水摸鱼的人，最有效的处理手段是快速斩杀净尽，可以收到杀鸡敬猴立威的功效。

刀剑起处风雷骤发，六个一等高的高手一涌而上。

四个灰影并肩屹立如山，对狂野地压来的刀山剑海毫不动容，似乎浑然未觉，把这些一等高高手当成一群无害的绵羊，绵羊是不会用角拼命撞入的。

刀鸣剑吟中，传出一声冷哼。

四个灰影八条手臂，在同一刹那拂动。

“呃……”怪声突然传出。

“唔……”

最中间戴头罩的首脑，冲向中间的灰影，剑吐出迅疾的虹影，随即虹

影乍敛，灰影身形半扭，让剑掠胸前而过，左手挽住了首脑的胸腰，消去冲势。

“这是你在世间所走的最后几步路。”灰影冷冷地说，手一松，首脑摔倒在草中无声地抽搐挣扎。

六个人全倒下了，有一半咽喉有物贯入，叫不出声音，只能像快断气的鸡鸭拼命挣扎扭动，另一半仍有临死的呻吟发出，挣扎更猛烈。

“收回暗器，用他们的兵刃灭迹。”灰影向同伴下令，俯身拔出首脑喉间的暗器，拾剑在创口刺下，扩大的创口，几乎把颈椎贯断，再也验不出创口是暗器所造成的了。

六具尸体并排摆在一起，四个灰影向北走了。

接近城根，护城河的大柳树下，闪出一高两矮三个人影，背水而立似有所待。

四个灰影镇静地变行为列，仍然是并肩一字排开。

“你们的轻功真不错。”为首的灰影冷冷地说：“片刻间便绕到前面相候，或许，你们已经知道，咱们是故意引你们跟来的，并不表示你们真的轻功高明。”

“这做有志一同，呵呵！”身材高的人大笑：“诸位发射暗器的绝技骇人听闻，跟踪的身法更是超尘拔俗，老夫号称老江湖，竟然看不出路数，不弄清楚，难免于心不甘哪！”

“哦！原来是你这不正老邪。”灰影的口气不再冷森：“难怪躲在一旁看热闹，老江湖做出这种犯忌的事，会招杀身之祸的。”

“我天涯怪乞早就惹下了杀身之祸，多一两次又何妨？老兄，能否将杀那些兔崽子的原因相告？”

“无可奉告，南宫老兄，忘了你所见到的事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这些混蛋计算鬼神愁，浪费了一夜工夫失败了，任何人对鬼神愁不利，最好不要落人咱们手中，南宫老兄，在下说得够明白吧？”

“哦！这个……”

“你老兄是鬼神愁的朋友，所以咱们对你保持尊敬，不要再多问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，不问就不问，老夫出城找他，他目下……”

“他不在客店，恐怕只有真正的鬼神，才能知道他的去向下落。不要去了，再见。”

四人沿城河向东绕，隐没在小径的尽头。

两个矮人影是桑小乙，和小魔女丘明月。

“这些人到底是何来路？”小魔女不安地说：“姜大哥没有其他的朋友，难道是紫灵丹士那些人另派的人，另生毒计制造事端，以便接近姜大哥……”

“不可能。”天涯怪乞信心十足地说：“侠义英雄们如果拥有这种可怕的暗器高手，必定直截了当找姜大哥了断，咱们留心些，也许能看出一些迹象。”

天一亮，六福客栈闹翻了天。

全店包括四十余名店伙，共有一百七十余人昏迷不醒，天亮后才由在别处住宿的夫役，返店催促旅客就道，才发现这可怕的变故。

幸好有几个一知半解的人，用冷水将人救醒。

大乱了一个时辰，胆小的旅客惊慌失措地离店，以为撞了邪碰上了鬼，六福客栈成了旅客却步的不祥旅店。

姜步虚是店中大乱正炽的时光返店的，真被吓了一跳。

但当他返房后检查房中的征候，了然于胸不以为怪，心中有数，便知道昨晚离开后，店中遭了劫，有人来找他行凶，旅客们遭了池鱼之灾。

不能再住店了，那会连累许多无辜，结了帐，他匆匆离开六福客栈，另找藏身的去处。

左胁挂了包裹，右手点着枣木打狗棍，外表像投亲的旅客，但所穿的青衫却又像大户人家的子弟，总之，四不像引人注目，想隐起行踪相当困难。

大白天，他并不想隐起行踪。

他是循大官道南行的，道上旅客络绎于途，他成了南行旅客之一，南关有不少居民目击他就道。

两里、三里……他脚程快，把许多旅客抛在身后，似乎没有人跟踪。

前面锦屏冈在望，茂密的树林郁郁苍苍。

本地人不叫冈，叫笔架山，因为起伏像笔架，没有山的地方，把冈叫成山，至少也神气些，总比没有山好。

其实，跟踪的人有好几个，在后面远远地盯梢，不敢跟得太近。

不久，跟踪的人失去他的踪迹。

孟世家之所以称世家，原因是武功绝技不外传，子侄们都以家传武学享誉武林，不收门人徒弟。

因此，孟家的人手并不多，比起尚义门的许门主，人数相差甚远，神刀门的门人甚多，门主断魂刀客陶维扬，就有五位出类拔萃的得意门徒。

幻剑功曹这次北上与同道联手，除了爱女与两名侍女之外，仅有六名子侄随行，十人十骑势孤力单，天亮才开始准备行装，出了城已是日上三竿。

四海游龙一身光鲜，宝蓝色骑装极为出色耀眼，佩剑的装饰也华丽夺目，早已在大南门外驻马相候。

他的宝驹枣骝玉顶鞍后系紧了马包，一看便知正要走长途，显然要离开尉氏南下，对头大可从容赶到前面去布埋伏玩阴谋。

双方早有默契，十一匹健马踏上南下的旅程。

城门口有两名闲汉，颇感意外地低声交谈。

“杀戮刚展开，孟家的人怎么撒手开溜？”一名闲汉苦笑：“与风云会的亡命相较，侠义英雄们像一盘散沙，风声不对就一拍四散各保首领，难怪侠义道永远不可能主宰江湖大局，可叹。”

“有什么好怪的？少见识。”同伴用讽刺的口吻说：“你可以在天下任何一座城查查看，保证牛鬼蛇神歹徒恶棍的人数，一定比侠义英雄多一千倍，甚至多一万倍。”

幻剑功曹不是傻瓜，眼看情势恶化不可收拾，他可不想在这里被风云会埋葬掉，再晚一点就走不了啦[风云会的会主一到，双方必将全力以赴，谁知道能否活到一刻？”

“哦？吕会主还没赶到？”

“不知道，咱们睁大眼睛看吧！”

这次，四海游龙紧跟在幻剑功曹身后，与孟念慈姑娘并辔小驰。

孟家的人独自南返桐柏，没有其他侠义道的人同行，因此他与孟家的人走在一起，以保护者自居。

“念慈，紫灵老道暂且忍耐的作法，非常的危险。”四海游龙扭头向孟念

慈姑娘道：“一厢情愿的想法不切实际，风云会绝不会等你们重新号召侠义群雄，到湖广岳州捣他们的山门堂口，怎肯因死了重要爪牙勾魂无常和欲魔，就乖乖偃旗息鼓撤走？”

“永泰，依你的看法……”

“他们一定会分头追赶，尽可能铲除这次曾经露面的人，不让你们平安返回居住地召集同道，日后就没有几个人敢站出来与风云会作对了。”

“你是说，有人会追来？”孟姑娘显得忧心忡忡：“我们是第一批动身的人，风云会来不及召集人手追赶，只要赶到许州，就可以与许州的朋友联手……”

“即使快马加鞭，到许州也要一天半。”四海游龙笑笑：“一天半可以发生许多事故，他们也会快马加鞭赶上来，逃避绝非善策，我们最好等他们赶来彻底了断。”

“也许，他们把注意力放在紫灵仙长那些人身上，集中全力攻击，抽不出人手来追赶我们。”

“念慈，你也犯了一厢情愿的错误。”

“我只是有此希望……”

“希望是不切实际的，你并没把对方的希望计算在内。”

健马小驰，谈说间锦屏冈横列在官道右侧，真有横列如屏的气概，也的确有点像笔架。

官道上车马渐稀，炎阳高照，视界可及三里外，老远便发现怀有敌意的人。

后面没有追来的人马，策马走在前面的两位孟家子侄，突然勒住坐骑，发出一声警哨。

啸声突然中断，马长嘶，人落鞍，剧变已生。

四海游龙一声沉喝，健马玉顶旧蹄狂奔，越越幻剑功曹。

两位孟家子侄，躺在路中呻吟挣扎。

路两侧的矮林中，人影纷纷掠出，拦住去路，人数超过三十之多，声势空前强大。

两位孟家子侄，是被暗器击落的，发现警兆已晚了一刹那，总算尽职地及时传出警啸。

四海游龙在廿步外飞跃下马，挂上缰拍拍玉项的肩膊，玉顶用美妙的退步，徐徐退了十余步方驰至路侧。

幻剑功曹父女后一步到达，两位侍女跟上抢救两个受伤的人。

“孟叔请退！”四海游龙左手一伸，拦住了愤怒抢出的幻剑功曹，声如洪钟，虎目中神光炯炯不怒而威：“这些狗杂种一点也没有英雄好汉的豪气，只会一而再无耻地埋伏偷袭暗算，小侄与他们先打交道，那个狗娘养的副会主活阎罗是我的猎物。”

他将佩剑改插在腰带上，昂首阔步向前走。

卅二个男女，以活阎罗、活行尸、一见魂飞中心，雁翅列阵气势汹汹。

活阎罗与七仙九菩萨平分秋色，固然气大声粗目无余子，但左右两位仁兄活行尸和一见魂飞，却是见了四海游龙就心惊胆跳的败军之将，这一照面，自然比上次在白杨坡露面的声威差远了，神气不起来啦！

要不是倚仗人多势众，很可能有一大半的人变色而走，四海游龙在白杨坡的表现，的确让这些高手名宿心胆俱寒失支斗志。

四海游龙在三丈外止步，叉腰而立有如天神当关。

“二度相逢，这次不是你就是我。”四海游龙盯着活阎罗声如洪钟：“我四海游龙向你活阎罗单挑，你最好不要驱使众多爪牙送死。”

“小辈，你还不配向本座叫阵。”活阎罗沉声说：“你还不够份量，本会的弟兄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们狐群狗党众多，动手时像疯狗一样一拥而上，所以早两天在府城，买了一袋铁翎箭。”四海游龙拍拍肋下的百宝大革囊：“家父是百步穿扬的神箭手，强将手下无弱兵，所以在下的箭，也是追命符。

不同的是，家父用弓我用手发，应付群殴保证箭箭夺命追魂，对付你们这些狐犬，在下不得不用暗器，你们给我小心了，最好不要倚多为胜打群架，活阎罗，你出来。”

威风八面，气吞河岳，狂傲无礼，目无余子，真可以把那些自以为天老爷第一他第二的豪霸，气得肝火焚心要吐血。

活阎罗心中恨极，居然忍下了。

“小辈，你不要卖狂不知死活。”活阎罗咬牙沉声说：“本会已经调查得一清二楚，你与紫灵丹土那些人毫无交情，何必淌这一窝子浑水？你在湖广闯了两年道，曾经与许多自命侠义的杂碎冲突。

本会的弟兄，有不少人知道你这号人物，何苦自贬身价，与这些欺世盗名的混蛋混在一起？离开他们，本会将待你如上宾。”

“呸！你风云会是东西？”四海游龙打断对方的话：“同样是一群卑鄙的杂碎，做你们的上宾没有什么好光彩的。你听着，两条路随你选，一，你们滚蛋，好狗不挡路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；二，看谁摆平在这里。”

一句话就可以逼出人命，这几句话真可以引起一场战争。

双方都以强者的面目摆出豪霸阵势，面对面针锋相对，毫无转圜余地，唯一可走的路是看谁摆平在这里。

这几句霸气十足的话，已把活阎罗扣得牢牢地下不了台。

大家都知道，活阎罗有四位忠心耿耿的保镖随从，平时他不屑与对手打交道，四位保镖足以摆平一切纠纷问题，这就是当主子的特权。

所以，他说四海游龙不配向他叫阵，他那些狐犬爪牙会为保护主子而奋勇直前。

四个保镖已经死了一个，另一个断了右手已沦为二流爪牙。

人丛后抢出两个骠悍的巨人，正是另两个保镖，江湖朋友畏如蛇蝎的快活刀田野、铁金刚于山。

快活刀的两尺四寸雁钢刀，仅比活阎罗的阎王令小一号，但更锋利更灵活。

铁金刚的金色降摩杆份量更沉重，双手使用力道方钩，一杆足以将健马打成两段，人更不用说了。

“小辈，你狂够了吧？”快活刀的大嗓门像打雷，雁钢刀映日光芒四射：“太爷要将你剁成肉酱喂狗，保证你快活。”

“太爷做监场。”铁金刚火爆地移至一旁，横杵戒备：“不许游斗、不许退缩、不许……”

“不许你不死！”四海游龙嘲弄地说：“蠢货，你一起上，免得太爷多费手脚。”

双方竞称太爷，世间大部份事故皆由于祸从口出。

铁金刚的火气，比快活刀更狂，火爆地一跳而上，降魔杵金光暴射，一杵扫出，势如雷霆。

任何兵刃接触，保证刃毁人亡。

四海游龙早已神功默运，左手一伸马步徐沉，闪电似的一把扣住了拦腰扫来的降魔杵，仅马步略挫，像大铁钳咬实后拉。

“去你的打肿脸充胖子。”四海游龙豪气飞扬地笑骂，右手疾挥。

“劈拍劈拍”四记耳光声爆发，铁金刚口鼻鲜血进流，连眼角也出现血水。

“滚！”四海游龙声如沉雷，一脚把铁金刚端得倒翻出丈外。

“这玩意对付你的快活刀，妙极了。”四海游龙将夺来的降魔杵，单手举起向大吃一惊的快活刀一指：“看你的刀是否真的快活，操刀上！”

最后一个上字声如乍雷，把心中发虚的快活刀震得吓了一跳，情不自禁退了一步，果真是闻声胆寒。

蓦地金芒耀目，风吼雷鸣，沉重的降魔杵在四海游龙手中轻如无物，如举竹枝挥舞自如，杵动风雷骤发，像金山般凌空压到。

心虚的快活刀大骇之下，已来不及后退，仓卒间移位挥刀招架，马步一乱。

活阎罗已看出危机，大喝一声飞步枪出。

主将亲临，爪牙们无人约束，顷刻大乱，怒吼中齐向前涌，像潮水般淹向幻剑功曹八男女。

但是，他们必须先通过恶斗中的人，四海游龙堵住了官道，至少得从官道两侧超越。

长啸震天，四海游龙发威了。

铮一声大震，快活刀连人带刀震飞出丈外，脚下稳不住马步，扭身失足摔倒。

金山找上了扑来的活阎罗，响起数声震耳的金铁交鸣，沉重的阎王令被崩得三方乱飞，暴退至路侧，最后震出路右，毫无还手之力。

金山侧旋猛压，势如雷霆，从路右想绕过超越的十一名高手男女，有七支刀剑化为碎铁崩裂飞走了，而且震倒了四个人，一个个虎口血出滚倒逃命。

风扫残云，无可克当。

但从路左绕出的十余个男女，已乘机超越，扑向幻剑功曹八个人。

人多人强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四海游龙毕竟不是三头六臂的神仙，一个人挡不住潮涌而上的人潮，堵不住三四丈宽的官道。

“我要大开杀戒！”他怒吼，手中的降魔出向惊骇的活阎罗飞掷。

剑吟震人心魄，四海游龙撒剑了。

同一刹那，那的左手发出追魂夺魄的雷电：八寸长的铁钥箭。

他不是暗器名家，铁钥箭也只是新购的，可知以往他不屑用暗器伤人，初次使用难免点不顺手，但他发射的力道极为猛烈，因此速度惊人。

准头不怎么精确，但射击人丛却威力倍增。

剑还没挥出，中箭者的惨叫已先行人耳，扑向幻剑功曹的人潮，减少了一半。

“我和你拼了！”活阎罗发疯似的厉叫，奋全力挥阎王令扑上了，没有降

魔杵的威胁，阎王令应该占上风，稳可将剑击断，因此无所忌惮地扑上。

剑就在这刹那间从阎王令的侧方，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贯入。

“铮”一声暴震，阎王令封住了电射而入的轻灵长剑。

糟了，剑尖外张，划开了活阎罗的右肋外侧，裂了一道五寸长的创口，深及肋骨的表面。

活阎罗向左闪，这才发现右手有点脱力，疼痛感也接着光临，有气泄功消现象发生，大骇中飞退丈外。

大事不妙，受了伤。

一声撤退吼声发出，这位不可一世的活阎罗不得不见机下令撤退，受了伤挥动沉重的阎王令倍感吃力，能支撑多久？

四海游龙到了，剑如经天长虹破空无畏地射到。

自从在开封露面之后，这位副会主好像从来就没有打过一次漂亮的胜仗。

上次被鬼神愁把他整治得灰头土脸，四个保镖更是突情惨重，迄今仍在做恶梦。

他知道四海游龙了得，没想到竟然接不下三两招便挂了彩。

这一剑他不敢接，大吼一声作势接招，却双脚一蹬暴退两丈，依然感觉到剑气迫散护体神功的压力犹在，惊出一身冷汗。

人像潮水般退走，分别退入路两侧的树林。

锦屏山的树林枝浓叶茂，平时禁止百姓采樵，人一钻进去，即使没有遇林莫入的禁忌，也无法追及逃入的人。

路上，倒了四个人，有一个已成了死尸，另三个挣扎难起，四个人全是被铁翎箭射倒的。

四海游龙不能不追，他愤怒地盯住活阎罗的背影，咬牙切齿穷追不舍，不理睬遇林莫入穷寇莫追的禁忌，誓在必得。

因为他听到一位侍女的惊呼：“小姐被太真玄女用迷香擒走了！”

他听说过这位南海妖女，一个整天戴面具穿男装的女妖，人被擒走，他怎肯甘休？不追也得追。

幻剑功曹的两个子侄，也是被暗器射伤的，伤势不致命，但已无法行走。

受伤的风云会爪牙与一具死尸，都需要处理。

爱女被掳走生死不明，幻剑功曹急得直冒冷汗，七个人得照料五个伤者和一具尸体，人手不足显而易见。

正在发愁，大群骑士从县城方面赶到，领队的人是伏魔剑客，来晚了一步。

侠义群雄虽不是宽宏大量、肯善罢甘休的人，这次暂且忍耐，分别赶回原地召集同道的行动。

源是诱敌现身决战的计谋，由孟家子弟打先锋，策应的人备有坐骑，可以作有效的快速支援。

可是，计划不够周详，也没料到对方竟敢在距县城不过五里，就发动凌厉的攻击。

估计中，风云会很可能在廿里左右的岳塞镇以北，那一带小河交错的旷野伏击，岂料知己不知彼，被风云会打个措手不及，策应的人无法支援。

假使没有四海游龙在场，作诱饵的孟家子弟必将全军覆没。

城南郊，成了风暴的中心。

双方皆将全力投入，各展奇谋准备决定性的一刻到来。

在没有决胜的把握之前，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。

双方都有人落在对方手中，都拥有要挟的筹码。

24

四海游龙的声威，再次提升至颠峰。

他的轻功非常了得，横行三丈直上五寻轻而易举，直线飞射有若劲矢离弦，穿枝人伏有如飞车。

枝浓叶茂杂草及肩的树林中，绝顶轻功大打折扣，反而没有轻功差劲的人方便，蛇行鼠窜却可派大用场。

加以逃走的人多，想盯牢特定的目标困难重重。

而且，活阎罗逃走的经验与见识，绝不是出道两年的四海游龙所能企及，三追两追，不但活阎罗踪迹已杳，连一些狐犬爪牙也形影俱消。

心高气傲的四海游龙不死心，发疯似的满山穷理，有如盲人瞎马，不知身在何地。

锦屏山的最西端，是一连串向西伸张，起伏坡度甚小的旷野，里面散落着一些贫苦农户的村屋。

古老破败的农舍比贫民窟的房屋更简陋，稍有身分的人不屑在这种地方落脚，却是相当安全，不引人注意的藏匿所在。

风云会就有不少人，在这一带藏匿。

姜步虚昨晚不在六福客栈度宿，无意中逃过一劫。

他在城内城外活动打听消息，找出不少线索，因此出城南行，消失在锦屏山的山林内，跟踪的人白忙了一场，完全失去接触。

那两个具有天雷掌绝学的客卿，是他必欲获得的目标，其他的恩怨是非，他毫不介意，因此对正邪两方的计谋行动不加理会，那不关他的事。

他也打听出侠义群雄暗中积极准备的消息，紫灵丹土与道全法师，也是他的目标，这两个老道的掌功也像是天雷掌。

侠义群雄站明处不难找，所以他并不想操之过急。

风去会站在暗处神出鬼没，得多花工夫寻踪觅迹，务必先把两个客卿找出来，以免夜长梦多。

风云会的首脑人物，就藏匿在锦屏山南乡一带发施号令，潜伏在城内的人只是一些次要人物，他不想在次要人物身上浪费工夫。

大白天，烈日当头，想隐下身形寻找无此可能，必须多花时间逐段慢慢侦查。

侦伺一处农舍许久，直没有发现有可疑的人出外走动，他等得不耐烦，决定放弃另找目标。

刚想离开潜伏侦伺的树丛，东面树林传出簌簌枝叶急动声。

两个刀剑在手的中年人狂奔而出，向卅步外的农舍飞奔，大汗激体气喘如牛，狼狈已极。

虚掩的农舍柴门，突然抢出两男一女。

“是这几个三流混蛋，躲得真稳当呢！”他心中暗叫，可找到躲藏的巢穴了。

是花花太岁与巫山神女，另一个是无双秀士。

无双秀士不是三流高手，而是二流，花花太岁与巫山神女，却是一流中的一流高手名宿，甚至已跻身特等之林。

在他的心目中，这些人只配称三流。

“咦？你们怎么啦？”花花太岁急问：“为何如此狼狈？你两个像是见了鬼。”

“见的不是鬼，是龙！”奔得最快的人上气不接下气，但总算咬字清晰。“胡说八道，什么龙？”

“四海游……龙……”到了晒麦场的人脚下一软，几乎摔倒。

“咱们被他打得落花流水。”后到的人叫：“罗副会主接不下他三招，大家小心，他追来了！”

花花太岁是极为自负的人，但一听副会主活阎罗也接不下三五招，自负不起来啦！

“你们不往会主处撤，怎么把人引来这里？岂有此理。”花：花太岁冒火了：“想把咱们拖在一起倒楣吗？罗副会主呢？”

“人都逃散了，怎知道。”先到的人往柴门走：“口渴得要命，喝口水再说。”

“你说人追来了……”

“可能而已……”

两人的语音未落，远处已冲出有如疯虎的四海游龙。

“我不信你们能上天入地。”四海游龙怒叫如雷，来势如电：“上天入地是龙的能耐。”

躲在另一端的姜步虚，听了个字字入耳，心中暗笑：这条狂妄鲁莽的螫龙口气不小，怪有趣的。

他觉得，自己对这条螫龙的好感愈来愈多了。

像个无形质的幽灵，他悄悄向农舍移动。

逃不掉，就必须拼老命。

“布阵擒他，沉着些。”巫山神女是最镇静的人：“事急可以入屋脱身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”

两个逃来的人无法沉着，躲在一旁发抖；

无双秀士的武功，是最差劲的一个，怎敢逞英雄迎接火杂杂无畏地冲来的龙？连剑也不敢拔出，闪在一旁直流冷汗，心中发寒。

花花太岁抽出缚龙索，立下门户严阵以待。

巫山神女背着手避在一旁，含笑俏立像个旁观者，笑容又俏又媚，足以令男人心动神摇，果然不愧称一代尤物，艳名满天下的云雨宫主。

“容不得你撒野！”花花太岁怒吼，缚龙索幻化晶虹，先下手为强，射向狂冲而来的人影。

缚龙索长有四尺，可作长鞭使用，注入内力，可将人的腰一勒两断，抽打时可像钢刀一样将骨肉劈开，可软可硬极为霸道。

这家伙的射天指，是指功中最厉害绝技，由于内功已臻化境，指力可在丈八左右伤人。

当代的武林名家中，能修至这种境界的人屈指可数，能在一丈左右伤人，已算是名家中的名家了。

这一索全力一击，磨盘大的巨石也会触索中分。

可是，来人是身怀旷世绝学的四海游龙。

四海游龙长驱直入，急如星火。

大手一抄快逾电光石火，奇准地抓住了抽来的缚龙索，顺手一挥，马步略沉。

“哎……呀……”花花太岁狂叫，身形飞起，丢掉索手舞足蹈不住翻腾，砰一声大震，摔落在两丈外，滚了几滚一跃而起，脸色泛灰惊布欲绝。

四海游龙站在巫山神女面前，虎目怒睁不住冷笑。

“我要知道活阎罗的藏匿处，你非说不可。”四海游龙声色俱厉，像俯视着羔羊的猛虎：“你尽管装出局外人的淑女像，我同样会下手不容情辣手摧花，说！”

“我知道你这条龙十分了得，天下无双，所以我藏拙表示你呀！”巫山神女的媚笑更动人更可爱，一点也不在乎他犷猛狂怒的神情：“罗副会主不在这里，也许我会带你去找他，当然你的态度要和善些，你对美丽的姑娘们，难道总是这么凶巴巴的？”

四海游龙突然晃晃脑袋，不住眨眼。

侧方不远处的一株槐树下，传出一声轻咳。

“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楚霸王有乌骓与虞姬，宝剑名马佳人，这是英雄希望拥有的三宝。”姜步虚饱含嘲弄的语声震耳欲聋。

“螫龙；你眼前的不是佳人，而是可他的毒蛇，你嗅到的香味是云雨香……”

巫山神女指掌齐出，在四海游龙的胸腹行致命的攻击。

“哎……唷……”发出尖叫的反而是巫山神女，手指欲折掌心如裂，痛得跳了起来。

四海游龙像呆瓜，双脚钉牢地面，双眼发直脸泛红潮，挨一指一掌便略为晃动一下，直挺挺地捱揍，双手下垂毫无不手的迹象。

“鬼神愁……”花花太岁大骇，一蹦便冲人农舍溜之大吉。

两位被迫得真力已竭的仁兄，更是心胆俱寒，老鼠般窜走了。

无双秀士总算够朋友，奋力踹了四海游龙一脚，这种跃起飞踹的力道极为凶猛，必定可将人的腰脊端断，十分凶狠霸道。

四海游龙仅上体向前略晃，脚下丝纹不动。

“还不快走？”无双秀士向巫山神女低喝，一跃三丈如飞而遁。

巫山神女怎敢再撒野？狼狈飞逃。

姜步虚大踏步而至，取出一粒小丹丸，在四海游龙的鼻端磨擦片刻，退在一旁向四面搜视。

四海游龙片刻方移动双脚，作深长呼吸。

“你他娘的像个大白痴。”姜步虚在不远处，用怪腔怪调的口吻嘲骂：“更像伸长脖子等候挨刀的呆头鹅，死了宠物的神经病，你一定是想美人想疯了，现在眼前还可以涌现大白羊似的美女幻象，血脉贲张像追侣的花面大青狼，鼻子里还可以感觉出袅袅余香，喂！绮梦醒了吧？大白痴！”

四海游龙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激动地跳起来。

“我要剥她的皮，这贼淫妇可恶……”四海游龙不理睬姜步虚的冷嘲热

讽，咬牙切齿举目四顾。

最后逃的巫山神女背影，还在东面百步外的林隙一闪即没。

“追不上了，鳖龙。”姜步虚急叫，阻止四海游龙追赶。

“混蛋！我不领你的情。”四海游龙怪叫。

“真的呀？”

“我已经发现警兆，已运功自保，任何人也伤害不了我，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”

“哼！这条缚龙索可破内家气功，一定可以勒断你的狗脑袋，你还死鸭子得把嘴硬呢！”姜步虚一跳挑起花花太岁遗落的缚龙索，信手缠在腰间。

缚龙索算是宝物，很可能真是猛兽蚊龙的筋所制造，比他的牛软皮冒充蚊筋的索强千万倍。

花花太岁用这根宝刃，杀了许多武功比他更高明的对手。

现在，他有了趁手的宝刃了。

“小孩的玩意，你还拿来当宝？”四海游龙仍不输口：“我现在有急事，你我的帐，日后再算！”

“你有什么狗屁急事？天掉下来了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去你娘的！你一个七尺高狗熊一样的大男人，表现出吞吞吐吐娘娘腔，实在让人受不了，要吐。”虽然没真的吐，却装出呕吐的怪相。

可把四海游龙气得跳起来，伸手拔剑。

“杀掉你这狗娘养的混蛋！”四海游龙拔剑咒骂。

姜步虚一跳三丈，哈哈怪笑。

“不耽误你办急事，哈哈！看你那情急的鬼样子，一定遭了祸事，你滚吧！咱们的帐明天再算，那个什么幻剑功曹的女儿，早晚我要……”

“去你的娘！你什么都别想要。”

“咱们走着瞧，你不是跟在她孟家的人身边做护花使者吗？她们呢？”

“活阎罗那王八狗杂种，在路上打埋伏，像一群疯狗，我一个人照顾不来，孟姑娘被太真玄女乘乱掳走了，所以我拼命追赶。”

“你他娘的混球，怎不早说？”姜步虚直摇头：“风云会早就找算擒几个有份量的人质，逼紫灵丹士那群混蛋屈服，幻剑功曹是侠义群雄的主将之一，他的女儿正是有份量的人，活阎罗把她弄到手，这次正邪结算胜了一半啦！

你这个大白痴，还不赶快去找？你害苦了那些侠义群雄，这就是狂妄逞能的结果，去你娘的！”

四海游龙脸色泛青，撒腿便跑。

“大白痴，你往那儿找？”姜步虚跟在后面大叫。

“去找活阎罗。”

“活阎罗在何处？”

“不……不知道。”

“满山乱找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去你的！你真是个大白痴啊？你为何不雇请几个村夫，满街敲锣寻人？比你这样鬼撞墙似的乱跑有效些。”

那年头，家中有人走失，通常会雇请几个人，张贴启事敲锣喝，这种人是专业性的，算是正当的行业。

“你少给我说风凉话……”

“求求我，怎么样？”

“求你什么？混蛋！”

“求我带你去找人呀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求我并不丢人，不求你就得上吊。”

四海游龙倏然止步，铁青着脸。

“好吧！我就求你。”四海游龙怒叫，脸红脖子粗。

“甯！你像吃错了药，那有用这种态度求人的？”姜步虚笑吟吟地挖苦他：“你好像恨不得一口把我吃掉，你行吗？你的嘴并不太大嘛！吞得下我吗？”

“你少废话，不要惹火我……”

“甯！你还要喷火？你想怎样？”

“混蛋！我已经求你了。”

“求我什么？”

“求你带我去找人。”

“晤！这还差不多，为了女人，你抛掉自尊情有可原，跟我来。”

“找不到人，我跟你没完没了。”

“你少臭美，我本来就跟你没完没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加快两步。”

一个自以为处身局外，冷眼旁观的人，一定得保持冷静，方能掌握各种变局。

姜步虚就是这种人，没有心理负招，他对揍人和被人揍的恩恩怨怨不放在心上，所以能掌握变局。

四海游龙却是当局者迷，急躁的性格也容易误事。

姜步虚早就知道歹徒们藏匿的几处隐秘农舍，曾经在几处地方侦伺，他的目标是那两个不知名号底细的客卿，对其他的人不感兴趣，一而再不见两客卿的身影，他辛苦地在各地奔忙。

现在，他必须打上门去了。

一口气奔至山南麓，前面的林缘，出现一处有三五农舍与几处牲门栏的三家村，一阵犬吠迎接他两个不速之客。

几个在屋外活动的村夫小孩纷纷走避。

“螯龙，开始骂街。”姜步虚往村中心的活动广场一站，嗓门像打雷：“你一骂他们的祖宗八代，他们就会咬牙切齿冲出来挤命了。”

“姜小子，这里是……”凹海游龙不信这种小村，会有江湖豪霸潜藏。

“这里是风云会的一处龟窝，里面躲着死剩的三大残毒，还有一个活行尸，另一个七大畸形人之一的地缺也躲在里面，他们都是活阎罗的死党，也许活阎罗已经逃来此地了，快骂呀！”

你不会逞英雄闯进去逐屋穷搜吧？说不定里面摆了迷龙阵，等你这条螯龙闯进去送死呢！你会个会骂阵？要不要我教你？”

四大残毒已经死了一个欲魔，所以姜步虚改称为死剩的三大残毒。

每一座农宅，都有院子厢房等等建筑，每一家的房舍绝不少于十间，破门闯进去搜岂不费事？

要搜完也得花老半天工夫，对个性子急躁，而且心中焦灼的人来说，入屋穷搜是十分吃力不讨好的事。

“躲在里面的混帐狗王八，给我滚出来！”四海游龙不是学舍里的文弱读书人口不出脏语，骂起人来比姜步虚还要顺溜而且狠毒，那一声混帐，就让那些稍有自尊心的人激怒得七窍生烟。

四大残毒怕定了四海游龙，活行尸也是见了他就心惊胆跳，但骂得太毒，而且想躲也躲不住，不出来同样会被搜出，将会受到更难堪的羞辱。

三家农舍的院门先后开启，先后涌出廿余名男女，一个个怒形于色，也流露出惊恐的神情。

为首的人，果然是三大残毒、活行尸、地缺。

“咱们一起上，碎裂了这两个混蛋小杂种。”血妖鲁雄拔出血焰刀，咬牙切齿怒吼。

“活阎罗不在。”四海游龙向姜步虚焦灼地说。

“你放心，他会来的，这里是他预定聚集的地方。”姜步虚说：“笨蛋，你只要把这些人一一摆平弄到手做人质，你就胜了一半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当然帮你，你我是有志一向。”

姜步虚的话是一语双关，表示也是为了孟姑娘而来，等于是宣布主权，为同一个目标而相助。

对方廿余名高手，已经完成合围，即将发起猛烈的围攻。

蚁多咬死象，他俩竟然满不在乎地谈笑自若，可把这群外表咬牙切齿，骨子里心虚胆寒的高手名宿镇住了，激起的胆气急剧沉落，迟迟不敢发动。

有时候，人多是靠不住的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，百万大军也会不战而溃。

血妖鲁雄是四大残毒的首位，更是令人胆寒的著名血腥杀手，居然不敢领先冲上挥刀，其他的人更不敢自告奋勇舍命争先。

也难怪他们胆寒，四大残毒以及活行尸，全都是吃过苦头的人，先后被姜步虚和四海游龙，整治得灰头土脸。

再次面面对，勇气与信心早已消失了一大半。

“喂！你们怎么首发不发动围攻？”姜步虚怪腔怪调地大叫，取出缚龙索挥动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破风声：“别害怕，这根缚龙索是花花太岁的宝刃，软绵绵用不上劲，打不死人的，发动啦！”

花花太岁的名头，绝不比四大残毒低多少，缚龙索可硬可软，众所周知比刀剑更令人害怕，怎么打不死人？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骗外行人嘛！

“我要用暗器铁翎箭、把他们像射雁一样一个个穿心贯喉。”四海游龙凶狠地说：“不久前活阎罗三十二个杂碎，被在下一冲就垮亡命飞逃，现在，你们逃不了。”

“廿三个杂碎，咱们一人一半，你既然用暗器，就多分给你一个。”姜步虚大声说，似首在分赃：“你如果把他们全都射死了，就没有戏法好变啦！”

两人一弹一唱，廿三个合围的人愈听愈心寒。

副会主活阎罗卅余名高手名宿，实力比廿三个人至少雄厚一倍，却被四海游龙一冲就垮亡命飞逃，听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，不管真实性如何，震撼人心的威力丝毫不减。

地缺是唯一不了解姜步虚底细的人，上次这老残废与九天飞魔交手略

占上风，因姜步虚的出现，活行尸心虚下令撤走，因而不会与姜步虚较量。

铁拐一点地，笃一声身形冲出，到了姜步虚面前，虽然装了木脚，身法似乎更为灵活。

“小辈，听说你很了不起。”地缺阴森森地说：“咱们这些人中，老夫的身分地位最高，我要找你单挑，你不反对吧？”

“好哇！总算找到一个有英雄气概的人了，在下不但不反对，而且无比欢迎。”姜步虚颇感意外，但欣然答允：“前辈老当益壮，佩服佩服，请教前辈尊姓大名，在风云会的身分地位又是什么？”

上次活行尸、地缺一群人与九天飞魔打交道，只有九天飞魔知道地缺这个人的底细。

姜步虚与天涯怪乞师徒晚到一步，没听到九天飞魔与地缺的对话，因此不知道这装了木脚的人，是七大畸形人之一的地缺，仅保持最后一瞥的印象而已。

其实，九天飞魔也不知道地缺在风云会的身分，仅从情势的变化中看出，活行尸并不能直接指挥地缺。

活行尸在风云会的地位甚高，但外人并不知道底细。

“小辈，你不必知道老夫是谁，更不需知道老夫的身分地位。”地缺的口气十分托大：“反正你如果能把老夫摆平在此地，江湖上你的身价将为之倍增。”

假使地缺通报了名号，局面可能改观。

辛云卿姑娘已经明白地说过，地缺孔荣与她老爹九州毒王交情不薄，地缺在风云会任客卿，等于是宣告任何人对地缺不利，辛家都不会坐视。

他真不愿与辛姑娘母女结怨，对毒物怀有强烈戒心。

再就是他对辛云卿甚有好感，不希望成为不相容的仇敌，所以如果知道这老残废是地缺，这场恶斗很可能不会发生。

活阎罗不在此地，打倒一些爪牙于事无补，乐得卖辛姑娘一份人情，改向另一处秘窟逼活阎罗现身。

“我鬼神愁目下的身价已经非常高，再加倍当然欣喜若狂啦！好，不管你是老几，在下先摆平你再说。”姜步虚向四海游龙打手式：“替我留意那些混蛋弄鬼，你的铁翎箭能担任公证吗？”

“能。”四海游龙拔出三支铁翎箭，信心十足地说：“谁敢违反单挑的规矩，我要他的命，其他的人，都给我滚到一边去，眼看身不许动免滋误会，滚！”

“现在，是你我两人的事了。”姜步虚向地缺抱拳行礼：“在下候教。”

“哼！”地缺用一声冷哼作为回答，铁拐徐徐上升、前伸。

江湖朋友都知道，七大畸形人与对手打交道，通常很少讲道理，惜话如金，今天，破例与姜步虚多说了几句话。

缚龙索一抖一拂，突然变成一根笔直的四尺硬棒。

杀气涌腾，双方逐渐接近，即将展开石破天惊的狠拼。

两人神功默运，铁拐与缚龙索已注入内力，功深者胜，很可能三下两下就可以决定谁是胜家。

北面山坡的茂林前缘，散布着几群坐山观虎斗的人。

最接近的一群是六个女的，中间两位是外表像是姐妹的辛夫人与辛云卿母女，四位健美的年轻侍女，像称职的保留向四周戒备。

相距在百步外，透过枝叶空隙，可以清晰地看到斗场的一切，但无法听清双方的对话。

“这两个年轻狂妄小子，武功深不可测，气势与胆势皆高人一等，胆大包天，实在很可恶。”辛夫人推了推爱女：“你再不下去，孔老恐怕要栽呢！”

“不会啦！娘。”辛云卿笑吟吟地一点也不焦急：“女儿已经告诉他，孔伯伯与爹的交情，他出手会有分寸的，孔伯伯不会有危险。”

假使她知道姜步虚根本不知道老残废是地缺孔荣，不焦急才怪。

“他？那一个他？”辛夫人声调怪怪地：“女儿，你有没有搞错？”

“娘！”辛云卿红晕上颊，扭着小腰肢撒娇。

“你先用毒计算他，现在又找上孔老。”辛夫人郑重地说：“你们之间，可说是铁定的对头，他初出道便一鸣惊人，不会轻易放过打倒高手名宿，增加威望扬名立万的机会，孔老正是他打倒的对象，你想他会不全力以赴吗？

除非，孔老改变利欲熏心的荒谬行径，辞去风云会客卿身分脱身事外，不然，你与他的敌对形势不会改变。”

“娘，女儿真不明白，孔伯伯为何要替风云会……”

“不好了！快走！”辛夫人惊呼，长身而起，向下面的农舍飞掠：“孔老要糟……”

姜步虚对自己的武功修为深具自信，不论单打或群殴，他都有应付的能力，依敌势的强弱而进退自如，胜负他毫不介意，心理上没有负担。

但这便成了他的弱点，最大的弱点则是他一直以局外人自居，所以没有强烈的制胜念头，出手有分寸，不想下重手开杀戒，点到即止不够积极。

他知道老残废的身分地位，必定比活行尸高，但绝不会在副会主活阎罗之上，武功当然不可能比活阎罗高明，单打独斗对他没有威胁。

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十分危险，知己不知彼危险加倍。

地缺的铁拐算是重兵刃，普通的刀剑必定一触即折，缚龙索长有四尺，正是克制拐的软兵刃。

索成了棍，笔直地与拐尖遥遥相对，双方已运足真力神功，看阵势气氛，就知道双方都要行强攻猛压的全力一击，很可能一击便决定生死存亡。

四海游龙在一旁虎视眈眈，监视活行尸一群人，左手挟了三去铁翎箭，右手的剑发出隐隐龙吟，随时皆可能发射铁翎箭挥剑扑上。

双方的慑人气势逐渐升至顶点，似乎头上的烈日已失去热力，无边杀气充塞在天宇下，连远在三丈外的人群，也感到杀气森森慑人心魄，不自觉地徐徐向后退，怕被杀气波及。

地缺的木脚下，一段被压住的小木板突然爆裂，发出破碎的响声，在众人连大气也不敢喘的反常寂静中，响声显得特别刺耳，有几个人竟然惊跳起来。

响声引发突变，紧张的气氛冲破了临界点。

一声冷哼，地缺疾冲而上，铁拐似奔雷破空狂射，所装的木脚与真的脚并无二致，快速稳固而且灵活，似乎比真的脚更管用。

接触的速度快逾电光石火，身形一动便贴身了。

缚龙索天矫而起，闪电似的缠住了铁拐的前段，猛地向外张，要将铁拐引偏。

接触太快，旁观的人几乎无法察觉变化。

铁拐的前段突然在索一搭之下，从中自行折断、弹出，速度倍增，疾

射姜步虚的胸口。

缚龙索竟然来不及发挥外引抖拉的劲道，变化太快了。

姜步虚发挥本能反应的潜能，冲进的马步急停，右手索仍向外弹升，左手扭腰反抄。

千钧一发，生死分野，索弹升时带偏了铁拐前段。

铁拐的前段擦右劲侧飞过，生死间不容发。

他的左手，扣住了继续射抵胸部的铁拐后段，硬将捣来的千钧力道逼住，马步下沉。

这瞬间，地缺左手脱离铁拐，闪电似的伸抵他的右肋下，双方贴身了。

仓卒间，他转体、扭腰，马步再沉。

“扑”一声怪响，他感到右背肋热辣辣地。

“滚！”他大吼，右膝凶猛地撞在地缺的右胯上。

人影骤分，刹那间的接触也在刹那间分开、结束。

地缺飞退丈余，仰面摔倒急滑。

一条布帛随风飞起、飘落。

是姜步虚的布帛，右背肋起自腰带上方，终抵右琵琶骨下端，被利器削刮掉一条两寸宽，近尺长的裂缝，这件青衫成了破衣不能穿了。

护体神功并没能完全抗拒利器的削刮，肌表面出现红斑，皮虽然没被刮掉一层，但也受到轻微的刮伤。

假使他的反应不够，慢一刹那转体扭腰沉马步，那么，地缺左手暗藏的利器，必定贯人体内向上升，一定可以剖开他的右肋肋开膛。

地缺的内功火候相差不太远，内功对内功，一定可以给予致命的伤害，他死过一次了。

一连串的变化，发生与结束仅是刹那间事，完全凭本能的反应变化，不可能倚靠六识来指挥行动。

姜步虚年轻，反应迅捷灵活，生死须臾的重要关头，他逃出死神的掌心。

“你这老狗好阴毒！”他稳下马步大骂，随即咬牙切齿飞扑而上。

慢了一刹那，地缺滚身而起，向农舍一跃三丈，再起步便消失在农舍里。

而活行尸那些人，在地缺被撞飞的同一瞬间，知道大事不妙，不约而同一哄而散。

都是一些聪明人，聪明人腿一定快，利用房舍脱身的经验也十分老到，似乎眨眼间，就跑得无影无踪，根本不可能认定目标追赶。

“喂！姜小子，穷寇莫迫，还有要紧的事……”四海游龙大叫。

姜步虚已追入农舍，显然被地缺阴毒的杀人手法所激怒，咬牙切齿穷追不舍。

铁拐是两段式的，前段可以弹出杀人，毫无武林人光明磊落的气概，利用兵刃的机巧杀人，永远不会成为受人尊敬的英雄，只能算是卑劣的谋杀犯邪魔外道。

地缺的左手，革心中暗藏了一把外形如隧刀的新月掌中刀，可用刀背敲击燧石生火，常被人误认是生火用具而非凶器，用作剖开人体的利器十分管用。

姜步虚要不是反应快运气好，胸不被洞穿，肋肋也将被新越掌中刀剖

开，难怪他激怒得誓获老残废而甘心。

四海游龙心中一急，也追入农舍。

辛夫人母女与四侍女，是看到地缺飞退摔倒而火速现身向，下赶的。

相距在百步外，无法看清交手的经过，以为是双方一照面便被打倒的，怎知所发生的生死须臾事故经过？

辛云卿当然感到焦急和不满，她却不知道姜步虚步认识老残废是地缺孔荣。

绝大多数的人，都有自以为是的缺点。

感情丰富的人，天真地认为我看青山多抚媚，青山看我应如是；天知道青山如果有生命，会不会把人也看得多抚媚？

辛云卿就犯了一厢情愿的错误。

她对姜步虚有好感，天真地认为姜步虚也该对她有好感；地缺与她辛家有交情，姜步虚也应该重视与尊重这份交情。

姜步虚一照面就把地缺打倒，她受不了啦！

地缺不是好东西；七大畸形人有一半不是好东西，九州毒王也不是善男信女，人见人怕口碑差得很，没有人敢在万毒宫辛家的人面前充人样，提起九州毒王，莫不敬鬼神而远之。

辛云卿人生得聪明美丽，大概一直就没有人敢拂逆她，姜步虚居然在她说出辛家与地缺的交情之后，毫不客气一照面便把地缺打倒，严重地伤害她的自尊。难怪她急怒交加，把对姜步虚的好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赶到农舍，已经找不到任何人了。

“不要管了，女儿。”辛夫人察看地面，找不到血迹，心中一宽：“孔老没受伤，这个阴险精明的老江湖，用不着替他担心，只要他存心逃命，任何人也追不上他的，目下我们还不能露面。”

“不，女儿非找他算帐不可。”辛云卿愤怒地说：“他不能这样对待我。”

“女儿，有些事你必须牢牢地记住。”辛夫人郑重地抓住爱女的手膀说。

“娘的意思……”

“你长大了，不再是什么都不用担心的小女孩。”辛夫人郑重其事叮咛：“这次带你出来游历见世面，让你了解江湖大势，你可以暗中帮助孔老，但千万步可明里以万毒宫辛家的身分帮助他。”“但是……”

“不要但是。”辛夫人沉下脸：“正邪之斗，其实是江湖霸权之争，所以才有人不顾一切用性命投入，如果让人知道万毒宫替风云会撑腰。后果将极为严重。”

“我们并没帮助风云会……”

“是吗？孔老是风云会的客卿，你怎么向江湖人士解释帮助他与风云会无关？”这……”

“侠义道群雄，大半是白道人士，白道人士又有一大半与官府有关连，一旦威胁到他们的生存，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反击的。”

“娘，我们万毒宫不怕任何人挑衅。”辛云卿信心十足地做然说。

“是吗？”辛夫人冷冷一笑：“风云会之所以敢掀起狂风巨浪，是因为他们的山门堂口安在暗处，随时可以移动搬迁，外人无从寻根掘穴，万毒宫能移动搬迁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辛云卿一楞。

“万毒宫可以应付三五十名高手入侵，也许能应付三五百，但能应付三

五百或三五千官兵攻打吗？白道人士一旦横了心，不难制造官兵出面的藉口，女儿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他们敢？这……”

“一旦威胁到他们的生存，连一个平常百姓也敢，女儿，记住，不能站在明处露面帮助孔老，而且必须尽量不让他知道我们在暗处助他，这老残废为人阴险精明，如果让他知道我们来了，他一定会放心大胆任性胡来，所以你最好少露面。”

“女儿记住了，我只要找那个什么鬼神愁。”辛云卿固执地说。

“你最好是记住。”辛夫人举手一挥，两名侍女退至她身后：“你去吧！我仍然隐身在暗处，自己小心，我不可能一直就在你身边照料。”

“女儿自当小心。”辛石卿顺从地说，领了两名侍女匆匆走了。

“这丫头……”辛夫人冲爱女的背影苦笑。

25

杀戮正式展开，正邪公然决裂。

各种引诱的计谋与手段不再是秘密，双方都将引发的责任推给对方，各自用大嗓门相互指责、走上了誓不两立的不归路。

谁也走不了，也不能走不愿走，侠义群雄们返城布置，风云会隐伏在每一阴暗角落积极准备。

地缺知道自己的缺陷，木脚绝对没有真脚灵敏，即使轻功已臻化境，但绝难与姜步虚这种超等高手比速度，因此先找地方躲藏，候机远走高飞。

风云会的人，都知道鬼神愁可怕，老残废并不怎么相信，经过这次凶狠阴毒的全力一搏，总算知道后生真的可畏。

他这老一代的高手名宿，横行霸道的岁月已经过去了，过去了的永不会再来。

他匿伏在邻舍的牲口栏附近，堆放草料的草仓房，眼看活行尸和两三名同伴，急如丧家之犬匆匆逃经仓房。

他躲得更隐密，不随同伴逃走，直等到看清姜步虚与四海游龙的背影消失在另一方向，他这才放心大胆溜之大吉。

一口气逃出三里外，藉草木掩身飘忽不定，即使追踪术最高明的人，也不可能准确地预估他的去向。

已经离开锦屏山区，接近山西北两三里的城郊，透过草木的空隙，可以看到两三里外的县城。

伏在田野中的小径草丛，留心察看来路的动静，田野寂寂，一无所见，再察看小径两端片刻，也没看到乡民走动。

“小狗大概追赶活行尸去了，我得赶快前往警告副会主。”他喃喃自语，扶弄着短了三分之一的铁拐直咬牙：“丢掉拐尾我不甘心，在尉氏无法找到工匠打造，我得回去找，不然再碰上对头，没有兵刃岂不危险？这该死的小狗，大概已经远出十里外了，可是……”

他必须下定决心，是去向副会主警告呢？抑或是回去拾拐尾？

没有拐尾，铁拐的威力消失大半，碰上强敌，半节铁拐自保也不是易事，更不用说攻击了。

两害相权取其轻，他不能没有兵刃任人宰割，一咬牙，走上了回头路。

重回现场，该是安全的。

回程他仍然采取安全措施，藉草木掩身绕道潜行，相距仅三四里，要不了片刻，村舍在望。

隐身在草丛中向下窥伺，运气不错，三座村舍安静如恒，不时可以看到三两个村民走动，可知已经没有佩刀带剑的人逗留。

事后远离现场，这是江湖朋友的金科玉律，所有的人，该已远走高飞了。

他仍然不敢大意，侦察了许久，确定没有异状，鬼神愁绝不可能仍在村中逗留，心中一宽，小心地绕走，从村舍的西侧接近。

隐身在广场西端的树后，大喜过望，运气真好，那半段拐尾，静悄悄地摆在广场的东北角小沟旁，乌光闪亮吸引目光。

拐尾一半已斜滑入小沟，如果滑下沟去，就得费事寻找了。

他隐伏在西侧，必须越过广场拾取，心中一兴奋，就忘了危险，木脚一点，轻灵地跳入广场，欣然向东北角走去，脚下轻快，人逢喜事精神爽。

刚越过广场中心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干咳。

他大吃一惊，干咳声似乎发自耳后。

他是成了精的老江湖，反应极为敏捷，挟在胁下的断拐随身而转，向后挥出自保，前冲八尺才倏然转身。

广场中心，站着叉手而立的西海游龙，虎目神光电射，凶狠地死盯着他。

他倒抽一口凉气、心中一寒，几乎难以相信眼前的事实，以他这种超拔的高手名宿来说，怎么可能被人踢近身后而一无所觉？要不，就是这个四海游龙，真的有龙一样能耐，能够飞腾变化。

心中一震，猛然想起必须先有兵刃，倏然急转身躯，想先拾回拐尾装上再说。

糟了！小沟旁站着鬼神愁姜步虚，手中轻晃着拐尾，身上仍然穿着破青衫，脸上有令人莫测高深的邪笑，不怀好意地向他扬手打招呼。

“鳌龙，没错吧？我说过这老混蛋一定会回来的，这不是回来了吗？”姜步虚缓缓向前迈步：“这老混蛋的铁拐，弹射的装置十分精巧，找兵器名匠打造，一个月不见得能制造妥当，他舍得丢吗？你就是没见识，吵吵闹闹逼我拼命追，论经验见识，你那能比得上我呀！”

“就算你的经验与见识比我丰富一百倍，我仍然可以把你打个半死。”四海游龙气呼呼地说：“你吹牛说比美神机妙算的诸葛亮，狗屁！至少，你说活阎罗会来的估计，就靠不住。”

“这怎能怪我靠不住，兔崽子们全逃掉了，消息传出，活阎罗又不是像你一样的大白痴，他还敢来吗？不过，如果他能及时召集足够的人手，认为足以把你我埋葬掉，他会来的，一定。”

谈笑间，一前一后把他堵住了。

“你两个小狗，真以为吃定老夫了？”他拉开马步举起半节铁拐戒备，色厉内荏：“老夫横行天下半甲子，身经百战杀死无数强劲的高手……”

“半甲子又算得了什么？乌龟活了一千年，依然是一只乌龟，绝对变不

了龙。”姜步虚嘲弄地说：“我敢武断地说，半甲子以来。你所杀死的强劲对手，绝对不是凭你的武功光明正大杀死他们的，你只是一个阴毒无耻的谋杀犯，我却要用光明正大的手段公平杀死你。”

“姜小子，没有你的事。”四海游龙嗓门大得很，拔剑出鞘：“他是我的，我不要他死，我要活的，用他来做人质，你听清了，不许你插手。”

“你不要以为你的嗓门大……”

“理直气壮，当然嗓门大。”

“狗屁！”姜步虚笑骂。

“把拐尾还给他。”

“什么？你要……”

“我要这老狗心服口服，也要证明我的武功比你高强。”四海游龙抢着说，拍拍胸膛豪气飞扬，真有不可一世的英雄气概。

“你吹起牛来了。”

“刚才你和他搏斗，死过一次几乎丢命，我要让老狗全力施展，让他重施故技，才能证明我比你高明，证明我的真才实学比你浑厚，你只能凭小聪明打滥仗，根本不配和我真才实学见真章，丢给他！”

“你这混蛋吹起牛来脸一点也不红，我算是服了你。”姜步虚又好气又好笑，将拐尾向地缺一抛：“这老狗卑鄙阴毒，你这混蛋也相去不远，正是半斤八两，棋鼓相当，好吧！就让你如愿。”

地缺接住拐尾，火速装上。

“你们在胡扯，有何用意？”地缺一面装拐尾，一面惑然问。

“用意？”姜步虚取出缚龙索：“拖延时刻呀！很简单吧？”

“拖延时刻？”

“是呀！活阎罗不久会赶来的，他才是咱们的目标，这条鳌龙和你一样，出手就用绝学出其不意猛袭，一下子就想把对手摆平，但这次保证也不至于立下杀手，他打算把你活擒交换人质，上啦！你可以尽量施展。”姜步虚一抖缚龙索：“你如果想逃走，得问我肯是不肯。”

“你们打错主意了。”地缺冷笑：“不错，活阎罗副会主的确预定在此处，与派至各处搏杀紫灵妖道的弟子会合，但此地有警，所有的人都不会来了，你们等吧！枉费心机。”

“是吗？不久自有分晓。”姜步虚轻松地微笑：“我相信你们在山上一定派有了望的人、发现这里只有一两个人打斗，必定将信号传出，活阎罗擒走了孟家的女儿，必定藏匿在附近某处地方、躲避紫灵丹士大群高手追搜。

他发现没有大批的人前来搜寻，必定高兴得要死，一听只有一两个人交手，必定好奇地赶来察看。

老狗，你似乎并不怎么了解活阎罗的个性、可知你在风云会的地位并不高，虽则你的武功并不比活阎罗差，杀人的技巧，甚至比他高明多多。”

“废话少说！”凹海游龙等得不耐烦，大声催促：“老狗，在下要进招了，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老夫早就准备好了，你随时都可以进招……”

“那就看招！”

剑似乎突然幻化为无数急剧进射的电虹，排山倒到海似的走中宫排空直入，澈骨裂肤的剑气浪涛似的狂涌，每一道电虹皆狂猛地直射要害。

“铮铮铮！”地缺封住了三剑，暴退了六步。

第四剑似乎速度增加了一倍，地缺采取闪避移位虚接手法躲闪，先机全失，沉重的铁拐竟然崩不开轻灵的长剑，接招的勇气沉落，被逼得八方狂乱地闪避，只能用游斗来勉强支持。

一代高手名宿，完全递不出招式。

姜步虚说得不错，四海游龙一出手就用绝学，出其不意猛袭，一下子就想把对手摆平。

这一照面间的狂风暴雨式狂攻，猛烈凌厉锐不可当，地缺的拐尾，毫无机会指向中宫。不可能独得弹出拐尾的机会。

三番两次，几乎被连绵吞吐的电虹及体，游斗也阴象环生步步见险。

旁观的姜步虚，也感到有点心惊。

铁拐的重量超过长剑三倍以上，而且拐长了两尺，出招的劲道倍增。

按理以老残废的内功火候运拐，绝对可以轻易崩开直线从正面攻来的长剑，争取空门乘机反击回敬，可是，竟然无法震偏长剑三寸以上。

“这鳌龙剑势之狂野，委实匪夷所思；御剑真力的浑厚，也极为惊人，他真有威震江湖，傲视武林的本钱。”姜步虚心中嘀咕，无形中提高了戒心。

看一场武林高手的搏斗而能留心体会，必定获益匪浅，虽然没有亲自搏斗所获的经验来得宝贵，但也比自己苦练体会有益多多。

看到四海游龙大发神威的豪勇表现，他对四海游龙的真才实学改变评估，不敢再掉以轻心。

同时，也从中找出别人无法了解的优点与缺点。

“用你的弹拐呀！老狗，你左手的怪刀怎么也用不上呢？贴身就可以出手哪！”姜步虚在一旁怪叫：“你喏大年纪，又有一段假脚，影响步法的灵活，用游斗支持不了多久的，快下毒手呀！老狗。”

他恨透了地缺，弹拐与新月掌中刀极为阴毒，要不是四海游龙坚持出手，他真想亲手废了这老残废消一口恶气。

地缺并非用游斗周旋，而是被逼得狂乱地闪避，不但无法抓住弹出拐尾的好机会，甚至没有丝毫抢人近身的机会，他在旁大叫大嚷，更增心理上的压力，愤恨交加中，激起阴毒的念头。

风雷大作中，突然传出一声真气进爆的异鸣，四海游龙的剑尖，把地缺的右胯割裂了一条血缝。

哎一声惊叫，地缺向左震出、失足、摔倒，倒地时，距姜步虚仅一丈左右。

滚动中，拐尾破空化虹飞出。

一声长笑，姜步虚仰面躺倒、前滑。

拐尾并非射向四海游龙，而是猛袭姜步虚。

拐尾速度太快，无法用肉眼分辨，按理定可一发即中，相距太近了。

不但拐尾落空，从姜步虚的胸腹上空飞越，姜步虚的右脚，反而贴地端在地缺的左肩上。

这一脚，反而救了地缺的老命。

地缺倒滑尺余，滚身而起，恰好躲过四海游龙赶到的一招金针定海，危机间不容发，几乎贯入右大腿把地缺钉在地上。

姜步虚一跃而起，大喝一声，身形斜飞，有如电光一闪，速度骇人听闻。

砰一声大震，把四海游龙撞得扭身摔倒。

姜步虚也倒了，一滚而起。

“你这混……蛋……”摔倒的四海游龙大骂，以为姜步虚争功要抢擒地缺。

咒骂声嘎然而止，利器破空的厉啸传到，足有十件以上速度惊人的暗器，从两人的上空几乎贴体飞越，厉啸声令人闻之心胆俱寒。

假使姜步虚撞晚了一刹那，两人身上最少也将贯入三枚可破内家气功的霸道暗器。

“到屋子里去！”姜步虚急叫。

四海游龙不假思索一跃三丈余，两起落便钻入最近的一座农舍。

发射暗器的人，共有四个之多，问时，人影如潮水般一涌而至，再不见机暂避，第二批暗器恐怕更难躲闪，两人都得留下摆平在地上。

四海游龙以为自己的轻功宇内无双，所以绰号称可飞腾变化的龙，却看不清姜步虚的朦胧形影，远在五丈外便失去姜步虚的踪迹，而两人几乎是同时撤走的。

“姜小子……”四海游龙入屋便大叫。

农舍的外厅简陋，设备少景况一目了然。

“别叫，咱们中了头彩！”通向院子的走道，传来姜步虚的语音：“先避一避，另找处所收拾他们。”

“什么头彩？”四海游龙顺从地窜入走道。

“风云会的会主来了。”院子里出现左手抓了一声曲尺长尺余宽木板的姜步虚。

“哎呀！这岂不是正好幸他吗？”四海游龙跳起来：“混蛋！你竟然莫名其妙领头逃跑，你……”

“你他娘的混球！来了将近二十个人，你我两人禁得起他们一击！”姜步虚向内院急走：“极乐天君道术通玄，吞刀吐火据说已修至地行仙境界，身边的己个客卿，都是身怀奇技异能的神秘高人。

天下十大暗器名家中，有一半是他花重金礼聘的走狗，刚才那群暗器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要了你的小命，你还敢吹牛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害怕，你别跟着我好了。”姜步虚越墙而走，窜入村外的树林。

“怕死鬼，你打算永远逃命？”四海游龙口气仍然强硬，但行动却相反，紧张在他后面急走。

“我要制造机会。”

“什么机会？”

“制造我掌握主动胜机的机会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最好不要逞英雄，因为他们不是英雄不做英雄，所以非常容易把你这种英雄送入地狱，十个人宰不了你，他们会断然派一百个人剥你的皮。

只有你这种大白痴，才得意洋洋骑着名马，佩着宝剑，公然招摇替美人做护花使者，所以你这种人一定死得最快。”

“你……”四海游龙要冒火了。

“紫灵丹士那些人，就比你聪明一百倍，他们会玩弄阴谋诡计，会利用你这种大白痴作饵，知道怎样避宝击虚，怎样因势利导制造胜机，哼！你不服气是不是？”

“不管怎样，我不能辜负孟姑娘……”

“把命豁上？”

“并无不可。”

“好，你他娘的情圣，我带你到另一处地方找，很可能有机会。”

“在何处？”

“我花了一夜工夫侦查，已经概略摸清他们的布置，极乐天君带了大批人手到了此地，那表示紫灵丹士并没上当，急急撤走重返县城另作打算，避免钻入风云会布下的陷阱，刚才我留了心，确知副会主活阎罗没跟来。”

“他擒走了孟姑娘。”四海游龙像在吼叫。

“他一定得意洋洋，安置人质去了，说不定正在准备吃庆功宴呢！”姜步虚毫不激动：“得意忘形易于对付。”

“在何处？”

“我会带你去，但没有保证，你如果另有门路，请便。”

“我跟你去。”

“悉从尊便。”

南关的东南角街尾，伸出一条小径，通向甘五里外的青龙冈青龙井集，乡野大道中只有本乡本土的人行走，罕见有外地人士往来。

三里左右，是南乡的财主卢大爷的农庄，县城的人称为卢庄或卢家田庄。

庄不大，由于地近南关，因而附近建了一些散落的农舍，以及养牛养羊的牧户，这些人对卢家的佃户长工，怀有五七分敬畏。

这是说，卢家是两乡一带的土豪，连县城的平民百姓，也对在城里走动摆足威风，打手豪奴前呼后拥的卢大爷，都保有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，尽量避免沾惹卢家的人。

天下所有的城镇，必定有土豪，每一个土豪，有如当地的小小王朝，谁胆敢侵犯这小小王朝的势力范围，就得付出可怕的代价。

因此，卢庄附近所发生的任何大小事故，附近的人谁也不敢胡说八道，想从附近的人口中打听消息，不啻问道于盲。

卢庄的东北，是茂密的柘树林，名义上主权是卢家的产业，但已交由城内的大梁木丁场经管，不但有大梁木工场的人盖了房屋看守，更由卢家的子弟经常派人巡查，严禁外人擅入。

这些柘树，不是用来养蚕的，而是制造名贵家具物品的原材，最需要照料的是鞍材和弓材。

以朽木所制的马鞍，称为柘鞍，木质密细致而且轻润，最为名贵，选定某根合适健壮枝干之后，便安装型架。

型架有多种规格，按马背的形状、弧度、宽窄、大小而分号，那一种马须用那一种形状的鞍，大宛马的鞍就不能用在口外马上，每种鞍的规格大小都不同。

安装妥型架，枝干只能按照型架所限的形状生长，每年除了冬季之外，须经常派人检查、修护、校正……风雨过后更费神。

一根鞍材，自选定安装型架，以迄伐下候干制鞍，为期不算长，十年而已，或者十五年。

俗语说，十年树木，就是这意思。

十年，世间有许多人活不了十年。

所以，这种柘林不但禁止外人进入，凡是无人管制闯来的牛马，被打死了活该。

也因此一来，卢庄的这片柘林便成了禁区，附近的乡民，一辈子也不知道林内是何种光景。

谁也没料到，柘林成了风云会的秘密聚会处。

毫无疑问地，卢大爷如果不是与风云会某些人有交情，就是受到了胁迫，不得不提供柘林给对方藏身掩护。

林内有几间看守留驻的土瓦屋，容纳百十个人不成问题，由卢庄提供饮食，毫不引人注目。

姜步虚昨晚奔波了一夜，得到不少消息，领了心中焦急的四海游龙，快速地接近柘林的南端。

大白天，想逃过监视人员的眼下不是易事。

救人如救火，他俩也没有多余的时间，慢慢蛇行鹭伏悄悄接近，时不我予。

尤其是四海游龙，出道以来志在扬名立万，一举一动皆以英雄好汉自命，不屑鬼鬼祟祟办事，加以心中焦躁，根本不在乎是否有警哨潜伏。

距柘林还有里余，旷野中行动绝难逃过警哨耳目，人毕竟不是能变化的神仙。

“看到前面的树林吗？”姜步虚脚下一慢，向前伸手指点：“再近一些，就可以看到外围的一圈酸枣树，防止人畜穿越，还有警告牌。”

“哦？那是什么地方？”四海游龙问。

“走近就知道了。”姜步虚不多加解释：“林子里建有住屋，那就是风云会用作临时聚会处的秘窟，孟姑娘有八成可能囚禁在里面，你怕不怕？”

“混蛋！你这是什么话？怕我也得去。”

“好，算我没说，反正为了女人，上刀山你也干，而我，可不想舍命陪君子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自己去索人，假使你害怕，可以打退堂鼓，还来得及，我害怕。”姜步虚邪笑：“他们人多，没有必要硬去闯刀山，我宁可躲在一旁，等你把人救出之后，再从你手中抢人，你这条螫龙比一大群牛鬼蛇神容易对付。”

“你这混蛋少做梦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姜步虚一跳三丈、大笑而走，三两起落便消失在右方的茂草杂林中了。

四海游龙并不笨，对姜步虚的性格多少有些了解。

先前以快速行动直捣活行尸一群人的藏匿处，姜步虚那有半点害怕的表现？而现在却溜之大吉，其中必有深意。

他不再表现英雄气概，向另一方向窜走，藉草木掩身，绕远些悄然接近。

他的窜走速度惊人，轻功或许比不上姜步虚，甚至比小魔女也差上那么一点点，仅比起其他的所谓轻功高手，敢说高明多多。

远绕出里外，窜出一丛矮林，果然看到一排浓密的酸枣树，树上结累累小果实，尖利的刺又长又硬，树高丈余，牛羊绝难穿越，人更是望之却步。

他似有所觉，向下一伏，斜窜三丈外，从一旁抄出。

“什么人？滚出来！”他长身而起，剑已在手。

四五丈外，灌木丛前缘升起五个穿浅青劲装，以青巾蒙面，仅露出双目的人。

“名不虚传，果然不愧称游龙。”一名蒙面人喝采：“咱们知道必定有人要进去，没想到阁下来得最快，请往左绕，那一带外围的爪牙已经清除，进去之后，就得靠你自己了。”

“你们……”听口气没有敌意，他收敛了狂态。

“呵呵！不要问咱们的来历。”蒙面人善意地拒绝暴露身分：“在某一方面来说，咱们是你无害而且有利的朋友，但如果某种情势改变，咱们很可能成为你的敌人。”

“说清楚些，好吗？”

“抱歉！不能再多说了，活阎罗那群人，比你早到片刻，里面到底有多少魔崽子，咱们无法查出。”

“你们不进去？”

“不，不关咱们的事。”

“那……我们……”

“请勿多问，祝顺利。”

五人身形向下一挫，无声地隐没在灌木丛内。

他知道有许多江湖人士，赶来看热闹风色，这些人真正严守中立隔岸观火的并不多，多少有点倾向于某一方面的人。

对这五个蒙面人，猜想可能是倾向于侠义英雄的人士，清除外面的爪牙却不挺身而出，态度友好是友非敌。

向左一绕，他大胆地找地方飞越酸枣篱。

姜步虚的打算，与四海游龙不同，毕竟孟姑娘的安危与他无关，他没有理由公然向龙潭虎穴闯。

绕至卢庄东北角，接近卢庄通向柘林的小径。

远处的团野梁地人影乍现乍隐，他目力锐利，看出其中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一瞥之下逃不过他的似电神目。

“这些家伙不愧称老江湖，也查出此地的秘窟了。”他喃喃自语。

那个熟悉的身影，是洛阳双杰的老二，妙手海平，与伏魔剑客同列天下七大超凡高手。

他废了洛阳双杰的老大魔爪洪钧，妙手海平见了他有如老鼠见猫。

侠义群雄们大概来了不少人，消息相当准确。

他为四海游龙叫屈，侠义群雄们不断玩弄阴谋诡计，所有的一切行动，皆瞞住四海游龙，四海游龙成了被玩弄的大傻瓜，被耍得团团转，单人独剑闯剑海刀山，他旁观者清，不满的情绪增高了两三分。

同时，他也感到些许快意。

紫灵丹士的一群侠义英雄们，用诡计擒住小魔女威胁他，现在，风云会擒了孟姑娘作为要胁的人质，侠义群雄们的处境相当困难，报应真来得快，他应该感到快意。

“极乐天君上当了，被诱往锦屏冈无法赶回来。”他对侠义英雄们的计谋相当激赏，声东击西直捣秘窟十分成功，很可能牺牲一个孟姑娘，而获得残余大批爪牙的胜利。

他潜伏不动，等候好戏上场。

停止潜伏，耳目特别灵敏，隐隐感觉出左近有极为轻微的声音。

没错，左近有人，但再定神仔细用耳力倾听，却又一无异象。

以他的修为来说，定神留意，十丈内落弃飞花他不难察觉，左近如果真有人潜伏窥伺，必定相距在十丈外，超出他的感觉范围外了。

十丈外，对他已无威胁可言，而且他有坚定的信心，潜伏的人绝非为他而来的。

片刻，远处有人蛇行鸷伏，接近外围的酸枣篱，猜想侠义英雄们，正打算如何进入了。

正准备向前接近，走近些可以目击情势发展，右后方突然传出轻微的踏草声。

“咦？”他吃了一惊，心中嘀咕：“先前听到左侧十丈外有声息，有人潜伏在该处，怎么竟然无声无息地到了我的后右方，我竟一无所觉，可能吗？”

他心中暗懔，如果可能，那么这人的轻功潜行术，简直匪夷所思，已修至化不可能为可能了。

至少，他还没修至这种移动有如轻烟境界。

要快，不难办到：要快而又无声无息，难上加难。

草声再起，他呼出一口长气，心中一宽。

是一个缓缓向他潜伏处接近的人，一步步轻轻探索而进，相距远在十丈外，绝不是先前潜伏在左侧方的可疑人物，方向不对，声息也有异，不是同一批人。

他平贴在草地上，凝神用耳力留意动静。

草木挡住视线，站立时视界也不及三丈，伏下连一丈外的景物也模糊不清，他只能用敏锐的听力留意动静。

除了天涯怪乞师徒与小魔女，他没有朋友，所碰上的人，多少会发生不愉快的纠纷。

“有三个人！”他心中暗叫，警觉地向侧潜移。

先前感觉出有一个人，现在却变成三个，可知来人的脚下轻灵得不可思议，几乎逃过他灵敏的听觉。

能分辨十丈外潜行高手有几个人，他的听觉已修至不可思议境界了。

踏草声终于到了切近，经过他先前潜伏处。

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，这三个人与他有关，他心中大感兴奋，忘了置身事外的打算，一蹦而起。

“妙极了，冤家路窄。”他欣然大叫：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债主恭候多时，正好连本带利一起算。”

三个人，一个中年妇人他不认识，另两个老家伙，正是在茶亭冒充侠义英雄，打了他一记天雷掌的人，所以他说冤家路窄。

他已经知道这两个老家伙，是风云会的客聊，活阎罗很有种，没将客聊的身分底细招出来。

三人倏然转身，看清是他，同时脸上变色，显然对他深怀戒心。

“鬼神愁！”打了他一记天雷掌的老人脱口惊呼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“混蛋！我不能在这里吗？”他破口大骂：“你们昨晚在六福客栈闹了一夜，我有权回报来这里以牙还牙，你这老卑鄙打了我一记天雷掌，这笔愤你能不还？”

“我不知道六福客栈的事……”

“你是风云会的客聊，身分地位高高在上，副会主活阎罗的计谋不至于

瞒你，你敢说不知道？”

“你想怎样？”

“欠债还钱，哼！少给我装糊涂，你知道我要怎样，亮名号，你不会是无爹无娘的无名杂种吧？”

骂得恶毒，一旁的中年妇人无名火发，冷哼一声，突然疾冲而上，劈面一掌吐出，远在丈外发掌，如果不是有意唬人的虚招，必定有伤人于丈外的神奇掌力，含怒出手威力必定惊人。

姜步虚并不认为这一掌是唬人的虚招，而且冲来的速度以及出掌的手法也极为迅疾怪异，令人猝不及防，另有一股诡异阴森的气氛慑人心魄。

他第一个念头是接不得，上次就几乎栽在老家伙的天雷掌下。

仓卒间，他向右一闪，形影几乎出现在两丈外，这一隐一现之间，似乎时间并不存在，而是两个形影在同一空间呈现，他掏出了真才实学，应付可怖的巨变。

以行家的眼光评估，这是修至化境的变化幻形术。

两老人不约而同左右一分，配合中年妇人的行动，同时拍出一掌，风雷乍起。

中间是阴厉诡异，两侧是罡猛雷霆，两种劲道汇聚，天地变色，形成一处三丈方圆的力场中心，碎草纷飞，尘埃滚滚。

他却出现在力场中心外，位于那位打他一记天雷掌的老人右侧后方。

看了力场中心的神异现象，他也感到毛骨悚然，假使他逞强接招，很可能被两种可怕的劲道，撕裂成碎片或成了一团烂肉。

他算是第一次碰上如此可怕的劲敌，是拼老命的紧要关头了。

他神功默运，似乎外形突然改变，吸口气手脚伸张，身形像是被一层朦胧的涌腾光浪所笼罩。

外面的人所看到的形象呈现扭曲浮动，连他的面貌也不易看清，他的真实形体怪异得不像实体，简直就像一个妖灵幻现。

他的掌，按上了老人的右肩。

场中心仍在草飞沙扬，余劲犹在，力道正在消散，隐隐风雷似乎仍在耳际轰鸣。

三个发招的人，招势刚尽，马步仍保持发招的状态，准备续发第二招。

他们仍没发现断草沙尘飞扬，劲气仍在激旋的中心人已不在了。

他不能伤了这个老人，念动劲收。

他的师父蔡道人，要求他找出会天雷掌的人，而且禁止他多管，他只能找，而不能伤人。

这是说，他只能挨打。

他知道的是，师父蔡道人要亲自对付会天雷掌的人，其中恩怨他毫无所知，伤了人如何向师父交代？

一声沉叱，他爪落上掀。

一声惊叫，老人身形猝然飞起，向中年妇人飞掣，手舞足蹈惯势猛烈。

“去你的！”他出现在另一名老人身侧，一脚把老人踢飞出丈外。

娇叱声中，中年女人第二次攻出阴厉诡异的掌力。

他向下一挫，飞滚而起，仍感到浑身冷流澈骨，气机有窒息浮动现象。

“礼尚往还！”他人起声出，一掌斜挥，劲气有如狂飙，把阴厉诡异的冷流引得激旋而散。

中年女人布裙飞扬，斜飞出丈外。

交手为期极暂，说来话长，迄中年女人被他的浑雄掌劲震飞，而中年女人第一次发招所激起的阴厉诡异气旋，仍没完全消散，四人攻击周旋速度之快，无与伦比。

中年女人一声长啸，长剑出鞘。

两老人也用剑，在长啸声中，三支剑三方发动，森森剑气涌发阵阵风雷，从三方面向他集中，有如三方雷电骤变，以他为中心进射汇聚。

他掏出平生所学，缚龙索夭矫如龙，人与索浑如一体，朦胧扔曲的形影也成了柔软的绳索，在三剑聚合的剑网中虚空夭矫游走、闪烁、隐没、浮现……

好一场怪异力道的缠斗，五丈方圆的威力圈内剑虹飞腾，人影依稀幻现无常，威力圈毫无规律地快速变更，所经处风行草偃，有如移动中的龙卷风。

都是修为已臻化境的高手，缚龙索在三方聚力逼攻下，无法崩开或缠牢劲道万钧的长剑，只能作势均力敌的快速攻击与防守，谁也不可能掌握胜机。

他吃朽在于不能下毒手伤人，而对方却可放手施为招招取命，因此应付十分吃力，精力的耗损比对方快一倍多两倍。

飞沙走石草叶激舞中，他刚闪至外侧，身旁剑影翻腾，破风声入耳。

“接剑！”喝声随剑到达。

原来外围的草丛中有人潜伏，掷剑的劲道并不比超等高于差。

他不假思索地左手抓住剑，右手迅速收了缚龙索。

26

姜步虚与对方武功相差无几，内功修为火候相当，缚龙索绝不可能与长剑对抗，软兵刃有先天上的缺陷。

潜伏的人旁观者清，所以掷剑相助。

一声长啸，剑动处有如天风降临。

“铮！”中年女人的剑首先接触，火星四溅。

砰一声大震，中年女人摔倒在三丈外，剑抛掉了，狼狈爬起飞跃而走。

“铮！”两老人的剑聚集，三支剑行雷霆接触。

“叭哒！”一个老人重重地摔倒在两丈外。

“休走！”他大叫，气息已有不稳现象；

打了他一记天雷掌的老人，已飞掠出三丈外，剑出现豆大的缺口，虎口有血沁出。

一逃一追，瞬即失踪。

被震倒的老人不但虎口迸裂，右手甚至抬不起来了，浑身已被大汗湿透，浑身颤抖吃力地爬起。

老人猛招头，看到四周站着四个灰衣蒙面人，四只怪眼冷电四射，凶狠地瞪着他目不稍瞬。

“你……你们……”老人惊骇地问，本能地伸手拾取掉落在身旁不远处的长剑。

邻近的一个蒙面人，是唯一没有剑的人，腰带上却有空鞘，伸脚一挑，剑跳起一把抄住，举起略一察看，试试剑鞘，居然甚为合适，顺理成章据为已有。

老人慢了一步，吸口气缓缓站起。

“原来是你！”对面的蒙面人阴森地说：“我们是谁，阁下应该心中有数。”

“你认识老夫？”老人强作镇静：“老夫廿年不曾在江湖行走……”

“反正我认识你，就算你在坟墓里躺了一百年，爬出来一露面，我仍然可以认出你是早年江湖四毒中，最狠毒最卑劣的毒心秀士刘与邦。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如果我所料不差，分别派人胁迫本团弟兄家属，逼本团接受加盟风雷会毒计的人，一定是你毒心秀士所策划的毒谋，你毒心秀士读了一辈子书，只会用知识学问策划毒害人的计谋。

吕会主极乐天君神通广大，能找到你请你出山替他卖命，大概花了不少金银，是不是有一座金山给你享受？”

“你们是正义锄奸团的人？”老人脸色大变。

“不错。”

“阁下，留一分情义，本会并没赶尽杀绝……”

“是吗？当你们把紫灵丹士那些人锄除净尽之后，下一批该消灭的人是谁？”

“你不能用想当然的说法来判断本会的行事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你们想怎样？”老人戒备地说：“乘人之危？”

“在下已经有杀你的藉口，不能算乘人之危。”

“讲讲理好不好？本会并没与贵团决裂，贵团岂能藉口参与正邪结算……”

“杀你的藉口，与正邪决算无关，紫灵丹士那些人，其实比你们还要可恶，更为阴险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你一代老魔，合二人之力，围攻一位初闯道的年轻人，而这位年轻人是本团心日中的朋友、理由充分吧？”蒙面人沉声说：“我反对你指责在下乘人之危，事实上你毒心秀士功臻化境，目下已恢复元气，我遵守武林道义和你一比一公平决斗，你反对吗？”

“公平决斗？亮名号，看你配不配与老夫决斗。”老人态度转为强硬，一比一没有什么好怕的。

正义锄奸团标榜正义，应该不会玩花招。

蒙面人拉掉蒙面巾，露出留了花白虬髯须，以及有一口黄色整齐而尖利的完整牙齿，白眉尾梢上卷的面孔，故意露出尖齿相貌十分吓人。

“八荒狮黄天才？”老人惊恐地叫。

“你还认识我。”蒙面人重新系上蒙面巾：“在下配不配与阁下决斗？”

“不！不要……”毒心秀士如见鬼魅，转身一跃三丈如飞而遁。

第二次跃起，剑光已到了后心，有如电耀霆击。

会天雷掌的老人轻功出类拔萃，逃起命来当然更快。

但在姜步虚面前，却又差了一大截，何况围攻时已耗掉五七分元气，相去更远啦！

一口气逃出里外，惶急中扭头一看，真好，后面鬼形俱无，没有人追来，五行有救。

脚下并没停，刚将头转正，便看到前面出现头脸汗影闪亮的姜步虚，手中没有剑，双手叉腰堵在前面不足三丈，脸上有怪异的笑意。

“你才来呀？”姜步虚笑问。

“我跟你拼了！”老人咬牙叫吼，缺了口的剑向前一指、倾余力身剑合一抢攻，剑上居然可发隐隐风雷，倾余力一击威力依然惊人。

晶芒一闪，缚龙索神乎真神地从袖底飞出，贯入剑气的空隙，闪电似的缠住了老人的右腕脉。

砰砰大震，老人被卷飞、翻腾、摔落，重重地摔了个背脊着地、手脚朝天，地面亦为之震动。

还来不及挣扎，握剑的右肘已被踏住了，脖子被一只手掐住，脑袋被另一只手掌按住右太阳穴，将脑袋向左压扭，力一发便定可以将脖子扭断。

“再不服贴，就扭断你的老鸡脖子。”姜步虚凶狠地说，手上加了半分劲。

“不……不要……”老人想大叫，咽喉被管制只能嘎声透气：“我……我认栽……”
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姜步虚放手，一蹦而起。

老人晕头转向，挣扎了片刻，才能虚脱地摇摇晃晃爬起，狼狈得像病狗。

“你……你不要欺……欺人太……太甚……”老人含含糊糊地叫嚷。

“咦？你这老贼怎么胡说八道？我怎么欺人太甚了？你欠了我一记天雷掌突袭的债，还没正式讨取，你们三个超等的高手名宿，猝然下毒手围攻，谁欺谁啦？你不是一个狗屁不值的混蛋瘪三，说话可要负责的，是吗？”

“你……你要……要……”

“欠债还钱，我的要求简单吧？”

“上次我打了你一掌，不能全怪我。”老人哭丧着脸说：“连紫灵丹土那群混蛋，也被你鬼神愁整得昏天黑地，我不得不用心机，突下毒手用绝学对付你……”

“你用的掌功好狠毒霸道，是什么掌功？”

“老夫拒绝透露所学秘技。”老人顽强地说。

“你不说我也知道，天雷掌，没错，哼！你是风云会的客卿，客卿全是身怀奇技异能的高手名宿，为了一些金银替风云会卖命，通名号，看你的名号到底值几两金银，快说！”

“老夫从不通名，你把老夫看成野草隐士……”

“狗屁！说！”

老人大喝一声，拍出一掌，由于歇息了片刻，恢复了部分元气，这一掌真力凌厉涌发，果然像是响起一声轻雷，威力惊人。

姜步虚巨掌一伸，神功默运硬接一掌，他一直对天雷掌的底细怀有神秘感，算是第一次正式承受雷霆一击，以便揣摩天雷掌的奥秘。

手臂一震，撼动了马步，但他失望了，对方元气未复，这掌力道有限，无法发掘天雷掌的奥秘。

这瞬间，老人已逃出三丈外。

砰一声大震，他赶上飞端，双脚端在老人的背部的双琵琶骨上，老人重重地仆倒。

一顿拳掌，把揪起的老人打得天昏地黑，他手下有分寸，不会造成严重的伤害。

“哎……哎唷唷……”老人发疯似的狂叫。

“我要口供。”他将老人丢下一脚踏住腰肋，语气凶狠：“那怕把你一身两百多根老骨头，一根根拆散打碎，也在所不惜，招名号！”

“哎……老……夫……”

“招！”

“老夫是过气的……的名宿，那有脸丢人现眼？你……杀了我吧！我……”

俯身抽了老人两耳光，他不甘心罢手。

“你那位同伴的名号，你得招。”他揪住老人的衣襟猛摇：“不招就让你快活。”

“他……他是……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毒心秀士刘……刘兴邦。”老人不敢不招：“往……往昔的江……江湖四毒之一，躲在山东避……避仇廿年，不……不甘寂寞重行出山，他与极乐天君早年小……小有交情，所……所以受聘替……替风云会办事……”

“毒心秀士？晤，听说过这个人，他也会天雷掌？他真姓刘？”

“他当然姓刘，老一辈的高手名宿，有许多仍然记得他毒心秀士，他练的掌功，叫裂石崩云掌，简称崩云掌，在武林掌功中，排名不上不下，还不算是绝技，不是传闻中的天雷掌。”

“你呢？你的是天雷掌？”

“老夫绝……绝不露名号，只能告诉你，我不会天雷掌，也没见识过天雷掌。”

“你是不打算招了？好，我要你哭爷叫娘，用重手法好好整治你，我不信你的老骨头能挨得起拆。”

“不……不要……”

不远处传来一声轻咳，草梢拂动，人影乍现，声出人到速度惊人。

“别折磨他了，要不就毙了他。”九天飞魔怒气冲冲欺近：“我要找你。”共来了三个人，九天飞魔夫妇、另一位是天涯怪乞，三个人都汗光闪闪。

飘渺仙子与天涯怪乞退在老魔身后，脸上有怪怪的笑意，与老魔盛怒的神情相反，似乎有意看热闹。

“我要他招供。”姜步虚放了老人，但并不想逃跑：“老伯。请不要管……”

“你要他招什么供？”

“他的名号、他的掌功。”姜步虚大声说：“他和另一个什么毒心秀士刘兴邦，冒充紫灵丹士的人，出其不意打了我一记天雷掌、几乎震毁了我的心脉，我有权回报他，他非招供不可。”

“我替他回答你的问题，用不着逼他丢人现眼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他是早年颇有名气的泰山逸客洪钟灵，算起来还是相当受人尊敬的侠义英雄，只是不保晚节，十二年前谋害了老友擒龙客谢幕天，从此偷偷摸摸

干些见不得人的事苟活。

他的掌功不错，是威力惊人的大排山掌，修为精纯所以掌出风雷发，如此而已，他这辈子那曾见过天雷掌？别抬举他了。”

“呸！白费工夫。”姜步虚泄气地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九天飞魔没听清他的话。

“没什么。”他一把揪起泰山逸客：“你给我听清了，下次别让我碰见你，碰上了本利一起还，绝不宽贷，给我滚！”

砰一声响，泰山逸客被摔飞两丈外。

“小子，我找你……”九天飞魔一‘跃而上，伸手便抓。

“我怕你，省些劲吧！老伯。”姜步虚一面叫一面飞掠而走，去势如电火光流。

“你走得了？我要剥你的皮……”九天飞魔怒叫如雷，急起狂追。

人是不能不服老的，至少，世间谁也没真正看到长生不老的活神仙，神仙都是死了的，所以才供在寺庙里吃冷猪肉。

人一定要死的，生与死之间的周期有长有短，也必定有生理上的强弱限制。

练武人的生理，比不练的人的确要强健些，同样有限制，有规律。

勤于练武的人，生理颠峰状态是一世——三十岁。

勤于练先天内(气)功的人，生理颠峰状态是一甲子——六十岁。

除了那些生具异秉，或者大白痴之外，绝大多数的人，都逃不过这先天的生理限制和规律。

越过了颠峰，能保持现状已经难能可贵了，有些人夸夸其谈，说什么武学深如渤海，永无止境，要不是打肿脸充胖子，就是自欺欺人。

所谓欺人，指的是欺外行人。

九天飞魔练先天真气练得很勤，而且持之有恒，所以一直就在江湖游荡，以为自己了不起。

他的轻功的确值得夸耀，敢吹牛说武林无出其右。

论年纪，他还没满六十花甲，理论上说，他刚到达生理上的颠峰状态。

但他忘了，姜步虚也练的是先天气功，廿余岁的小伙子如日之升，距生理期颠峰期遥远得很，每天都在成长、进步，而且属于生具异秉，获明师真传的年轻人。

前半里，他落后了廿步以上，差了一大段距离。

一阵狂追，各展所学全力飞掠，有如电火光流，快得令人目眩。

之后，他乖乖地放弃追逐。

站在旷野中，目送姜步虚的背影，缓缓消失在远处的野草杂林中，似乎眨眼间背影就消失隐没了。

“我这一辈子，不可能追上他了。”老魔禁不住失声长叹，真有老之已至的感慨。

有则卜余步外高及肩部的草丛中，突然传出一声悦耳的轻笑，随即微风过处，幽香隐隐。

“你把鬼神愁追得像漏网之鱼，九天飞魔果然不愧称当代魔中之魔，威灵显赫，足以自豪了，何必感慨？”辛夫人率领两位明艳照人的侍女，一面说一面排草而出：“那小子的确快，很难追上，丘老，你是怎么一回事，大家都知道，令媛与他曾经一而再走在一起，把正邪双方的人闹得鸡犬不宁，

你为何追得他望影而逃？”

“你是……”九天飞魔老眉深锁，警觉地问。

“十几年少在江湖走动，丘老大概不知道我这号人物了，丘老，你还没有答覆我的疑问呢！”

“那小子可恶，带坏了我的女儿。”九天飞魔恨恨地说：“一个浪人色鬼，老夫绝不容许他引诱我的女儿，老夫最恨这种好色之徒。”

“哦？他是个浪人色鬼？”

“一点没错。”九天飞魔冒火地说：“他和四海游龙那个混蛋，在开封大街上争风吃醋，公然争夺孟家的大闺女，至今死缠不休，不久前有人看到风云会的人，擒住孟姑娘押送至卢庄拓林，他就赶来抢人了，我料定他会来，所以赶来看究竟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他真来了，哼！”

“哦！原来如此。”辛夫人微笑颌首：“我听说过这件事，在开封已成为茶余酒后的丑闻，看来，家中有闺女的人都得担心提防了，丘老，我帮你设法毙了他。”

姜步虚与四海游龙为了争风吃醋，在大庭广众公然大打出手的事，在开封早已成为笑料，两人都成为挨骂的好色之徒。

“毙了他未免过份。”九天飞魔老脸发赤：“老夫不……不能恩将仇报，只要他远离我的女儿于愿已足。”

姜步虚一而再救了小魔女，向紫灵丹士那群人强索大闹柏家大院，轰动江湖，众所周知。

为了这件事，中州漂局的熊局主，在东京酒楼大宴友朋庆把姜步虚受到侠义群雄迫害，以及中州镖局仗义讨公道受辱的经过，加油添醋向外宣扬。

九天飞魔是个恩怨分明的人，当然不能恩将仇报毙了姜步虚。

“令媛怎么说？”辛夫人笑问：“女大不中留，留来留去结冤仅仅把这小伙子痛惩，解决得了问题吗？丘老，我一个局外人施惩，是不是要容易方便些？”

“别提了，当然也该怪我家教不严，烦人。”九天飞魔显得心事重重：“我自己的事，我处理得了。”

“丘老……”

九天飞魔扭头就走，健步如飞显得心神不宁。

“夫人，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。”一位侍女说。

“什么事奇怪？”辛夫人问。

“似乎一些闺女们，对那些花花子弟特别注目呢！小姐早道鬼神愁的臭事大起反感，所以第一次见面就用奇毒对他，可是，第二次就……”

“别说了。”辛夫人也显得不胜烦恼：“丘老魔的问题不难解决，大不了一走了之，没有任何牵连，而我们……真烦人，有孔老的事梗在中间，早晚会成为生死仇放，实在令我忧心忡忡。”

“夫人，依小婢之见……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釜底抽薪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把孔老弄走。”侍女的口气异常坚定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夫人，不是小婢多话。”侍女郑重地说：“老爷只是同情孔老是个残废，

因同情而结交，这份交情谈不上深厚，道义基础也薄弱得很，老实说，孔老替风云会卖命，并非完全冲同道的情义而投靠，骨子里的原因却是贪图丰富的礼金。

这次本宫的人途经开封，凑巧碰上正邪结算这档子事，发现孔老也来了，因而冲孔老与老爷的交情份上暗中相助，替孔老挡灾已是情至义尽。

如果因孔老而与人结怨成为生死仇敌，太不值得了，风云会的作为本来就令人侧目，把孔老悄悄弄走脱出是非，不但可以保全孔老的性命，也可以保全万毒宫的声誉。”

“我会考虑你的办法。”辛夫人意动。

“人世间，谁又没有朋友呢？”侍女继续陈明利害：“朋友有许多种，不可能一视同仁，如果把每一个朋友都当成生死之交，一生一世担负朋友的恩怨是非，人活在世间未免太苦了，一辈子都得为朋友的恩怨是非而奔忙，弄不好，很可能赔上了身家性命呢！”

老实说，孔老如果发现小姐在暗中相助，向风云会透露消息，那他就陷友于不义的不义行为。”

“走，我们去找云卿丫头。”辛夫人匆匆地说。

姜步虚无意中击溃了风云会三位赶来柘林，策应拓林秘窟的三个高手客卿，减少了四海游龙的压力，也等于帮助入侵的侠义群雄一臂之力。

摆脱了九天飞魔，他绕至柘林的东北角飞越。

已经证实两老人的身分，与天雷掌无关，现在，可疑的人只剩下紫灵丹士和道全法师了。

这两个侠义群雄的首脑人物，要找他们求证还真不是易事，必须多费手脚、制造有利的藉口。

迄今为止，他还没正式见过紫灵丹士。

不久之前，他认出风云会的会主极乐天君，虽则不会证实这位邪道主人的身分，他信任自己的直觉估计。

双方的主将皆已到达，血腥杀戮已无可避免。

他还没有参与的打算，正邪之斗与他无关，只想做一个坐山观虎斗的第三者，希望能亲眼看到紫灵丹士或道全法师，施展大天雷掌绝学。

远远地，便听到柘林深处，传来嘈杂的人声，里面已经发生冲突了。

柘林深处建了工场、制造定型的器具，以及看守树林工人的房舍，占地颇广，四周柘树围绕，形成一处与外界隔绝的处所。

“螫龙发动了，这傻瓜真以为自己是无敌救美大英雄呢！我得看看他到底有多神气。”他想。

四下无人，他不假思索地往柘林中一钻。

四海游龙救人心切，一颗心已完全放在孟念慈身上，就算要往刀山上闯，他也会毫无迟疑挥剑上，女人的魔力真大。

他并不知道紫灵丹士也知道柘林秘窟，更不知道侠义群雄也赶来救人。

单人独剑他敢无所畏惧地往龙潭虎穴闯，勇气与信心超人一等。

穿林直入，直捣中枢，林间有小径，是整林工人的通道，认准方向走，错不了。

到底秘窟在何处，他一无所知，拓树枝浓叶茂，视野有限，他见路就走，不管东南西北。

心中焦急的人，就是这副德性。

刚掠出小径折向处，劈面碰上两个村夫，佩了腰刀，粗壮如熊外形骠悍。

“咦？什么人？”一名村夫沉喝：“喂：你这油头粉面的小鬼蛋，是怎么进来的？居然佩了剑呢！”

他大踏步向前闯，虎目怒睁。

“狗东西！让路。”他也用大嗓门骂人：“不要说你们不认识太爷我。”

“你是什么东西？卢家的人该认识你吗？揍死你这小鬼蛋！”村夫嚣张地怒叫，冲上劈面来一记黑虎偷心，当胸便捣，居然拳风虎虎，劲足力沉份量不轻。

他恍然，原来是卢家的看林打手，难怪不认识他四海游龙。

手一抄，搭住了捣来的大拳头，将人带近身，闪电似的两记阴阳耳光，再加上耳门的一劈掌。

“你敢撒野？”第二名村夫大叫，拔刀冲上。

砰一声大震，被打昏的村夫摔翻出两丈外，大手再伸，一把扣住砍来的锋利腰刀。

“去你的！”他冷叱，当胸一记魁星踢斗，正中村夫的胸腹交界处。

村夫嗯了一声，仰面飞跌出丈外。

“太爷不杀你们这种可怜虫。”他向挣扎难起的第二名村夫说：“但你如果不招供，太爷一定打断你的手脚，说一不二，风云会的人住在何处？说！”

“哎……唷！你……你……”村夫躺在地上，抱着胸腹狂叫。

“你不说？先折断你操刀的右手……”

“不，饶我，我……我说……就……就在前……前面一……一里左右……”

“活阎罗来了吗？”

“老天爷！我……我只是卢家的看……看林人，怎……怎知道他……他们的事？他……他们的人，我，我……一个也不……不认识。”

“好，我不为难你，滚到一边发信号传警，太爷要光明正大闯进去。”

“我……我滚……”村夫连滚带爬向路旁冲。

村夫的告警啸声传出了，工场住处附近的警卫纷纷现身，屋内的人也外出探视，还不知到底发生何种变故，宝蓝色的身影已接近栅口五十步内了。

“四海游龙！”警卫是风云会所派，一眼便看出他的身影相貌。

“果然找对了地方！”他欣然叫，脚下一慢，一步步向栅口走去。

片刻，里面的人纷纷赶到栅口，咒骂声此起彼落，被他那傲视苍天的狂态激怒了。

看到狰狞可怖的活行尸出现在栅口外，他心中一宽，姜步虚的消息果然灵通，活阎罗一定在此地了。

同时，他也感到诧异，活行尸怎么可能带得比他快？

如果活行尸是抄近道来的，那么，锦屏山的人必定都来了，也表示会主极乐天君那些人也来了。

这是说，他将要面对风云会全部高手。

他想到了姜步虚，姜步虚如果在，该多好？

尽管他把姜步虚恨得牙痒痒地，内心中确把姜步虚看成唯一的劲敌，至少迄今为止，他还没真正击败过姜步虚，心中默认举目天下英雄，唯蔡与姜。

假使有姜步虚在，风云会何足道哉？

可惜，姜步虚丢下他，不知到何处鬼混去了。

一挺胸膛，他步伐坚定地向前迈进。

近了，栅口外高高矮矮排列了将近四十个男女。

他用目光搜寻，发觉活阎罗不在场。

在中间列阵的，是四个穿青衫年纪已经不小的人，左右是六名劲装中年男女。

活行尸站在右面三个中年男女的外侧，可知身分地位比所有十个人低。

活行尸名列七大畸形人，声威地位与四大残毒相等，也与天下七大超凡高手不相上下，目下却只能在外侧排列。

“好狂的小辈。”中间那位佩了魁星笔的人沉声说，冷电森森的鹰目杀机怒涌：“你们说，罗副会主被这小辈击中一剑？可能吗？”

“就是他。”活行尸外侧的一个中年人欠身回答，这人是随同活阎罗前往袭击幻剑功曹的人：“他的铁翎箭，共射倒了咱们四个人，已经打听出有三个人落在紫灵丹士手中，受伤不轻，另一位死了。”

四海游龙在三丈外止步，做然扫视众人片刻。

“活阎罗为何不在？”他声如洪钟，神情威猛气势逼人：“叫他出来，不要让你们这些人替他挡灾。”

“小辈，你来得好。”佩判官笔的人语气阴森刺耳，脸上有慑人心魄的杀气流露。

“太爷当然来得好。”

“罗副会主不在。”

“谁能代表他作主？”

“老夫作得了主。”

“好，那就唯你是问，我，四海游龙蔡永泰，你，请教阁下尊姓大名，你凭什么能代表贵副会主作主？”

“老夫天府魁星孙承宗，风云会三大护法之一，老夫威震江湖，你还没出生呢！”

“哦！你就是在成都横行霸道的天府魁星，老邻居，久仰久仰，只是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你如此而已，护法的地位甚高，难怪你夸口敢代活阎罗作主。”

“小辈牙尖嘴利……”

“阁下，不要摆出前辈臭面孔唬人。”他打断对方的话，一点也不懂得敬老尊贤：“在下追逐活阎罗而来，不是来和你们斗嘴皮子的，活阎罗掳走了孟念慈姑娘，逃命比谁都逃得快，在下追踪而至，不达目的绝不甘休。

把人完整地交给我，在下拍拍屁股走路；不交，这里将血流成河，不是在下摆平这里，就是你们死光，阁下，在下说得够明白吗？”

“小辈，普天之下，没有人敢对老夫说这种该死的话，你……”

“现在，你已经听到了，先礼后兵，在下先和平地提出要求，一旦动手，便是生死相决之局，有人死伤，就决定了只许有一种结果，阁下是主持大局的人，你那些风云会弟兄的生死存亡，决定在你一念之间。

千万不要因一时激愤，把这里变成屠场，摆满了贵会弟兄的尸体，现在，我等你一句话，人交或不交？”

他为人鲁莽暴躁，没想到情势极为凶险时，居然能说出这番利害攸关，

极有说服份量的话来。

可惜的是，风云会人多势众，一个个磨拳擦掌气势汹汹，天府魁星即使想衡量利害，也压不下爪牙们激动愤怒的情绪，无法冷静地采取有利的策略应付。

“小辈，你在提不可能的要求。”天府魁星断然拒绝他的要求：“只有紫灵丹士和幻剑功曹，才配当面谈判双方的纠纷，本会的弟兄先后有两批人被杀，目下双方都各有人质在手，你竟然不知自量独自前来，狂妄地要求放人，换了你，你怎么说？”

“我并不代表紫灵丹士那些人……”

“那你更不配出面要求了。”

“正相反，在下有权要求。”他坚决地说。

“理由何在？”

“孟姑娘是在下所保护的人，在下把人丢了，就有权将人救回，阁下，我要答复。”

“小辈……”

“阁下，你要和在下斗嘴斗到天黑吗？”

群众大哗，天府魁星更有气得脸色发青。

“你这小狗咄咄逼人，罪该万死！”天府魁星怒不可遏，举手一挥：“按引天罡！”

“属下在！”左首的两男一女同时欠身回答。

“把他毙了，上！”天府魁星愤怒地下令。

“天猛星、天孤星、天损星遵命。”三人各报星名，抱拳恭敬地行礼，并肩齐步昂然出列。

天孤星是女的，走在中间，一张死板板印堂发青的半老徐娘面孔，几乎令人怀疑她不是女人。

天猛星生了一双金鱼眼，络腮灰胡像个刺猬。

天损星骨瘦如柴，像挨了三个荒年的孤老头。

三支冷电森森的长剑出鞘，成半弧形列阵锋尖向中遥聚，剑吟有如隐风雷，森森剑气压下了炎阳热浪，似乎在这剑向前一指中，气温骤然降低了一半。

四海游龙庄严地拔剑，大敌当前，他像是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，与往昔怒斗姜步虚的神情迥然不同。

这才是所谓名家风度，举手投足皆流露出气吞河岳的威势，与傲视天苍的豪情。

剑徐徐升至定位，剑身缓缓出现跃动的熠熠光华。

“四海称雄，唯我独尊！”他一字一吐，声如沉雷，虎目中神光进射，威风八面：“你们，上！”

好霸道的口气，好壮阔的豪情。

三星同声沉喝，剑吐无数电虹，风雷乍起，三面齐聚势如排山倒海。

他在三星声出剑发的同一刹那，马步左移剑疾沉疾升，蓦地左移的速度骤增三倍，剑身似乎因速度过快而消失了，但风雷声比对方三支剑的剑吟强烈一倍。

按常情论，他应该摆脱三剑的聚力中心，攻击右方的人，因为右手剑宜向右攻击。

他却相反地攻击左面的人，移位旋身宛若电光一闪。

左面出剑的人，是骨瘦如柴的天损星，连人影也没看清，仅感觉出凌厉无匹的剑气掠体而过，而剑尖所攻处却不见人影。

乍合乍分，狂乱的剑光倏然收敛。

四海游龙取代了天损星的位置，屹立如山，冷静像石人，脸色庄严，虎目注视着沾血的剑尖，似乎呼吸也停止了，他成了丝纹不动的石像。

剑尖的鲜血，缓缓从剑锋循剑脊流下。

天损星却取代了他的位置，钉牢了马步，上身再晃了两晃，剑尖徐降，张大着缺牙的嘴，却叫不出声音。

终于，剑失手掉落。

右肋开了一个大洞，剑从肋间近右乳外侧贯入，斜贯至胸口，贯穿了气管和食道，入体足有一尺以上。

“一个。”四海游龙冷冷地说。

噗一声响，天损星向下仆倒、挣扎、抽搐。

天孤星和天猛星，被同伴莫名其妙倒地挣命的景象，吓了一跳，人倒了这才惊觉，急急移位。

这瞬间，四海游龙已发起猛烈的抢攻，风吼雷鸣，剑虹闪烁慑人心魄，剑虹从天孤星的正面进射而过，光临天猛星的咽喉，回旋至原位光芒虹影候敛，空间里流动着浓浓的血腥，剑吟声隐隐轰鸣。

两个人影分两面冲跌，摔倒在丈外。

“呃……”天孤星丢掉剑，躺在地上抱腹蜷卧如猬。

天猛星咽喉被割开，在地上挣扎像还有气的挨刀鸭。

“三个。”四海游龙毫不带感情屹立，似乎刚才并没发生任何事，仅剑上的鲜血多了些许而已。

刹那间的雷霆一击，吓坏了一半高手名宿。

剑剑追魂，招招夺魄，招发神奥莫测，剑出冷酷无情，自始至终不曾发生兵刃碰撞声，杀人的技巧神乎其神，一人一剑，剑到毙命。

四海称雄，唯我独尊，他剑上的霸气和杀气，证明他这两句话的真实性无可怀疑。

“我知道你要下令围攻了，阁下。”他用剑遥指大惊失色的天府魁星，声如沉雷：“你将会看到满地尸体，你将发现什么叫做电耀霍击，我四海游龙闯道两载，打通大江两岸无敌手，你们一群土鸡瓦狗，算得了什么？下令吧！我等你。”

不等天府魁星有所表示，两侧两个青衫中年人已互相一打手式，再向天府魁星点点头，缓步并肩而出，神态从容似乎深具自信。

“小辈，你狂够了，太看得起你自己啦：你配孙护法下令围攻？”右首的中年人阴森森地说：“你的剑术的确不差，御剑的内力也令人莫测高深。”

“夸奖夸奖，你知道就好。”四海游龙做然地说：“两位用的刀是尖刀，必定具有神鬼莫测的刀法，也许在下碰上劲敌了，请示名号。”

“尊驾出道两年，也许听说过咱们的名号，我，章世贤；他，温世杰。”

“唔！连在一起亮名，世贤世杰就十分响亮了，雷电双豪，在下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，江湖朋友听到两位的名号，保证会心虚胆寒发抖老半天。”

“你发抖了吗？”

“你看我握剑的手抖动吗？”

“没有，服气不弱，咱们双豪两个人同时出马，阁下丝毫不受咱们的声威所动，在气势上咱们输了一分半分，只好看结局如何了。”

“对，在下相信很快就可以看到结局，章老兄的五雷梭，温老兄的飞电录，天下十大暗器名家中，两位荣居二三，几乎不曾听说过有人抗拒得了。”

“你不怕？”

“所以我不发抖，哦，顺便告诉你们一件最重要的事。”

雷电双豪所站的位置，与他成锐三角形，他是顶点，相距约两丈，双豪之间，间隔不足一丈。

双豪已蓄劲待发，刀不在手，双手自然地垂在身旁，手中看不见任何物体，两双怪眼阴森可怖地狠盯着他，无形的杀气充塞在四周，任何时候皆可能发射致命的暗器，又将他完全控制在死亡威力圈内。

假使他有任何“动”的迹象，就会打破这紧张的平衡局面，爆发猛烈的致命一击。

“有何重要的事？”雷梭章世贤阴森森地问。

“我四海游龙仗剑闯道，要做一个不世的英雄，英雄，必须是活的才有意义，死的英雄不值半文钱，所以一只活的蚂蚁，比一头死了的狮子强。”

“你说这些话有何用意？”雷录温世杰说：“废话连篇，这浅显的道理，还要你说呀！”

“我的用意非常明显，只是提醒你们，要做一个活的英雄，首先要具有你死我活的条件，那就是为了活，我会用任何可用的正当手段，尽快杀死对方，愈快愈好，愈快活的机会愈多。”

“废话！”

“比方说，我不会让你们两种致命的暗器，在同一瞬间以我为中心，集中行致命一击，所以……”

27

生死关头，每一行动皆必须全力施展。

任何有所保留的想法都是愚蠢的，所付出的代价很简单：把命送掉。

以字出口，四海游龙“动”了，身剑合一向有前方仆倒，速度有如电光一闪，几乎目力难及，他用上了全部精力。

人仆出，剑脱手破空射向右面的雷梭章世贤。

同一刹那，左手的铁翎箭向左前方的雷录温世杰飞去。

生死须臾，死活决定于刹那间，谁争取到刹那的机先，谁就是胜家。

暗器名家，同样对劲敌的暗器怀有戒心，任何些微的变化，皆可影响暗器的准头。

剑急剧翻腾，像一具盾牌向前飞旋，暗器想从空隙中穿越，必须在速度上快三倍以上。

“叮叮！”三枚雷梭有两枚没能穿越，被急旋的剑所击中，随即轰然爆炸，化为十片锐利的铁尖，激射出五丈外，威力骇人听闻。

准头已失，十片锐利的铁尖散乱而飞。

另一枚从四海游龙的背部上空电掠而过，远飞出五丈外再轰然爆裂，

铁尖的飞行锐厉啸声惊心动魄。

三把化虹的雷录，仅穿透四海游龙仆倒前一刹那的虚影，全部落空。

“呃……”雷录温世杰叫了一声，身形一晃，双手急急抱住小腹近下阴处，该处露出三寸长的铁翎箭翎尾，足有五寸贯入腹腔。

像是同一刹那，四海游龙贴地前射、跃起、掌发，快得连旁观的卅余名高手也无法看清。

雷梭章世贤刚扭身闪避迎面飞腾而至的剑；等发现四海游龙近身，已来不及应变了。

一声怒叱，声到掌友，响起一声霹雳轻雷，可柿的掌劲及体。

“啊……”雷梭章世贤发出刺耳惨嚎，身形倒飞丈外，随即开始手舞足蹈翻滚，再远出丈余重重摔落，五官鲜血怒涌，口中更是鲜血狂喷。

四海游龙急急暴退，脸色因耗劲过度而泛灰。

“毙了他！”天府魁星悲愤地拔出魁星笔，厉叫着领先冲出。

人如潮涌，刀剑如林。

四海游龙真力将竭，手中无剑，不得不急急后撤，双拳那能挡得住四十双手脚？

逃也逃不了，脚下有不稳的现象发生。

唯一可用的武器，是革囊中仅存的七支铁翎箭，即使一箭收买一条人命，也无济于事，情势岌岌可危。

右侧方卅步外，柘林中传出一声震天长啸，廿余名侠义道群雄狂风似的冲出，总算在重要关头起到了，刀剑的闪光慑人心魄。

伏魔剑客手中的昆吾剑光华四射，是这一队人的首领，人冲出林外，啸声仍然声撼林野。

幻剑功曹越众超出，向四海游龙掠去。

“蔡贤侄，移过来！”幻剑功曹大叫：“咱们结阵歼除这些江湖盗贼！”

四海游龙心中一宽，大喜过望，急往这一面移动，勇气回升，似乎平空增加了一倍的精力。

“给我一把剑。”他兴奋地大叫，飞跃而至。

“蔡兄接剑！”幻剑功曹的一名子侄抢出，将剑迅速抛过。

“我四海游龙要大开杀戒！”他接剑高举，虎目圆睁怒吼。

天府魁星知道大势已去，急急率领爪牙们退入栅口。

“四海称雄，唯我独尊！”四海游龙赶上了，一剑贯入退在最后的中年人背心。

主客易势，栅口附近立即展开一场惨烈恶斗。

远处通向卢庄的另一处栅门，另一队侠义群雄主力，已经毁栅冲入，直冲中枢追杀退走的爪牙。

四海游龙发动攻击后，中枢住宿处一阵大乱。

大乱中，姜步虚像幽灵般从屋后乘乱潜入。

三栋房舍，每栋都有三进九间，全是坚牢的土瓦屋，占地甚广，三五十个人如想攻入，恐怕片刻间便会死掉一半，进去之外势必各自为战，被杀的机会倍增。

这些在江湖称雄道霸的人，毕竟不是兵勇，谁也不愿钻入不明底细的房舍内，让躲在里面的人利用地势痛宰。

群维击溃外围的爪牙，疾趋房舍前空敞的广场。

房舍外，活阎罗也恰好列阵相候。

这是一次成功的突袭，顺利深入中枢，兵临城下，逼风云会的主脑人物决战。

主人在房舍前列阵，足有卅人以上，再加上陆续撤回的爪牙，人数不断增加。

以大悲僧为首的侠义群雄，共来了卅二名。

中间主事的人，赫然是活阎罗，右首，是五位打扮不同的客卿，其中有地缺孔荣。

看到狼狈逃回的爪牙，被涌到的群雄追杀得七零八落，活阎罗眼都红了，气涌如山目欲裂。

大悲僧与十方行者来得最快，后面是五湖散仙昊一真人、移山倒海许正衡父女、摘星斗邓玉秋、妙手海平……卅余名高手名宿潮水般涌倒。

“紫灵丹士何在？”活阎罗咬牙切齿怒吼。

群雄沉着地列阵，卅二个人只有四个受了轻伤，出其不意直捣中枢，以劲微的代价，取最佳战果。

“似乎贵会主极乐天君还没赶回来，用不着大呼小吼，你还不配向紫灵道友打交道，不配和我大悲僧吹胡子瞪眼睛。”大悲僧轻拂着罗汉竹杖，神定气闲笑容满面：“紫灵道友带了些人，正在锦屏山附近，与贵会主捉迷藏，不久便会到来，现在贫僧是主事人。”

“你们的消息果然灵通，哼！”

“诸位更灵通些，而且洞悉咱们的计谋，成功地掳走了孟施主的爱女，委实令人佩服，紫灵道友没能洞烛机先，估计错误，以为贵会只派少数人在道上骚扰而已，没料到竟然由尊驾亲自出马，一步错，几乎全盘皆输。”

“你们还不认输？哼！幻剑功曹是你们的主将，他难道不以爱女的生死为念？”

“孟施主的爱女是一条命，侠义道朋友每个人也是一条命，咱们已经被你们杀了好些人，丢了好些条命，多丢条又算什么呢？我们也擒住了你们三个人，罗副会主，你会不会为了三位弟兄的生死，向咱们屈服？”

“那不一样，和尚。”活阎罗用权威的口吻说；“一个公主与贫贱人家的弃女，天生就注定了不同的命运，尽管两者都是一个人，同样地，一个操生杀大权的强者，不可能与一个穷滥的乞儿相提并论。

你不承认也不行，因为这是事实，任何强辩也无济于事，兵刀战乱，可以牺牲一百万个兵卒，却不能牺牲一位名将，和尚，你明白这浅近的道理吗？”

“尊驾……”

“不要用你佛门弟子的众生理理论来强辩，那种一只蝼蚁与人同具佛性的论调，改变不了事实，你大悲僧名列九菩萨之一，与卢庄一位蠢木匠的身价，绝对不一样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

所以，你才配与我活阎罗站在这里面对面打交道；而一个蠢木匠，见了我就吓得魂飞天外，我想，你已经了解我的用意了。”

“也许，老衲完全明白贵会的打算了，但不知贵会是否也明白咱们的打算？”

“当然，你们的到来，已明白表示你们的打算了，孟姑娘的死活，你们一点也不介意……”

天府魁星一群人，正狼狈万分撤回。

追得最快的四海游龙，狂野地从侧方冲入广场。

“我四海游龙介意。”四海游龙声震耳膜，在一侧扬剑发威：“活阎罗，你枉称一会的副会主，你没有种，你逃得比任何人都快，你只是一个浪得虚名的杂碎，一个一文不值的胆小英雄，你出来，当天下群雄之面，你如果有种逃跑，我算是服了你。”

“副会主，这小畜生杀了雷电双豪，杀了咱们不少弟兄。”不远处的天府魁星悲愤地大叫：“快把孟小泼妇拖出来，把他们两人碎尸万段，替弟兄们复仇！”

“姓孙的，你也曾经是一代之雄，不要受到一时挫折，就如丧考妣似的大哭大叫。”四海游龙用剑向天府魁星一指：“闯道的人生死等闲，用性命来争名夺利称雄道霸，挤死了命该如此，说这种话就不上道了。”

不要妄想用孟姑娘的生死来挟制我，你最好像个人样保持你高手名宿的尊严，活阎罗，把孟姑娘交给我带走，万事皆休；不然，这里将血流成河。

大悲和尚，请你们退，他们在我的保护下掳走了孟念慈姑娘，我有权和他们彻底的了断，退！”

最后一个退字声如沉雷，声势惊人，大悲僧看了他那疯狂悍勇的神情，也暗暗心惊，老眉攒得紧紧地，呼出一口长气徐徐后退。

对一个急怒中的人，最好见机避免激发他更强烈的野性。

五个客卿中，地缺是个惊弓之鸟，见了姜步虚和四海游龙就心惊胆跳，怎敢逞强来自找麻烦？

出来一个年约花甲，穿了土布短袄，形容枯槁，一举一动显得不死不活，手中抚弄着一柄乌光闪亮佛手笔的人，一步一顿懒洋洋越众而出，老花眼半闭半开，真像一个入土大半，身体健康欠佳的半死老头。

“小辈杀孽之重，无人能及。”半死老头在丈外止步，说的话漏风，原来下门牙已经脱了两颗：“说了许多大话，我老人家听不顺耳。”

“是吗？不顺耳又怎样？”四海游龙冷笑：“前辈的武功或者暗器，一定比三位天罡星联手，或者比雷电双豪并肩都强，有信心用佛手笔毙我这条龙，所以独自出来单挑，好，有种，我尊敬你，请问前辈尊姓大名？”

“那个十方行者认识我。”半死老头用佛手笔，向不远处的十方行者一指。

四海游龙一看十方行者便有气，怎肯向十方行者发问？

“你一点也没有一个前辈的气度。”四海游龙不屑地挖苦对方：“摆出倚老卖老臭架子，给谁看呀？这么简单的亮名号小事，你却要把小事弄得复杂万分。连说出自己姓名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好可怜！我，四海游龙蔡永泰，记住了没有？”

自取其辱，半死者头脸色更难看了。

“他是江湖．上最神秘、最凶残的木客周全。”大悲僧在旁提醒他：“小心他的五毒阴风，以及宝刃难伤的怪异护体邪功，老袖的金刚禅功已有八成火候，也无法击破他这种邪功绝学。”

“金刚禅功算不了什么，防护有余，攻力不足。”四海游龙傲然地说：“他的邪功如能禁受得起在下全力一击，才配称绝学，木客周全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”

“小辈，老夫要你生死两难……”

“吹牛！”

声出剑发，剑化虹疾射中空，速度空前，豪气勃发中行强压式的抢攻。

“铮”一声震鸣，佛手笔封住了威力万钧的一剑。

木客周全的左掌同时吐出，腥风刺鼻，寒气袭人，真像从九幽地底刮出的一股狂飙。

四海游龙的左掌，也同时吐出，响起一声轻雷，狂风乍起。

一阴一阳两股强烈的劲流接触，响起一声怪异的强烈气暴。

人影骤分，各向右后方飞退丈外。

“如此而已！”四海游龙高叫，再次抢攻猛扑而上，剑上并发的剑气强烈一倍，剑涌现眩目的熠熠光华。

铮铮两声爆震，以及重次拼掌的气爆更为炽烈，两人再次震飘，势均力敌一记一重击，每一击皆是无上内功的拼搏，声势之雄，惊心动魄。

第三次迫攻，仍是四海游龙抢先发动。

第四次……

势均力敌，行家一看心中雪亮，必须等到双方的精力消耗得差不多了，才会有近身狠拼一决胜负的机会，年轻力壮的一方，很可能获得先机。

第五次……

第六次……

敌我双方人人变色，被两人石破天惊的可怕内功相拼镇住了，被阴风劲流逼得不住向外退，以免被这两种可伤人于两丈外的奇功波及。

房舍甚多，人却没有几个，能派得上用场的高手，都在屋前的广场准备放手一拼。

姜步虚像一个幽灵，在人影稀疏的房舍内飘荡。

外面的打打杀杀与他无关，他要找出孟姑娘被囚禁的地方。

孟姑娘是他找紫灵丹土的媒介，也是藉口。

泰山逸客与毒心秀士用的不是天雷掌，他所要找的人只有紫灵丹土和道全法师了。

其实，他不必以孟姑娘作为找紫灵丹土的媒介，任何时候他都可以找两个老道挑，两老道用疑似天雷掌的掌功计算他，他有强而有力的报复藉口。

也许，是为了替四海游龙出口气吧！是他把四海游龙带来的，做一件事应该有始有终才对。

搜完了一栋住宅，三进房舍逐一搜索相当费时费力，丝毫没有囚人的迹象，他感到相当棘手，救人如救火，怎能费时费力干耗？

潜入第三栋住宅的后院，越墙跳落后进小院，猛地向墙角一闪，右面走廊通道出现一个挟刀的大汉，毫无戒心直趋后进的厅。

厅内本来空无一人，大汉的脚步声传出，里面便闪出另一名大汉，站在厅口目迎急步而来的同伴。

“前面怎么样了？”大汉问，心情显得紧张不安。

“还挺得住，只是不太妙。”进来的大汉也显得不安：“要是会主那些人不能及时赶来，咱们恐怕得死掉不少人，副会主传下话，要所有的人守住这里，不管侵入的人是谁，千万不可逞英雄露面挤斗，只许潜伏用暗器下杀手，务必支撑至会主赶来，话传到了，我出去复命。”

“好，我把话传给许护法。”

“目前还不急，那些狗杂种不会在混战发生之前冲进来，似乎他们也在等候，紫灵丹土那妖道迄今还没露面呢！我走啦！”

“小心了，我觉得静得反常，也许有人渗进来了呢！”

“不可能，他们投鼠忌器，怎敢派三五个人渗入送死？你多虑了。”挟刀大汉一面说，一面往回走：“何况他们心中明白，咱们的人手比他们多，不可能抽调人手枉送性命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哦！那些可敬的侠义群雄们，会经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妙事，说不定真有人闯来送死呢！等着瞧好了。”

院子重归寂静，内堂的厅门大开，不见人影没有人声，像是空屋。

按常情，双方在前面广场对峙，所有能派上用场的人都必须出去准备拼命，屋子里无人是正常的事。

即使有人，也是派不上用场的三流货色。

姜步虚不敢掉以轻心，虽则他已经搜过一栋宅子，的确不曾发现宅子里有什么人物；

外面火杂杂拼斗正激烈进行，活阎罗为何要派人通知内院的人戒备？

这处内院，必定有什么古怪。

“也许，这里是囚禁人质的地方，我找对地方了。”他心中暗付：“里面必定有高手把守，而且严阵以待，我得特别当心了。”

闪在门侧探头向厅里张望，他脸色一变。

“原来卢庄是欺骗外人的农庄，这里才是卢大爷为非作歹的秘窟。”他低声讶然轻哼。

三栋名义上供工人住宿的房舍，外表采同一格局：三进九间。

但是这一栋的后进，外表相似，内部却与众不同，整座后进也比另外两栋的后进宽大得多。

内厅门格局一样，但往里看，内部迥异，不是传统的内厅。

堂宽度稍广，深度却不足两丈，中间的神完又高又大，外用神幔垂闭，看不清所供的到底是不是祖先牌位。

神案也巨大，神道法器都是大型的。

通向左右厢间的门，竟然是铁制的。

通向内堂的两座门，金光闪山擦得雪亮，是铜铸镂云雷图案的所谓名贵金门，重量大概真有数百斤。

没有人把守，铁门金门的里面，必定别有洞天，要发觉其中奥秘，必须启门进入。

铁门金门都没有门把门环，可知必定只能从内部开启，除非破门而入，破门需用沉重的巨锤才能办到，外人只能望门兴叹。

难怪不需派人把守，谁也休想破门而入。

抬头上望，承尘显然是排木而非木板，高有丈六，刀砍剑劈枉费心力。

墙壁是双层大青砖砌成，千斤巨锤也不易击垮。

神案上的大金鼎炉点着大香，香烟袅袅，两盏长明灯，放射出暗青色而非暗红色光焰。

他脚下迟疑，难以决定是否进去。

进去没有用，他无法破门潜入。

刚才来传口信的人，为何不进去传信？

接口信的人是怎么出来的？怎么知道有人前来传信？

疑问重重，想冒失地闯进去，真需要超人的勇气，或者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汉。

思量片刻，他悄然撤走跳院墙而出。

不久，他重新跳墙而入，双手挟了几大捆干麦秸，是最佳的引火物。

用火摺子点燃麦秸，奋力投上神案。

烟升火起，火焰燃及神幔。

广场中，四海游龙怒斗木客周全，两人棋逢敌手，已狠拼了百招以上。

木客周全的五毒阴风，已被四海游龙排山倒海似的至阳至刚掌劲。压迫得愈来愈衰弱，腥风阴气在丈外已发挥不了威力。

可以克制刀剑的外门兵刃佛手笔，也在长剑的雷霆攻击下采取守势。

假使无法保持精力，很难再支撑百十招。

四海游龙精力旺盛，养气控劲的功夫十分精到圆熟，与往昔暴躁激动的性情完全相反，是属于遇小事急躁，遇大事精明的人物，正是见小敌怯见大敌勇的刘秀型霸才。

但四海游龙如想在百招之时，击溃木客周全阴柔韧性奇大的防卫卫网，似乎无此可能。

活阎罗还没看出危机，以为木客周全正在使用消耗手段，消耗四海游龙的精力，这是具有阴毒柔功的高手，所擅长使用的取胜良方。

另两位客卿，却知道情势不妙。

“副会主，出去三两个人，向贼和尚挑战；”那位生了一张三角脸的客卿低声说：“以便让本客卿暗助周老一臂之力，周老已是强弩之末，支持不了多久啦！”

“周老守得紧密，狂小子精力即将耗尽……”

“是吗？哼！再拖十招八招，佛手笔绝难封住长剑正面强攻猛压，五毒阴风也抗拒不了浑雄掌力的再三迫攻，周老已到了真力将竭境界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”

“好吧！我这就派人制造混战。”

活阎罗不是外行，总算看出危机，暗中一打手式，一见魂飞与无我人妖并肩跃出。

这两位仁兄只怕姜步虚和四海游龙，对付其他的人却深具一信心。

“许门主，别闲着。”一见魂飞拔剑向移山倒海遥指：“来来来！咱们来玩玩，看你尚义门到底凭什么敢吹牛称尚义，晚算不如早算，你等什么？”

“我挑神刀门门主断魂刀客陶老兄。”无我人妖嗓门更大：“什么狗屁神刀？上次华山盛会，你阁下露了几手，好像不怎么出色，这次应该修为精进了不少，来吧！我等你，你不会害怕吧？”

指名单挑，双方的声威身价相当，众目睽睽，谁有勇气拒绝挑战？

移山倒海冷冷一笑，与断魂刀客一打手式。再向大悲僧点点头，大踏步上前。

广场两侧，已先后出现不少赶来看热闹的人。

倾向于侠义道的人所站处，自然接近大悲僧所站的广场外侧。

与黑道风云会走得近的人，当然往广场内侧靠。

态度暧昧不明的人，则散处中间袖手旁观，对高手拼搏极感兴趣，希望从中获取经验与见识。

上次在白杨坡，姜步虚出现得不是时候，看热闹的人仅看到四海游龙出手，正义锄奸团也仅派了一个人出场，令看热闹的人大感扫兴。

这次，大概不会令人失望啦！

重要人物一一登场，所有的人皆紧张地屏息以待。

人丛突然传出喧哗声，让出一条通道。

喧哗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，只有激斗中的四海游龙和木客周全，仍在全神贯注拼搏，无暇分心旁顾，天掉下来也与他俩无关。

挑战的一见魂飞与无我人妖，骇然止步脸色大变。

许门主与陶门主，也不由自主停步不前。

姜步虚昂然阔步，从人群让出的通道往里走。

人丛中突然闪出一个中年佩剑人，迎面拦住去路。

“老弟，别再来捣乱好不好？”中年人沉声说：“江湖上的顶尖高手风云际会，机会难逢，让咱们江湖朋友开开眼界见识见识好不好：你一出面……”

“让开，老兄。”姜步虚冷冷地说：“你想见识什么？杀人的技巧？你这种惟恐天下不乱的心态，实在要不得，我不管你存了什么心眼，别管我的事好不好？”

“阁下……”

“你想承揽我鬼神愁的恩怨是非吗？”

“在下希望尊驾暂且袖手旁观。”

“如果我拒绝呢？”

“哼！你不要引起众怒，那对你毫无好处。”

“阁下，你必须明白，我鬼神愁处理自己的恩怨是非，如果有人居然认为在下激起众怒，那就表示这些人心目中没有是非黑白，存心激怒我鬼神愁，老兄，在下说得够明白吗？走开！”

他不悦地举手一挥，中年人大叫一声，斜撞而出，重重地撞倒了一旁的三个人，四人跌成一团。

大踏步进入广场，人声徐止。

“姜小辈，你来干什么？”活阎罗怒叫：“这里不关你的事”

“闭上你的狗嘴！”姜步虚声如洪钟，虎目怒睁：“我鬼神愁为何不能来？你们双方都有人欠了在下的债，在下应该来，而且，在下另有最大的理由。”

“什么最大的理由？”

“你这狗养的杂碎，带了狐群狗党，把我鬼神愁所要争的女人孟姑娘掳走，我能不来？”

“你……”活阎罗吃了一惊，这是什么歪理由？

“在开封，众所周知我鬼神愁与四海游龙，为了争孟姑娘打得天昏地暗，你应该知道掳走孟姑娘会有什么后果，哼！”

“岂有此理……”

“以后我会和你风云会讲理，喂！鳖龙，你这混球是不是昏了头？丢下正事不干，在这里替那些混蛋打前锋，好像玩得很高兴呢！简直胡搞，你到底要不要办正事？我知道孟姑娘的下落了，你要不要去抢她？”

“好，我先打发这个老狗。”四海游龙大叫，手中剑一紧。

先前要活阎罗派人制造混战的客卿，实在受不了姜步虚的狂傲态度，猛地电掣而出，半途拔出所佩的金色尺八箫，箫出囊立即传出令人闻之心浮气散，神智昏乱的邪门八音。

“金箫客单良谋！他还没死！”人丛中有人惊叫。

“小辈，你得对抢女人的卑劣行为负责。”金箫客怒吼着扑上，八音齐鸣，金芒游射。

远在甘步外广场边缘看热闹的人，一阵骚动，有人掩耳而走，有人急急退避，被箫音所波及，纷纷后退。

姜步虚不介意乱人神智的箫音，大喝一声，射形倏动，喝声像是石洞里陡然响起一声焦雷，压下了邪门的八音，震波空前猛烈。

左闪、索出、急旋、下挫，意连串避招反击动作，似在同一瞬间完成。

金箫中，射出一道金色的激光，从姜步虚的右肋贴衣擦过，远射出五丈外。

是一枚金针，只能见光而不见影。

同一瞬间，金箫客狂叫意声、身形乍起，脚上头下凌空急翻，砰一声摔落在两丈外，滚了两滚暮尔昏厥，右脚鲜血染透了裤管。

右小腿肌肉成环形断裂，两根胫骨也断了一根，右脚算是废了，必须像地缺一样，截断右脚改装木脚行走了。

是被姜步虚的缚龙索所造成的严重伤害，总算没被当堂勒断。

“你这老狗好阴毒，非毙了你不可！”姜步虚大骂，一跃而上。

他所指的阴毒，是指金箫客金箫中的金针，金针擦肌而过，护体神功的抗拒力微弱，竟然无法防震斜擦而过的金针，可知如被击实，不死也得身上留孔。

以八音邪门声浪乱人心智，乘机用针攻击，能逃得过大劫的人，得来曾有。

四海游龙恰好刺了木客周全一剑，刺裂了对方的右外肩，鱼龙反跃到了姜步虚的右侧方。

“姜小子，你要毙一个半死的人吗？”四海游龙大叫：“快，办正事要紧。”

金箫客与死人并无两样，被摔了个头先着地，怎能不昏？倒不是因脚伤而痛昏的。

姜步虚的右脚已经挑出，幸而意动神动及时收劲，这才看清金箫客真的昏了，怎能向一个半死的人加上一脚？迅即后跳。

“跟我来！”他收索叫。

“我赶得上你，叫什么？”四海游龙气呼呼地说：“你以为你比我快？哼！”

“你又吹牛了，走！”

两人飞掠而走，人丛急急让路。

“这两个色鬼真不像话。”有人大摇其头。

大悲僧看破好机，趁对方胆落发起袭击，一声怪笑，首先挥舞罗汉杖冲出，顿时全场大乱。

许门主陶门主同时飞跃而进，十方行者也电掠而出。

呐喊声如雷，各找对手。

远处房舍的后进，火舌冲破了瓦面。

房屋内部家具愈多，愈容易失火，更便于放火，除非家具全是不易燃物体。

神龛、神案、拜座、桌椅……都是易燃物，接二连三投入的大捆麦秸，燃烧的速度甚快。

厅堂没有人把守，火一起抢救慢，一发不可收拾，火沿神幔升上神龛，逐渐延及上面的承尘。

承尘虽然是坚木所制不易引燃，但火势旺时间够，依然照烧不误，不

久便火苗升上屋梁，随即冲破屋顶。

内室铁门金门内的人，发现外厅失火，已来不及扑救，不得不全体出动救火，因而门户洞开。

大乱中，姜步虚踏瓦而至。

“不要下去，下面有不可测的金城汤池。”姜步虚向要往下跳的四海游龙大叫：“在外面截击，等里面的人逃出来相机救人。”

登上屋顶救火的几个人大吃一惊，火钩火斧一拥而上。

四海游龙超越姜步虚，大喝一声，一剑错开一支长火钩，切入一掌将人拍飞。

“四海游龙到！”四海游龙吼叫声似沉雷：“四海称雄，唯我独尊！下去！”

接二连三把三个救火的人打落地面，在下面救火的人便不敢上来了。

姜步虚悄然往屋后跳落，隐身暗处留意撤出的人，有四海游龙在前面发威，他落得清闲。

他旁观者清，也无意四海称雄，因此比四海游龙冷静，每一步皆比四海游龙占先一着。

后进占地甚广，连厢并计及后院，更为广阔，进入搜寻的确困难重重，在外面等候，也必须正确估计逃出来的方向位置，估计错误必定白费工夫。

他等对了地方，那是东厢院外侧的一座不起眼偏门，不远处积放了一堆堆木材，一出门便可利用积材中间的弯曲走道，隐设在五六十步外的柘林中。

共有三批男女，先后悄然外撤。

估计完全正确，第二批撤走的十四名男女，他认出两个女的：巫山神女、扮男装的太真玄女。

被背捆双手，以巾缚嘴的俘虏共有四名，孟姑娘果然在内，由太真玄女揪住背领，连推连拉匆匆急奔，脚下显然加了限脚牛筋索，走动不便。

投鼠忌器，他不能冒险突袭抢救，以免对方情急伤害俘虏，四名俘虏必定凶多吉少。

紫灵丹士抓到成云会三名俘虏，风云会却弄到四名，这场斗智斗力的正邪决斗，显然风云会占了些小上风。

风云会被杀的人中，真正被侠义群雄搏杀的，其实没有几个，风云会也弄不清被杀的人遭了谁的毒手。

他发出一声警啸，通知在屋前激斗的四海游龙。

“那大傻瓜似乎除了挥剑找人挤搏，逞英雄树立声威之外，把真正要办的事并不放在心上，真是一无是处。”

他心中对四海游龙颇感不满，认为四海游龙无法配合他的行动。

姜步虚发出警啸之后，随即动身跟踪，等候机会抢救俘虏，希望四海游龙能够及时跟来。

四海游龙总算不糊涂，居然对姜步虚十分信任，一听到警啸声，便知道姜步虚的用意，一脚将一名中年人踢下瓦面，急趋屋后。

西厢瓦面上来了一个人，正是向姜步虚表示叫陈瑞的客卿，随后跃登的是陈瑞的妻子，这一对夫妻从不落单，也从不向人表明名号身分。

“小辈竟敢冒大不违放火，该死！”陈瑞怒吼如雷冲到，剑发如匹练横空。

“去你的！”四海游龙不用剑封架，冒火地在丈外一掌拍击。

响起一声轻雷，陈瑞连人带剑向后震飞。

“哎呀！”陈瑞的妻子大骇，及时接住飞撞的陈瑞：“当家的，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我受得了，只……只是胸口隐痛，退！这小子的掌力可……伯……”陈瑞惊骇地说道。

“你给我听清了。”四海游龙沉声说：“我是杀人放火的专家，但在行侠闯道期间，杀人而不放火，你少给我胡说八道，玷污我四海游龙的侠誉，这把火不是我放的，虽然我有放火的一百个理由，这次放你一马，以后碰上杀无赦。”

说完，飞跃而走。

“老伴，以后切记离开这小辈远一点。”陈瑞一面揉动胸口一面惊恐地说。

“当家的，这小辈用什么掌功对付你？”

“不知道，很像……很像雷霆大天尊的天雷掌。”陈瑞犹有余悸地打一冷颤：“但气劲迸发的响声小些，掌出轻雷声已经入耳，猛烈的压力有如万斤巨锤撞击，我的护体神功一泄而散，如被击实，骨碎肉烂而肌肤完整。

我刚才就有内腑要从内部炸裂的感觉，但愿不是真的天雷掌，不然，咱们没有人能对付得了他，他一定是那绿林大盗的后人。”

这一面的柘林，生长得特别繁茂，厚厚的树叶挡住了阳光，林下显得比别处幽暗，视野难及十步外。

而且，建了四通八达，曲曲折折的小径，没有一条小径是真的，走来走去不知到底那一条是出入主要道路，很可能不断在附近兜圈子。

第一批男女飞快地进入柘林。瞬即失去踪迹。

第二批十四名男女与四名俘虏，已接近至廿步内，脚下迅疾，急如漏网之鱼。

领先的是三位穿道装的老道，一面走一面挥动着作法器的拂尘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不知在念什么咒语，愈接近柘林，拂尘挥动愈急。

断后的是一男一女，男的老丑，女的丰满艳丽，两支剑不住向后面拂动，提防有人追踪的意图十分明显、随时皆可能向跟来的人展开凶狠的攻击。

他们没发现在侧方跟踪的姜步虚，也许是后面房舍传来的杀声扰乱了听觉和视觉。

中间，太真玄女揪住孟姑娘的背领，将人向前推。

前面，是美丽的巫山神女，一手抓住孟姑娘的腰带，将人向前拖。

“这小辈追来了，毙了他！”一名中年人惊恐地急叫，但行动却相反，不但不曾回头迎击，反而脚下加快向前奔逃。

“我们曾送他人地狱。”断后的老丑男人傲然地说：“你们怕这条螫龙，老夫和桑姑娘可没把他放在眼下，来得好！”

四海游龙来势如电，速度骇人听闻，手中剑隐传龙吟，光华熠熠慑人心魄。

“对你们却不好！”四海游龙大概已看到被拖走的孟姑娘，听清了老丑男人的话，恶狠狠地气冲斗牛，无畏地挥剑狂野地扑上了。

“不要操之过急……”右倾草木丛中传出姜步虚的急叫声。

已来不及了，四海游龙根本听不进他的警告。

一男一女双剑一分，剑发如山崩海立。

其他的人脚下加快，飞抢入林，三两闪便消失在柘林内，不理睬断后两男女的死活，志在脱身，不理睬其他的变化。

姜步虚身形幻现，随即丢下四海游龙的事。紧蹑在人群后入林，已看出四海游龙足以对付断后的两男女。

“这冒失鬼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”他心中暗暗嘀咕。

他总算对四海游龙的轻功，予以更高的评价。

一个急怒交加的人，速度是会比平时倍增的，四海游龙来得太快，他想阻止已来不及了，对方人多势众，像这样冒失地硬攻硬抢，必定势难如愿，假使对方情急毁去人质，岂不落个两败俱伤？

深入柘林百十步，他悚然而惊，怎么眨眼之间，前面便不见人影声息俱无？

更令人心惊的是，四面八方薄雾飘浮。

“不妙，奇门阵式加上毒烟毒雾。”他脱口低呼，火速疾退。

大敌当前，无暇旁顾。

四海游龙一看对方的剑势，全知道碰上了劲敌，定下心神，不再分心留意姜步虚的行动，他已经听到姜步虚警告的喝声，但已经看见孟姑娘，救人心切，谁也阻止不了他操之过急了。

一声怒啸，他掏出了平生所学，迎着攻来的山崩海立剑势，挥出的剑光华骤然强烈一倍，剑身突然传出连绵不绝的隐隐轻雷轰鸣。

三剑抢攻，势难避免接触，三人出剑的劲道与速度，皆已达到体能的极限，剑一出便注定了优胜劣败，谁能从对方的中宫楔入，谁就是胜家。

老丑男人看到骤变的剑光，听到剑上传出的隐隐轻雷轰鸣，蓦地脸色骤变，想撤招易攻为守或者闪避已来不及了。招一发难收，而且接触也太快了。

“桑姑娘闪……”老丑男人狂叫。

叫声中，三剑乍合。

响起一声震耳爆震，老丑男人与桑姑娘两支剑，碎成寸段飞爆而散，碎屑破风声尖锐刺耳，可知爆裂的速度极为惊人，劲烈的剑气侵肌澈骨。

光华连续吞吐，隐隐轻雷声更强烈。

人影飞跃而起，从两男女中间上空飞越。

两男女则仍向前挺剑疾冲，速度却减了一半。

“等我！”飞越的四海游龙高叫，飘落身形再起：“姜小子，等……我……噢！”

没看见姜步虚，却看到前面柘林中烟雾迷漫。

身后，两男女冲倒在地上挣命，老丑男人右肋出现剑孔，女的咽喉鲜血狂流出创口。

他上过一次当，几乎栽在巫山神女的云雨香下，因此一看到烟雾，便想到迷香或毒雾一类要命玩意，即使有天大的本事，也禁受不起这些玩意的拨弄。

不敢追人，却又不甘心放弃，倾听片刻，林内没有人声，却可听到隐隐风声与奇怪的异鸣，视力透不过烟雾，当然一无所见。

大热天，怎么可能有烟雾？热浪逼人，也没有一丝风，林中的异象令他悚然而惊。

正感进退两难，突然听到左例方柘林深处，传来姜步虚一声长啸，那一带的柘林没有烟雾。

他不假思索飞掠而走，对姜步虚的倚赖加深了。

火一起，必定惊动邻村，卢庄的壮丁长工，最先呐喊着赶来救火。

杀人放火的事极为严重，惊动官府那还得了？这种有如闹匪的大案，风云会的人不在乎，大不了一走了之，侠义群雄可就担当不起啦！

因此，当有人喊出失火两字时，大悲僧大吃一惊，断然下令撤走，救人不成反而惹上了大麻烦，怎能不走？

活阎罗当然不笨，怎敢留在卢庄等官府前来查办？侠义群雄从前面撤，他也从后面带了人溜之大吉，尸首也全部带走，让卢庄的人救火善后。

一场刚如火如荼展开的惨烈搏杀，被姜步虚一把火驱散了。

没有人知道放火的人是谁，姜步虚与四海游龙皆在斗场现身，谁也没怀疑火是他俩放的。

侠义群雄不可能派人放火，正邪双方的人都怀疑是对方的人所为，仇恨更深无可化解。

看热闹的江湖好汉，也失望地一哄而散。

28

姜步虚从柘林的北面飞越，绕林向东北搜寻踪迹，直搜至东面，一直不曾发现有人出林。

东面一带旷野杂树星罗棋布，草高及肩荆棘丛生，视野有限，只能看到奔走的人，假使是潜行，就不易发现了，因此必须小心地仔细搜索。

柘林外围的酸枣林高有一两丈，携有俘虏飞越困难，必须砍开缺口钻出，因此他绕枣林寻找踪迹。

他失望了，人仍然躲在柘林内，除非他敢冒险重行入林搜寻，不然休想将人找到。

终于，他发现小径的出口，是一座丈余高的栅门，两侧仍以酸枣树作篱。

小径向东伸，脚印蹄迹隐约可辨，何时留下的很难判定，久没下雨，浮尘厚有四五寸，更增判断的困难。

他坐在一株树下，向远在卅步外的栅门监视观察，栅门紧闭，不像有人在近期内出入过。

踏草声入耳，有人急掠而至。

“你在搞什么鬼？”奔到的四海游龙怒声问：“在赶兔子吗？”

“我又怎么啦？”姜步虚一蹦而起：“还知道跟来，你不算赢嘛！”

“你不追他们，却跑到外面来游荡……”

“追他们？我可没有你那么蠢，哼！那些人里面有会妖术的高手，冒失地追进去，不死才怪，我对救人毫不热衷，犯不着追进去送死。”

“呸！胆小鬼！”四海游龙冒火地叫吼：“要不是听到你的警啸，以为你又有所发现，所以十万火急循踪赶来，不然我早就衔尾穷追赶上他们了，都是你误事，你这混蛋靠不住。”

“你再怪我误事，我必定把你的笨脑袋打成烂柿子。”姜步虚也大叫大嚷：“你他娘的嘴上无毛，做事不牢，人家一大群人押着四个俘虏，你居然像头

发疯的牛冲上去救人，我问你，如。果对方把剑搁在孟姑娘的脖子上，逼你丢剑或者赶你滚蛋，你怎么办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冲上去，让孟姑娘的脑袋掉下来？”

“你少管！你……”

“混蛋！我能不管？孟姑娘是我要的人，你……”

“揍死你这混蛋！”四海游龙愤怒地冲上，双掌齐出来一记上下交征，同时攻击上下盘，劲道十分猛烈：“你少做梦……”

也许真有天生一物克一物的事实存在。

四海游龙遇大敌勇，对方愈强他愈沉着，但一碰上姜步虚，要不了三句话一激，就急怒交加暴躁不安，拳打脚踢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姜步虚摆平，却又抓不住用绝学一击的机会，三番两次被姜步虚整得灰头土脸。

姜步虚逐渐了解他的底细，知道他的武功深不可测，所以给他来软的，针对他的缺点灵活运用激将法，加上巧招双管齐下，每次都得心应手。

这次也不例外，哈哈一笑，险之又险地在他的右掌及体前侧闪，引诱他变招走险继续攻击。

果然所料不差，他眼看一掌即将击实，却又在千钧一发中走空，而姜步虚的身影，却又在掌侧不远处，闪避的距离不足，有机可乘，不假思索地扭身变拍为削，掌似钢刀跟踪猛削。姜步虚的右肋，变招追击快逾电光石火，按理绝无落空的可能，必定一击即中。

岂知眼一花，没看清姜步虚的身躯是如何扭动，如何脱出他的掌及威力范围的，小臂便被不知所来的怪手抓住。

仓卒间感到手臂一震，身形便被一股无法预料，更无法抗拒的诡奇力道所撼动，马步一虚，不由自主向前飞起、摔出。

双方交手速度本来就奇快绝伦，出招封招神意如一，招一出便没有变招的机会，接触太快了，甚至连转念的刹那时间也没有，所有的动作皆由本能的锐敏反应所控制。

所以即使是超尘拔俗的高手名宿，碰上修为相当的对手，也经常有乱了章法拳打脚踢的村夫打架场面出现，因为双方都因太快了而碰撞在一起，变成了以反应相搏，而无法用神意技巧拼搏了。

人飞出，他总算有时间摒除反应而使用神意了，半途控制身躯来一记前空翻，消去冲力单足点地，向下一挫倏然转过身形，顺势大喝一声，一掌拍出，反应极为惊人，掌出风雷乍起，下重手了。

姜步虚果然跟踪追击，却错开一个小角度，奇准地恰好避开他落地转身攻击的掌力正面，身形疾转，贴他的手臂切入：又贴身了，贴上他的右背肋。

卟一声响，右背腰一震，他感到如受万斤巨锤所撞击，挨了一肘，打击力空前猛烈。

没中要害，他受得了，身形前倾，马步不稳而已，还来不及反击，下面双脚已被姜步虚的右脚所绊住。

“这是和我争女人的代价，哈哈……”姜步虚的怪笑声真会令人气疯。

他前仆、滚翻、跃起、愤怒地伸手拔剑……

“左边……”姜步虚的叱喝声入耳。

他连想都不想，旋身左转剑出乱洒星罗，撤出凌厉的剑网，暴射出致

命的电芒。

似乎，他和姜步虚早已成为神意相通的最佳拍档，默契圆熟的两个同轴齿轮，动则同时发挥合作的能量。

虽然，他们刚才还拼得你死我活的。

共有四个快速的人影，分别扑向他和姜步虚。

扑向他的两个人，正是与活阎罗现身的五客卿中的两个，一把光芒刺眼的长剑，已化虹而至行将及体，另一把狭锋刀也近身了，挟凌厉的刀气行雷霆一击。

生死间不容发，他掏出压箱子的浑雄剑术。

剑透入化虹而至的如电剑山中，扭身长剑斜移，铮一声封住狂猛的一刀，剑气迸发轻雷隐吟，贴刀电射有如激光横天。

退了两步，他横剑屹立凛若天神。

“呃……”手中有剑的客卿向前一栽，在草中挣扎，五指仍死死地抓住剑不放，右肋下的剑孔鲜血如泉水般涌出，这一剑直透胸腹，人体足有八寸以上。

“啊……”刀脱手飞落的客卿，手按住丹田狂嚎，踉跄向侧方冲出，最后摔倒在十步外。

他举剑的手呈现不稳，脸色苍白，一经全力一击，他耗去不少精力。

转首左顾，他心中一宽。

姜步虚赤手空拳，把一个挥舞着霸王鞭的客卿，以及铁拐风雷俱发的地缺孔荣，斗弄得团团转。

三个人像走马灯般飞逐急旋，鞭和拐始终无法获得联手合攻的机会，看似激烈万分，其实毫无威胁可言。

“姜小子，你还有心情逗乐吗？”他忍不住大叫：“你还要不要办正事？”

“急什么呀？谁急谁倒霉……噢！好险！老残废的左手刀很可怕，滚！”

地缺的铁拐对贴身的强敌用处不大，因此对紧蹙在身左的姜步虚攻不出招式，只好用左手暗藏的新月刀进攻，掌中刀正是贴身相搏的最佳武器。

一口气狂攻了七招，一刀比一刀凶险，旋势更急，反而让客卿的霸王鞭找不到空隙递招。

滚字声震耳膜，地缺的左肘已先一刹那被姜步虚扣住了，身形倏然飞起，砰一声被摔飞出两丈外，铁拐脱手远飞出三丈左右，摔了个天昏地黑。

接着是一声狂笑，霸王鞭易手，丢了鞭的客卿臀部挨了一脚，身形追随着地缺的背影飞起。

地缺摔倒，客卿更从上空飞越，砰然倒地。

“每人留下些碎银，绝不饶恕。”姜步虚大叫大嚷，一跃而上。

地缺刚双手撑地撑起上身，便看到叫嚷着跃来的姜步虚，大惊之下重新向下一伏，奋身急滚。

人影来势如电，剑虹划空而至。

霸王鞭疾挥，铮一声铿锵金鸣，剑与人向侧震飞丈外，姜步虚也脚踏实地。

“噢？你……”姜步虚看清了来人，脸色一变；

是辛云卿姑娘，怒容满面到了地缺身侧，像保护小鸡的母鸡，徐徐升剑。

“你可恶！你……”辛姑娘咬着银牙说：喻已经知道孔老的底细，却一

而再挫辱他，你……”

“哎呀！我明白了。”姜步虚恍然：“你是说，这……这个老卑鄙是地缺孔荣？”

“你要装糊涂？”

“我想装也装不了，我怎知道这老卑鄙是你所保护的地缺孔荣？似乎我所碰上的高手名宿，一个比一个骄傲，都不屑在我这个初闯道的后生晚辈面前亮名号，这个老卑鄙也不例外，他的飞拐尖和掌中刀，几乎要了我的命，我有权征戒他……”

“你休想！”辛姑娘一剑点出，横蛮地怒叫。

姜步虚飞退丈外，摇摇头苦笑。

四海游龙到了，虎目睁圆狠盯着辛姑娘。

“姜小子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四海游龙神气地说：“你很怕这个黄毛小丫头，交给我。”

“斃龙，你不怕？”

“我四海游龙连老天爷也不怕。”

“好，我听你吹牛听烦了，就交给你，千万小心，最好不要接近下风，手最好避免沾上她的衣裙，她踩过的地面你最好避开。”

“什么？你是说？”

“她是万毒宫的小宫主，明白了吧？”

四海游龙一惊，狂傲的神态一扫而空。

“我知道如何对付玩毒的人。”四海游龙迅速收剑入鞘，双手各挟了三支铁翎箭，虎目中杀机怒涌：“我要在四丈以外杀死她，你信是不信？”

“又来吹牛了。”姜步虚之以鼻。

“是否吹牛，即将分晓。”四海游龙双手开始徐徐运劲挥动：“以绝世神功御箭，威力媲美雷霆霹雳，假使我手中有弓箭，百步外我的箭可贯重甲，我知道她会用毒，她已经死了一半了，你走开，看我的！”

姜步虚扭头回顾，看到两具尸体，这才知道四海游龙在短短的一照面间，便杀掉两个具有超凡身手的客卿，杀孽之重，无与伦比

再细看四海游龙行功运劲的气势，他有点心惊，小伙子脸上信心十足的神情，真有杀人于四丈外的磅礴气势。

他所称以绝世神功御箭，绝非虚言恫吓。

“算了，斃龙。”他对辛云卿的好感仍在，不希望闹出不可收拾事故：“也许你真具有令人莫测高深的绝世神功，不是吹牛，但我与小宫主的小冲突，不希望你介入，用不着你招揽我是非，走吧：办正事要紧。”

丢掉霸王鞭的客卿，早已逃得无影无踪。

躲在辛姑娘身后的地缺，眼中涌起惊疑又兴奋的神情，不住打量辛姑娘的背影，极感意外地怪眼生光。

“是毒王辛老弟的女儿吗？难怪你帮助我。”地缺狂喜地大叫，急急向铁拐掉落处移动：“快帮我用奇毒毙了这两个小辈，他们是愚伯最可怕的仇敌。”

人影乍隐乍现，超高速移位的人影如幻似虚。

刚伸手拾拐，拐已先一刹那被不知所自来的脚踏住了，还来不及有所反应，颈背一紧，打击光临。

脖子被扣住往上拉，小腹被膝盖撞了一记，五脏六腑受不了，痛澈心

脾不知人间何世。

还没看清来人是谁，本能地用上了左手的掌中刀，向身侧的人一拂，余力仍然急猛。

刀仅拂出一半，左手便被扣实了，马步一虚，重心后移，感到身躯倒翻而起，眼前天昏地暗。

砰然一声大震，被摔翻在地，终于看清摔倒他的是姜步虚。

姜步虚擒人的快速身法，把神气万分的四海游龙吓了一跳。

这才明白，一而再被捉弄得灰头土脸的原因，也明白姜步虚身上为何不带刀剑的原因了。

姜步虚原来站在他身边，距拾拐的地缺足有四丈以上，他居然没看清姜步虚的身影移动，居然不明白这四丈余空间是如何跨越的。

反正就这么眼睁睁地看到人影幻没，同时在地缺身边显现，如此而已。

像这种在光天化日下，可令空间和时间消失的人，身上实在不需要带刀剑的，随时皆可以置人于死地，已修至在大太阳下也来去形影无踪境界，委实不可思议。

他一直就弄不明白，与姜步虚多次交手，尽管防守得天衣无缝泼水不入，但结果却无法防止姜步虚的手贴身及体。

现在，他总算明白了。

姜步虚拾起铁拐，拐尾压指在地缺的咽喉上。

“你这老狗一点也不像一个前辈名宿，只是一个卑鄙无耻狗娘养的贱种。”姜步虚咬牙切齿怒火冲天地大骂：“就算你与毒王辛老前辈有深厚交情，也不该陷友于不义，把辛姑娘拖入你的根山仇海中。

你怎能无耻地要求一个小姑娘替你杀人挡灾？毒王有你这种朋友替万毒宫增光彩，他算是倒了八辈子霉。”

“你……你你……”地缺嘎声叫，咽喉被顶住说话咬字不清。

“辛宫主，请不要过来。”姜步虚伸左掌阻止辛云卿接近：“老贱狗，你在江湖横行数十年，杀了多少无辜？又结了多少冤仇？你有权要求朋友的女儿替你担当吗？

你要是说不出足以令江湖朋友信服的理由，我鬼神愁要开杀戒把你弄成一团碎骨烂肉，说！”

“好哇！要讲理由，凭我天涯怪乞的名头身分，配代表江湖朋友作公证。”叫声中，右方草丛簌簌而动，钻出天涯怪乞师徒和小魔女，怪叫着踏草而至：“陷友与卖友罪过相等，都是武林道义所不容的袁德无义螫贼。”

“你滚远一点，这里没有人需要公证。”四海游龙沉声说：“宰掉那无耻老王八，一了百了大快人心，姜小子，你还等什么？”

“姜……姜兄，你如果伤了他。”辛云卿大感焦急：“我……我会恨你一辈子。”

“你闭嘴！你已经是自身难保。”四海游龙威风凛凛神气地说：“再废话，连你也一起宰了。”

“可恶！你一而再在我面前无礼……”

“那又怎样？”

辛云卿凤目中杀机涌现，收剑入鞘。

“你会发射几支箭，就吹起牛来了。”辛云卿从革囊中，取出两叠银色物分别握在手中：“同时用暗器攻击，我给你发令的先机。”

相距在三丈左右，正是暗器最具威力射程，双方的暗器如果同样霸道，最可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。

辛云卿让对方发令，已明白表尔有充分信心获胜，所以奉让先机。发令的人可以获得一刹那的优势。

生与死，决定就在那么一刹那优势。

“姜小子说我阴毒，与那老王八一样坏，想想倒也有点惭愧，所以我要做一个真正的英雄。”四海游龙亮着大嗓门表示英雄气概：“因此我不想占你的便宜，我要公平地和你赌命，喂！老花子。”

“你叫什么？”天涯怪乞笑着问。

“你说你配作公证？”

“那是当然，江湖四乞任何一乞，都是当代的高手名宿，公证力有口皆碑。”

“好，你来公证做发令人。”

“老花子深感荣幸。”天涯怪乞大踏步接近。

众人的注意力，皆集中在老花子身上，四海游龙与老花大打交道，难免分神。

“你不必查验双方的暗器。”四海游龙说：“只管发令就成……”

身侧人影幻现，身柱穴突然一震。

“姜小子你……”四海游龙嗓音大变。

是姜步虚，重施故技用上了超人的幻形术。

“混蛋！你向一个不相干的小姑娘逞英雄吗？”姜步虚收缴了他双手的六支铁翎箭，替他纳回箭袋，顺手给了他一耳光，一掌拍活了身柱穴。

姜步虚又道：“我说你阴毒抬举了你，你只是一个糊涂笨蛋。大白痴，给我滚远些，不许你干预我和辛姑娘的事，去你的狗屁英雄。”

他羞怒交加，愤怒地一掌猛劈。

他就是学不乖，与姜步虚交手就是冷静不下来。

顾得了上盘进攻，忘了下盘受袭，只感到右脚一震，被姜步虚出其不意绊倒了，臀部着地状极狼狈可笑。

刚想跳起来撒野，姜步虚的铁拐已压在他的右肩上。

“你再撒野，我一定把你的笨脑袋打成烂柿子。”姜步虚邪笑着说：“也许，会打断你一双龙爪，早些废了你，就可以避免P和我争女人。”

“该死的！你除了会使诈……”

“你还嘴硬是不是？耳光是最佳的对嘴老方法……”

他仰身急倒，脱离铁拐的制压，飞滚而起，挨耳光是最丢人的事，不得不冒险脱身。

跃起刚要拔剑，心中一悸。

辛姑娘附近，辛夫人与四大汉四侍女雁翅分列，神色不友好，气氛一紧。

地缺出现在一旁，脸上有阴险的笑意。

“辛宫主，我这条命算是保住了，谢啦！”地缺毫无脸红地趋前行礼：“辛老弟来了吗？贤伉偻在万毒宫纳福，久没在江湖走动，老朽天生劳碌命，一直就在江湖浪迹，多年来行脚都在湖湘一带，无暇至贵宫与贤伉偻小聚，深感歉疚。”

“拙夫的确在万毒宫清修。几乎与外界断绝了往来。”辛夫人沉静地说：

“最近两三年，云卿丫头每年都外出游历以增见闻，对孔老在风云会得意的事，并非全然无知，可惜所获消息甚少，不知道孔老投效风云会的内情，人言人殊莫衷一是。

孔老往昔在江湖独来独往，众所周知，竟然为风云会卖命，委实令人百思不解，孔老，是不是曾经受到风云会的挟制？”

“风云会崛起江湖，短短两年声势如日中天，这都是会主极乐天君雄才大略，有远见有才干所获致的斐然成就。礼贤纳士众望所归的结果，不会用挟制手段对付会中的弟兄。”

“哦！这次贵会设计挟持正义锄奸团，趁机铲除紫灵丹士那些所谓侠义人士，是贵会雄霸江湖的必要手段了？云卿丫头无意中知道你这位孔伯伯，在开封秘密活动，她一时兴起，暗中四处跟踪，希望有机会帮助你灭除灾害，够辛苦的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那天副会主活阎罗，落在姜小辈手中，危急关头突然出现干预，追逐姜小辈的小姑娘，想必就是云卿侄女了，云卿侄女既然干预这件事，可否助愚伯一臂之力，除去这几个本会的死仇大敌？愚伯感激不尽……”

“孔伯伯，我不会帮助你杀人。”辛云卿扳着脸断然拒绝：“对帮助风云会毫无兴趣，我找鬼神愁和四海游龙的理由，与任何人无关，那是侄女个人的恩怨是非。”

“贤侄女……”

“孔老，你就不必把云卿丫头拖入江湖称维道霸的是非圈子好不好？刚才鬼神愁责备你的话，难道你还不觉悟？请你记住，下不为例，现在，请你离开，保证没有人能伤害你，以后得靠你自己了。”辛夫人郑重地说。

“辛夫人，冲老朽与尊夫的交情，你们如果袖手不管，要朋友何用？”地缺厚颜无耻地大声说：“老朽与尊夫称兄道弟，生死见交情……”

“孔老，你说这种话就不上道了。”辛夫人语气带有浓浓的江湖味：“拙夫的所谓朋友上百上千，江湖人见面即使是死仇大敌，也有风度地称兄道弟，你还没有生死见交情的份量。

幸好，拙夫仅将你看成点头之交的朋友，不然，你早就把万毒宫作为抬高身价的本钱了，今天小女管了这档子事，救了你的性命，已经情至义尽，你无权再进一步要求什么了。”

“老朽并非要求……”

“你已经提出了非份的要求，居然要求小女替风云会除去死仇大敌，存心贬低万毒宫的威望，你一点也不尊重万毒宫的江湖地位。”辛夫人脸色一沉，不怒而威：“为了避免你利用万毒宫的声威，助长风云会的气焰，必须釜底抽薪把你带走，既可保全你的性命，也等于替拙夫尽一分朋友情义，张龙！”

“属下在。”一名大汉出列欠身行礼：“听候宫主吩咐。”

“把孔老带走。”

“属下遵命。”

“不要伤了他。”

“是的，他不会受到伤害。”

地缺心中一寒，知道放泼无济于事。

其实，他心中明白，他与毒王的交情泛泛，见面点头之交而已，多年来不通音讯：他根本就不配到万毒宫投帖拜望。

这次要不是姜步虚揭开辛云卿的万毒宫小宫主身分，他做梦也没想到万毒宫有人在江湖走动，更没想到辛云卿会帮助他。

辛夫人早年在江湖行走，绰号称玉罗刹，亦正亦邪不好说话，真要发起威来可能六亲不认，凭他与毒王的泛泛交请，怎敢在玉罗刹面前放泼？

要带他走，那会有好事？猛地一跃三丈，飞掠而走。

辛夫人摇头苦笑，摇手示意阻止大汉张龙追赶。

姜步虚趁机一拉四海游龙，向另一方向如飞而遁。

天涯怪乞也一打手式，师徒俩偕同小魔女跟踪便追。

一口气奔出里外，这才缓下脚步。

“你这胆小鬼见人就逃，灭了饿四海游龙威风。”四海游龙气冲冲地抱怨：“你小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真被万毒宫的人吓破胆了？哼！”

“你这大白痴不要不知好歹。”姜步虚靠在一株大树下歇息：“你真以为你那几支准头差劲的铁翎箭，对付得了小宫主？你是昏了头，她身形一动，奇毒四散飘扬，沾上身嗅入鼻，人就与阎王爷攀上了交情，我死过一次了，不想死第二次，你不怕死，下次可以找她。”

“她没有施毒的机会……”

“十个人左右一抄，不放毒也可以轻易地杀死你。”一旁的天涯怪乞苦笑：“小宫主的老娘，早年号称玉罗刹。意思是漂亮的凶恶罗刹婆，吃人的鬼神，她的武功，绝木是你这种后生晚辈应付得了的。”

“老花子，你不要长他人志气……”

“是吗？你的铁翎箭也许很了得，但万毒宫辛家的暗器你知道多少？”天涯怪乞冷冷地问。

“这——”

“玉罗刹早年手中一串银花，漫天飞舞罕逢敌手，以后在花蕊中加了毒囊，根本不需击中人体，便可将人毒毙，用天女散花手法发射，五丈方圆内的人无可幸免。

你与小宫主持暗器，唯一的机会是箭出手便向后飞退出五丈外，她老娘既然来了，会让你撒野？你毫无机会，咱们这些人谁也休想活命。”

“南宫前辈，你是浪费唇舌。”姜步虚干脆往树下一坐：“万毒宫的人假使不离开，咱们进入朽林救人的打算泡汤了。”

“你还要去抢救孟念慈？”小魔女在他身侧坐下，鼓着腮帮子生气：“你说，你到底在转些什么鬼念头？”

“鬼神愁抢女人的事，已是轰动江湖的重大消息，风云会胆敢抢先将孟姑娘掳走，我如果胆小怕事溜之大吉，鬼神愁日后还用在江湖上混吗？”姜步虚用特大的嗓门说：“怪只怪那条鳌龙误事，每次行动都慢了一步，看来，我只好单独行动自己去抢救了，他靠不住的。”

“你小子才靠不住。”四海游龙跳起来：“我宰了不少高手名宿，你呢？你只会鬼鬼祟祟打滥仗，你根本不敢和风云会堂堂正正叫阵，没有我，你救得了谁？”

“哼！鳌龙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帮我救孟姑娘，你放手不和我争风吃醋打头了？”姜步虚道。

“去你娘的！你少给我胡说八道。”四海游龙又要冲上撒野了：“抢救孟姑娘是我的事，你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人还在风云会手中，你们争什么呀？天涯怪乞从中插入挡

在中间：“你们俩争风吃醋的事已是轰动江湖，贻笑武林了，再闹下去，早晚真的誓不两立打破头……”

“被打破头的人一定是他。”四海游龙咬牙说：“必要时，我会用绝世神功送他下地狱。”

“这混蛋对吹牛真有一套，你看他脸都不红呢！”姜步虚邪笑，懒洋洋地整衣：“既然你认为抢救孟姑娘是你的事，那就去呀！等你救出之后，我再和你了断，从你手中抢回来，总比和风云会无数高手搏命安全多了，你快走吧！迟了就来不及啦！”

“当然我会去，哼！”四海游龙扭头便走，去向是卢庄柘林，走的是回头路。

“喂！小伙子，你往那儿去救人？”天涯怪乞大声问。

“他们藏在柘林内。”四海游龙扭头说。

“人早就走啦！”

“走了！你知道？”

“老花子不趁热闹，只在外围游荡看风色，旁观者清，外围的动静那瞒得了我这老江湖？”

“哦！他们把孟姑娘押住何处去了？”

“俘虏共有四个人，没错吧？”

“对，押解进入柘林的人有十几个，我宰了断后的一男一女，一追便将人追丢了，姜小子胆小怕死，说林中有什么妖术，毒雾……”

“对，为首的三个妖道；是大名鼎鼎的湘西神巫教三仙，师，老花子见了他们就害怕。”天涯怪乞道。

“他们不在林子里？”

“早就走了，老花子恰好碰上，但却不敢露面造次，眼睁睁地目送他们押着俘虏御风飞行……”

“见鬼！胡说八道。”四海游龙根本不相信妖术，更不相信一大群人能御风飞行。

“你不信拉倒。”天涯怪乞耸耸肩，不再多说。

“我要知道他们往何处走的？”

“你要去追？”

“毫无疑问。”

“好，东北。”天涯怪乞伸手一指：“老花子不但知道去向，而且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，无所不知，这是我天涯怪乞混世活命的本钱。”

“请你告诉我。”

“免费将消息奉送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那地方，你曾经去过，目下，是风云会会主极乐天君，引诱紫灵丹士前往大结算的所在，万一胜不了侠义群雄，再迟到卢庄柘林，挟持人质再作孤注一掷。

没料到你们把卢庄柘林先一步挑了，只好把人质带走与极乐天君会合，人算不如天算，极乐天君办了一半啦！”

“我去过那地方？”四海游龙一怔：“我在尉氏不认识任何人……”

“锦屏冈孙家农庄，白道大家百步飞虹孙礼的家。”天涯怪乞摇头苦笑：“今早先来了一群人，孙家农庄易手，百步飞虹猝不及防，防也防不了意外，

那些人着手布下天罗地网，等候他们的会主，把紫灵丹士一群首要人物引来，现在很可能正展开惨烈的拼搏。

活阎罗一群次要的人手，把大悲僧一群高手牵制在此地，大悲僧根本不知道紫灵丹士被诱往何处，仍在卢庄外围等候消息，似乎赶不上这场决定性的搏杀了。”

四海游龙一跃三丈，去势宛若星跳九掷。

“这冒失鬼倒是性情中人，只可惜孟姑娘存心不良，他受人利用而不自知，情之一字害人不浅。”姜步虚摇头晃脑正经八百地说：“那个为首的紫灵丹士尤其可恶，专做些见不得人的狗屁事，南宫前辈，你真不该把这消息告诉螯龙的。他这一赶去，紫灵丹士不啻增加一倍实力，但不见得能救出孟姑娘。”

“你也对孟姑娘有情呀？是不是也该赶去援救？”小魔女醋意十足，恨恨地白了姜步虚一眼。

“小丫头，你可不要钻牛角尖想歪了。”姜步虚碰碰小魔女的肩膀大笑：“你多大了？你懂什么叫情？不害臊！皮厚！”

“你……”小魔女恨恨地给了他两粉拳，脸红如火，连脖子都红了。

“你已定要知道，我根本不介意酷待我的人”他握住小魔女的手沉静地说：“我干了四年掌鞭，其实也算是江湖人，江湖手段我懂，为名为利，任何狠毒手段都是正当的，看不惯受不了，就不要做江湖人，孟姑娘并没有伤害我，我为什么要向她施报复？”

“你要藉口抢她做……做……反正……反正你对她有情，没错，一定。”小魔女蛮横地说，不但不抽回手，反而把他的手握得紧紧地，脸上一片飞红，眼神表情丰富，撒娇的神态明显爱可。

“情，不会生根在恨里，在她来说，我与她之间只有恨，我又不是大白痴，要和恨过一辈子？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你真笨哦：小丫头。”

“你说我笨？我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别撒娇了，你不笨，你是个鬼精灵，我藉机胡闹，另有用意。”

“我要知道，告诉我好不好？”小魔女笑吟吟地腻声问。

“日后自知，天机不可泄露。”

“人家要知道嘛！不告诉我，我要吵得你……”

“别吵别吵，以后再告诉你。”

天涯怪乞直皱眉，干咳了一声。

“你两个亲亲蜜蜜腻在一起，我老花子很可能要霉运当头了。”天涯怪乞顿着打狗棍说。

“南宫前辈，你又怎么啦？”姜步虚笑问：“有霉运才有好运呀！不霉怎知道好？你……”

“你和四海游龙为了争女人闹翻了天，小丫头的老爹把你看成好色之徒，严禁你亲近他的爱女，发誓要打破你的头，小丫头为了找你，一而再偷溜，老魔很可能找到此地来，看了你们的光景，不但你们两个倒霉，我也将跟着遭殃，小丫头，快跟我走。”

“哎呀！说曹操曹操就到。”小花子桑小乙跳起来叫：“师父，她不走我

们走，老魔来了。”

远处出现九天飞魔和两名随从的身影，正用超尘拔俗的轻功如飞而来。姜步虚向树后的草丛一钻，形影俱消。

“姜大哥，等我……”小魔女急叫，也向草丛中一钻。

29

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。

老天爷给了人一双眼睛，要人多看；两只耳朵，多听；一双手一双脚，多用手勤劳，多用脚走路。

但是，却只有一张嘴，用意是要人少开口胡说八道。

地缺少了一条腿，走得不够远，逃出里外便止步回头，向后面的天空，挥动着大拳头张口大叫大吼。

“鬼神愁四海游龙，你两个杂种小辈，只要我地缺有一口气在，誓将你们化骨扬灰；”他向苍天胡说八道：“老夫横行天下四十年，从没受过如此刻骨铭心的羞辱，我发誓一定……”

一旁的矮树丛中，钻出活行尸和天府魁星，以及两名大汉，一个个汗流浃背。

“噢！孔客卿怎么还在此地逗留？”天府魁星颇感意外：“副会主已传下口令，要所有的人赶往锦屏冈孙家农庄，集中全力搏杀所有的鹰爪狗熊，我们正在寻找走散了的人，孔客卿像是十分狼狈，铁拐也丢了？在发什么誓呀？”

矮树丛中，又钻出八名蒙面青衣人，一字排开从容不迫，像是八个鬼魂现身，每个人手中皆没有刀剑，八双怪眼冷电森森。

“他在向苍天发毒誓。”中间那位蒙面人语音阴森慑人：“发誓要将鬼神愁和四海游龙化骨扬灰。”

地缺五个人，都是超等的高手名宿，一点也不在乎八个掩去本来面目的蒙面人，艺高人胆大，对方既然蒙面，必定不是什么有名头声望的高手名宿。

“什么人？你们是谁？”活行尸可怖的面孔扭曲，流露出一不屑的神情：“拉下你们的遮羞布，让老夫看看你们是些什么东西，哼！”

“你们已经不需看咱们是些什么东西，这世间你们已经不需要什么了，只需要最后一块安身尸坑。”

“大胆！老夫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你是活行尸冷寒，与那位地缺孔荣，同列七大畸形人，凶残恶毒人神共愤，你的阴煞大潜能威力万钧，你的六尺长勾魂链杀死了无数英雄好汉。

那位地缺孔荣，左手的新月掌中刀、杀人手法之阴毒世无其匹。至于那位天府魁星，在四川杀人如麻……”

“住口！知道咱们的名号，竟然敢卖狂……”

“不是卖狂，而是为正义而锄奸。”蒙面人抢着说。

“正义锄奸团！”一名大汉惊叫。

“不错。”

一声链响，勾魂链从腰间弹出，活行尸抢先动手。

“杀”喝声似沉雷。

八个人十六只手，十六件可破内家气功的霸道暗器，向五个人集中攒射，破风厉啸慑人心魄。

勾魂链仅挥出一半，便顺势翻腾着飞出五六丈外，扫折了一大丛草木，声势依然惊人。

“呃……呃……”一代凶残的活行尸，向前一栽，双手抱着胸口蜷缩成猬，痛苦地挣命。

“找个土坑埋了，别忘了拾取兵刃同葬。”为首的蒙面人下令，首先拖住一具尸体。

从此，七大畸形人少了活行尸和地缺，江湖朋友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，猜想是尉氏孙家农庄正邪大决斗之前，贪生怕死逃走，隐姓埋名找地方躲起来纳福啦！

救火的庄丁都走了，只有卢大爷带了十余名亲信，在火场善后。

火灾并不算严重，仅烧毁了后进，没波及其他房舍，但是所烧毁的却是卢大爷一生聚积的精华。

站在充满烟硝味的院子里，面对着仍然在冒青烟的瓦砾场，卢大爷真有欲哭无泪的感觉在心头。

跟在他身后的十余名亲信随从，一个个愤怒地咬牙切齿。

“无妄之灾，无妄之灾。”他喃喃地埋怨。

“报应照彰，你还有什么好埋怨的？”身后传来不友好的语音。

随从们警觉地转身戒备，他也讶然转身回顾。

“鬼神愁！”有人惊叫，人人变色。

“不错，那就是我……”姜步虚背手而立，神色泰然自若：“与风云会沾上边的人，道灾是必然的事。”

“鬼才与风云会沾上边。”他痛苦地说：“他那些人中，有我往昔的一位朋友，半夜三更带了力剑来了一大群人，要求借地方办事，我敢拒绝吗？”

这是滥交朋友的结果，滥交朋友因而倒霉的人，不止你一个，用不着怨天恨地。”姜步虚着。

“你……你想怎……怎样？”

“借你这地方歇息，找些吃的喝的，不伤和气，有问题吗？”

“老天爷，我敢有问题吗？”卢大爷哭丧着脸，像一个面对债主的破落户：“你们任何一方的牛鬼蛇神，我都不能得罪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；我只是受波及的受累人，不能为任何一方，的人铁肩担道义……”

“我并没要求你担道义呀！卢大爷，我只要求借你这地方歇息，要求一些吃的喝的，不算过份吧？”

“我不得不相信你再来，只为了歇息吃喝，是吗？”卢大爷道：“请随我来，这里不便招待。”

卢大爷顺从地往外走，走向另一栋大宅，工场附近有几个人在收拾残余杂物，每个人皆流露出警戒的神色，但不敢有所举动。

“你这些打手很乖，而且忠心。”姜步虚一面走，一面指点着跟在后面的十余名随从说：“人手多，必要时可以放手一搏。”

“算了吧！没有人愿意和鬼神愁玩命一搏。”卢大爷苦笑。

“那就怪了，迄今为止，我鬼神愁连一个人也没杀，玩什么命？”

“你没公然杀人，但……”卢大爷吞吞吐吐。

“但什么？”

“听风云会的人说，他们有许多人平白无故失踪，有些是武功超绝的高手名宿，而你行踪飘忽神出鬼没，因此连活阎罗也怀疑失踪的人，是被你秘密杀死的，只有你才能神不知鬼不觉杀掉他们。”

“这简直是血口喷人，岂有此理。”姜步虚大感不悦：“活阎罗也算是一代凶粟，怎么可以像三姑六婆一样胡说八道！哼！下次碰上他，我要他说个一清二楚，打烂他的三姑六婆嘴。”

进入另一座大宅，直趋二进院西侧的食厅，只有一名随从领路，一名小厮打扮的少年后跟。

两人谈谈说说并肩而行，宾主之间毫无敌意流露，双方都表示出局外人身分，与正邪之间没有干连。

卢大爷不但乖顺，而且一再抱怨是被波及的受害人，真像一个无可奈何的弱者，无力反抗任何一方的可怜虫。

二进院的食厅不大，配住二进院的人，必定是身分地位高的工头、管事、领班等等高阶人士，人数当然少得多，食厅自然比前进院小。

“小的先到厨下招呼一声，要厨下准备食物。”领路的随从在厅口避在一旁，稟后从一侧的走道，匆匆向后侧的厨间走。

“姜爷请。”卢大爷伸手客客气气肃客人厅：“酒菜片刻便可备妥，希望能让贵宾满意。”

“卢大爷客气。”姜步虚毫无戒心地入厅：“我这人天后劳碌命，对饮食的要求马虎……哎呀！”

随着惊呼声，身躯向下急速沉落。

砰一声轻响，灵活的翻板恢复原状。

翻板足有一丈见方，坚木厚度约两寸，上面刻了方砖纹，食厅光线本来就不足，毫无戒心的人不可能看出破绽。

翻板恢复原状的前一刹那，他向下迅速沉落，听到卢大爷所发出充满得意与凶兆的笑声，后悔已来不及了。

“这天的混蛋好阴险！”他心中在咒骂。

健马越野飞驰，全力冲刺。

这种普通的坐骑，能飞驰三五里已经算是好马了，越野表示要抄近道，飞驰必定有急事。

驰出一片小矮林，前面出现三个飞奔的人影，相对而进，骑士立即警觉地放松缰绳，本能地挪正腰刀，随时准备出刀自卫。

三个奔跑的人也脚下一慢，拭掉满脸汗水，也整理腰间的刀剑，警觉地三面一分，拦截的态势显而易见。

坐骑终于勒住了，骑士大概心中明白，这种狂奔了两三里的普通坐骑，已消失一半精力，想逃脱轻功高手的追逐，势难如愿，只好见机静候变化。

“是你，我见过你，你一定也认识我们。”挡在马头前的人气息不稳，但声如洪钟：“有事？”

这位老兄，正是一见魂飞百里飞，左首另一位，是老搭档无我人妖陈宗礼。

“是的，在下认识百里前辈。”骑士在马上欠身沉着地回答：“在下奉庄主所差，前往孙家农庄，有消息转告苗前辈。”

苗前辈，指四大残毒的厉鬼苗光，也就是卢庄主口中的往昔朋友。

“不要去了，厉鬼苗光不在孙家农庄。”

“哎呀……”

“所有的人，都不在孙家农庄了。”

“解决了？”

“差不多，日后没完没了。”

“谁胜了？”

“你关心谁胜？”一见魂飞怪眼中射出慑人的冷电。

骑士打一冷颤，心中恍然，看这三位名宿的气色，那像胜利者？

“不关咱们卢庄的事，当然卢大爷希望贵会获胜。”骑士小心翼翼回答：“在下这就返回卢庄……”

“且慢！我们还有人在贵庄吗？”

“没有了，所以大爷派在下送口信。”

“什么消息？我替你转告苗老兄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消息重要吗？”

“是的，非常重要。”

“说！”

声色俱厉。骑士又吓了一跳。

“家主人已将鬼神愁弄翻在陷坑内，特地派在下通知苗前辈，鬼神愁是你们的对头，如何处置他该由苗前辈作主。”

“妙极了！原来这小畜生还在贵庄逗留，难怪只有一个四海游龙在孙家农庄出现。”一见魂飞大喜过望：“咱们这次估错了四海游龙的能耐，紧要关头他突然赶到，下手之毒惊心动魄，咱们有一半人不幸死在他的剑下，情势逆转失败得好惨，能擒住鬼神愁，总算可以出口怨气，走吧！咱们去把他弄走。”

矮树丛中窜出小魔女；柳眉倒竖杏眼圆睁。身形未定剑已出鞘，猛地疾升凌空扑击马上的骑士。

“大胆！”一见魂飞怒叱，三颗铁蒺藜破空而飞，随即拔剑飞跃而上。

骑士大吃一惊，扭身贴马肩滑落，着地飞跃两丈外，惊出一身冷汗。

小魔女凌空扑击的身法美妙绝伦，脚一点马臀，凌空侧飞翻，险之又险地躲过三枚铁蒺藜，向下飘落立即斜向射出，一剑贯入骑士的腰背，身躯随剑前缩，双脚蹬住骑士的背臀，后空翻反飞。

一见魂飞一扑落空，扑错了方向，无我人妖与另一名中年人，则冲向小魔女翻落处。

“你死吧！”无我人妖沉叱，人在丈外先发出三把小飞剑。

中年人到了，刀光如电勇悍绝伦。

小魔女来不及接招，先避暗器要紧，身形翻落委地如泥，伏下时似已隐没在草中，缩小至最极限，贴地滑出两丈，从刀下逸出险状横生，小飞剑距地需两尺左右飞过，而她的身躯厚度似乎不及一尺，三支小飞剑落空。

一连中遇险，她竟然将骑士击毙了。

一比三，她的处境凶险万分。

“活擒她。”中年人大叫：“咱们极需人手，有惜春宫的人相助，咱们的实力可增一倍，活擒她就可以逼老魔夫妻就范。”

三方合围，徐徐逼近，对付轻功已致化境的人，以静制动比八方追逐有效。

“本姑娘给你们向后转的活命机会，不许你们去卢庄。”小魔女信心十足地说：“你们不可能有同时出手的机会，不要自误，快走！”

林丛中人影再现，小宫主辛云卿领了两位侍女，轻盈地并肩而出，堵住了东北方的退路。

“你不能让他们走，丘小妹。”小宫主其实与小魔女年岁相若，却托大地摆出尊大的派头：“他们想走，得问我肯是不肯。”

小魔女已从乃父九天飞魔口中，知道有关九州毒王的底细，对辛云卿深怀戒心。

但辛云卿为了救地缺，曾经向姜步虚递剑，她曾经目击经过，因此对辛云卿极感不满，戒心渐被不满的意识所冲淡，逐渐产生和辛云卿放手一搏的念头。

“你少管闲事。”小魔女悻悻地说，心中暗感诧异，辛云卿怎会出面帮助她？

“我管定了。”辛云卿蛮横地说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姜步虚陷身卢庄，消息如果传抵风云会，结果如何？走脱了一个人，将是不堪设想的大灾祸，丘小妹，你愿意大灾祸发生吗？”

“你是姜大哥的仇敌……”

“他事先不知道地缺的身分，我错怪了他，你曾经目击他用巧计纵走了地缺，我还得感谢他呢！”

小魔女一怔，她可不希望一个和她同样美丽的女人，感谢她心目中的爱侣，这比仇敌更令她担心。

平空多出三个劲敌，一见魂飞三个人的合围自然瓦解，也就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，列阵戒备避免被倒反包围，四比三保持均势避免混战。

“真是年头大变，一些小小年纪的后生晚辈，说大话说得比高手名宿更猖狂，老夫实在受不了。”一见魂飞愈听愈冒火，说的话恨意明显。

老凶魔对小魔女确有几分戒意，所以三人联手准备速战速决，却不认识辛云卿是何人物，听口气似乎与地缺孔荣有关，也牵涉到姜步虚。

不管与谁有关，小小年纪面对他这种高手名宿，说出这番托大的话，他当然受不了。

“我不是说大话，而是的确有杀你们灭口的能耐。”辛云卿语利如刀：“有件事请教，地缺孔前辈是不是已经在吕会主身边了？”

“人都走散了，老夫怎知道孔老兄在何人身边？何况在孙家农庄拼搏，各找对手拼老命，那有余暇理会旁人的事？自始至终，老夫都不曾发现孔老兄在附近拼搏；小女人，你与地缺孔老兄有何渊源？”

“你不必知道，无此必要。”

“算我多问了，小女人，你贵姓？是那位名头吓死人的晚辈？”

“无可奉告。”辛云卿缓步向前接近：“我给你们公平决斗的机会，一比一凭武功生死相搏，不要错过机会了，我也不知道你是谁，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根底，机会均等，生死各安天命。”

“老夫亦有同感，只是，凭老夫的身分名头，与你一个双十年华的少女决斗，委实脸上无光，胜之不武。”一见魂飞傲然向前相迎。

“是吗？刚才你们三人合围，三个高手名宿，打算联手围攻一个双十年华少女？怎么说？我没看错吧？”辛云卿徐徐拔剑，风目中概怒涌：“不要说些自欺欺人的话壮胆，为你的生死存亡全力以赴吧！我进招了。”

“小心他的暗器！”小魔女关切地叫。

辛云卿的话提醒了她，按情势论，她不可能在一比三的恶劣情势下，把三个高手名宿留下，走脱一个，风云会的人将蜂涌而至。姜步虚危矣！

她必须借重辛云卿，毙了这三个强敌除去后患，因此提醒辛云卿小心暗器。

骨子里，她希望辛云卿使用暗器，尽快摆平这三个强敌，救人如救火，杀人必须愈快愈好。

她曾经目击辛云卿要和四海游龙拼暗器的经过，猜想辛云卿的淬毒暗器必定极为霸道可怕。

“我知道，这两个高手名宿，刚才就几乎用暗器击中你了。”辛云卿却不理睬她的警告：“当他暗器出手的前一刹那，我的暗器一会立即贯入他的身躯，我希望他保持一个前辈高手名宿的尊严，不要在交手之前发射暗器。

一旦双方交手开始，他想发射暗器也已力不从心了，稍一分神便会送命，那有余力分心发射暗器？”

谈笑自若，气定神闲，小小年纪，赫然有名家风度与气势流露。

一见魂飞脸色渐变，居然有点心惊，不再冷傲托大，默运神功力注剑尖，拉开马步布下严密的防卫网、剑气逐渐增强，龙吟隐隐从剑身传出。

左掌心暗藏的铁蒺藜，不敢分劲待发，劲道聚于长剑，全力运剑准备迎接对方雷霆万钧的攻击。

辛云卿的剑，似乎没有剑气发出，但光华炽盛，每一条光线皆跃然欲动。

两位侍女的剑并没出鞘，两双冷电湛湛的风目，分投在无我人妖与中年人身上，四只织手随时皆可能发射出致命的远程暗器。

眼神之森冷，似乎不属于一个少女所应有。

无我人妖一代妖魔，居然在侍女的冷森目光注视下，左手不敢擅动，不敢抽冷于发射小飞剑。

感觉中，这两位年轻的侍女可以随时举手投足杀人，甚至连目光也可以杀人。

一见魂飞真的心寒了，感觉中，左掌心暗藏的铁蒺藜会移动，尖利的刺似乎比往昔锋利多多，多年苦练不信尖刺的掌皮。竟然出现被扎的反常现象。

心虚的人，就有这种事实并不存在的幻觉发生。

他的手经过多年的千锤百炼，可以硬抓锋利的刀剑，所以发射铁蒺藜不需戴手套，而现在居然感觉到掌心被扎，铁蒺藜会自己移动不听指挥。

目光接触到辛云卿杀机怒涌的眼神，看到美丽面庞流露出的信心十足神情，老凶魔的凶悍霸气迅速沉落，举剑的手有不稳定的现象呈现了。

以往，他的敌手见了他就吓得胆裂魂飞；现在，他也有见了辛云卿便心怯魂飞的感受了。

“如果老夫就此离开，走得远远的。”他觉得说话走了样，咽喉有什么东

西梗住不好受：“风去会被四海游龙杀得七零八落，眼看要风消云散，老夫这些人已没有什么好混的了，只好自求多福各找生路，小姑娘，你会让老夫走吗？”

也许，这一辈子在某一段时期，他曾经向某些人，说过这种屈辱的话，但那也该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，记不起来啦！

但可以定的是，他绝对不曾向一个美丽的少女说过这种话。

“前辈，我怎能信任你呢？”辛云卿迟疑地问。

“老夫年已花甲，不曾在位一位小女孩面前花言巧语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他左手一张，三颗铁蒺藜滚落草中，右手徐抬，剑尖向下沉落，丢剑的举动显而易见。

“请不要，前辈。”辛云卿阻止他弃剑：“你们走吧！请。”

“我反对！”小魔女大声抗议。

“丘小妹，让他们走。”辛云卿徐徐后退：“我想过，杀人并非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。”

“可是，姜大哥生死须臾……”

“我们来得及前往卢庄救他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丘小妹，我相信姜大哥所说的话，迄今为止，他还没开过杀戒，你要替他杀，他能安心吗？”

“这……你们走！”小魔女挥剑向三个凶魔大叫：“别让我再见到你们。”

一见魂飞凶焰尽消，摇摇头苦笑收剑，向同伴举手一挥示意后撤，狼狈地走上了回头路。

一名侍女将死了的骑士搁上马背，牵了便走。

“你要帮我？”小魔女一面走一面问，脸上的敌意仍不曾完全消失。

“是呀！”辛云卿与她并肩举步：“我以为他和四海游龙赶到孙家农庄抢女人，怎知道他仍然留在卢庄遇险？丘小妹，你好像也没到过孙家农庄，你是跟踪那个死骑士来的？”

“我有些琐事耽搁了。”她不便将躲避老爹的事说出：“我本来打算赶往孙家农庄的，以为他也去了，看到这个传信的家伙，才躲起来等候，没想到三个凶魔也恰好赶到，你是……我是从孙家农庄转回来的，那边的事已经结束了，一直不曾发现地缺孔老伯的踪影，也许他真的见机半途走掉了，姜大哥似乎对孟姑娘并不认真，你认为如何……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只是……”

“他与四海游龙争风吃醋是事实，你对这件事似乎也不怎么介意，是吗？”

“你在探口风，可恶！”小魔女半真半假笑嗔：“我们四个人，卢庄却有一庄子的打手，要不要先请一些人协助？也许可以找得到天涯怪乞师徒，他俩可能仍躲在卢庄的附近呢！”

“如果卢大爷胆敢拒绝放人，我要他整庄的人三两个月起不了床。”辛云卿信心十足地说：“我真要生起气来，也是不讲理的。”

“比方说，曾经把姜大哥整治得几乎丢了命？”

“我是气他在人街上抢女人的事呀！”辛云卿脸一红，掩口偷笑：“那是他逞能，自命不凡拼命行功排毒的结果，其实他如果认输，找地方休养十人

半个月就可以痊愈，那种毒并不致命，但痛苦是难免的。”

“难怪他怕你。”小魔女悻悻地说。

“你错了，他是什么都不怕的，只是他为人洒脱，不认真计较而已，他这种玩世的态度，实在可恶。”

“噢！你是说……”

“你还没看出来吗？”

“看出什么？”

“孟念慈。”

“怎么扯上孟念慈？”小魔女确是一头雾水。

“任何人都必定认为，他一定赶往孙家农庄抢夺孟念慈的，但他却没有去，留在卢庄无牵无挂，我却十万火急赶去看究竟，未发现他这才恍然，可知他对情爱的事，也不认真计较，他这种态度，害人不浅。”

小魔女聪明慧黠，早已经听出弦外之音，好在她不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，心直门快不怀心机。
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小宫主。”她恶作剧地在辛云卿灼热的粉颊上拧了一把咯咯笑：“你一定很喜欢四海游龙那种人，没错吧？”

“胡说八道：“辛云卿羞红着脸伸手要打她。

“四海游龙那种人才真的可爱而不可恶呀！爱就爱得轰轰烈烈，为了情爱举剑上刀山蹈剑海，见人就杀闹行烈火焚天，敢爱敢恨像个疯子狂人。

他那样乱整，被他所爱的人可能灾情惨重，你到过孙家农庄，可曾查出他将孟念慈救走了没有？”

“这……好像那些获胜的侠义群雄们，仍在加紧迫索，紧锣密鼓忙着抢救，很可能还不知道被擒人质的下落，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他就没有姜大哥聪明冷静，他所知道的追寻线索，都是姜大哥提供给他的，一而再妄动失去抢救的机会，那种轰轰烈烈的爱很刺激，你喜欢？”

“你……我可真要打你了。”

“好好好，不打趣你了。”小魔女脚下一紧：“希望你日后碰上另一个四海游龙型的大英雄，轰轰烈烈爱一场，天下间为名色两字奋斗的英雄很多，我却喜欢和姜大哥这种洒脱的人，无拘无束相处，赶两步！”

火场乱糟糟，余烬已全部熄灭，瓦砾场中水流满地，数十名庄丁，在卢大爷的监督下，努力清理火场，捡拾被溶化了的金银器物。

金银可以重铸，损失不大，以金银制造的器物则损失惨重，这把火烧得卢大爷心痛已极。

四个抬了凝成岩块状金银的人，奉命抬离工场抬回卢庄存放。

刚抬出宅前的广场，便看到左右另两座大宅前面，横七竖八躺了七八具尸体，看打扮便知道是庄丁。

门外的门阶下，也躺了两个打手。

“哎呀！”两个庄丁狂叫，丢下东西扭狂奔入屋。

“有死人……”入内之后继续传出狂叫声。

片刻间，清理火场的人惊惶万分向外涌。

这次，有了活人。

广场中间，辛云卿四女一字排开，俏立如仙，像是从天上降下的瑶姬，小魔女是唯一不穿裙而穿劲装的人，但她美丽的面庞同样像仙女。

奔出的人大吃一惊，两面一分。

卢大爷出来了，四名打手捧凤凰似的保护着他。

“噢！你们……”卢大爷吃惊地叫。

“九天飞魔的女儿小魔女！”一名打手惊叫，大概是消息最灵通的人。

消息灵通的人，一定会联想到鬼神愁的事，众所周知，鬼神愁与小魔女是一伙的。

“砰……噗噗……”

最先接近广场的庄丁，有人开始莫名其妙向下栽。

似乎有传染性，真像倒骨牌，接二连三依次轮番跌倒，跌倒的人，全都昏迷起不来了。

六七十个人，只有门阶前的人平安无事，片刻间人便少了一半，即使阳子再大的人也会魂不附体。

卢大爷倒还沉得住气，身后与左右还有三十几个人，这些人想逃又不敢逃，一个个吓得脸无人色。

有几个胆都快吓破了，还以为倒的人都死了呢！

死的恐惧控制了这些人，终于有人重新逃入屋中。

“天啊！你……你们好……好狠毒的心肠。”卢大爷悲愤地狂叫：“我这些庄丁都……都是无辜的，他们只是来善后的人你……你们称雄道霸的事与我无关，我也不……不曾参与，风云会用胁迫手段，借我这地方办事、我能反抗吗……”

“闭嘴！你还敢叫冤屈？”小魔女厉叱：“你还胆敢说你不曾参与？你与厉鬼苗光的交情，能瞒得了人？”

“我只是往昔曾经与他小有交情，是他不讲道义，带了人前来胁迫我合作的……”

“你承认合作了？”

“不，不是的。”卢大爷道：“我只是不得不答应借地方给他们办事，以免他们伤害我卢庄的人。”

你少给我强辩，事实俱在，你必须为你的罪行负责，我们已经把你所派的传信人尸体，带回留在树林外，他已经招了供。

“我确是不得已。我……”

“你的人都没死，但他们的死活却操在你手中；你的死活，则操在我们手中，”辛云卿接口：“派人绕屋后走，把你用陷坑擒住的鬼神愁，平安无事地交出来，”不然，你卢庄所有的男女老少，一个也别想活。快去！”

“天！你们是……”

“不要管我们是谁、你们现在所站的地方，是唯一安全的所在，个要安想倚仗人多冲过来，来多少都得躺黠，绝无例外，你如果拒绝把人交出，保证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。”

辛云卿举手一挥，两侍女款步向前接近。

“我派人去把……把他拉……拉上来……”卢大爷惊恐地急叫，被两侍女冷厉的目光吓坏了。

“要快，多耽误分秒，就多接近枉死城一步。”一名侍女冷冷地说：“带我们去，想弄鬼的人杀无赦，卢庄的三两百男女，片刻便可死得精光大吉。”

卢大爷心胆俱寒，浑身颤抖直冒冷汗，满地摆着形如死人的庄丁，怎敢用全庄的性命作赌注反抗？

共派了六个人，带了麻绳丁具，由两侍女押解，绕屋侧奔另一座大宅。

“陷坑深有三丈六尺，我不能保证跌下去的人是否安全无恙。”卢大爷的脸像是死人面孔，说的话有气无力：“身手灵活的人也许死不了，但断手断脚……”

“那你就得死！”辛云卿脸色大变，二丈六尺的深坑，足有三楼的高度，猝不及防掉下去，下面伸手不见五指，身手灵活同样会遭殃。

通常两丈深的陷坑，掉下去也非死即伤，断手断足平常得很。

“天啊……”卢大爷丧胆地叫号。

这座大宅里没有几个人逗留，留下的人皆散躺在各处昏迷不醒。

二进食厅的门外、躺着两名看守，刀掉落在一旁，食厅门是大开的。

原来两座大宅的人，皆被弄昏了。

万毒宫九州毒王不使用迷香一类药物，用毒，假使用解迷香的方法救治，必定枉费心机。

30

六个庄丁带着辛云卿的侍女，指出陷坑的所在，开始扳动门旁的翻板控制机关，拉开坑下壁的闭锁门塞，翻板便可以转动使用了。

平时不开启，闭锁门塞顶住了翻板，翻板便不能转动，人在上面走动有如地板般坚牢。

翻板极为沉重，是中柱旋转式颇为精巧的设计，活动十分灵活。

中柱式，翻板须旋转一周才能复原，比活页侧柱式的功能大，而且可以连续使用，活页侧柱式的简单易设，但使用后须派人将板拉起复原。

有人点起火把，转起翻板向下照看。

坑太深，四壁滑如镜面，下面黑沉沉，不易看清坑底的情况，姜步虚穿的是破青衫，更不易看清。

“姜爷……”一位侍女向下面大叫。

没有任何声息，更看不清坑底有物体活动，立即由两个人随绳下降，也许人跌昏了需要将人吊上来。

“坑底没有人。”下面传上惊恐地叫声。

“什么？”侍女风目带煞，一把抓住为首的庄丁：“是这一座陷坑吗？”

“哎唷！庄丁的脖子被尖利的指甲扣住，痛得尖叫：“我……我天胆也……也不敢带错地方，姑娘如……如果不……不信，请……请救醒看守的人问问，他……他们在姜爷跌下陷坑时，就……就派在这里封闭翻板，担任看守的两个人，饶……命……”

另一侍女仔细检查翻板，与坑下方的乘载门塞，确定没有任何破坏的痕迹，不可能从滑溜溜的三丈六尺坑壁，爬上来破坏翻板脱困。何况坑外有两名看守，破坏必定发出巨大的声音。

六个魂飞魄散的庄丁，抬了两个昏迷的看守，在两位侍女的押解下，重新回到了屋前广场。

辛云卿与小魔女怒火冲天，卢人爷急得跪地发誓，颤抖着将姜步虚上当，跌落陷坑的经过说了。

并且，指天誓日声称，是亲眼看到姜步虚翻落下去的。

侍女救醒了两个看守，两人一口咬定自始至终，陷坑的翻板不曾发生异状，也没有任何外人接近。

控制启闭翻板的机关在门侧，双绞链索透壁转入地下，控制八个巨型启闭门塞的活动伸缩，在坑下根本不可能开启翻板。

掉下的人即使能爬上来，也无法破坏八具巨型门塞掀开翻板出困，有千斤神力也无可奈何。

那么，人呢？

卢大爷即使有一千张嘴，也无法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。

“我要处死你一庄所有的人。”盛怒的辛云卿一口咬定卢大爷使诈，将人秘密藏匿等风云会的人来处理：“卢大爷，我给你片刻时辰，把鬼神愁交出来换全庄男女的命，你最好不要认为这是虚言恫吓。”

第三座大屋的屋角，传出一阵阴笑，踱出一群男女，足有廿余人之多。

其中有些人裹了伤巾，有些人行走行些不便，有些衣服破裂，血迹斑斑，相当狼狈。

领先的六七个人，仍然显得精力旺盛，与其他同伴不同，一看便知是首脑人物。

首脑人物通常很少参与恶斗，指挥掌握最为重要，有组织人数众多的集团，主将亲临敌阵是犯忌的事。

这些首脑人物、显然在孙家农庄正邪大决斗中，不曾亲自参与混战，因此保持精力仍然相当神气。

走在最前面的紫袍人年纪花甲，梳了道髻不穿道衣，相貌狰狞，有一双冷电森森令人发寒栗的鹰目，佩了剑手挟云帚。

身后，是三个穿了道衣的老道，再后面，是活阎罗、陈瑞夫妇、一剑横天彭天浩。

小魔女吃了一惊，手急眼快用剑制住了卢大爷的胸口。

“会主极乐天君来了，小心！”她向辛云卿低叫，脸色大变，他们怎么回到此地来了？这个卢大爷一定是风云会的重要人物。”辛云卿脸色一变，她与风云会并无过节，甚至暗中保护地缺孔荣，无形中成为风云会的外围同路人。

而且会在副会主活阎罗受到姜步虚折辱时，出面惊走了姜步虚。替活阎罗解危，所以她相信风云会不至于将她看成仇敌。

但小魔女却与风云会的人有过节，有理说不清。

“你赶快从屋后走，还来得及。”她向小魔女急急催促：“我与他们毫无瓜葛，他们不会对我怎样，你不同，你是他们得之而甘心的人……”

“不要呆啦！你要和这么一大群败兵讲理吗？快走，迟恐不及，风云会的人不会和你讲理。”小魔女大为焦急：“何况你摆平了这么多人……”

一直装得顺驯的卢大爷，抓住机会大喝一声，双掌分向两女吐出，身形倒飞，鱼龙反跃远出两丈外。

随着身形再起又翻出两丈，身法灵活速度惊人，轻易地摆脱剑的控制。

小魔女的经验与反应，皆比辛云卿丰富老练，眼角余光瞥见卢大爷双掌上提，便感觉出凶兆，一推辛云卿的肩膀，乘势下仆滚倒。

变生仓卒，她居然能兼顾辛云卿。

可怕的澈骨裂肤掌劲，像怒涛般涌过，只感到气血一涌，半身发麻，

如被击实，不骨碎肉裂才怪，仅被余劲掠过已感难支，击实必死无疑。

她听到辛云卿嗯了一声，身躯侧翻而出，知道不妙，一滚而起，拖起软绵绵的辛云卿放上肩。

“快撤！”她急叫，向屋内急窜。

两侍女大惊，拔剑断后砍翻两个扑上的打手，掩护小魔女脱身，随后跟入。

叱喝声如雷，人潮急涌而至。

小魔女以为自己仅被掌力余劲波及，刹那间的气血一涌半身发麻，是必然的受震现象，不以为意，肩上扛着辛云卿，全力飞奔。

她有自知之明，凭她和辛云卿四个人，想和风云会大批首脑人物拼博，不啻是以卵击石。

辛云卿的毒物固然厉害，但风云会有很多暗器威震天下的高手，杀人于三五丈外易如反掌，对方如果以暗器攻击，她们毫无机会，除了见机逃走之外，别无生路。

逃入柘林百十步，她感到蓦地眼前发黑，头重脚轻，喉间发紧恶心，脚下一虚，向前一栽。

在昏厥的前一刹那，她发觉摔落的辛云卿早已失去知觉，同时听到两侍女的惊叫，便不省人事。

不知经过多久，她从昏天黑地中逐渐清醒，头脑仍然感到昏沉，浑身发软。

睁开眼定神察看，发觉处身在草木丛中，上面不见日色，原来身在栽植约三四年，高仅丈余，未加修剪的柘林下，难怪枝浓叶茂，野草与枝叶交缠。

身侧，躺着脸色泛青，不住发出低弱呻吟的辛云卿，一名侍女不安地替辛云卿推拿左半身。

“哎……”她也感到右半身发麻”这……这里是什……什么地……方……”

“工场后面的柘林。”侍女低声说：千万不要大声叫嚷，那些人过去不久，很可能派人搜查，他们可能知道我们逃不了多远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我是说，那些人过去不久。”侍女忧形于色：“我不明白，那些人为何不在工场安顿？反而由卢大爷亲自带领，进入后面的柘林，老天爷保佑，希望他们是从这里逃走，避免紫灵丹士的人追赶，走了就不再回来。”

“你家小姐……”

“很糟！中了七煞撼心掌，一种可怕的毒掌功，毒性已用药控制住了，但撼心的震伤无法遏止。”侍女的泪水流下腮边：“假使不在近期内，找到练成真气疗伤疏经导脉术的人，小姐恐……恐怕凶多吉少，我……我不要活了，我……”

“还能支撑多久？”她大惊，想挺身坐起，却感浑身脱力，头晕目眩，连抬起半尺的头也重新沉落。

“不知道。”侍女痛苦地摇头：“你也受到撼心震力所波及，伤势不严重，但我知道你一定感到心头沉重，无法用神意凝聚真气，催动不了气机，无法行功自疗，是否继续恶化无法预料。”

“完了！”她沮丧地说：“能不能早些离开？离开才有机会找人救助……”

“咱们仍在卢庄的柘林内，一出去就无法藏匿了，不能冒险，不久前曾经有不少人在西面巡走……”

不远处，传来三声弹指声。

“小华姐发现有人了，千万别出声。”侍女脸色一变，将已出鞘的剑放庄身侧顺手处，继续替辛云卿推拿，以帮助血液流动。

“我的剑……”

“你不能动，动就引起疼痛，一出声，咱们都完了。”侍女焦灼地说。

“我们只能在这里等死？”她绝望地叹息。

“我和小华姐尚可一拼、他们将付出可观的代价。”侍女的语气不怎么肯定：“可虑的是，我们在这里能躲多久？小姐的伤个能拖……”

用忧心如焚四个字形容，毫不为过。

“我一定要站起来，”她咬着牙。开始定下心神凝聚真气。

那是无望的挣扎，浑身脱力，头晕目眩，经脉有阻滞，那能凝聚真气？

不远处，传来柔和的脚步声。

侍女警觉地抓住了剑。

“右面廿余步是林中的小径，经常有人巡走。”侍女低声解释：“距小径近反而安全，搜寻的人反而忽略了小径的左右，只要不发出声响，不会引起注意的。”

她放弃运气的努力，避免因身体的颤动而发出声响。

两个庄丁打扮的人绰刀在手，沿小径巡逻。

小径两侧林密草盛，巡逻仅是警戒的一部份，负责察看附近的动静，期能早一步发现接近的人。

“搜林外的人真够辛若的，周围足有二三十里，人手不够，不累垮才怪。”一名庄丁大有幸灾乐祸的意味：“咱们负责林内警戒，可算走运哪！三依法师已重新布下禁制，根本不可能有人侵入，咱们安逸得很。”

“我不明白，风云会的人，应该严加防范那些侠义英雄们追来，为何却轻重不分，派人追搜几个无关紧要的小女人？”

“无关紧要？你是真不懂还是装蒜？”庄丁摆出权威面孔：“小魔女是惜春官的小宫主，那位会玩毒的是万毒宫的小宫主，只要把她们弄到手，九天飞魔与九州毒王，还能置之不理？两宫的人，都会替风云会卖命，连这点浅显的道理你都不懂吗？少见识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哦！”另一庄丁不以为然：“真要激怒惹火了两宫的人，情势之险恶，绝不比这次正邪大结算好多少，老兄，想想看，她们就这么一进一出，咱们便有六十七个人抬入庄，迄今仍然不省人事。”

三位大法师也会玩毒，但却不知道如何救治，所以派了善用迷香和暗器的名宿，搜捕这几个小女人，两宫的人如果兴师问罪，咱们活的人就没有几个了。”

“你这是浅薄的看法，狗屁！虎毒不食子，两宫的人可说毫无选择的余地，至于那些侠义英雄，目下救死扶伤忙着善后，怎会想到吕会主不远走高飞，带人重返被挑了的地方藏身？所以绝不可能前来追查。

等陆续赶来的人到达，吕会主必定全力反扑，假使有这几个小女人相助，一定可以一举消灭紫灵丹士那群残余，不信你等着瞧。

说不定，大爷也得参与其事，吕会主已向九幽鬼王陈老前辈保证，事后以十万两银子赔偿大爷的损失，大爷已脱不了身，恐怕非参与不可了。”

“你还高兴？哼！大爷如果参与，你我将是必死的马前卒，你居然高兴呢……”

一声呼哨传来，急骤的脚步声渐近。

“喂！你们两个。”飞奔而来的打手一面叫，一面奔近匆匆地说：“里面传话，小女人们并没远逃，很可能藏匿在林中某些隐密处所，要所有的巡哨速返哨所，不许在外面走动，由里面派重要的人员出来，从进入地窟逃入林的地方，仔细循踪搜寻，各哨所的人，留意附近的动静，不得有误，赶快撤回哨所。”

“尊命。”两个庄丁顺从地说：“咱们这就撤回哨所，这就用信号通知前面第三哨的人。”

“好，我前往第五哨站，小心了。”打手继续前奔，不久折入另一条小径。

两个庄丁发出两声短啸，直至前面传回一声信号，这才尽职地回头飞奔。

相距不足甘步，两位姑娘听了个字字入耳。

“遭了！”侍女焦灼地叫苦：“他们如果从我们逃入处循踪搜寻，要不了多久，就会找到我们了。”

“哎呀！必须及早离开。”小魔女也沉不住气了：“要不就你们先走……”

“恐怕走不了，说不定一头撞入他们的哨站呢！”

枝叶轻摇，另一位侍女小华窜近。

“非走不可。”侍女小华匆匆解腰带：“我背小姐走，小蓉姐，你背丘姑娘，不能在这里等死。”

辛云卿恰好神智一清，发出一声虚弱的呻吟。

“小蓉……”辛云卿虚弱的声音几不可闻：“你……你们走，不要管我、去找我娘，去……快去……”

“小姐，不能留下你。”侍女小蓉坚决地说，由小华帮着将辛云卿抱放在背上，用长腰带背妥。

“不要管我！”小魔女拒绝让小华背：“我发声吸引他们，掩护你们脱身。”

“丘姑娘……”

“你们听着。”小魔女声色俱厉：“带一个，你们还有希望脱身；带两个。四个人都得死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没有可是，快走！”

北面，她们入林的方向，隐隐传来了叫喊声，一听便知搜林的人正合布署，即将展开行动了。

“你们快走！”小魔女沉声催促。

“可能走不了。”背妥辛云卿的小蓉绝望地说。

“枝叶一动，谁也走不了。”小华断然说：“那就在这里等，杀一个算一个。”

“那就先布下毒区。”小蓉也知道走不了，不得不作最坏的打算：“内三外六周天大阵，来一个死一个……”

南面枝叶深处，突然传来一阵怪异的若有若无怪声浪。

小魔女突然有了神力，竟然挺身坐起。

她对这种声浪不陌生，那天在十里亭，碰上了欲魔和太真玄女之前，姜步虚就曾经用这种怪声浪警告她。

“姜大哥！”她兴奋地低叫：“真是你吗？”

“你叫谁呀？”小蓉一惊。

“姜大哥，他来了。”小魔女语气极为肯定。

“真的？”小蓉向下一伏，并不完全相信。

枝叶摇动了几下，约在南面不远处。

“快跟我来，真是你们。”姜步虚的语音清晰传到：“但不必惊慌，镇定些，我已经开设了迷踪道，把他们往林外引，你们在北面留下的踪迹，我已经掩饰妥当，来！”

四人大喜欲狂，小华立即背起了小魔女。

枝叶轻摇，姜步虚到了。

“哎呀！你们……”看到背着的人，姜步虚大吃一惊。

“小姐和丘姑娘都受伤不轻。”小蓉狂喜中有忧伤：“必须及早救治……”

“跟我来！”

柘树内部分为三部份，北面与卢庄一段，是真正的植材林；中间，是工场所在地；以南，三面是植材。

中间，所种的柘树矮小，像是初植林，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，树都经过倍剪，限制生长不能成材，却在地底建了地窟，是卢大爷真正藏匿金银珍玩的所在。

即使知道卢大爷底细的人，注意力皆放在工场大宅第二进。那形如神堂，没有铁门金门的内厅，里面的确放置了不少金银器物。

但是，真正有价值的金银珍宝，却藏在这不易受人注意的林下地窟中。

地窟到底有多少座，恐怕除了卢大爷几个亲信之外，知道的人少之又少。

地面的矮柘树中，零星搭了三五间毫不起眼的小棚屋，外表像是供看林人歇息的地方，谁也不会想到地底下另有洞天。

风云会的人，在情势紧急时，由卢大爷的亲信领路，带了俘虏撤至矮林地窟藏身。

沿途，内三位法师布放迷魂毒烟，行法布下禁制，有效地阻止姜步虚和四海游龙追入。

但主事的三位法师，并不知道卢大爷秘窟的底细。

藏匿处是一座设备简陋的地窟，假使来人加以留心搜寻，不难找出地窟的门户，而且地窟无险可守。

三位法师不愿在这里等灾祸临头，所以带了俘虏急急撤走奔向孙家农庄，与会主会合，落在天涯怪乞师徒眼下。

而现在，这些劫后余生的人又回来了。

这是另一间简陋的地窟，巨型大方砖砌壁，上面用浸油的巨松作顶，上覆木炭屑两尺，再覆土栽树。

树草的根一近木炭屑便不再伸展，所以不会毁坏窟顶。

四面都有地道相通邻窟，但都有巧妙的双层暗门，外表与墙相同，必须用灯火细察才能发现。

发现是门也无法启闭，只有管理的人，才知道启闭的机关在何处，外人无从得悉。

点起窟中原有的油灯，可以看清简单的家具，两座放置杂物的橱柜，窟中弥漫着霉味，显然许久许久没有人照料，久置不用只能充作杂物储藏室

啦！

“把人解下，我先看看。”姜步虚将灯搁在墙上：“这里很安全，是闭置许久的地窟，我是无意间发现的，可惜无法开启各处地道的门，把经过告诉我，我要了解受伤的情形。”

侍女将迫卢大爷放人的经过说了一遍。

“谁也没想到卢大爷外表装得像个懦夫胆小鬼，骨子里身怀绝技阴险难测。”小魔女咬着银牙接着说：“变生仓卒，不当场毙命已经够幸运了。”

“原来是被这个混蛋的掌所击中，还好，总算没完全击实，辛姑娘又有解毒的药。”姜步虚一面检查辛云卿的身躯一面说：“确是七煞撼心掌，小蓉姑娘竟然知道这种掌功，用了对症的解药，很好。”

其他的事交给我，我有把握疏通收缩了的经脉，只是需要时间，看来，咱们无法目击这场正邪决战的终局了。”

“人哥，你是说……”

“我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多次替你们两人疏通经脉，而风云会的残余重新躲到卢庄柘林，以为紫灵丹士那些人绝不会料到他们出此下策，一而再的估计错误，难怪斗智斗力皆落在下风。”

紫灵丹士那些人一定会伐来的，而且会来得很快。柜上有水葫芦，有一篮食物，是从另一座设备完善的地窟偷来的、你们只要定下心休息，其他的事让我来担心好了，辛姑娘，放松全身，忍着点，不要抗拒，明叫月，你也躺下来慢慢调和呼吸。”

两位侍女仍然不放心，全神贯注把守窟门、凝神以耳贴壁，倾听外面的声息。

真气疗伤打通经脉，先天真气有八成火候的人，都可以办得到，要想用真气自疗，就需要练至九成以上。

每人疏通一刻时辰，中间姜步虚歇息片刻，疏导三次之后，姜步虚开始进食，两位姑娘脸色已恢复红润，连辛云卿也可以坐起活动手脚了。

“你们两个只能喝水，再半天才能进食。”姜步虚坐在一旁啃着大饼，神色泰然：“外面没有异样声息，也许咱们还有机会看到终局呢！”

“怎么也许？”小魔女用水葫芦喝水。

“天快黑了，紫灵丹士那些人不是笨蛋，夜间绝不敢发动，他们知道夜间袭击会付出多少代价。”

“你是说，一夜工夫……”

“你们的经脉可以复元，明天，你们要答应我，除非万不得已，只准看不准加入、元气没完全复元，我不许你们妄用真力，你答应吗？”

“我和辛姐姐只用眼看不动手，信誉保证。”小魔女笑吟吟保证，暗地向辛云卿打眼色：“你躲在这里逍遥自在，怎么不在陷坑里？害我们穷紧张白担心，几乎送掉性命，大哥，你要负责。”

“很抱歉，总算吉人天相，恰好混进他们的地窟偷食物，发现风云会的人大批涌到，乱糟糟地派人外出搜什么魔女，我心中一动，弄到一个人套口供，便抢先一步出去侦查。”

好不容易才发现你们进入柘林的踪迹，小心地加以掩饰，另设踪迹引诱他们追往错误的方向，回头再找你们，口供称你们用毒，我不得不小心从后面向你们打招呼，幸好没钻进你们的毒阵里。”

“你还没说为何不在陷坑里呢”

“那卢大爷奸诈似鬼，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一个工于心计的阴险货色，那座食厅门窄窗小，大白天也幽暗，那像一座大户人家的食厅？”他将戏弄卢大爷的经过一一说了。

最后说道：“那陷坑的翻板是中轴旋转式的，太过精巧，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一脚踏下去就后悔不迭，几乎栽了，旋转式的优点，是人跌进去立即闭死，但也有缺点，练了爪功与反应快的人，可用爪功随下沉翻转的板面扣牢，乘旋转的转势，于翻板翻上时滚落坑口对面，利用翻板翻上的刹那，挡住厅门口卢大爷的视线，伏窜在幽暗的壁角隐身，你们赶来救我，我非常感激。”

“大哥，你怎么步赶往孙家农庄？”辛云卿回避他的目光，恢复红润的粉颊更红了，大方地随小魔女改变称呼：“孟姑娘的确被他们押注孙家农庄，但半途便知道事不可为，不知躲到何处去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这是我意料中的事，所以我不去。”姜步虚坦然地说：“假使我真有意抢孟姑娘，我会带着唯一的情敌四海游龙奔忙？四海游龙能在我的再三戏弄下毫发无伤？你们明白了吧？”

“人家还是一头雾水呀：“小魔女一语双关，让人无法认定这个“人家”，是指她呢？？抑或是辛云卿？”

“你也是旁观者，应该旁观者清呀！”姜步虚拍拍小魔女的肩膀：“我如果也去，必将成为正邪两方的仇恨中心，他们双方都在斗智斗力，小冲突我可以露面胡闹，决胜关头再露面那就愚蠢了，所以我放聪明些躲得远远地，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，反而躲到风暴中心来了。”

“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。”小魔女妩媚地白了他一眼。

“你也在装糊涂。”姜步虚拧拧她的鼻尖：“要不就钻牛角尖，你老爹就把我恨得牙痒痒地，这一次。风云会恐怕是裁定了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哦！”辛云卿受到小魔女慧黠的形象所影响，说的话也不再正经八百：“我看到吕会主，还有一大群高手名宿，似乎实力仍在呢！”

“紫灵丹士的实力更雄厚，而且诡计更高明。”姜步虚摇头苦笑：“想不到这些号称侠义的人，如此令人心中惶惶，紫灵丹士早就悄悄到达，打了我有记天雷掌就躲起来暗中控线。”

他那些朋友消息灵通，比方说昊天一剑，这位老剑客的家在庐山，对四海游龙打遍大江两岸、志在扬名立万的事知之甚详，当然知道四海游龙的武功深不可测，更知道四海游龙从大江打到大河的意向。

因此，不惜利用孟姑娘，笼络四海游龙，来对付风云会的人，甚至不惜牺牲孟姑娘。

激四海游龙全力以赴。”

“你说得未免离谱了吧？怎么可能认定他们不惜牺牲孟姑娘？”小魔女不同意姜步虚的看法。

“离谱？你等着瞧好了。”姜步虚冷笑：“孟家子弟带四海游龙到孙家农庄，拜会百步飞虹孙礼，却不带足够的人手，有此必要吗？孟姑娘被掳，连她老爹幻剑功曹也不急于救她。

你走着瞧，只要孟姑娘在风云会手中，四海游龙就一定会像个疯子一样，向风云会的人大开杀戒。

就算吕会主把孟姑娘无条件交给紫灵丹士，这老杂毛也不会无条件接受，除非四海游龙不幸意外死了，不然紫灵丹士那些人绝不会罢手。

而且，他们希望我和四海游龙，保持争夺孟姑娘的均等情势，以增加

对风云会的压力，把我也利用上了，所以我不上他们的当，脱身事外懒得理会他们的闲事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仍然无法脱身事外，明天，你们最好做一个冷眼旁观者。”

“你呢？参与？”

“我尽可能坐山观虎斗，除非他们昏了头找上我，我可不想替任何人挡灾；好好歇息，今天晚上不会有事，三个道术通玄的法师，已布下妖阵防范意外，安全得很。”

31

七匹健马扬起滚滚尘埃，在落日余晖下冲入卢铺镇。

领先的骑士是四海游龙，他那身宝蓝色骑装极为抢眼，宝马玉顶也最为神骏，足以称七匹坐骑的领队马。

卢铺镇在县城北面十里左右，是本县的三大镇之一，虽然位于官道要津，但距城过近，很少有旅客在镇上投宿落店，除非旅客赶不上宿头误了脚程。

几家小食店都可以留宿错过宿头的旅客、没有正式的旅舍，按理是不可能有没有阔绰的旅客投宿。

而这七位雄纠纠气昂昂，佩剑带刀却没有行囊马包的旅客，天快黑了也不该出城北行赶夜路，更不至于在镇上歇宿。

七匹健马再镇民的惊讶注视下，冲入镇尾在路右的一家宅院前，一字排开勒住了坐骑，气势汹汹。

“就是这里。”骑士神刀门门主断魂刀客，用马鞭向紧闭的院门一指：“三个人：助拳人大力神范宏、走狗花花太岁阳起风、荡女桃花仙史。至于其他三五个风云会的二流货色，不必计算在内。

断魂刀客这次损失最为惨重，死了最得意的门人关中狂客陆南星。

他有五位亲传弟子，关中狂客是成就最高的大弟子，也是他预定的衣钵传人，未来的神刀门门主。

因此，他成了主战派最强硬的急先锋。

其他五位骑士，都是他神刀门的子弟。

以他的名头声誉，花花太岁概略相等，高也高不了多少。

但与辈份高声誉赫赫的大力神相较，他就不够份量了，他能禁受得起花花太岁的射天指猛攻，决难挡得住大力神的大力金刚掌重击。

四海游龙扳鞍下马、拍拍宝马五项的脖子挂缰在鞍，玉顶自行退至路旁，不需神刀门的子弟特别照料。

“陶门主，要不要打进去？”四海游龙气大声粗，虎目中燃烧着怒火。

“他们是一代黑道之雄，应该会挺起胸膛出来的。”断魂刀客手按刀靶，杀气腾腾：“花花太岁，你我旗鼓相当，出来吧！走不掉的，我等你！”

五位神刀门弟子，开始鼓噪骂阵。

院门开处，出来了七个人，人数相当，谁也休想倚多为胜。

果然不错，为首的是大力神范宏，这位与七仙九菩萨齐名的黑道名宿，气色比往昔差多了。

早些天在北面的歇马营，面对大悲僧依然威风凛凛，今天在杀气腾腾的四海游龙面前，神气不起来了。

花花太岁气色更差，腰带上插了一把普通的长剑，自从宝刀缚龙索被姜步虚夺走之后，一直就找不到趁手的兵刃，与人拼搏，武功不能完全发挥长处，见了四海游龙，真有如老鼠见了猫一样沮丧畏缩。

桃花仙史是武功最差的一个，但比神刀门的弟子却又高了一级半级。

陶门主真要找上她，想在百招之内胜她并非易事，如果没有几分真才实学，怎能成为掀起这次开封正邪结算风波的首谋者之一？

“光棍打九九，不加一。”大力神咬牙说：“咱们远走高飞承认失败，你们追来就不上道。”

“老狗！你们从开封衔尾紧追算是上道；在下追你们，却是不上道。哼！天下的道，都被你歪曲了，你算什么狗屎前辈？不要脸！”

四海游龙继续怒骂：“回答在下两件事，在下放你们一马，不然，必须有一方的人摆平在这里，在下的要求合乎道义吧？”

“该死的小辈，你以为吃定老夫了？”大力神受不了羞辱，愤怒地拔剑出鞘。

“你心里明白。”四海游龙手动剑出鞘：“在孙家农庄，好像没有几个人能平安地接我四海游龙二五剑，连贵会倚为长城的阴司三使者，三人联手也仅能支撑七八招，最后碎剑望影而逃。你与阴司三使者有过命交情，你一定知道他们三个懦夫逃往何处，是吗？”

“老夫只是替他们助拳的人，离开孙家农庄各奔前程，怎知他们逃往何处去了？你追来就为了这件事？”大力神口气一软。

“这事附带的小事。阴司三使者是贵会的重要人物，必定随同吕会主亡命，能找到他们，就可以找到吕会主。吕会主是在下要知道下落的第一件事。

第二件事最重要，那就是孟姑娘到底囚禁在何处？两件事，在下的要求不算苛，阁下如果不合作，那就挺剑上，你不上我上！”

四海游龙咄咄逼人，剑徐徐上升：“四海称雄，唯我独尊！杀！”

一声怒吼，大力神一剑封出，“铮”一声巨响，火星飞溅。

大力神天生神力，剑上的力道极为惊人。

但双剑相接，无法震偏四海游龙的剑，可知四海游龙剑上的劲道，决不弱于他御剑的神力，各不相让，像是粘住了。

接着两人同声沉此，双方的左掌同时从剑下方吐出。

大力金刚掌至阳至刚，掌出风雷俱发，与四海游龙吐出的殷雷隐隐掌劲，在剑下接实。

人影乍分，四海游龙挫退一步。

劲气迸爆中，大力神飞退丈外，仰面摔倒来两记狼狈的后滚翻，在尘埃飞扬中斜窜而起，跃登屋顶如飞而遁，一照面便吃足了苦头。

花花太岁大吃一惊，心胆俱寒，扭头向后飞奔，往屋内一钻，从屋后溜之大吉。

桃花仙史慢了一步，刚飞纵而起，熠熠刀光电射及体，刀气侵骨。

“妖妇纳命！”断魂刀客陶门主的沉喝似焦雷。

这一带没有村落，附近全是荒郊旷野，地广人稀，距官道已在五、六里外。

大力神的神力首次碰上劲敌，威力万钧的大力金刚掌，被四海游龙更

强劲的掌力所克制，左手已有点移动不灵，落荒而逃。

他一门气逃出五里外，在杂树野草丛生的旷野狂奔。

晚霞渐消，天快黑了，正是逃生的好机会。

蹄声入耳，从面里徐，枣骝玉顶夺蹄飞驰，有如星驰电掣，桌上的宝蓝色光影极为鲜明。

他心中一寒，折向往矮树丛中狂奔。

喀勒勒！喀勒勒……

蹄声接近了左后方。

他不由自主地向有飞奔，奔人及肩的草丛。

喀勒勒……

蹄声传自右前方。

他向下一伏，喘息如牛。

喀勒勒……

蹄声绕着大圈子响，地面亦感到震动，圈子愈缩愈小。

枣骝五项已从飞驰转变为小走步，所绕的圈子逐渐缩小。

马上视界可以及远，躲在草中的大力神心中愈来愈慌，心跳亦随蹄声的接近而加快。

“我要把你拖回县城，说一不二！”四海游龙声如洪钟，震耳欲聋。

他知道躲不住了，四海游龙早知道他躲藏的地方。

“老夫认栽！”他跳起来厉叫：“老夫只是助拳的人，放我一马！”

人马的影子出现在十步外，他觉得桌上的四海游龙真有魔鬼般的可怖。

“助拳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我有权直接了当杀死你！”四海游龙阴森森的语音更令他害怕：“但我不要你现在死，我要把你拖回城交给孟老伯。孟老伯丢了女儿，他知道该怎么处置坑害女儿的凶手。”

“老夫仍可一拼，你来吧！”他颤抖的手吃力地将剑举起。

“我来了！”

“不！不要过来……”他狂叫、跟路后退。

“我会先扭断你双手的大筋。”枣骝玉顶一步步向前接近。

“不！你……你到底想怎样？”

“想要你答复所提的两件事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答不答悉从尊便，反正命是你的。”

“我……我不能出……出卖朋友……”

“那就得赔上老命，生死见交情，可敬！”

“吕会主躲……躲到卢庄去了，他料想你们不会重返那座柘林。孟姑娘也由二位法师，带往卢庄藏匿。”

他崩溃了，他不想死：“卢庄的主人，是早年的独行大盗黑风太保卢奎，与厉鬼苗光颇有交情。厉鬼出卖朋友，以威迫利诱手段逼黑风太保合作。借他那地方藏匿，打算再召集人手埋葬你们。”

“记住，有多远你就走多远，不要妄想到卢庄告警，才能保住你的老命，哼！”

蹄声急骤，枣骝玉顶绝尘而去。

花花太岁非常聪明机警，大力神上屋逃命，他却像老鼠似的窜入屋内、从屋后脱身。

断魂刀客是侠义英雄，怎敢像歹徒恶棍一样，挥刀闯入民宅行凶？他真押对了宝，顺利地溜之大吉。

钻出镇尾，他又迟疑难决了。

向北逃回开封，能逃过侠义英雄的追杀？

他真后悔，不该在大局不可为之后各自逃命的，应该继续追随吕会主同进退，至少人多可以壮胆，随大力神远走高飞，确非明智之举。

毫无疑问地，侠义英雄们已开始乘胜追击，分头搜杀逃散的人，斩草除根永除店患。

假使风云散了，也会这样做的。

一咬牙，他豁出去了，越野南行，下定决心往卢庄找会主归队。

大力神靠不住，走在一起早晚会遭殃，老魔接不下四海游龙三两招，跟一个输家在一起，毫无希望。

绕过城东郊，已是星斗满天，黑夜是最好的掩护，不会有凶险啦！即使追来的人是四海游龙，也奈何不了他。

前面灯光闪烁，透过草木的宰隙，他知道前面有人家，饥渴交加的感觉突然强烈起来。

他与大力神几个人，就是躲在卢铺的民宅中找食物而遇险，食物还没准备停当，四海游龙就找来了。

卢铺有侠义群雄的眼线，这里应该不会有吧？

经过孙家农庄的半天搏杀，再拼命逃走，精力即将耗尽了，连一个二流高手他也应付不了啦！

人生地不熟，只能循灯光走。

不久，屋影入目，真不错，是一处小小的三家村；每座农宅都有灯光，可能村民正在晚餐，饮食有着落了。

奔近第一家农舍，冲过晒麦场，毫无顾忌地闯进敞开的院门，急急越过院子，饥渴交加，他仅可能争取时间。

站在大开的大门外，他倒抽了一口凉气。

简朴的厅堂内，有几个与环境毫不相亲的女郎，因他的突然出现而停止谈笑，全用含有怜悯意味的目光向他注视，似乎认为他是前来乞讨的花子。

他认识一个人，所以大吃一惊。

不久前的一个傍晚，在歇马营的小店内，他与大力神阴司三使者在一起，与大悲僧几个对头打交道，宣布正邪双方正式决裂。

一点不错，现身用悲天悯人的口气，劝双方不要走极端的女郎，正是这位风华绝代的美娇娘。

那时，他色迷迷地想入非非，因而受到警告。

他不知道这位风华绝代的女郎是何来路，却不知道必定是他惹不起的人物。

假使他知道这位女郎，是万毒宫的宫主辛夫人，不转身逃命才是怪事。

“从村东南的小径走，约四里左右便是卢庄。”辛夫人和气地说：“你可以赶几步找吕会主归队。在这座小村落歇宿的人，都是与双方无关的江湖人士，不会伤害你，但也不便留客。在村落内，你是安全的，出了村，就得靠你自己的运气了，你请吧！”

他知道，饮食的事告吹了。

另两家农舍的江湖人士，可能更不好说话。

风云会败没，墙倒众人推，来看热闹等结果的江湖人士，有几个是真正严守中立的。

“你是说，沿途有危险？”他硬着头皮问。

“应该有，阁下。”辛夫人肯定地回答他：“你们双方都仍然拥有足以一搏的实力，事情还没了结，换了你，你敢松懈吗？”

“请问，外面有那些人……”

“抱歉，无可奉告。八一黑，第三方人士谁也不愿犯忌在外走动。”

“这里又有些什么人？”

“右邻一家，有九天飞魔一家老少，和镇八方骆英几个大豪，你可以和他们打个招呼，他们的消息或许灵通些。”

一听有九天飞魔在，他吃了一惊，如果小魔女要找他算帐，麻烦可大了。

“承告了。”他惶然退走，居然知道说话要客气，往昔的狂傲气势一扫而空。

“不客气，祝你幸运，希望你能碰上自己人。”辛夫人怜悯的口吻，显然对他的处境十分同情。

他刚离开，不远处便出现了九天飞魔夫妻俩的身影。

辛夫人客气地出门相迎，将九天飞魔夫妻迎入厅，客套一番，侍女奉上香茗。

辛夫人母女大概好洁，所用的食具茶具都是从万毒宫带来的。

辛云卿曾款待过姜步虚，所用的茶具是精品中的精品。

九天飞魔曾经见过辛夫人，但并不知道辛夫人的底细，在这里落脚时，才由他的妻子飘渺仙子尚惜春，亲自前来拜望，这才知道辛夫人是万毒宫的女主人。

飘渺仙子与辛夫人玉修罗，是同一代的女英雄，只是不曾见过面，套两句老话：闻名久矣！只恨无缘识荆。

见面之后，感情也就拉近了。

九天飞魔夫妻脸上有忧虑的神情流露，辛夫人却泰然自若无忧无虑。

“辛夫人，愚夫妇打算出去碰碰运气。”九天飞魔显得忧心忡忡，而且天涯怪乞师徒，迄今仍然不曾返回，老朽确是放心不下。”

辛夫人含笑劝解：“丘老，不要坐立不安满怀忧虑好不好？我的人已从卢庄的亲信口中，证实两个丫头带了两侍女躲起来了，并没有落在极乐天君手中，陷阱中也没有鬼神愁的踪迹。

你放心，即使是大白天，那些人想擒捉云卿那丫头也不是易事、天黑之后，更不必妄想，她一定会布下周天大毒阵自保。极乐天君已证实云卿丫头的身分，他敢派人数已经不多的高手前往送死？”

“这两个丫头真是胆大包天，区区四个人就放往龙潭虎穴闯。”九天飞魔苦笑：“我那丫头可恶透顶，再三警告她不许与鬼神愁极近，结果却拼小命去救鬼神愁，简直忤逆不孝日后决不允许她在外乱跑了。”

“我也弄不清两个丫头为何走在一起的，据我所知，她们是互相敌视的呀！”车夫人似笑非笑，大概明白其中缘故：“我女儿与鬼神愁更是敌意明显，居然冒险赶去救他。

我看，似乎所有的人都反常了。”

“是反常啦！”飘渺仙子也似笑非笑，有意勾心斗角：“鬼神愁好色风流，

众所周知，我那丫头偏偏喜欢和他在一起胡闹，毫无介意蜚语流长，不是反常是什么，说不定是中邪呢！”

“说起来还真令人感到奇怪。”辛夫人说：“我女儿本来对四海游龙甚有好感，近来却绝口不提这条龙了，明天找到她们之后，我倒要问个明白。

我担心的是，她们很可能被卷入正邪两方生死决斗的夹缝内，万一受到两方的仇视攻击，咱们两宫的处境都相当困难呢！”

“辛夫人，我们有必要筹谋对策，准备应付意外，以免措手不及。”九天飞魔是直性子、没留意她们试探性的勾心斗角神色：“极乐天君极可能迁怒两宫，不知会搬弄什么卑鄙恶毒把戏，不得不防。”

“两宫利害一致，有采取攻防相助的必要。”辛夫人欣然同意：“丘老有何高见，请提出商量是否可行。有件事希望贤夫妇谅解，那就是万一与风云会的人冲突，请贵宫的人对地缺孔老手下留情。”

“辛夫人，愚夫妇不见得能抵挡地缺呢！”九天飞魔苦笑道：“七大畸形人在江湖的声望，比起正邪双方的顶尖人物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因为正邪的顶尖人物，毕竟还能保持武林道义和尊严，真正下毒手杀人的例子并不多，而七大畸形人是几近疯狂的仇世者，会用一切恶毒的手段杀掉他们所仇视的人。

地缺的飞杨和新月掌中刀，前者可射杀三五丈外的人，后者贴身猝下毒手发则必中，远近留可将人置于死地，令人防不胜防。所以，我还真不想与这种人结怨交手，宁可忍口气回避他。”

“那我就放心了，咱们这就从长计议。”辛夫人欣然说。

她们却不知道，地缺孔荣已经不在人间了。

风云会已经发现有不少人神秘失踪，却不明白失踪的人到底遭到什么灾祸，猜想可能是侠义英雄们，另派有一些高手秘密活动，秘密锄除落了单的对头。

紫灵丹土的人，也发现有人神秘失踪，也怀疑是风云会做的好事，双方互相猜忌，却无法获得确证。

辛夫人是唯一知道些少风声的人，知道姜步虚拒绝正义锄奸团的帮助，但没想到正义锄奸团的人，秘密活动铲除对姜步虚可能造成威胁的人。

因此，一点也不了解地缺的活动情形，更无法知道地缺的命运，还以为地缺已经躲起来了呢！

运气来了，连泰山都挡不住。

霉运当头，一定会屋漏又遭连夜雨，行船必遇打头风。

花花太岁一直就霉运当头，自从碰上姜步虚之后就霉到家了。

出了小村，他不敢沿小径走。

他鬼鬼祟祟小心翼翼越野而行，希望能平安到达卢庄，步步提防意外，睁大眼睛拉长耳朵，想早一步发现怀有敌意的猎食暗桩。

远出里余，刚感到心宽，沿途一无所见，大概不会有对头潜伏猎食了。

辛夫人大概危言耸听吓唬他，紫灵丹土那些人，根本不知道极乐天君把卢庄作为集合地点。

心中一宽，警觉性就减低了些。

他是分段潜行探进的，时起时落所隐忽现，宁可辛苦些，不敢放心大胆狂奔疾走。

刚隐伏在一丛矮林前缘，目光便落在右前方三十步外的一处茂草地，

仔细察看有否异状，下一步的隐伏处，预定在那处茂草地的左侧。

星光朗朗，遍野虫声唧唧，二十步外的景物看处真切，四周毫无可疑事物。

刚想长身而起，准备以最快的速度掠向茂草地，左后方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干咳，接着枝叶摇晃发声。

他吃了一惊，潜伏不动扭头察看。

声息已止，枝叶也停止摇动。

一定有人，毫无疑问。

可是，对方不再移动；他能潜伏多久？

潜伏的人是否已经发现他了？

心中一虚，决定冒险，只要全力一窜，刹那间便可远出廿步外，对方无奈他何。

上身徐升，劲贯双足。

“嘿嘿嘿……”干咳换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阴笑，枝叶又开始在摇动了：“快纵出去呀！前面有人等你。”

他大吃一惊，一咬牙，悄悄拨剑在手，神功默运力贯左手的食中二指。

他的射天指威力可及丈八左右，是指功中最难练最霸道的绝技，黑夜中发指，武功比他高三两成的人，也会栽在他的指下。

“何必装神弄鬼？”他壮着胆徐徐挺身而出：“咱们最好像个男子汉，堂堂正正站出来打交道。”

他不想受到对方倚仗人多围攻或偷袭，所以要求像男子汉一样堂堂正正打交道。

左后方没有人出现，右方却传出一声冷哼，枝叶簌簌而动，一个灰影长身而起，大踏步到了前面空旷的短草坪，一声剑吟，拔剑出鞘。

“在下知道你花花太岁并不是什么男子汉，今晚姑且把你看成男子汉堂堂正正打交道。”那人冰冷的语音流露出浓浓的杀气：“来来来，许某给你公平决斗的荣耀，你如果能用射天指射穿许某的头颅，就可以大摇大摆离开。”

尚义门的门主，移山倒海许正冲，一门之主气概非凡，手中的神刃追电剑，反射出的星光，有如无数闪烁着的电芒。

在当代的高手名宿中，许门主不算是顶尖的风云人物，但不论正邪双方的英雄巨擎，面对这位字内十人剑客之一的一门之主，还真有点气沮心虚。

当年华山正邪决斗，许门主是主事人之一，追电剑大发神威，出足了风头。

所以，点龙一笔几个人，在许门主的女儿身上打主意，计擒许巧云姑娘，揭开了这次开封风暴的序幕。

花花太岁气沮心虚了。

如果他的神刃缚龙索仍在，他并不在乎许门主，缚龙索不畏追电剑，软硬自如，极易制造近身使用射天指的好机。

目下用剑，必须将劲道贯注在剑上，左手分劲使用射天指的机会不到三成。

“许门主，你说起大话来了。”他不得不硬着头皮上，说大话为自己壮胆：“有件事请教，你们侠义英雄，居然扮起劫路贼来了，这应该是咱们黑道朋友的老本行，你们在这里有何企谋？”

“封锁。”许门主的话简单明了。

“封锁？封锁什么？”

“不许卢庄的人脱逃。”

他暗叫不妙，显然紫灵丹士已经知道风云会的集结处在卢庄，他逃回来归队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

“我得走！”他心中暗叫。

身形乍起，他向许门主扑去，射天指先一刹那出手，剑出随后吐出，发疯似的行致命的一击。

许门主上当了，向左移位，对射天指深怀戒心，大喝一声，迫电剑破空飞出接招，射天指的指力擦身掠过，发出尖锐的破风厉啸。

“挣！”双剑接触。

花花太岁用上了全部的精神，藉剑上传回的震劲，身形乍起，向左前方喷射，宛若破空飞去，速度惊人，三两起落，便消失在远处的夜空下。

“祝你幸运！”许门主稳下马步，大叫相送。

消失处突然传出一声惨叫，显然花花太岁并没得到幸运。

百余匹健马分为三组，每组三十余名骑士雄纠纠气昂昂，每组前后相距半里左右，每位骑士带了充足的兵刃暗器，甚至有人带了长兵刃斩马刀和长枪。

天一亮，三队人马开始从拓林通向卢庄入口处，向东绕柘林外围奔驰，外围酸枣树形成的树篱可阻挡人马，骑士们也无意闯入。

绕一圈，真有二、三十里。

两圈之后，已是近午时分。

柘林中静悄悄，没有任何动静。

第一队人马，拉开了柘林工场的通道栅门，没有人出面抵抗，顺利地占领了工场。

枣骝玉顶最先驰人工场，四海游龙宝蓝色的身影十分抢眼。

今天，他穿了劲装，四寸宽的皮护腰有两袋铁翎箭，裹铁嵌钉的护臂套内侧各有一把小匕首，不用剑而改佩狼家伙雁翎刀。

任何人看了他这一身打扮，必定心中发虚吓一大跳，真需要有超人的胆气，才敢和他交手。

紫灵丹士第一次堂堂正正现身，真有点仙风道骨的威仪，道袍下摆掖在腰带上，背领上有拂尘，腰间有剑，腋下另有一只革制法袋。

共有五道四僧，都是名列七仙九菩萨的世外高人，但今天全都带了刀剑入世。

伏魔剑客、昊天一剑、刀过无情、摘星换斗、尚义门主移山倒海、神刀门主断魂刀客、幻剑功曹孟守仁、妙手海平……项尖人物几乎全来了。

“他们不出来，咱们进去！”四海游龙声如洪钟，威风凛凛：“他们既然不加理会，藉一些机关埋伏托庇龟缩不出，那就表明一切武林公义江湖规律，对他们已无约束力，咱们当然无须尊重，只有各尽手段各显神通了。”

“贤侄，可否先派人进去，先礼后兵？”幻剑功曹有点忧心忡忡：“也许……”

“孟老伯，那是浪费工夫。”四海游龙一口拒绝：“极乐天君是输不起的货色，如果他有种，这半天他早该露面打交道了，不是吗？”

我知道老伯担心爱女的安危，但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，他们如果将令媛押出来，胁迫咱们放手滚蛋，老伯有何打算？”

“这……老朽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女儿，而误了同道们的日后生死存亡。”

“对，老伯的答复大义凛然，保持了武林世家的风节和尊严。谁无儿女，谁愿意为儿女的安危甘心做懦夫？”

风云会用这种裹胁手段充人样，算是打错了混帐主意，极乐天君只有这么一点点领袖才华，风云会可以休矣！”

“最好能设法把他们逼出来。”昊天一剑老眉深锁：“和机关埋伏与迷香毒雾玩命，毕竟所付的代价……”

“白前辈，只要我愿意，他们不敢不出来！”

“老弟之意……”

“四面八方放火，地窟也躲不住。”

“放火？这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你们不能用这种手段，但我能，我本来就是杀人放火的专家。机关埋伏不足为害，咱们人多。我需要十个人跟着我，砍树作问路的推架，我负责前锋，谁愿跟着我？”

妙手海平首先出列，片刻便组成开路前锋，每个人砍树枝草草制成犁状木推架，十个人形成前后两组人字队形，开始沿入林的小径推进。

四海游龙紧随在推架木犁后，随时可以发起猛烈的攻击。

众人纷纷服用辟毒药物，鼻端也抹上药末。

两人为一组，在第二组推架木犁后跟进，各组相距五步，准备停留，动身时，每人手中有一块作盾的拼装长方形木块。

从推架木犁的制造形状，木板盾的型式，以及人员的编组、队形、分配的戒备区，皆由四海游龙指导，处处显示出他有组织与行军布阵的才华。

三十二个人，在他的指导下合作愉快，连紫灵丹士也对他刮目相看，甚至也亲自钉制护身的木盾。

推架木犁很简单，前面是探道尖木，中间是承重与下探的犁状木棍，后端是木犁如果下沉，便可以承载的横木架，全长丈二，使用的人一手便可向前推动探道。

准备期间，看热闹探风色的各路群雄，先后纷纷赶抵工场。两宫的人也全来了，共有二十余名男女。

看了侠义群雄准备的情形，有不少人摇头叹息，小小一座树林根本无竖可守，风云会居然躲在里面死撑，感叹极乐天君志大才疏，不成气候，败没已成定局。

当然也有人认为紫灵丹士失策，区区三十二个人，进入偌大的广袤林区奔东逐北，谈何容易？

就算把工场外的两队人马也加入，人手也不够分配。

其实，这是四海游龙所定的策略，人马先绕林示威打草惊蛇，再孤军突人，对方除了死拼之外，只有从林例撤走的最后一条路。

逃走，外面有两队人马，突人的人也可以迅速退出，乘坐骑穷追猛打，比在林内拼命容易多多。

四海游龙希望极乐天君采用最后一条路，孤军突人凶险大而收获少。

极乐天君不上当，横定了心在林内决战。

一切准备停当，许巧云姑娘与一名侍女，两位神力门的子弟，押来了四个卢庄的打手，跟在四海游龙身后，被迫领路作响导。

入林里余，毫无动静。

共发现六座与路同宽的陷阱，与七支射虎的伏弩。

沿途不时飘浮着一阵阵轻烟，有两个解药用量不足的人，发生呕吐和神智模糊现象，经急救后仍能随同行动。

正走间，跟在领先推动犁状木架后的四海游龙一声沉叱，左手一挥，木盾挡住推架人的上身，右手的铁翎箭破空电射而出。

他后面的幻剑功曹也同声暴叱，射出一枚三棱透风镖，红缨划出一条红芒，速度惊人。

木盾笃笃怪响，暗器的锋尖贯透木板。

“哎……”左前方的丈高横枝上，有人狂叫着往下掉，像中箭的猿猴，是被铁翎箭射下来的。

“啊……”右侧方的树影中，也传出刺耳的叫号，幻剑功曹的镖，也击中了一个偷袭的中年人。

众人奋勇疾进，速度加快。

又超越五座陷坑，前面拓林一变，变得矮而疏，第一座棚屋入目。

事先已从卢庄的口中获得口供，知道已到达中枢了。

四海游龙一声长啸，丢掉木盾飞跃而进，不理睬后面的人，独自冲向棚屋。

迄今为止，他仍然对紫灵丹士这群人怀有成见，如无必要，决不向这些人表示友好态度，只与幻剑功曹的孟家子弟打交道。

四面八方杀声入耳，人影纷现。

后面，隐隐传来蹄声，另两队人马，即将赶来了。

互不兼顾，各找对手，恨重如山，死至方休。

32

这里，矮林外有高林，视界不良，根本就没具有作为生死决斗场的条件。

这些人，也不是听号令进退的兵勇，人一乱，就各散西东。

没有需要死守的根基，碰上硬对手就八方逃避，没人加以管束，爱到哪里就到那里。

极乐天君选对了地方、假使撤出林外逃避，旷野中人那能与健马比脚程？不全军覆没才怪。

而在这里，要脱身并非难事，把所有的人都引入林来，再逃出去就不怕被大群的人马追逐了。

四海游龙像一头愤怒的疯虎，一口气冲抵第一座棚屋，途中雁翎刀势若电耀霆击，劈翻了在经路上出现的五个对手，冲入棚屋前的空地，长驱直入勇悍绝伦。

棚屋前，活阎罗与血妖鲁雄、厉鬼苗光、卢大爷，以及四名打手，刚列阵停当。

“四海称雄，唯我独尊！”四海游龙在三丈外止步，举刀沉喝声如震雷：“活阎罗，把孟姑娘平安地交给在下带走，我饶你，而且拍拍手走路，如果

不……”

“该死的孽龙，本副会主与你誓不两立！”活阎罗痛心疾首地厉叫，阎王令向前一指：“你……你为了一个女人，杀了本会许多弟兄，我和你拼了！”

四海游龙狞笑道：“你是非拼不可的，也注定了非死不可的，你要知道，要找一个具有惊世声威，拥有左右江湖盛衰实力、武功登峰造极而又敢拼死的人拼搏，而且能在众目睽睽下杀死他，这种机会太少太少了。”

吕会主和你活阎罗，就是我踏破铁鞋要找的，具有上列条件的人，所以，我一定要杀死你的，我要让天下江湖同道知道，是我消灭了横行天下号令江湖的风云会。我，四海游龙才是名符其实的盖世之雄。”

活阎罗几个人，只感到毛骨悚然，这才知道事态严重，这才知道这次血腥事件的根由。

举目四顾，附近已没几个人了，杀声和叱喝叫号声渐远，双方的人正在林中奔东远北，你追我赶难分敌我。

不时可以听到左近草木丛中，传出求救的呻吟，不时飘来一阵阵血腥味。

原来紧跟着四海游龙进退的幻剑功曹，也不知道追人追到何处去了。

八比一，众寡悬殊。

但活阎罗却感到心底生寒，激怒的情绪一扫而空，不敢发起围攻，举起的阎王令反而不够稳定。

再定神打量眼前这位威风凛凛的年轻人，老凶魔不由机伶伶打一冷颤。

四海称雄，唯我独尊！这才是志在雄霸天下的盖世之雄形象，不知要有多少高手名宿在他的刀下倒下去。

鲜血和尸堆将会把他报送至声威霸权的最高峰。

大江两岸，有不少高手名宿倒下去了。

风云会的根基在大江，应该知道这个事实。

现在，来到大河两岸，立即有不少高手名宿倒下了，而风云会却首当其冲。

非拼不可，非死不可。

“你是个杀戮狂！”活阎罗嘎声叫，自己也感觉出叫声走了样。

“彼此彼此。”四海游龙居然有礼地欠欠身表示受教：“阁下绰号称活阎罗，你威震天下能有今天的成就，完全是以杀戮得来的，你这狗杂种少在我面前充人样。”

我宰了你活阎罗，至少有一大半江湖同道为我喝采，为我的杀戮而喝采，你不配指责我是杀戮狂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混蛋！你不下令围攻，要站在这里和我斗嘴皮子吗？”四海游龙一反常态，不主动攻击：“你应该在贵会弟兄的尸体前，举起阎王令发誓替他们报仇，将我四海游龙碎尸万段，对不对？”

附近，有风云会弟兄的尸体，也有侠义英雄的遗骸，四面都有搏斗的声浪传来。

“你们的事与我无关，我要求退出。”卢大爷向前走了两步，哭丧着脸申诉，一脸无辜相：“我只是冲苗老兄的交情，假我这地方让他们办事，我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四海游龙沉叱：“你这狗东西没有一点英雄气概，你只是一个玩弄诡计的怕死混蛋。咱们昨晚就住在你的庄院里，你所做的事在下一清二

楚。

说与你无关？哼！你谋害了鬼神愁，用诡计伤了小魔女和另三位姑娘，你庄里躺了六七十个半死不活的庄丁打手，你敢说与你无关？你简直无耻……”

相距不足一丈，正是劈空掌力威力最可怕的距离。

卢大爷突然双掌连环拍出，是风乍起，重施故技，用七煞撼心掌绝技突下杀手。

“你在班门弄斧，哼！”四海游龙屹立如山，挺立以胸腹承受掌力。

一见魂飞曾经面对面用铁蒺藜突袭，三枚霸道铁蒺藜着反弹劳而无功，掌力绝对没有铁蒺藜攻击力聚于一点的威力大，及体便一泄而散。

卢大爷大骇，作势急退。

“去你娘的！”

刀光一闪，卢大爷的脑袋飞起三尺高，鲜血一喷，尸体仰面便倒。

冷酷无情的一刀，把活阎罗吓得心胆俱寒。

“这家伙是个疯子！”活阎罗惊怖地狂叫，像发风一样的倒纵入棚屋，从棚后如飞而遁。

血妖和厉鬼也胆裂魂飞，向两侧滚倒。

长啸震天，四海游龙狂冲而上。

这两位大名鼎鼎的残毒，看到四海游龙的狰狞杀相，和惊心动魄的刀光，怎敢抗拒？采用最正确的行动保命：滚倒躲避。

四个打手型大汉却不够机灵，反应不够快，掠慌地举刀剑封架，不知道主人活阎罗早已经走了。

刀光狂野地楔入、分张，血雨缤纷，人体分裂，人影一掠而过，裂尸掷倒。

四个人，没有一个是完整的。

“你飞不了天！”已消失在棚后的四海游龙大叫。

追势并不快，而且活阎罗的身影，已经消失在矮树丛内，不知去向。

“你会带我找到极乐天君的。”昂然急进的四海游龙喃喃自语，脸上涌起令人发寒颤的笑容，从另一方面追踪，从容不迫并不急于追赶。

棚屋例方的矮树下，钻出姜步虚和小魔女四位姑娘。

“这条螫龙还真有几分霸才霸气呢！”姜步虚神色有点不安：“如果我说他一点也不在意孟姑娘的生死，你们相信吗？”

“像他这种具有人龙条件的人，很容易获得很多人凤的爱慕；但如想获得四海称雄唯我独尊的霸权，可不是容易的事。”

小魔女居然郑重说出一番大道理：“目下机会来了，孟姑娘算什么呢？以后，会有比孟姑娘强一百倍的人凤爱慕他，他又何必介意孟姑娘的生死，而轻易放弃雄霸天下的机会？我们撒手不管吧：大哥，除非你真对孟姑娘有意……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姜步虚笑骂道：“我本来就不管他们的事，所以躲在这里避风头，谁知道他们又回到这里拼命，我那有能力阻止意外发生？”

现在乱得一塌糊涂，碰上任何一方的人都可能发生误会，不如重新躲到地窟里，等平静之后再出来，这就准备下去躲……”

话未完，他一跳两丈。

对面树影中一声急叫，闪出天涯怪气师徒。

“姜小子慢来！”天涯怪乞大叫：“是我老花子……”

姜步虚已准备身形再起，擒人的手已经伸出，闻声刹住脚步。

“你的狗爬术不错呀！”姜步虚调侃老花子：“我正打算打断你的狗腿呢！对付鬼鬼祟祟的人，最妙的办法就是揪出来揍一顿。两位是跟这些人来的？”

“昨晚就来了，好辛苦。”老花子向两位姑娘一翻怪眼：“你们两个丫头胆大包天，你们的老爹老娘昨晚几乎急白了头发，还不赶快脱出是非场？”

你们两宫的人已经决定采取联合行动，在外面等卢大爷算帐，弄不好很可能与风云会冲突，极乐天君不会坐视卢大爷遭殃。”

“卢大爷已经死了。”小魔女指指不远处的尸体：“他又想扮猪吃老虎，被四海游龙砍掉他的头。”

“极乐天君是否能活着离开，还难以逆料。”辛云卿也表示不想立即离开是非场：“不可能与两宫的人冲突了，他自顾不暇呢！”

“笑子，你过来，有件事找你商量。”老花子不理睬两女唠叨，向姜步虚招手，示意避至一旁说话。

“什么事？”姜步虚走近，两人向外移。

“干嘛神秘兮兮？”笑魔女跳脚叫：“南宫大叔，是见不得人的事吗？”

“多嘴婆！”姜步虚嘲笑小魔女的口头禅脱口而出：“男人对男人的话，姑娘们最好不要听。”

“啐！”小魔女当然不便窃听，乖乖地回避。

“想去救孟姑娘吗？”老花子拉着姜步虚远走几步，突然低声提出爆炸性的问题。

难怪老花子要躲开小魔女，要让小魔女知道，保证会醋海生波。

“我为何要救她？”姜步虚颇感意外：“我看她老爹并不焦急，甚至认为幻剑功曹有意制造危机，利用四海游龙打前锋，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呢！”

我看穿了他，所以放手不再干预；本来我也打算利用她来达到我的目的，后来想通了，我的目的是找紫灵丹士和道全法师，求证一件事，其实不必利用她，也可以达到目的。”

“这个……你找紫灵丹士……”

“恕我不能说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咦？我不明白，你们江湖四乞与侠义英雄之间，多少有点意气用事，面不和心也不和，似乎，你似乎十分同情他们呢！”

“我承认江湖四乞，都对紫灵丹士那些所谓正道人士，心存芥蒂不以为然。”天涯怪乞苦笑：“但与极乐天君那些人比较，侠义英雄们虽然并不可爱，至少这些人还不会作恶多端。孟姑娘如果不能脱出魔掌，日后的江湖风暴必定更为猛烈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风云会设有一处或两处秘密训练爪牙的地方，有计划地掳劫各门各道的有利用价值的男女，加以特殊的训练，也作为日后该会的忠实爪牙培养所。

极乐天君知道，江湖人士对子女的生死并不怎么介意，想利用孟姑娘胁迫幻剑功曹或紫灵丹士，事实上效果有限，甚至毫无效果。

但如果把各方的高手名宿子女，训练成风云会的忠实爪牙，结果如何？这就是迄今为止，极乐天君一直不曾利用所掳获的人质，提出作为胁迫价码的原因所在，他根本就没有胁迫的打算，不图近功而着眼远利。

“唔！确是够狠够毒！”姜步虚脸色一变：“总有那么一天，孟姑娘会打出孟世家的旗号，替风云会誓死效忠，成为风云会的重要执事人才，甚至会向她老爹递剑。”

“这是可能的，该会的祖师堂三法师，就有令人移心变性的能耐，三妖道就是训练特殊人才的主事人。”

天涯怪乞诚恳地继续说：“小老弟，你不希望这种可悲的事发生吧？真要等到那一天到来，你的处境并不比幻剑功曹好多少，风云会必定全力对付你，日子是很难过的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把孟姑娘救出，防患于未然。当然，如果极乐天君死了，三法师也去见阎王，风云会瓦解土崩，这种可悲的事就不会发生了。”

老花子冷眼旁观，除了你插手之外，决难挽救日后江湖更惨烈风暴，紫灵丹士那些人消灭不了风云会的首脑，四海游龙也靠不住。”

姜步虚感到有点毛骨依然，真有那么一天到来，日子确实很难过，届时风云会的实力，将庞大得足以主宰江湖，不难查出他的根底，那么……

风云会的人，就曾经打小魔女的主意，今后不会轻易罢手。

“你知道人质藏匿的地方？”他问。

“老花子辛苦了一夜，蛇行狗爬累得半死，老天爷也该大发慈悲，赏给一些酬劳呀！”天涯怪乞得意地说：“只是我老花子有自知之明，没有你参予，谁也休想成功，所以……”

“好，我答应你尽力，但没有保证。”

“连老天爷也不会给任何人保证，废话！”天涯怪乞大喜过望：“但千万别让丫头们知道。”

“为何？”他信口问。

“你少给我装糊涂。”天涯怪乞怪腔怪调：“小丫头对你生情，提起孟姑娘就冒火，把孟姑娘看成最可怕的情敌，要让她知道你要去救孟姑娘，保证会坏事。”

“那就把她们哄走……”

“你去哄哄看？保证会引起她更大的疑心。”天涯怪乞直摇头：“最好不要轻试，小丫头心眼多，机伶慧黠，愈哄愈糟，我敢给你打保票，她一定正在盘算如何套你的口风了。”

“也该试试呀！不试怎知？”

两人故作轻松，泰然自若谈笑着回到原处。

“我要猜三次，猜那些人怀些什么鬼胎。”小魔女果然先发制人，风目亮晶晶在两人的脸上搜视：“辛姐，你认为姜大哥是不是真正的男子汉？”

“那还用问吗？多笨的问题。”辛云卿也会作怪：“连那些被他戏弄得灰头土脸的人，也承认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男子汉。”

“男子汉一定不会在我们小女孩面前说谎，对不对？”

“那是一定的。”

“所以，我们来猜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多嘴婆又多了一张嘴，老天爷！我算是服了你们。”姜步虚摇头苦笑，一脸无奈相，惹得所有的人都掩嘴而笑。

“那就说给我们听好不好嘛？”小魔女缠定了他：“南宫大叔是人精，他的鬼花样多得很，把你拖到偏僻处鬼鬼祟祟说悄悄话，说了些什么好事

呀？”

“我们准备去抢孟姑娘。”姜步虚心中一转，改变策略一语惊人。

天涯怪乞心中叫苦，暗骂嘴上无毛做事不牢。

“什么？”两女同时惊叫。

“老花子知道孟姑娘藏匿在何处，我想邀你们一同前往，老花子认为你们不会答应。

要你们赶快出林与你们的爹娘会合。

“大哥，你的意思如何？”

“我坚持已见，邀你们一同前往，如果你们不愿意……”

“谁说我们不愿意？”小魔女跳脚：“我和她的帐还没算清，正好算个一清二楚，辛姐，帮我助威好不好？”

“我们是患难与共的好朋友，是吗？”辛云卿眉飞色舞，渴望弄清姜步虚与孟念慈之间的纠纷结局：“我们人手已足，任何一方的人也不敢冒昧挑剔，走啊！”

矮柘林附近，走动的人渐稀，留下的几乎全是尸体，偶而有一两个重伤的人，发出垂死的呻吟。

雷霆万钧的攻击，双方的死伤颇为惨重，人已四散，个别的恶斗急骤减少。

风云会的人四散而走，紫灵丹士的人则以工场为中心，预定乘坐骑分批出林追逐，不许元凶恶首脱逃。

可是，始终不知道极乐天君吕会主的去向。

两队人马已分别从林外两侧搜寻，出林逃走的风云会余孽，被迫及决难幸免，因此聪明机警的人，不作亡命飞逃的打算，谨慎地蛰伏潜行逐渐远走高飞。

一个时辰之后，林中完全归于沉寂。

赶来看风色的各路群雄，在工场的三座大宅逗留，暂时停止走动，以免引起误会，弄不好便会成为两方攻击的目标。

两宫的人都留在工场，与各路群雄采一致行动。

血腥味仍浓，尸体已被移走，受伤的人也由紫灵丹士的人救出，风云会的死伤则由卢庄的工人善后。

所有的人，都认为杀戮已经结束了，风云会的人死的死，逃的逃，不可能有任何人留下了。

没有人看到四海游龙的尸体，到底是死了呢？抑或是追人追得太远，来不及赶回？谁也不知底细。

健马玉顶，已由孟家的子弟牵走了，卢庄柘林已没有正邪双的人留下。

极乐天君与活阎罗失踪，正邪大决斗还没正式结束。

终于，一座棚屋前出现了人影。

附近三里方圆内，共有五座棚屋，真要找，得找上老半天。

这一座棚屋像瓜棚，四面没建木板墙，一、二十根柱子，里面仅设有桌椅，没有使用的其他家具，一览无遗，四面透风，是仅供休息的棚屋。

这附近的地底下，到底有多少座地窟，恐怕连庄主卢大爷也弄不清数目，甚至不知道有几座是废弃了的，久弃不用的地窟连出入口也不知在何处了。

侠义英雄们根本不知道棚屋区有地窟，仅知道极乐天君利用棚屋区作

为聚集处，浊战之后追逐四散，连棚屋他完整地留下，没有人知道有地窟，更没派人仔细搜寻。

这人是四海游龙，没有人会想到他仍然留在此地。

侠义英雄们都知道他个性暴躁，自以为英雄盖世，冲冲激愤勇悍地奔东逐北，怎么可能神秘地留在原地？

他仍是先前的装扮，但丢弃了雁铃刀，改换了一把不知从何人身上夺获的长剑。

人少，没有混战的机会，不需霸道的雁钢刀应敌，用剑可以表现英雄本色。

他站在棚屋前面的空地内侧近棚柱处，用手中的一根小木柱，敲打着地面，发出卞卞怪声浪。

“你们如果再不出来，我会撬开掩盖，堆干草木料放火烧，一定可以把你们活活薰死在里面！”

他二面敲打，一面沉声说道：“里面有通风孔和听音孔，我知道你们可以听清每一个字，我已经等了你们一个时辰，目下所有的人都走了，只有我四海游龙一个人，应该出来和我一决生死了。”

片刻，三尺见方的一块地面徐徐向下沉落，鱼贯跳出了十二个人。

最先出来的是血妖鲁雄、厉鬼苗光、残怪陈冲，接着是活阎罗、陈瑞夫妇、以及七名男女。

面对十二个气勇涌如山，恨意似海的十二名高手名宿，四海游龙站在空地中间，威风凛凛有如天神当关，绰剑在手目空一切。

所有的人，都是他手下败将，难怪他目空一切，没把这些人放在眼下。

“好像贵会主不在，难道还躲在地底下不敢出来？”他不等对方列阵，舌绽春雷厉声问：“凭我四海游龙的声威身价，配向他叫阵，快叫他出来！”

人多人强。

这些人虽说都是他的手下败将，但个人的武功修为相差不至于太远，一比一当然不是他的对手。

但是十二个人围攻，他即使有三头六臂，也挡不住齐下的刀剑。

但他的声威，已镇住这些威震江湖的高手名宿。

以往，妖魔鬼怪四大残毒从不饶人，江湖朋友闻名丧胆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；今天，三个残毒居然一反常态，不但凶焰尽消，而且脸有惧容。

“你这狗东西实在太狂！”活阎罗咬牙切齿：“你真想要向敝会主挑战？”

“我四海游龙站在这里叫阵，不会是假的吧？”四海游龙傲然地说：“贵会主是个怕死鬼，他只配带了一些忠实心腹走狗悄然往来出没无常。”

明知我们要全力袭击你们的藏匿区，他居然不管贵会弟兄的死活藏匿不出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留下，他该出来了吧？”

“按情势估计，敝会主即将赶回来了。”活阎罗得意地说：“你可以稍候，就可以与敝会主见面，假如你急于找死，认为你可以应付得了本座十二个人围攻，可以立即发动。你很了得，咱们不会和你作英维式的单打独斗。”

“贵会主即将赶回来？”四海游龙一怔。

“不错，即将赶回来，因为他根本不在这里。”活阎罗得意地仰天狂笑：“哈哈……紫灵妖道自以为得计，以为可以把本会的精锐由在此地一网打尽。”

但是却不知道你们在这里耀武扬威的同时，会主已带人在孙家农庄发

起突袭，把你们留在孙家农庄的人以及伤者，掳获作为人质，派人秘密南下了。

要不了一年半载，这些人将以风云会忠心耿耿的弟兄面目出现，席卷江湖扬威天下。

锄除你们这些老前辈的过气人物算不了什么，利用你们的亲朋子弟开创新局面，才是千秋大业的正确作为。咱们留在这里的人一击即走，你明白原因了吧？

不过，你居然知道咱们有地窟藏身，的确令人大感意外可能是卢大爷的弟兄出卖了他，卢庄知道林内地窟区秘密的人并不多。”

“天下没有真正无人知晓的秘密，唔！似乎，紫灵丹士又失败了一次，不过，还没输光，还有我呢！你们十二个土杂瓦狗不堪蔡某一击，我等你们的会主！”

四海游龙威风八面地收剑入鞘，抱肘屹立像一座山：“我等片刻，他不来，我四海游龙再屠光你们等他，我一定要让天下同道，知道我四海游龙消灭了风云会为世除害。”

“你这混蛋小辈，简直在痴人说梦话！”活阎罗已经可以控制激怒的情绪，大敌当前，激怒于事无补：“本会的实力空前强九任何人也撼动不了本会壮大根基。

该死的！你为了孟家的闺女，甘心替紫灵丹士那些人卖命，气势汹汹要讨取女人才肯罢手，现在好像你已经只字不提了，你还想不想要孟姑娘？你认为本座不至于将孟姑娘的尸身给你看？”

“用人质的死活来要胁，连孟老伯也不在乎你们那一套老把戏了，你这种老掉牙的胁迫手段，千万年来一直都有人使用，唬不了真正的英雄豪杰，碰上真正的英雄豪杰毫无作用。

当年楚汉相争，楚霸王英雄盖世，也用烹刘太公的手段逼刘邦退兵，拙劣得很。结果，刘邦要求烹了之后，分他一杯羹为了争江山，烹了老爹又算得了什么？

我四海游龙志在四海称雄唯我独尊，你杀了孟姑娘，我会用最惨烈的手段屠尽你们替她报仇。

救得了她当然好，救不了我并不内疚，我只要为救她而尽了全力就情至义尽了，你吓唬不了我的。”

右方不远处的矮柘树下，一声长笑涌出八个人。

“哈哈……”领先的神刀门门主断魂刀客仰天狂笑：“千万年来，大义灭亲的可歌可泣故事史不胜数，活阎罗，你妄想用孟姑娘的生死作为胁迫手段，不会成功的，反而会激起蔡老弟维霸天下的豪气。”

“咦？你们……”活阎罗吃了一惊：“你们怎么没……没走？”

“你失望了？”断魂刀客冷笑道：“追逐出林外，在下就心有所疑，因此悄然带了子弟潜返工场隐身，所以现在我来了，我神刀门子弟壮烈牺牲过半，不将贵会妖孽锄除净尽，你想我会甘心吗？蔡老弟，不要等了，上吧！杀一个是一个。”

“好，杀一个是一个。”四海游龙重新拔剑：“陶门主，活阎罗是我的，管束你的人，不要争功。”

人数相差不远，活阎罗沉不住气了。向身后的人打手式，再迈步迎上。

“蔡小辈，我活阎罗也认为你是我的。”活阎罗口气转硬：“该死的！你

真以为吃定我了？”

四海游龙一怔，对方竟然摆出一比一决斗的阵势呢！

“你在搞什么鬼？”他讶然问：“你为何不下令围攻？公平决斗你行吗？大概你右肋的创口复原了，而且向极乐天君临时学了几手保命绝招？”

上次活阎罗掳走孟姑娘时，被四海游龙一剑伤了右肋，迄今创口结了痂，但并没完全复原。

这时居然仍有勇气拼搏，难怪四海游龙惊讶，不合情理的事，惊讶自在意中。

两名爪牙，悄悄从后面穿越棚屋走了。

“上次本座志在擒人，得手后无意恋战，一时大意被你伤了本座的肌肤，你就吹起牛来了，哼！”活阎罗毫不脸红说大话，打肿脸充胖子：“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胜了本座你再吹牛尚未为晚。”

“有我无你，那是一定的。”四海游龙举剑向前主动退进，杀气直透华盖：“江湖道上，你阁下已注定除名，四海称雄，唯我独尊！杀！”

杀字声若焦雷，剑动风雷骤发，豪勇地走中宫强攻，吐出一道进射的光华。

活阎罗这次聪明了，不再冒险硬接。

闪身进步走偏门避招反击，阎王令荡起满天风雷，疾斩对方的腰脊，移位极为灵活，避招反击一气呵成，这一令具有劈山斩获的威力。

行家一眼便可看出，活阎罗没有接招的实力和勇气。

另一面，血妖鲁雄已出列，红光闪烁的血焰刀向断魂刀客陶门主一指，狞笑着指名挑战。

“陶门主，你这浪得虚名的杂碎，别闲着，我血妖陪你玩命：“血妖的刺耳噪音，有一股慑人心魄的妖异魔力：“凭你那几招欺世盗名的烂刀法，居然敢妄自尊大组派立门，那么，咱们四大残毒都可以称宗称主了，可耻！”

四大残毒固然凶残惊世，江湖朋友畏之如毒蛇猛兽，但把神刀门的绝学讽之为烂刀法、也未免过份。

陶门主的武林地位与威望，虽然并不比四大残毒高，至少也相等。

陶门主的刀法，称为神也许太过夸张，但决不是血妖所讽刺的“烂”。

唯一占上风的是：血焰刀是武林宝刀之一。

“是否浪得虚名，不久便可分晓。”陶门主的金钢狭锋刀一扬，刀气激骨裂肤光华耀目，与火焰刀的血红火芒相映辉，一红一青特别刺目。

一声暴叱，血妖狂野地抢攻了，满天红芒电射，劲烈的刀气发如狂飚。

两个爪牙是相貌狰狞的中年人，身分地位也定不低，能在副会主身边同进退，决非仅可，供跑腿的小人物。

因为两人撤走的身法速度惊人，一两闪便消失在棚屋后面的矮拓林内，神刀门的人即使看到了，也无法拦阻。

绕出里外，前面出现一座八根柱的两丈高木架台，那是整修柘树安装定型架的器具，需要七、八个人才能抬走移动，毫不引人注意。

两爪牙来势如狂风，到了架台的最外侧柱脚旁，一人警觉地向四面守望，一人探手伸入柱脚旁的一个以草掩盖，极为隐的洞孔。

先是传出三声敲击声浪，一长两短。

片刻，再敲一次，然后用劲向上一拉，放手掩盖妥洞口，退至一旁戒备，目光落在架台中间的地面。

右侧的树丛下，一双双眼睛透过低垂的枝叶空隙，与茂密的草梢，注视着两个爪牙的动静。

他们是姜步虚七位男女，在这里守候已久，像是守株待兔，耐心令人佩服。

天涯怪乞伏在姜步虚身侧，老眼放光大喜过望。

天涯怪乞兴奋地低声说：“设计的混蛋真该死！原来启闭的机关在那根柱架旁，谁会想到与活动的工作架台有关？难怪咱们七个人搜遍了谢近各处，甚至连门户都找不到呢！”

昨晚我看到有人在这一带消失，的确看到有人是被背捆了双手，就那么片刻间，人便消失无踪，只留下一个人警戒。

老花子正要擒人问口供，这人突然离开飞掠而走不再回来，因此断定人质必定藏匿在这附近的地窟内，可是不知开启的方法，不得其门而入。”

“即使你找得到机关，也不知道信号和开启的手法。”姜步虚也低声说：“我猜，如果地底下有人，必定闭死出入门户，外人即使找到机关也无法开启。

派来的自己人，须先敲出信号，下面的人开启机关，地窟门才能任由上面的人用机关自由启闭。这座地窟，比我和四位姑娘藏身的废窟灵巧。

卢大爷是老狐狸，他遍建地窟乱人耳目，其中只有少数几座是他所使用的密窟，这座必定是其中之一，但愿人质真囚禁在里面。唔！我得准备了！”

他拍拍身左爬伏着的小魔女示意，两人开始小心地悄然向前蛇行。

辛云卿与天涯怪乞，在三丈后蛇行跟进。

两侍女与小花子桑小乞断后，留意后方的动静。

架台中间的地面，一块三尺见方的地面缓缓下沉三尺余。

停止下降后，便形成最上端的一级升阶，下降的地道有九级，末端便是一座沉重的裹铁窟门。

外人即使能开启地面的洞窟口，也无法打破这座裹铁窟门进入。

共跃上来七个人。

最先的三个，赫然是穿着法服，挂了乾坤法袋的老道。

两个女的：女扮男装的太真玄女、毒蝎五娘杨春艳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最先跃上的老道问。

“上禀大法师。”守候的一名爪牙行礼恭敬地回话：“四海游龙与陶门主一群人，找到副会主藏身的地窟，特派弟子前来，请三位法师前往救援。”

“咦？怎么可能？”

“现在可能已开始交手了。”

“好，走！”

当最后一个人跃登坑口时，一个小纸包从后方悄然飞起，奇准地抛入坑洞口，沿着级道滚落。

滚了三级便受震破裂，无色无臭的药粉向下散飞。

窟口有一个大汉，正在缓缓关闭沉重的窟门。

上面，人已飞掠而走了。

坑洞口正缓缓的上升。

窟门因坑洞口上升而逐渐幽暗，拉门的大汉已将门闭了大半，蓦地手一松，失足滑倒，爬伏在门下失去知觉。

药粉已涌入窟内，隐隐灯光从门缝泄出。
片刻，坑洞口重新下沉。
首先跳入的姜步虚像一阵风，刮入窟口将门推开。

33

上一次交手，活阎罗三招便挂了彩，并不表示他比四海游龙差得太远，而是当时目的不在歼灭志在擒捉人质，也因急怒而大意失手。

这次，他特别留心不再躁急，一沾即走小心翼翼，希望能制造致命一击的好机。

这一来就像是游斗，表面上两人全力施展险象横生，事实却是有惊无险，四海游龙还真奈何不了他。

血妖与陶门主的恶斗，反而显得激烈无比。

两把刀漫天澈地狂舞，三丈方圆内全被血色与青色流光所笼罩，砭骨的刀气进发劲道远及三丈外，人影与闪烁刀光令人目眩。

第三者休想进入威力圈中插手相助，因此陶门主的七名子弟，只能在外围提心吊胆地戒备。

厉鬼苗光已看出苗头，四海游龙并不如想像中那么骁勇了得，活阎罗足以缠住这条龙，而陶门主所带来的七个人，似乎不像是真正的高手。

“咱们上吧！陈兄。”厉鬼向残怪叫道：“咱们先清除那些小辈，以免碍事。”

“也好，会主来了之后，将会发现这里已经不需担心，只有死人需要料理啦！”残怪欣然同意，向陈瑞夫妇一打手式：“鬼王，你夫妇俩请不要闲着好不好？助副会主早些打发孽龙升天，以免夜长梦多。”

陈瑞脸色一变，冷冷一笑；

“那狂小子根本不曾使用绝学拼搏。”陈瑞指指八方迫攻的四海游龙：“咱们任何人加入，都会引起他的杀机，保证谁上谁死，要是不信邪，你老兄何不试试？”

陈瑞夫妇是唯一知道四海游龙具有绝世神功的人，怎敢硬着头皮往鬼门关里闯？

“你们四大残毒的声威，比我夫妇低不了多少。”陈瑞的妻子冷冷地说：“真才实学甚至高出一分半分。试试一定会死的，你们本来就是这小狗的手下败将，千万不要逞能试尝加入，你残怪上去准死，可不要用激将法把我夫妻扯进去垫棺材背好不好？”

残怪受得了，厉鬼可就怒火上冲啦！

“会主花重金请你们来看热闹，简直是最大的浪费！”厉鬼咬牙说：“陈兄，咱们就上，让这位浪得虚名的九幽鬼王，知道本会人才济济，比他高明的人多的是，咱们上！”

残怪本想伸手拦阻，但厉鬼已先一步向激斗中的飞舞剑光冲去，也就争步奔出，左右齐上。

“愚蠢！”陈瑞抽口凉气说。

四海游龙听活阎罗说会主将到，因此心中早有打算。

他要等极乐天君到来后，再大发神威，剑上只用了三分劲，已经把活阎罗逼得八方游走，主宰了全局。

假使活阎罗不用游斗术争取时间，决难支持十招八招。

双方都在等，都有意拖延，都在争取时间。

如果有第三者加入，必定打破平衡局面，不论是那一方面的人加入，都会引起激烈的变化。

厉鬼与残怪不知厉害，冒冒失失地突然加入，受不了激鲁冲动，一头撞进了鬼门关。

“不……要……”活阎罗看出危机，狂叫着喝阻，仓卒间神功骤发，阎王令被迫行雷霆一击。

来不及了，四海游龙一声冷叱，剑上风雷强烈三倍，剑光有如九天劈下的进射电光。

“呢……啊……”惨叫声随狂乱的人影进发，从左右冲入的人影争剧反弹而出，洒出满天血雨，身躯反弹飞抛。

“我跟你拼了！”活阎罗厉叫，阎王令再次不顾一切狂挥。

“你死吧！”四海游龙再次沉叱，剑光疾射，响起一声破空的轻雷，光华炽烈三倍。

“铮！”阎王令接触剑尖，沉重的令比剑重两倍，竟然被剑震得向侧荡去，光华排空直入。

“咱们拼了他！”其他六名爪牙厉叫着举剑挥刀，发狂似的一拥而上。

“不可……”陈瑞狂叫。

叭达达怪响，厉鬼与残怪抛起的尸体摔落，腹裂胸开死状极惨。

活阎罗则暴退丈余，仰面便倒，咽喉现孔颈骨亦断，这一俭神乎其神击中不能中的要害部位。

剑光如万道金蛇乱舞，每射出一道电光，就响起一声轻雷，狂风大作，轻雷殷殷，四海游龙的依稀身影不易看清，剑光则强烈刺目惊心动魄！

人潮蜂涌而至，三法师最先达到。

“天雷霹雳……住手！”最先掠到的老道惊叫，意思是叫四海游龙手下留情，情急大叫，起不了任何作用。

叫声中，三个老道右手有七星剑，左手有拂尘，情急救人疯狂地扑上了。

人体飞掷，电光更为强烈，像是天地混沌。

风吼雷鸣，殷雷声惊心动魄，天地变色，尘埃飞扬。

血妖鲁维与陶门主，已被四海游龙剑毙活阎罗三个人所发的轻雷声所惊，停止恶斗向门坊察看，恰好看到六名爪牙被剑击中、挑飞，只惊得毛骨悚然。

接着是三位法师投入，风吼雷鸣的异象，把旁观的人吓得发寒颤。

见多识广刀法称神的陶门主，也感到澈体生寒。

响起一阵震耳的金鸣，人影四分，罡风徐止，雷声渐敛，血腥令人作呕。

六个爪牙的尸体抛向六方，是被剑挑飞的。

四海游龙站在尸堆中，脸色苍白大汗如雨，但举剑的手稳定如铸，气息有点急促，虎目彪圆，久斗之后依然威风凛凛。

三个法师分立三方，本来苍白的脸部变成灰色像是死人面孔，三支七星剑仍然发出隐隐轰鸣，三支拂尘只剩下秃柄。

血妖鲁雄如见鬼魅，惊恐地后退，突然转身狂奔而遁，被死尸吓破了胆。

从此，四大残毒正式从江湖除名。

唯一幸存的血妖，也从此失踪。

“你……你这家伙好……好残忍……”对面那位老道嗓音不稳定，气色太差表示呼吸也出了差错：“你……你练成了霹……霹雳神功……你是雷……”

“我残忍？你混蛋！”四海游龙大骂：“三比一，接着六个人一窝蜂而上，我不杀他们，铁定了要被他们乱剑分尸。然后，你们三个狗养的牛鼻子老道联手狂攻，居然说我残忍，你简直混蛋加三级，呸！”

“你……”老道气沮，想发威却又心虚。

“我知道你们，神巫教三仙师，三个无所不为阴险恶毒的妖仙，曾移山倒海驱神役鬼。”四海游龙嗓门特大，威风八面：“我亲眼看到你押解着孟姑娘，躲入这处柘林地窟区，沿途施展妖术呼风唤雨，装神弄鬼吓人。

现在，如果你们使用妖术，我四海游龙必定斩尽杀绝为世除害，说一不二。你们九个人，最好不要倚多为胜……”

“蔡老弟，咱们也上去九个人……”陶门主大叫。

“没你的事！”四海游龙不客气地一口拒绝：“不许再有混战的情形发生，混战一发生人都走散了，这些胆小鬼四面八方一走，曾误了在下的大事，我要正大光明逐一产除他们，一剑一个绝不留情！”

三位妖仙情急救人，结果，一个人也没救到，反而让六个爪牙加快送命。

雷霆一击，灾情惨重！

霹雳神功，真有雷霆的惊世威力。

九幽鬼王陈瑞夫妇俩失了踪，被四海游龙的绝世神功惊破了胆。

其实，除了老道之外，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霹雳大神功是啥玩意，也没有人听清老道所说霹雳神功四个字的意义。

因为连见多识广的陶门主，也没听说过这种神功。

九幽鬼王陈瑞夫妻之以溜走，并非被霹雳神功四字所惊走的。

四海游龙并没省答复老道的质问，老道的问题并没引起众人的注意，众人之所以惊骇，是被四海游龙杀人技术的残忍凶狠惊破了胆。

陶门主碰了一鼻子灰，乖乖闭嘴。

“原来你就是四海游龙。”老道的口气，似乎并不感到意外：“小辈，你并不是紫灵丹士的人，平空冒出你这么个可怕的煞星，完全破坏了本会歼灭侠义群雄的大计，你……”

“闭嘴！少给我摆出受冤屈苦主面孔逞口舌之能！”四海游龙威风八面大叫：“不错，我就是我，与你们双方的人无关。你风云会的狗屁大计，影响了我四海游龙的利益，一切后果必须由你们负责，唯一解决之道是必须有一方去见阎王。

你们已获得充分的时间喘处，精力已复，现在，一个一个上，我四海游龙盖世之雄，不希望我的对手是懦夫胆小鬼。

你们必须像个英雄一样，公平地一比一拼死活，不是你们死光，就是

我四海游龙摆平在这里，你上！”

他简直就在说废话，三个法师猝然霹雳一击，也几乎力尽崩溃，谁还敢和他一比一作英雄式的拼死活？

“你这孽障为了一个女人……”

“为女人丢命甚至丢江山，平常得很。”四海游龙抢着说“你们胆敢劫持孟姑娘，想利用好来迫我，犯了最大的错误，必须为误错而付出可怕的代价。

你们为了一个女人，可以付出百十条人命作代价，我四海游龙为了一个女人，杀掉百十个人又有何不可？

反正你们愿意付，我就杀，甚至洗村屠城，在我来说，都不算是严重的事，我在等你们的会主，带更多的人来让我杀。”

“大法师，把孟念慈交给他好了。”穿男装的太真玄女在一旁大声说：“他和鬼神愁都不是紫灵丹士的人。副会主由于心怀激忿，不顾属下兄弟们的反对，坚持掳劫孟念慈，不在乎得罪第三方的人，而至损失了许多弟兄，副会主也因而送了命。

把人交给他，要他置身事外，他如果拒绝，毙了孟念慈再和他拼命尚未为晚。”

太真玄女的用意很简单，把孟姑娘带出来谈条件，以人质的生死作为谈条件的本钱，进退裕如可以主宰情势。

她认为将刀架在孟姑娘的脖子上谈条件，必定可以挽回眼前的颓势。

“好，去把她押来。”大法师不得不出此唯一策略，目下人手不足，进退两难，委实没有放手一拼的勇气。

“孟姑娘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。你们最好准备承受蔡某的霹雳搏杀！”四海游龙语气极为凶狠。

“阁下不要欺人太甚。”大法师怒火上冲：“不要逼风云会集中全力，以破釜沉舟的决心，明暗俱来和你决死，就算你有三头六臂……”

“老道，你也不要料错我四海游龙的决心。”四海游龙凶狠地说：“也许你会动用一两百个敢死好汉，或者出动五百，甚至一千的人来对付我，我却不信把这五百或一千个敢死好汉斩光杀绝之后，还有人敢来找我送死。

你们这些人争名夺利也许表现得非常勇敢，但勇于送命的决不会有上百上千之人。

你就没有被我一剑宰掉的勇气：“

咄咄逼人，霸王面孔的气魄表露无遗。

大法师心虚的神情，也溢于言表，还准备回敬几句场面话，但一触及四海游龙杀机炽盛的虎目，只感到心底生寒，打一冷颤，硬将话咽回腹中，咬牙切齿向太真玄女挥手示意，太真玄女急急走了。

气氛紧张，双方的人屏息以待。

片刻，紧张的气氛，因太真玄女的重现而濒临爆炸边缘。

“大法师，大事不好！”太真玄女老远便尖叫：“地窟是……是空的，人质与看守全……全部失……失踪……”

“混账！你们胆敢戏弄我四海游龙！”四海游龙爆发了，手一动长剑出鞘。

一声厉吼，三位法师同时双手齐挥，蓦地狂风乍起，烟雾涌腾，利器破风声慑人心魄，刺鼻的异味随风飘散，眩目的闪光有如乱舞的金蛇。

三妖仙先前来不及施展妖术，现在总算抓住机会了。

夸口说狠话吹牛是一回事，面对事实又是另外一回事。

四海游龙并非真的不怕妖术，对迷香毒物更深怀戒心，大喝一声，左手迅疾地拔出有臂套的小匕首，贯入烟雾涌胜的暗影内，从斜方向飞跃而起，远出三丈外再折向抄三妖道的退路，不敢从烟雾中穿越。

陶门主更是心惊，领了七名弟子急退。

三法师七男女不见了，四海游龙也不知追向何方。

烟雾终于消散，陶门主看到一名妖道的尸体，肚腹贯入四海游龙射出的小匕首，锋尖向斜上方穿透了腹膜。

想必是仰面用鱼龙反跃身法退走，被匕首贯入腹部向上斜穿而透腹膜，一击致命。

跟随三法师听候使唤的人，并非是超尘拔俗的高手，当然也不是普通的随从侍役，必须有事时能派得上用场，至少能看守捉来的人质，行动时能配合得上三位法师。

四个随从两男两女，两女的身分地位相差悬殊。

太真玄女人称南海妖女，蓬莱宫的一宫之主，武功修为与名头，比四大残毒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另一位毒蝎五娘，就着得太远了。

毒蝎五娘是开封绑架主谋点龙一笔的同谋，与点龙一笔只能算是江湖二流人物，被迫向风云会效忠。

她只配摇旗呐喊跑腿放哨等等杂务，而点龙一笔与无双秀士仅被派作眼线而已。

毒蝎五娘是所谓新进的人，是另两位男随从的跟班，正确的说，是随从的听候使唤跑腿的。

三位法师作法与妖撤退，四个随从从后面先一刹那逃走，各不相顾。

四人早已被四海游龙吓破了胆，逃走当然用上了全部精力亡命飞逃，那管得了同伴的死活快慢，谁快谁的命就可保住。

毒蝎五娘武功差得远，逃走的速度也就最慢。

因此，她听到一位法师被匕首击中的惨叫，更是魂飞天外，双腿因惊恐而力道急减，跑得更慢。

所谓慢，是指她与其他的人比较而言，其实她的轻功非常扎实，一跃两三丈相当了不起。

落在后面的人，运气一定不会好。果然不错，恶运当头，身后人影冉冉近身，似乎突然附在她的身后了。

“带我去囚禁人质的地方，不然，哼！”是四海游龙声音：“我将把你撕成千百块，说一不二。”

“我……我带你……去……”她魂飞魄散，摔倒在地，连滚带爬折向而走，连回头看的勇气都消失了：“不……不关我……我的事，我……”

工场的三座大宅都有人歇息，那是闻风赶来看热闹风色的江湖群豪。

有些人已经走了，有些人不死心，仍在等候最后消息，等最后的结局，以便作为日后走向的依据。

聪明的人应该知道如何见风转舵，应该知道如何尊敬最后胜利者。

两宫的人在一座大宅歇息，摆出的阵势真没有人敢去招惹他们。

侠义群雄陆续有人赶到，陆续带来一些受伤的人揪治，也带了尸体；胜利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

终于，紫灵丹士匆匆赶到，这位正道人士的主将气色并不怎么好，身

后跟着廿余位大名鼎鼎的高手名宿。

其中有三道两僧，有幻剑功曹、伏魔剑客和昊天一剑……

共背来了廿一具尸体，损失相当沉重。

“他们并没全胜。”九天飞魔站在宅前的阶黠，对身旁的辛夫人说：“尸体中没有吕会主极乐大群。如果毙不了元凶恶首，今后仇恨牵缠谁也休想安逸。”

“就算能毙极乐天君，风云会同样能推举新的会主，正邪之斗，永远不会停止。”辛夫人苦笑：“世间永远有追求名利权势的野心家出现，建帮组会永远是争名逐利权势的最佳手段。”

风云会即使风消云散了，不久就一定有其他的帮会取而代之。丘老，你我这种独树一帜的名流。总有一天会成为野心家们，争取或消灭的对象。”

“呵呵！辛宫主有意建帮组会？”九天飞魔大笑：“或者退而求其次，建立万毒门也不错呀！”

“我那当家的懒散得很，这几年甚至连门也懒得出，万毒宫总共不过二三十人，他还嫌多了呢！建门？谈都不要谈。”

辛夫人显然没有组会立门的野心：“我在江湖邀游，主要是察看江湖动静，留意是否有人打万毒宫的歪主意，尤其是像风云会一类实力庞大的组合，才有能力向万毒宫的权威挑战。丘老，你的惜春宫最好严加提防意外。”

“我会留心的。”九天飞魔笑不出来了：“这次适逢其会，两方的人都在打小女的主意，我还敢不提高警觉？”

紫灵丹士一群人，占住一座大宅，原先在内歇息的江湖群雄，识趣地迁出，另找地方歇息。刚将尸体往大宅移，喧哗声大起。

姜步虚俏同小魔女四位姑娘，从最外侧的大宅屋角出现，解着七男一女，女的赫然是孟念慈姑娘。

七位男的都是年轻人，都是侠义群雄那些高手名宿的晚辈。八个人聚在广场中心，一个个垂头丧气。

四位姑娘急急离开，表示置身事外。

姜步虚赤手空拳，缚龙索缠在腰间，嬉皮笑脸看守着八个俘虏，八个俘虏不但不敢逃走或反抗，而且乖乖地成两排盘膝坐黠。

侠义英雄一阵乱，从大宅涌出。

紫灵丹士最后出来了，廿四位高手名宿居然不敢冒失地抢出救人，一个个满脸狐疑惊讶，弄不清姜步虚在抗什么鬼。

当然，他们知道八个晚辈子弟，都是被风云会掳走的，怎么却在姜步虚手中？

“鬼神愁步虚！”在广场外看热闹的江湖群雄中，有认识他的人惊呼。

今天，紫灵丹士不再穿灰白色宽长衫，正式穿了青道袍，以道装面目出现。

姜步虚一眼便认出这位侠义英雄首脑，正是那天他痛打关中狂客和伏魔剑客时，从背后打了他一记天雷掌的人。

另一个老道也在，但那天这位老道来不及出手。

仗魔剑客也在，这位名列天下七大超凡高手的老剑客，在鬼神愁面前威风尽失，看不出超凡的气概。

幻剑功曹满脸惊疑，失措的表情暴露无遗。

“正邪决斗结束了，我鬼神愁与你们的过节还没了。”姜步虚神态轻松，

但所说的话却令群雄紧张：“你们的人都来了，正好作了一了断。”

“爹，救救女……儿……”孟念慈哀叫。

“鬼神愁，原来你是风云会的人！”幻剑功曹怒叫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怎么说，悉从尊便，反正不管我鬼神愁是何方神圣，你们都必须和我了断的。”姜步虚轻拍孟念慈的头：“大家都知道，你女儿是我要的人，风云会胆敢擅行掳走，犯了我鬼神愁的忌讳，所以受到惩罚，我把她夺回来了。

现在，我鬼神愁有两件要求，阎黠作不了主，免开尊口，叫能作主的人出来谈判。

紫灵丹士，你不出来吗？”

紫灵丹士那能不出来？

姜步虚挑选这种地方示威，众目睽睽群雄毕集，押着人质公然叫阵，稍有身分的人也不会退缩。

在四周哗然声中，紫灵丹士举手示意，阻止己方愤怒叫吼攘臂欲出的人妄劝，沉静地举步上前。

“姜施主，贫道不知道你存了什么怪心眼，不过，向两方面的人施压挑战，并不是聪明的事。”

紫灵丹士毫不激动，脸上甚至有笑意：“也许你认为利用这次机会扬名立万，一鸣惊人，成为不世的英雄。

就事论事，施主的确获致空前的成功，成为有目共睹实至名归的江湖巨霸，正邪双方的高手名宿，先后一一成为你扬名立威的踏脚石，鬼神愁的名号已威震天下了。施主，你还要什么？”

姜步虚大感意外，也暗暗佩服紫灵丹士城府极深，在这许多第三者的旁观注视下，能低首下气示弱，真了不起。

幻剑功曹的表现，就不够高明了，一口就咬定姜步虚是风云会的人。明白表示要使用暴力解决。

“我要知道这次开封正邪决斗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”姜步虚声如洪钟，吸引了所有的目光：“事情发生得十分勉强，名不正言不顺，最后居然把我鬼神愁列为祸发之媒，简直岂有此理！”

他踢了一名人质一脚：“这八位被风云会先后擒住的人质，不但不会受到虐待，反而像贵宾一样被招待在地窟内，自始至终，不见风云会的人将他们押出来，作为要胁的价码。”

北面广场外观看势闹的人丛中，钻出了天涯怪乞师徒。

“是我老花子请求姜老弟，去救孟姑娘几个人质的：“天波怪乞嗓门更大：“同行的还有万毒宫、借春宫的姑娘们，我们都是参予的证人，所以够资格公诸天下。

人质的看管人以神巫教三法师为主，老花子认识的人有南海妖女蓬莱宫主太真玄女、巫山神女、毒蝎五娘等等。

八个人质在地窟内，与太真玄女九个看守，快快乐乐根本就像一家人，人质没加任何的禁制。”

“我鬼神愁是个冷眼旁观的人，这朗问一直觉得事情的演变疑云重重，因此躲在一旁避免积极参予，发现你们双方的所谓你袭我击生死相拼，真正在激斗中被杀的人，没有几个是真正的高手名宿。

而真正出尽死力大开杀戒的人，是被卷入风暴中的大傻瓜四海游龙。紫灵丹士，你能举出合理的理由交代吗？”

四周看热闹的江湖群雄议论纷纷，情绪有点激动。

“贫道实在不明白施主这些话，到底用意何在？”紫灵丹士修养到家，一脸无宰相：“风云会是否优待所掳获的人，贫道怎能替吕会主作答？”

双方一直就在不期而遇中生死相搏，武功高明的人，存活的机会自然增多，你以为这是官兵死守城池，非死光杀绝不可吗？

施主，你到底要贫道交代什么？你又希望正邪两方给你什么好处呢？施主难道希望两方的人死光杀绝才甘心吗？”

这一番质问的确有份量，姜是老的辣。

按常情论，第二方面的人本来就无权过问，凭姜步虚的声望地位，更无权插手评论谁是谁非。

“你们是否死光杀绝，我鬼神愁毫不介意，我要知道的是真象，显然你紫灵丹士不会把真相公诸天下。”

姜步虚没有深入追究的打算：“我鬼神愁无端被牵人成了受害人，我有权讨回公道。

第一：快剑那些曾经酷待我的人，包括那你们上刑时在场的孟姑娘，全部得赶回开封柏家，等候我鬼神愁在往讨公道。

其二：你和道全法师在我背后偷袭，一记天雷掌几乎要了我的命，这笔帐咱们必须算清，半个时辰后，咱们三个人在东北角，至孙家农庄的小径当面算。

你们如果不来，或者带了狐群狗党倚多为胜，在下不会现身，你们所有的人必须小心在下的偷袭……

“你……”

“这八个在下救出的人，皆被在下用封经手法所制，必须在十天之内，在开封柏家等在下疏解，如果不去等，吉凶祸福自行负责。”

“阁下！”紫灵丹士脸色一变。

“半个时辰，柘林外小径见！”姜步虚不再多说，一跃三四丈，如飞而去。

姜步虚说得不错，真正出死力大开杀戒的人，只有一个大傻瓜四海游龙。

其他正邪两方的高于名宿，真正在见面时生死相拼的人寥寥无几，除非是万不得已而不得不下毒手。

通常是一沾即走你追我赶，人多时更是各找对手一哄而散。

另一位肯拼的人是陶门主，因为陶门主的得意门人关中狂客陆南星，不幸被杀死了。

关中狂客是未来的掌门人，神刀门中最优秀的弟子，虽然还不配称高手名宿，但已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侠义英雄。

他被杀之后、神刀门的弟子义愤填膺，难怪陶门主不顾一切，率领得力门人发疯似的找风云会的人拼命。

二位法师、死了一个，余众四散，四海游龙不肯罢休穷追，陶门主也带了七位门人飞掠而走。

视野有限，起步又晚了，轻功比四海游龙差，因此追出三、五十步，便失去了四海游龙的踪迹。

追得太急，方向错误也一无所觉。

陶门主有自知之明，假使没有四海游龙，他这几个人绝对无法应付妖术通玄的妖仙，因此必须紧跟着四海游龙。

急急钻出一处矮树丛，奔入一座棚屋前的小广场，棚屋侧方钻出杀气腾腾，手中火焰刀红芒暴射的血妖鲁雄，劈面遭遇，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

刚才两人恶斗胜负未分，恶斗因四海游龙的大开杀戒而中止，血妖鲁雄心胆俱寒溜之大吉，竟然不曾远走高飞。

现在再次相逢，似乎不见其他的风云会爪牙在场。

“四海游龙何在？”血妖怒吼。

“这是你我两人的事。”陶门主厉声说，拔刀独自大踏步逼进：“你配向四海游龙叫阵？”

一声冷哼，棚内跃出一个青衣人。

又一声轻咳，棚左放出另一个。

陶门主吃了一惊，不进反退。

“你这两个罪魁祸首躲在这里？”陶门主嗓音大变，向身后的七位门人打出速向后退的手式。

“阁下，你们后退无路。”棚内跃出的人阴森森地说：“你们唯一的路是冲上来，冲向咱们的针风钉雨，碰你们的运气吧！冲上来。”

“快冲呀！大名鼎鼎的神刀门门主，用不着害怕针风钉雨！”血妖咬牙切齿说：“你陶门主是刀法如神的超等高手，天下一针与一钉百了，却是武功仅算二流的小人物，你怕什么？”

风云会的十大提调，全是高手中的高手，不可能是二流小人物。

天下一针曾无与，一钉百了温武鸣，同列天下十大暗器宗师级的名家，声威决不比陶门主差。

用暗器杀掉三位侠义英雄，意图嫁祸给姜步虚，正是这两位暗器名家，所以陶门主说这两人是罪魁祸首。

紫灵丹士向风云会所提的和解条件，就是要求交出这两个凶手偿命。

陶门主警觉地转身回顾，心中一凉。

确是后退无路，十余名咬牙切齿的男女，已堵住退路，为首的人赫然是紫袍刺目，相貌狰狞的风云会会主极乐天君吕如风。

他仰天长啸，向同道示警求援，希望在附近的四海游龙，能闻声起来援手。

“本会主就等你们的人赶来救应，来一个死一个！”吕会主恶狠狠地咬牙说：“本会主在白杨坡会后，曾经派人与你们取得协议，共同设法将正义锄奸团的人引出，一举歼除这些日后的心腹大患，双方再坐下来解决歧见，避免两败俱伤共存共荣。

该死的孽障，你们却不遵守协议，反而乘机屠杀本会的人，你们必须偿付这笔血债。

陶门主，你必须死！”

“陶某并非不遵守协议，而是贵方下毒手在先。”陶门主厉声说：“陶某的得意门人关中狂客遭了你们的毒手，神刀门与你们誓不两立！”

“本会主也有此同感，双方必须有一方从世间消失。你们诈称四海游龙与你们无关，无法控制他的行动，其实却是你们的阴谋诡计，利用他来屠杀本会的人，竟然杀死了本会的副会主，本会与你们不共戴天！”

天下一针从左面逼近，一钉百了则从右方移动。

两双手垂在身侧，走动时自然地摆动，手中看不到异物，也毫无拔佩刀拼斗的打算。

两以怪眼放射出慑人心魄的冷电，脚广缓慢像是幽灵漫游，仅外我所流露的寒森杀气，也令对手心虚胆寒。

“陶门主，时辰已到！”右方的一钉百了沉叱。

陶门主八个人，八把刀排列成阵，一声沉喝，刀山涌发，向极乐天君二个人狂野地冲去。

打蛇打头，冲向人拼命，比用刀拼暗器胜算要大些，刀不是拍打暗器的有效兵刃。

而且，针和钉如果从后面发射，必定误伤前面的吕会主群人，所以陶门主赌两个暗器名家，投鼠忌器不敢发射针钉。

一步错，全盘留输。

吕会主十余个人，突然倒飞疾退。

电芒破空，急如骤雨。

两个暗器名家一面跟进，一面双手连续飞扬，针风钉雨漫天澈地，一丛丛连续飞射。

陶门主输了这一步棋，以背示敌大事休矣！

一声怒啸，他回头反扑，叮叮叮一阵金鸣，刀震碎了五、六枚透骨针，刀如狂龙光临天下一针的身躯。

一阵颤抖，他身上最少也有七枚透骨针人体，他居然禁受得起，生死关头激起了同归于尽的潜力，狂烈的刀光闪电似的光临人体。

天下一针做梦也没料到，中者必定浑身发软的透骨针，七、八枚贯体，陶门主竟然浑如未觉，扑势反而更为快速猛烈。

他发现危机光临，已来不及有所反应了，刀光一闪，锋刃砍入左肋，脊骨卡住了刀，总算仅断了一半腰身，没变成两段。

砰然大震中，两人撞成一团摔倒。

七位门人，全被针和钉所击毙。

从此，神刀门从江湖上除名。

这瞬间，宝蓝色的光影电射而至。

“四海称雄，唯我独尊！”声如雷震，与宝蓝色的光影同时抵达。

而先一刹那，三支铁翎箭已没入一钉百了温武鸣的身躯。

这位宗师级的暗器名家，根本不知道有人接近，更不可能发现比声音快一倍的铁翎箭，从左后侧电射及体，箭到人倒。

对面，吕会主十余名男女已经不见了。

“陶门主……”四海游龙抱住陶门主的身躯，离开抽搐着、腰被砍裂一半、肚肠流出的天下一针，移放在一旁焦灼地大叫。

陶门主的胸腹，共中了九枚透骨针。

这种针长四寸，头重尾轻，所以不用定向穗，入体透骨劲道惊人，想取针必须割开创口，中针人短期间死不了，痛苦却非不所能忍受。

当然，贯入要害很快便会死亡。

“老……老弟……”陶门主嘎声叫。

“你中了暗器，我替你……”

“我不行了，胸腹已……已穿孔像……像蜂窝……”

“哎呀！这……”

“小……心……”陶门主浑身一展，气息渐弱。

“小心什么？陶门主……”

“昊天……一……剑他……他们一……”

“他们怎么啦？”

“出……出卖你……呢……”

“陶门主……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陶门主喘出最后一口气，告别了人间。

34

紫灵丹士和道全法师走了，这两位仙不敢不前往应约。

包括孟姑娘在内的八个人质，经过高手名宿的澈底检查，发现不但任督二脉有异，连其他十二经脉也有异象。

谁也不知道是被何种手法所制，没有人敢自告奋勇疏解，谁也不敢负疏解错误的责任。

两老道一走，五湖散仙与大悲僧十方行者，气势汹汹到了两宫的人占住的大宅前。

天涯怪乞师徒首先外出，九天飞魔与辛夫人也神色冷然步出门外。

双方都不友好，气氛一紧。

“我想，有人要思将仇报了。”天涯怪乞嗓门特大：“老花子多管闲事，今天恐怕过不了关。”

“就算你今天过得了关，日后也将日子难过，南宫老弟。”九天飞魔也声震四野：“多年前，老夫与十方行者曾经搞得很不愉快，所以在开封他一看到我的女儿，就油然兴起歹毒的报复念头。

老弟，这些人惹不得，惹了保证灾祸连绵不断，管他们的闲事那还了得？呵呵！老花子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怨不得人了！”

“谁要是不讲理。”辛夫人阴森森地接口：“我玉修罗决不饶人。我不过问他人的阴谋诡计，但这些阴谋诡计必须不损害到我辛家的人，而且，我对恩将仇报的人深痛恶绝：“

明白地表示三方面组成了联合阵线，也明白地表明进行强力的反击，任何人挑衅，等于是挑起另一场恶斗。

五湖散仙的门气总算温和：“贫道要知道诸位援救敝同伴的经国，不得不前来打扰。

孟姑娘八个人，根本不明白诸位是如何把她们救出的，只知突然神智昏迷，醒来便受到诸位的控制了。”

“如何将人救出，那是鬼神愁的事，他不会泄露本身的所学。我老花子其实也弄不清他所用的手段。”天涯怪乞冷冷地说：“老道，你想证明什么？”

“想证明我们是风云会的人？”九天飞魔沉声说。

“丘施主主勿火上添油。”五湖散仙提出警告。

“难道不是吗？”九天飞魔不在乎老道的警告：“昊一真人，你们肚子里那点点牛黄马宝，老夫一清二楚，你何不明明白白说出你们所要说的话来？”

“丘老哥，你这种推论我老花子不敢苟同。”天涯怪乞抢着说：“他们的人被风云会正正当当擒走，这不会是假的吧？”

“是不假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风云会崩溃在即，大势已去，为避免对头赶尽杀绝，因而采取平安交还人质策略。”九天飞鹰大声说：“这就是两国相争，战后交换俘虏的老把戏。老花子，这就是他们的意思，认为咱们穷途末路，不得不耍手段把人质交还给他们。昊一真儿老夫没猜错吧？”

“有此可能，不是吗？”五湖散仙冷冷地反问。

“如果老夫否认呢？”

“贫道要证据。”

“老天爷！一切皆不出鬼神愁所料，这小家伙委实令人佩服。”天涯怪乞苦笑：“我这个成了精的老江湖，见识和智慧都不如他这个初闯道的小伙子，惭愧！老道，鬼神愁早已料到你们会玩这种把戏。”

“贫道不该要证据吗？”

“该，真该。”天涯敢乞举手一挥：“所以，咱们把看守人质的两个爪牙弄来了，名号颇为响亮的巫山云雨神官宫主巫山神，她的口供绝对可信吧？你信不信？”

“那得看怎么样问口供。”

“好，咱们当天下江湖同道之面，问这位名号响亮的巫山神女怎么说。”天涯怪乞用大嗓门宣布，广场四周的江湖群雄纷纷向这里移动。

“喂！有那两位问口供专家，肯大公无私地一献身手？欢迎相助。”

“且慢！”五湖散仙脸一沉：“贫道要把人带走郑重地讯问……”

“放屁！”走近的一名豹头环眼的中年人，怪眼一翻厉声叱骂：“你一点也没有一代高手名宿的风度，说的话不带半点人味。”

哼！人不是你们擒获的，你凭什么要带走？是不是怕在这里公开讯问，暴露你们正邪双方的阴谋？抑或是摆威风给江湖同道看？”

“孽障可恶！”五湖散仙勃然大怒。

“你最好安份些，不要用屎尿糊自己的脸！”中年人双手叉腰，大环眼怒张：“你如果敢撒野，我要不把你整得哭爹叫娘，就取消我八荒瘟神的名号！”

八荒瘟神，比九州毒王更令人害怕的魔道巨擎；九州毒王用毒，八荒瘟神施瘟役；用毒还可以控制少数人的死活，瘟役会死人一大堆。

五湖散仙打一冷颤，大悲僧与十方行者脸色骤变。

小魔女与辛云卿，肩上打着巫山神女和无双秀士，大踏步走出门到了广场，将人往地上一放。

“人还没弄醒。”小魔女踢了昏迷不醒的巫山神女一脚，退至一旁：“片刻就会醒来，是好是分开问口供，一个一个问……”

“小丫头，你不要在班门弄斧，看我八荒瘟神的手段，我是问口供的专家。”八荒瘟神走近，在百宝囊中掏法宝：“大罗天仙，也会乖乖地把他的八辈子前生往事，巨细无遗招出来！”

怒啸震天，群雄惊恐地急急退回原位。

“吕会主来了！”有不少人同声大叫。

足有了三十位男女，风云会的残余赶来了。

极乐天君和两位法师领先，三十位男女气涌如山冲入广场。

五湖散仙与两僧急撤，大宅内的伏魔剑客一群人，纷纷抢出列阵，正邪双方的实力依然相当。

天涯怪乞与两宫的人，也涌出列阵戒备。

八荒瘟神从容不迫，退至一旁袖手旁观。

紫灵丹士和道全法师不在，五湖散仙昊一真人便成了主事人。

极乐天君盛怒而来，按理双方已经过多次大规模拼搏，目下已是决定性的最后残局，双方见面唯一的情势是尽快全力生死相决，结束最后的残局。

可是，极乐天君却不曾立即发起抢攻，对方已占据中枢长骗深入，不发起抢攻极为反常，不合情理。

“紫灵丹士为何不出来？”极乐天君厉叫：“五湖散仙，你在弄什么玄虚？”

“紫灵道友不在。”五湖散仙脸色不正常：“这里，贫道可以作主，要和要战，吕会主划下道来，没有什么玄虚。”

“是你策划毁了本会的中枢？”

“是鬼神愁所为，与贫道无关。”

“不是四海游龙那畜牲？”

“紫灵道友控制不了四海游龙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”

八荒瘟神向九天飞魔打手式，然后缓步上前。

“喂！你们怎么啦？”八荒瘟神大叫：“你们两方死仇人敌面面对，所说的话怎么像在打哑谜？咱们这些作壁上观的人，怎么听不懂？”

九天飞魔惜春宫的人，首先向屋内退。

万毒宫的人，也和天涯怪乞师徒向后撤。

广场侧方站出两个年约半百出头，穿了村夫庄但佩了剑的人。

“八荒瘟神，阁下不明内情、当然听不懂啦！”那位佩了光秃秃的佩剑的村夫朗声说：“他们不是在打哑谜，而是情势失去控制，不得不用默契来打交道的权宜手段。”

“你知道内情？”八荒瘟神问。

“概略知道。”

“说说看。”

“早些时候白杨坡风云会与正义锄奸团约会，被四海游龙和鬼神愁捣乱，不欢而散，情势便失去控制。

因此双方的主脑人物，利欲熏心认为对对方都具有潜在威胁，必须破除成见暂时采取暗中合作，先除去潜在的威胁保障自己的权益，牺牲一部分正义感特别强烈，以及态度极端强硬的人，以便将潜在威胁的人引出，所以订了一个什么临时协议。

这临时协议只有少数人知道，我敢和你打赌，这所谓潜在威胁，一定指正义锄奸团，你心不信？”

“我当然相信。”八荒瘟神说：“我明白了，由于控制不了四海游龙，又钻出一个多事的鬼神愁，情势因而失去控制，所以才有目下的结果。

老兄，他们恼羞成怒了，再不走就得遭殃啦！哈哈……谁敢追来，我八荒瘟神要他死无葬身之地，哈哈……”

长笑声中，钻入屋中形影俱消。

极乐天君身后，跃出八个暗器名家，四个扑向八荒瘟神，四个扑向两位村夫。

八荒瘟神走了，两村夫也飞掠而走。

四周的江湖群雄，见机一哄而散，咒骂着逃出工场，以免遭池鱼之灾

被杀灭口。

两宫的人从屋后撤出，穿林而走。

八荒瘟神赶上了九天飞魔，一面走一面咒骂。

“喂！瘟神。”天涯怪乞赶上叫：“你在后面洒放瘟役，谁来善后？你……”

“你别胡叫好不好？”八荒瘟神笑了笑道：“八荒瘟神已经年近古稀，你看我像个古稀老人吗？”

“哎呀！你……冒充的？”

“他姓黄，黄天中。”九天飞魔替天涯怪乞引见：“他的武功不怎么样，更不会使用瘟役，但他的老哥八荒狮黄天才，却是功臻化境的天下八大神秘尚手之一。”

“要不是冒充瘟神，那些混蛋不发疯似的进攻才怪。”黄大中就：“所以我要丘老哥赶快走。风云会有不少可怕的暗器名家，一拥而上暗器齐飞。你们就算有万毒宫撒毒，自己也难免有损失，犯得着吗？”

“我猜，那两位仁兄一定是正义锄奸团的人。”天涯怪乞肯定地说：“他们一直就不露面，神出鬼没隐身有术，只有他们才知道正邪两方订了临时协议，果然神通广大，难怪正邪双方都把他们看成潜在威胁，不惜暂且放下深仇大恨，暂时合作对付该团。”

“丘老，你们有何打算？”后面的辛夫人高声问。

“去看看鬼神愁，与两老道交涉的结同，如何？”

“好，小心他们近来……”

“放心啦！工场内短期间不可能平静、协议的秘密揭开，受骗的人怎肯甘心，保证吵吵闹闹没完没了，那有时间来追我们”

九天飞魔信心十足地说：“而且，四海游龙还在里面追寻孟念慈，假使闯进工场，不天翻地覆才怪，那小子任何人都控制不了他！”

“姜大哥例外。”小魔女信心十足地说。

紫灵丹士与退全法师，在侠义道中声誉极隆，名列九仙，武功与道术皆出类拔萃，是这次正邪勾心斗角的主事人、可以冠冕堂皇拒绝任何人的胁迫。

他们可以不理睬姜步虚的要求，将约会置之不理，侠义群雄不会怪他们处理不当。

但情势不由人，不由他们置之不理。

姜步虚选择现身的时地极为适当，众目睽睽有目共睹，两老道位高辈尊，能拒绝吗？

何况有八个人被制了无人可解的经脉，能置之不理吗？

最重要的是，两老道有对付得了姜步虚的自信，而且认为大局已定，风云会的威胁已除，估计错误，以为姜步虚是唯一的遗患，正好一举加以清除。

两人并肩沿小径北行，一面走一面低声商量对策。

“咱们如果不能活捉他，孟姑娘八个人后果难以逆料；”道全法师的门气，并不如想像中那么乐观：“就算能活捉他，他横定了心不解孟姑娘八人的禁制，宁可同归于尽，咱们同样束手无策。混账东西！他吃定我们了。”

“放心啦！道友。”紫灵丹士却显得信心十足：“这小辈初闯江湖，而又缺乏雄心壮志，表示胆气不足，胆气不足的人必定怕死，他决不会宁可同归于尽。哼！只要擒住了他，我要他生死两难，看我怎样摆布他。哼！”

“你真能确定对付得了他？”道全法师正色问。

“那是一定的。”紫灵丹士信心十足：“上次我急于救人，那一掌没能运足全劲，他也幸运地藉势前冲减少受力，所以能逃脱摧心腐髓大劫。”

道友，我可以明白告诉你，这小辈除了巧斗出色之外，武功修为根基差得远。只要你能有效地替我堵死他的逃走之路，我一定可以活捉他，要他神形俱灭。相信我，道友。”

“希望如此。”道全法师语气中仍然有点缺乏信心：“虽然不会有旁人目击，希望用不着我插手，毕竟你我的声望地位，联手向一个初出道的小辈攻击，会引起江湖朋友的非议，影响咱们的威信。”

“道友，你可不要误事啊！”紫灵丹士皱着眉头说。

“我会做我该做的事。”道全法师苦笑：“咱们都活了一大把年纪，看破世情，明时势知利害。这次咱们结合同道开封之行，大多数人此行名不正言不顺，恐怕只有贫道和昊天一剑白施主。是受害最重，理直气壮必须参予讨公道的人。按理，贫道应该全力以赴，与风云会誓不两立。”

“道友，你后悔了？”

“后悔什么呢？”道全法师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不是说过，活了一大把年纪，看破世情，明时势知利害吗？双方纠缠下去，岁月漫漫，永远仇恨牵缠，祸遗子孙，何必呢？”

既然协议中极乐天君负责，赔偿我栖霞观的损失，今后双方的人不侵害对方的权益，暗中共谋江湖之福，我还能苛求什么呢？

没想到成功在望，鬼神愁竟然把孟姑娘几个人救出，继绝了双方光明正大以人质谋和的大计，以后还得大费手脚。极乐天君失去谈和的本钱，情势不乐观。

总之，鬼神愁不死，灾祸不止，我能不知利害袖手旁观因而误了大事吗？”

“道友能知道利害，我就放心了，极乐天君方面，你大可放心。”紫灵丹士得意地阴笑：“这次能趁机除掉他那些尾大不掉的一些客卿，以及一些想除而又无力除去的朋友。

风云会的根基更为稳固，完全消除大权旁落的威胁，他必定极乐得像是上了天，丢了人质，他会另行设法找寻谈和的有利价码，不会介意的。

他知道鬼神愁和四海游龙，都不是我们的人，不会怪我们控制不了意外的情势。唔！

我担心……”

“你担心什么？”

“担心他对付不了四海游龙。”紫灵丹士有点不安：“虽然咱们尽量安排让那狂小辈孤立，但狂小辈骁勇绝伦，极乐天君方面，真没有几个人能有制胜的把握，这个狂小辈，很可能成为双方的心腹大患。”

“不会的，幻剑功曹控制得了那狂小辈。好色是英雄好汉的弱点，孟姑娘会针对弱点下工夫的。贫道所担心的，仍然是鬼神愁姜步虚，这个人，似乎没有弱点可以控制，他完全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。”

谈说间，前面出现两个人的背影；

真巧，二十步外的两个人，恰好听到身后有声息，扭头回顾双方照面。

“咦？九幽鬼王！”紫灵丹士愕然惊呼：“你夫妇俩不是在罗副会主身边吗？怎么独自悄然离去？”

九幽鬼王陈瑞夫妇脸色一变，转身警觉地相候。

“紫灵丹士，你怎么知道老夫在活阎罗身边？”九幽鬼王惊讶的表情显而易见：“老夫只是替吕会主助拳的人，并不是该会重金礼聘的客卿，因此保有行动的自由，不受任何人节制。

风云会绝大多数弟兄，都不知道老夫的真正身分名号，而你一眼便知道老夫的底细，甚至知道老夫的活动情形。

老道。我不信你真的已经修成半仙，有未卜先知的神通，委实令老夫莫测高深。喂！

你两位是主持大局的主将，不会是专程追逐老夫而来的吧？”

“大局已经底定，主事的人用不着亲自出马追逐任何人。”在丈外止步的紫灵丹士神色泰然，并无敌意流露：“贫道了解施主不受任何人节制，施主是有名的阴险桀骜高手名宿；显然看出情势不利，夫妻俩为人谋而不忠，贪生伯死，危急时脱身远走高飞，是吗？”

“老夫逃，决不是被你们这些欺世盗名，欺善怕恶的人吓逃的，你紫灵丹士也没有把老夫吓逃的份量。老道，你是来追我鬼王的？”

“你配贫道专程追赶？未免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”紫灵丹士嘲弄地说：“少往你自己脸上贴金好不好？”

“那你们来干什么？散步？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

“送行？”

“你以为贫道不配把你送上黄泉路？”

“不要太过自信了，老道。”九幽鬼王冷笑：“百十招之内，你无奈我何。老夫如果用游斗式周旋，三天三夜你也捞不到老夫一根汗毛。”

“你说起大话来了。”紫灵丹士向前逼进：“你如果不见机滚蛋的话，贫道就要你下地狱！”

九幽鬼王向乃妻打手式，向后徐退。

“看样子，你并不打算与老夫浪费精力，不然你早就火冒三千丈扑上来了。”九幽鬼王一面退一面说：“老夫也不想和你拼命，咱们日后江湖上见，后会有期！”

右侧方矮树丛枝叶摇摇，钻出姜步虚高大的身影。

“他当然不敢浪费精力，必须用全部精力应付我鬼神愁。”姜步虚大踏步接近，说的话信心十足：“因为我鬼神愁让他们两个超等的顶尖高手名宿同来，他就知道我有胜他们的把握，怎敢再耗损精力送你下地狱？”

紫灵丹士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你两个成名老前辈，卑鄙地从背后偷袭，给了我鬼神愁致命的一记天雷掌，这笔帐必须算个一清二楚，你怎么说？我不希望你是一个赖债的下三滥混混，最好简单明了还我公道。”

“姜施主，能不能心平气和谈谈？”紫灵丹士采取低姿势：“贫道情急救人，事非得已，好在并没造成伤害，彼此无仇无怨，贫道诚意向施主道歉，有何条件，施主何不明示？”

“我的条件非常简单。”

“怎么简单？”

“乖乖让在下在你背上打一掌。”

“别开玩笑……”

“老道，你看我像开玩笑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那就与在下公平拼搏，为保命而全力施展。道全法师如果不愿作证人，可以两人联手，但不能在一旁放冷箭偷袭，以免引起在下的杀机。你们不要命与我元关，我却不希望因此而开杀戒。”

“施主似乎认定可以任意宰割贫道了。”紫灵丹士不再示弱，鹰目中杀机怒涌。

“在下还不至于如此狂妄，事实亡那天尊驾一掌之赐，几乎要了在下半条命，所以在下誓在必报。”

姜步虚口说不狂妄，摆出的毫不在乎神态却狂妄得很，背着手浑身松懈，不像一个即将拼搏的人。

“你放心，我不会杀死你，只要把你揍得鼻青脸肿留下半条命，你却可以毫无顾忌杀死我，你占了天大的便宜，上吧！你还等什么？”

“你已经逼得贫道无路可走了！”紫灵丹士阴森森地说。

“事实上正好相反，在下已经替你留下平坦的活路。”姜步虚也脸色一沉，语气转厉：“如果在下不邀你出来，在工场众目睽睽之下，要求你解释人质的疑团，几乎可以保证你无法圆满交代。

你的解释将愈描愈黑，结果如何你心里明白，我承认我有私心，不得不暂且将公义搁在一边。假使你不是在下所要找的人，哼！”

哼什么，他不再解释。

蔡道人要他找出具有天雷掌绝学的人，而且要求他查出之后立即返报不加干预。

假使紫灵丹士被证实是他所要找的人，公然揭发紫灵丹士的阴谋，必将引起轩然大波，他如何向蔡道人交代？

“你存了什么私心？”紫灵丹士沉声追问。

“很简单，不希望你成为众矢之的，一旦你逃遁亡命，我就找不到你了。人不自私，天诛地灭；我不想成为天诛地灭的：人，现在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
紫灵丹士已别无选择，吸口气徐徐拔出古色斑烂的松纹古定剑。

“贫道拒绝作证。”道全法师沉声说，也拔剑出鞘：“姜施主可允许贫道与紫灵道友联手？”

“欢迎！”姜步虚解开缚龙索经拂着：“在下早就把你计算在内了，两位联手是意料中之事。”

退至一旁的九幽鬼王，不住摇头苦笑。

两老道虽然不是天下数一致二的高手，但比天下七大超凡高手或风云十杰高明多多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居然敢向两老道挑战，要不是狂妄得走火入魔，就是发疯找死活得不耐烦了。

两个拔尖的超等高手名宿。联手对付一个初闯江湖的年轻人，也是令人骇异难以置信的事，即使在大规模混战的场合里，这里情形也罕见发生。

九幽鬼王是被四海游龙的惨烈搏杀吓破胆了的人，却不信姜步虚有抗拒两老道联手的能耐。

四海游龙浑身带有杀人的利器，霸气十足；而姜步虚手中仅有一根不起眼的缚龙索，外表也缺乏英风豪气。

两老道已修至传说中的地行仙境界，两人联手，足以将铜筋铁骨的人，打入九幽地狱。

“我们得走。”九幽鬼王向乃妻低声说道：“杀目击的证人，是江湖道上

的金科玉律。”

“不要小看了鬼神愁，老伴。”他的妻子却有不同的看法：“这两位老道联手，不可能一照面便击溃神巫三法师，而四海游龙却办到了。

唯一能与四海游龙抗衡，甚至捉弄四海游龙的人，就是这位鬼神愁，你可不要小看他了；咱们退远些，预留退步，定下心坐山观虎斗，看了结果再走尚未为晚。”

“也好，退远些作壁上观。”

道全法师亮剑，立即产生阴森诡异的气氛。

近剑尖处，有一只太极图案，红白分明，光芒闪烁，不知是何种奇异染料所绘制，不像是漆，有金属光芒反射。

剑炁一发，太极图的黑白光荒炽盛，在濛濛的剑身光芒中闪烁、转动，光芒强烈数倍，像是活物。

松纹古定剑的剑吟，宛若隐隐风雷慑人心魄。

而姜步虚的缚龙索，软绵绵地悬垂在身旁，看不出用劲的迹象，倒像是一条垂死的、扭动着的蛇。

凌厉的杀气，远在四丈外的九幽鬼王夫妇，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来，只感到毛发森立，杀气逼人。

姜步虚徐徐移步走位，避免两面夹攻，争取一比一的有利情势，三人移位的步法逐渐的加快。

武功修为相差不太远，想形成夹攻的机会并不多，甚至于连并肩出手的机会也不容易抓住。

对方移位的身法如果够灵活，被盯牢的一个人，常会挡住了同伴的移动，刹那间的耽搁，便会形成一比一的局面。

姜步虚盯牢了道全法师移动，绕走斜切极为灵活，紫灵丹士左迫右抄，始终抓不住夹攻或并进的机会。

明显地，姜步虚把道全法师看成稍弱的对手，当成主要的攻击目标，可把道全法师气疯了，气一动，就沉不住气走险。

一声急叱，风起云涌，剑上的太极图突然像是脱剑破空，幻化为黑白两色的涡形流光，宛若有奇形怪状的异物交织飞腾。

澈骨劲流如惊涛骇浪般，向急速移动的姜步虚奔腾涌扑，愤怒地发起空前猛烈的抢攻。

同一声暴叱，松纹古定剑已幻化为满天青霞，挟着呼啸罡风与隐阴殷雷，旋出一侧奋起扑击。

异象变幻中，姜步虚倏然隐没在涡流旋风中。

紫灵丹士左袖一挥，掌吐出袖口，电光激射中，响起一声乍雷，眩目的闪光乱舞，刺鼻的烟硝四散，热流扑面，轻雷徐敛。

暴乱中，响起道全法师一声半窒息性惊呼。

黑白涡流旋光恢没，风止云散。

人影从侧方流泻而出，贴地逸出三丈外。

真像猛虎咬猪，拖的速度相当迅疾。

缚龙索套勒着道全法师的脖子，仰面朝又被拖着滑动。

姜步虚则一手两脚爬行，一手抓住索的两端，两人的姿态怪异，状极可笑。

紫灵丹士位于相反的方向，远在四丈外，转身时已来不及抢救了，但

仍然怒吼着挺剑冲进。

姜步虚长身而起，一脚踢在道全法师的耳门上，应脚昏厥，很可能早就被勒昏了。

“你用的是掌心雷，狗屎！”姜步虚轻拂着缚龙索，快速地游走：“那种小孩玩的贯炮形玩意，根本就不算武枝，你少给我献宝，掏出你的旷世绝学天雷掌让我开开眼界。

唔！剑术不错！”

嘲笑声中，紫灵丹士狂风暴雨似的连攻了十余剑之多，剑如狂涛汹涌，青虹漫天澈地。

但姜步虚在慑人的剑网中飘忽如魅，有惊无险，缚龙索曾经多次楔入剑网，光临紫灵丹士的咽喉。

好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斗，远在四五丈外的九幽鬼王夫妇，居然看不清两人身影的实体，更无法看出两人攻守的招式，反正青虹如电，索影像灵蛇，如此而已。

蓦地传出一声惊呼，一声狂笑。

远处的九幽鬼王叹息一声，大有兔死狐悲的感慨在心头。

“一个在地下爬，一个在天上飞。”他的妻子也黯然叹息着说：“一代侠义道领袖人物，落得如此下场，真够可怜的了。”

姜步虚的缚龙索，缠住了紫灵丹士的右脚踝，双手握索急剧地旋转，愈转愈快。

紫灵丹士飞起半空，手脚绝望地挥舞，痛苦地表演空中飞人，手中仍然死抓住古定剑不肯丢弃。

飞旋一、二十圈之后，旋势加快，可怕的离心力将血液猛往脑部冲，就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。

终于，眼前一片混沌，天旋地转中，剑脱手飞抛。

旋势立即变缓，飞的高度也渐减。

假使突然停顿损落，紫灵丹士很可能成为白痴。

终于，姜步虚身形挫低、斜伏、滑出，然后一蹦而起，迅速解了缚龙索缠在腰间。

紫灵丹士沉重地斜摔在草中，滚滑出三丈外；再发出几声痛苦的呻吟，翻了两次身，昏昏沉沉挣扎着爬起。

他像个喝了十斤老酒的醉鬼，昏眩感短期间不可能消失，虽然能站立，但摇摇欲倒不辨天南地北。

姜步虚到了，拉掉老道的百宝囊扔出三丈外，扯断袖椿除去臂套袋的暗藏法宝，再给了老道两耳光。

“赶快清醒！”姜步虚嗓门像打雷：“我给你运气行功的时间，让你使用天雷掌绝学，我等你。”

“我跟……你……拼……了……”紫灵丹士含糊地狂叫，昏昏沉沉循声扑出，招出猛虎扑羊。

一扑落空，本来就不分东南西北，听力也不灵光，扑错了方向。

姜步虚一脚扫在老道的右肋上，把老道踢翻出丈外。

“混蛋！你要打滥仗吗？你又不是下三滥的泼皮！”姜步虚大骂：“而是拔尖的、超绝的武林高手。”

猛虎扑羊这一招，本来就是泼野的贴身搏击招术，一般武林高手不屑

使用。

这一脚，可能踢断了一两根肋骨，老道滚了两滚，哀叫着挣扎难起。

“站起来运气行功！”姜步虚叱喝：“再放泼，我要把你整治得像条病狗！”正要举脚再踢，九幽鬼王到了。

“老弟，你不要再折磨他了。”九幽鬼王用怜悯的口吻说：“他已经精力耗尽，够可怜的了。”

“我根本没在他身上造成伤害，你少替他担心！”姜步虚气势汹汹：“他精力仍在，我要等他施展天雷掌，他曾经用天雷掌要了我半条命，我要他用天雷掌和我堂堂正正的一拼！”

“他只会掌心雷……”

“他已经用过了，那不是掌心雷。”

“他根本不会天雷掌，老弟。”

“废话！我曾经挨了他一记天雷掌。”

“天雷掌是早年一代绿林巨寇雷霆大天尊的绝技，这老道怎么可能会这种威力万钧的武林绝技？”

“他就是隐名逃世的雷霆大天尊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九幽鬼王大笑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姜步虚厉声问。

“你误把冯京当马凉，所以好笑。我告诉你，这次参予正邪决斗的人中，恐怕只有三或四个人，曾经见过雷霆大天尊本人当然是指年轻时的雷霆大天尊。”

紫灵丹士在江湖神气了四十年，‘他的一举一动皆众所瞩目，荣居侠义道领袖人物之一，你怎么把他看成那位绿林巨寇？’

“这……那些人早年曾经见过雷霆大天尊？”

“我，便是其中之一；另两三个，是神巫教三法师，九幽鬼王一语惊人：“所以，我失魂落魄逃命；所以，三位法师全力一击也救不了活阎罗的一些爪牙。”

“咦？你在说些什么？”姜步虚听得一头雾水问道：“那么，你知道有关雷霆大天尊的消息了？”

“雷霆大天尊已经失踪廿余年，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，但是……”

“但是什么？”

“霹雳神功确已出世，天雷掌已经重现江湖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不久之前，这两种可怕的神功绝学，不但把老夫吓跑，而且毙了活阎罗，吓坏了三法师。”

“什么？你说雷霆大天尊不久之前出现了？”

“不是雷霆大天尊出现了，而是这两种神功绝学出现。”

“在何处？什么人？”姜步虚狂喜，急急追问。

“四海游龙，他几乎屠光了风云会的高手名宿。”九幽鬼王犹有余悸地打一冷战：“好惨！那简直是惊天动地的大屠杀，老夫胆都快被吓破了，所以……”

姜步虚一跃三丈余，如飞而去。

九幽鬼王的妻子，抱着昏迷不醒的道全法师，往已吃力地站起的紫灵丹士身侧放下。

老太婆黯然地说：“道全法师被打昏了，并没有受伤，他即将苏醒，你们结伴回去吧！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

你们的下场惊醒了我夫妇的名利梦，再不找地方隐世避仇，也会和你们一样栽得好惨。抱歉，我们不能护送仇敌回去。”

人影纷现，香风入鼻。

好多好多人，全用困惑的目光，向这四个狼狈的仇敌注视。

“老鬼，你夫妇竟然能把这两位仙，弄成这鬼样子？”九天飞魔满怀狐疑，意似不信地问：“可能吗？一定是用什么诡计暗算……”

“是鬼神愁的惊世杰作，我老鬼算那棵葱？”九幽鬼王苦笑：“三下两下，两仙变成两条虫，就是这么回事，丘老兄如果不信，何不问问他们？”

“不用问了。”辛夫人叹息一声：“姜小哥深藏不露，修为深不可测，他如果没有必胜的信心，会向这两位仙约会单挑吗？”

“咱们必须赶快远离险境，不必等姜小哥了。”天涯怪乞说：“等他们正邪双方采取联合阵线，第一个要对付的人一定是我们这些人。”

“咱们到县城去等消息。”九天飞魔断然说。

九幽鬼王夫妇，已先一步走了。

35

工场三栋大宅静悄悄，只有一栋大宅内有人走动。

那是以五湖散仙为首的侠义英雄们歇息处，里面的人正忙碌地救死治伤。

跟来看热闹的江湖群维，早已看出情势恶劣，不宜作壁上观以免殃及池鱼，一哄而散不想等结果了。

因此，这些人并不知道正邪双方，最后用何种方式了断，料想主事人紫灵丹士不在，不会有结果。

工场内并没发生进一步的搏杀，局外人无法知道到底发生了何种变故。

四海游龙气冲冲地到达工场，手中剑血迹斑斑，护臂套上的两把巴首不在了，发出就无暇回收。

他的箭袋中，铁翎箭只剩下四支。

没有人跟随他行动，其实没有人跟得上他。

工场外侧的柘林内，百余匹健马散布在四周。

唯一迎接他归来的，是他的宝马玉顶。

亲热地轻抚闻声驰近的宝驹，他的目光落在大宅门外两个警卫身上，两警卫神色漠然，把他看成陌生人。

他本来就不理会这些人，仅与孟家的人打交道，需要他领导时他才出面，这些人是否肯听他的指挥，他毫不介意，因此在搏杀时他任意的奔东逐北，独来独往不管是否有人跟在后面进退。

迄今为止，十方行者一直不曾为了计算小魔女的事，专诚向他道歉，昊天一剑那些人也很少理睬他。

连局外人也已经看出，真正出尽死力的人是他。

紫灵丹士那些人皆在玩弄阴谋上耍手段，即使双方的主力狭路相逢遭遇，也各找对手一哄而散。

除了他，真正肯拼命敢拼命的人并不多。

神刀门是肯拼敢拼的人，结果是全军覆没。

不肯拼敢拼的人，常会获得幸运之神眷顾；肯拼敢拼，死得最快。

他牵着玉顶，走近门外的警卫。

“孟姑娘被救回来了？”他冷冷地问。

“是的。”一名警卫也冷冷地回答。

呼出一口长气，他飞身上马。

“蔡兄，不进去看看孟老前辈吗？”警卫这才显得焦急：“孟姑娘他……”

“不必了！”他断然拒绝：“我问过毒蝎娘，她也是看守人质的警卫，招出八个人质，事实上受到优渥的待遇。

而你们这些所谓正道侠义英雄，对一个不相关的人也用酷刑凌辱，对一个小晚辈毫无羞耻地加以计算。诸转告孟老伯，我在县城等他一同返乡。”

“蔡兄……”

玉顶扬蹄，向棚口急驰。

他所指对一个不相关的人用酷刑凌辱，指的是姜步虚在柏家的遭遇；对一个小晚辈毫无羞耻地加以计算，指的是十方行者对付小魔女的事。

这里已没有他的事了，唯了待办的事是护送孟姑娘一家人返乡。

“孟姑娘受了伤！”另一名警卫情急大叫。

他吃了一惊，勒住坐骑转头回顾。

他唯一的关切，唯一的眷恋：孟念慈。

“是被鬼神愁制了经脉，连紫灵丹士老神仙也无法疏解。”警卫抓住机会，简单明了地说出原因。

兜转坐骑驰回，他扳鞍下马，大踏步往里闯。

另一座大宅的屋角，姜步虚隐身在暗处不住摇头。

“这大白痴似乎真的英雄过不了美人关。”姜步虚自言自语：“真是当局者迷，他居然对所有的事不起疑心。我会弄到你的，我不急。”

站在床边，四海游龙脸红脖子粗。

包括孟姑娘八个人，他都详加检查过了，以最高明的导气搜脉术一而再试探，全都证明主要的玄关任督二脉，的确有明显的不顺现象，却又不知道变化出于何种原因，说不出所以然来。

说不出所以然，当然无法疏解，也不敢用真气导引术尝试，难怪他脸红耳赤。

四海称雄，唯我独尊？他连爱侣的经脉如何被制也不懂，如何唯我独尊？

“水泰，真的无法疏解吗？”下床整理衣裙的孟念慈，羞红着脸不安地问。

“惭愧，我真的无能为力。”他总算知道谦虚了：“姜小子这该死的家伙，可能真有些鬼门道令人莫测高深。”

“那么，我是非到柏家等候他不可了。”孟念慈叹了一口气，脸色不正常时青时白，双手呈现颤抖：“如果知道他在何处，你会去找他吗？我担心的是，你奈何不了他，他一而再戏弄你，他才是唯我独尊的天下之雄。”

像一记焦雷，一记闷棍，狠狠地打在他的头上，爱侣竟然也把他看成

弱者，毫不留情打击他的自尊。

也许，这是老实话，老实话通常会伤人。

出于爱侣之口，比锋利的刀更具威力。

“我会找到他的！”他气冲冲地往房外走：“我会把他像牛一样牵来，他不配和我争天下之雄，更不配和我争女人！”

“昊一真人和白老伯，知道他在何处藏身。”孟姑娘跟在他身后出房，没看到他脸上怒涌的杀气。

“好，我去找五湖散仙，找昊天一剑！”

“永泰……”

“不要为我担心。”他愤愤地说，没留意孟念慈变异的嗓音，没看到姑娘惨变的脸色，大踏步走了。

玉顶轻快地驰入卢庄的东庄门，栅门大开，偌大的庄院，外面竟然不见有人走动。

这是通向柘林工场的庄门，平时只有本庄的人往来。

柘林打打杀杀，卢庄本来没受到波及，但工场内死了不少无辜的打手，连卢大爷也成了冤死鬼。

抬回不少受伤的人，以及中毒等候恶运的一些庄丁，按理，庄内应该闹翻了天，必定有不少人哭哭啼啼的。

可是，一片死寂。

四海游龙固然骄傲自负，鲁莽暴躁，一但碰上真正的凶险情势，他反而显得机警精明。

没有人在外走动，他提高了警觉。

一姓的村庄，必定有祠堂。卢庄的祠堂颇为壮观，连进叠厢占地甚广，足以容纳全庄子弟在内聚会。

他在祠堂前下马，挂上鞍玉顶宝驹便自行离去。

踏上阶，拍拍巨大的门廊核，发觉居然是石制的，这一带罕见能制石柱的大石。

仔细察看紧闭的三座大祠门，心中疑云大起。

小村庄的祠堂，犯得着大花工本，建造如此壮观坚牢有如城门的大祠堂？

警觉心更为提高，他仰天吸入一口长气，伸脚推推中门的门扇，沉重的内部裹铁门扇向内启。

里面暗沉沉，神案上面更暗，空敞的厅堂由于门扉紧闭，显得幽暗阴森，视界不良。

“姜小子，你给我滚出来！”他向幽暗的厅堂大叫：“难道你想变兔子，等我把你赶出来吗？”

“嘻嘻呵呵……”里面传出嘲笑声，笑声不高，含含糊糊，真有点像姜步虚嬉皮笑脸时，所发的嘲弄怪笑声。

他哼了一声，用脚推开另一扇门，由于光线增加了一倍，里面的光度也增加了，已可看清巨大的厅柱，以及大神上面的华丽各式法器。

“你不打算滚出来吗？”他沉声问。

笑声消息，看不见任何活动的物体。

“太爷不想浪费时间搜屋。”他冷冷地说：“我去做火把往里丢，别人能在工场的房舍放火，我当然能烧仇家的祠堂。”

反正我已经宰了卢大爷，他已经用不着这座祠堂了，最好连庄子也一起烧掉，我本来就是杀人放火的专家！”

他再冷笑一声，转身便走。

劲风呼呼，有物从厅内飞出，一声怪响，一张长凳在他的背部四崩五裂。

不错，很像姜步虚戏弄他的手法。

一声怒叫，他转身飞跃入厅。

“螫龙小心……”他转身跃出的刹那间，外面不远处传来他熟悉的叫声。

没错，是姜步虚！

姜步虚在屋外，正向他提出警告。

这一叫，救了他的命。

心念一动，神功发，跃出的身躯缩小，浑身成了金刚不坏的物体，同时，长剑也出鞘，撒出了重重剑网，劲烈的剑绵绵爆发，风雷乍起。

足有二、三十件可怕的暗器，从三方向他集中攒射，穿透劲烈剑的异啸惊心动魄，击中身躯像是暴雨打残花。

没有人能从这种暗器阵中幸存，猝然的突袭足以将天下第一高手送下地狱。

一见魂飞的铁蒺藜也可以破内家气功，面对面突袭也伤不了他。

神功启运，天地间除了少数特殊暗器之外，想伤他不是易事，暗器近体便会反弹崩飞。

砰然纵落，来一记侧滚翻，身形刚升，剩下最后四支的铁翎箭已先行破空，人影矢矫，有如电火流光，射出厅外砰然坠地，再向前翻滚，手脚一伸，蜷缩如猬。

没有人追出，却传出濒死者的叫号，有人被铁翎箭击中，而且不止一个人。

他蜷缩在广场前缘的石阶下，像是死了。

片刻，踱出一个面目阴沉的中年人。

“没错，他死了！”这人审视片刻，向厅内兴奋地大叫，再一跃下阶向他扑落。

人影暴起，剑光似奔电。

中年人的头飞起，尸身仍向前飞出。

踏上阶，拍拍巨大的门廊核，发觉居然是石制的，这一带罕见能制石柱的大石。

仔细察看紧闭的三座大祠门，心中疑云大起。

小村庄的祠堂，犯得着大花工本，建造如此壮观坚牢有如城门的大祠堂？

警觉心更为提高，他仰天吸入一口长气，伸脚推推中门的门扇，沉重的内部裹铁门扇向内启。

里面暗沉沉，神案上面更暗，空敞的厅堂由于门宙紧闭，显得幽暗阴森，视界不良。

“姜小子，你给我滚出来！”他向幽暗的厅堂大叫：“难道你想变兔子，等我把你赶出来吗？”

“嘻嘻呵呵……”里面传出嘲笑声，笑声不高，含含糊糊，真有点像姜步虚嬉皮笑脸时，所发的嘲弄怪笑声。

他哼了一声，用脚推开另一扇门，由于光线增加了一倍，里面的光度也增加了，已可看清巨大的厅柱，以及大神上面的华丽各式法器。

“你不打算滚出来吗？”他沉声问。

笑声消息，看不见任何活动的物体。

“太爷不想浪费时间搜屋。”他冷冷地说：“我去做火把往里丢，别人能在工场的房舍放火，我当然能烧仇家的祠堂。

反正我已经宰了卢大爷，他已经用不着这座祠堂了，最好连庄子也一起烧掉，我本来就是杀人放火的专家！”

他再冷笑一声，转身便走。

劲风呼呼，有物从厅内飞出，一声怪响，一张长凳在他的背部四崩五裂。

不错，很像姜步虚戏弄他的手法。

一声怒叫，他转身飞跃入厅。

“斃龙小心……”他转身跃出的刹那间，外面不远处传来他熟悉的叫声。

没错，是姜步虚！

姜步虚在屋外，正向他提出警告。

这一叫，救了他的命。

心念一动，神功功发，跃出的身躯缩小，浑身成了金刚不坏的物体，同时，长剑也出鞘，撒出了重重剑网，劲烈的剑绵绵爆发，风雷乍起。

足有二、三十件可怕的暗器，从三方向他集中攒射，穿透劲烈剑的异啸惊心动魄，击中身躯像是暴雨打残花。

没有人能从这种暗器阵中幸存，猝然的突袭足以将天下第一高手送下地狱。

一见魂飞的铁蒺藜也可以破内家气功，面对面突袭也伤不了他。

神功启运，天地间除了少数特殊暗器之外，想伤他不是易事，暗器近体便会反弹崩飞。

砰然纵落，来一记侧滚翻，身形刚升，剩下最后四支的铁翎箭已先行破空，人影矢矫，有如电火流光，射出厅外砰然坠地，再向前翻滚，手脚一伸，蜷缩如猬。

没有人追出，却传出濒死者的叫号，有人被铁翎箭击中，而且不止一个人。

他蜷缩在广场前缘的石阶下，像是死了。

片刻，踱出一个面目阴沉的中年人。

“没错，他死了！”这人审视片刻，向厅内兴奋地大叫，再一跃下阶向他扑落。

人影暴起，剑光似奔电。

中年人的头飞起，尸身仍向前飞出。

“我等你们出来！”他将剑高举，向厅门大吼：“四海称雄，唯我独尊！懦夫们，我四海游龙要斩绝你们！”

埋伏偷袭失败，里面的人不得不出来了。

他一怔，疑云大起。

五湖散仙和昊天一剑，斩钉截铁的告诉他，鬼神愁躲在祠堂里睡觉歇息，卢庄的人怕得要死不敢赶人。

又说，风云会的人已经逃掉了，残余不足廿人，往南逃返回湖广山门

重整旗鼓，今后必将潜踪匿迹，不敢暴露身分了。

眼前涌出的人，却是会主权乐天君、两位大法师、一剑横天、泰山逸客、快活刀田野……共有主十人之多，风云会的残余精锐全在此地。

这里距工场近在咫尺，侠义英雄们的消息如此差劲？可能吗？

终于，脑海中灵光乍现。

现在，他终于想起孟姑娘在房中，表情怪怪的依稀情景了，是孟姑娘要他向五湖散仙和昊天一剑讨消息的。

一阵毛骨悚然的感觉震撼着他，他突然想起陶门主临死之前，断断续续所说的话：“小心昊天一剑……他们出卖你……”

怒火焚天，他激愤地仰天长啸，剑向前一指，在怒啸震天中，向阵势仍没列妥的人丛中疯狂地冲去。

人群涌出，第一波六个人四剑两刀，排山倒海似的急迎，首先发射暗器远攻。

他无畏地扑上，剑激发出眩目的闪光，殷殷风雷慑人心魄，强攻硬抢气吞河山岳。

金铁交鸣中，火星飞溅，三个强敌刀剑崩裂，断头穿胸在他剑下崩溃。

左面三个人远在丈外，便被他连拍三掌，掌一动就是一声轻雷，就有一个人被拍飞。

人影有如殒星飞坠，两名法师从上空骤然下扑，剑化金蛇掌吐黑雾，急逾电光石火。

他不可收招或闪避，因为他并不知道上空有高手扑落。

妖道法术无边，内功超绝，剑掌齐下，真可以把他化为一堆腐骨烂肉。

屋顶有人贴帘下落，奇准地贴上了第一名法师的背部，缚龙索缠住了另一名老道的脖子。

“让开！”姜步虚的喝声似乍雷。

他不让开，向前冲，间不容发地避过人体压顶的危机。

姜步虚左手勒住老道的脖子，压在老道的背上砰然摔落。右手的缚龙索一抖，另一老道被索勒颈也重重下摔，立即失去知觉。

“真是天雷掌！”姜步虚放了已昏的老道，一蹦而起向转头骇然回顾的四海游龙咧嘴一笑，撒腿便跑，退在一旁袖手旁观。

两个法师昏迷不醒，把包括极乐天君在内的廿二个人，惊得心胆俱寒。

一个四海游龙已经令人受不了，一照面便损失了六个人，再加上一个不费吹灰之力，便摆平两位法师的鬼神愁，这还了得？

一声信号，廿二个人狼奔突四散逃命。

剑光如电，掌发殷雷，四海游龙在长啸声中，紧盯着极乐天君穷追，剑劈掌飞先后击杀挡路的六个人，奔突的人群波开浪裂。

可是，极乐天君逃的速度骇人听闻，‘有如流光逸电，眨眼间便消失在厅堂深奥处，却多了六个替死鬼。

宝驹玉顶驰入工场，三栋大宅内已人去屋空。

绕广场小驰两匝，宅前出现尚义门门主的女儿许巧云，牵着坐骑到了门外，脸有愧色而且惊恐不安。

“都走了？”他勒住坐骑冷然问。

“是的，都走了，尸体打算留在县城寄，活的人回开封。”许姑娘惶然答：“紫灵丹士老神仙和道全法师，都被鬼神愁打伤了，不得不走。”

“你为何留下来？”

“开封事故，可以说我是引发祸变之媒，是鬼神愁把我从点龙一笔那些人手中，救出魔掌的。我想，他对我也许还有点慈悲，希望能等到他，请他高抬贵手，不要再追究恩怨是非，我们的死伤已经够惨重了。”

“孟姑娘参予出卖我的阴谋，是吗？”

“这……蔡爷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他声色俱厉。

“蔡爷，她也是事非得已。”许姑娘哀声说：“双方死伤殆尽，紫灵老神仙和道全法师都不在，五湖散仙作不了主，再拼下去，必将同归于尽，因此……”

“因此，出卖我？”

“吕会主提出的醒一条件，就是……”

“除掉我？”

“蔡爷，你的神勇和称雄的野心，委实令所有的人害怕，而且，这也是唯一能保全双方残余元气的办法。”

“我不死，这是你们的不幸。”他咬牙切齿声色俱厉：“你告诉那些人，要他们特别小心，我会去找他们，逐个送他们下地狱。你，今后最好别让我再看到你！”

“蔡爷……”

蹄声急骤，宝驹玉项腾跃而去。

距县城里余，追上了两宫的人。

听到如雷蹄声，两宫的人与天涯怪乞师徒避至道旁，全用怪异的目光和神情，目迎这位神情沮丧的一代之雄。

四海游龙不但沮丧，简直像是斗败了的公鸡，缓缓勒住坐骑，松垮垮地坐在鞍上，挺不起胸膛。

“诸位，劳驾转告姜小子。”他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我认输，孟姑娘是他的了。”

辛云卿噗嗤一笑，摇摇头。

“大英雄，你怎么说话语无伦次？”辛云卿笑吟吟地摆出训人的态度：“孟姑娘又不是货，怎能将她让来让去的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就算孟姑娘甘心被让，姜大哥不见得肯接受呀！这算什么？”

“年轻人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”天涯怪乞老气横秋在火上添油：“年轻人可贵的地方；就是为情为爱可以争风吃醋打破头，你们还没争个你死我活，怎么就轻言放弃？”

你放心，姜小哥所制的经脉，其实是唬人的，是这位万毒宫的小宫主玩的把戏，十天半月经脉自会复原。现在，争的勇气又提升了吧？”

“老花子，你少激怒我。”四海游龙几乎在鞍上跳起来：“我认输，与姜小子制了孟姑娘的经脉无关。”

“那就怪了，为何？”天涯怪乞怪腔怪调质问。

其实，所有的人都不明白。

“罢了！”四海游龙垂头丧气：“正邪双方共谋，要把我诱人卢庄的祠堂送我上西天，孟姑娘是共谋者之一，是她引诱我去的。”

“什么？正邪双方真的共谋了？”天涯怪乞吃了一惊，众人也脸色一变：“老天爷！”

今后，咱们这些把双方都得罪了的人，必定日子难过。这些天杀的混蛋！”

与九天飞魔并立的黄天中，饱含深意地哼了一声。

“他们自顾不暇，那有能力专门找你们算账？”黄天中脸上有阴森的杀气流动：“一旦证实了他们双方联手的事实，他们就必须旦夕提防灾祸降临。”

“什么灾祸？”天涯怪乞问。

“正义锄奸团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我什么都没说。这次双方开封之会，本来都想争取正义锄奸团采取中立，不要过问江湖恩怨是非，也防止正义锄奸团与对方结盟合作。

一旦决裂，正义锄奸团便成为双方的心腹之患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、联手除是最有利的手段。正义锄奸团为了自保，肯放过他们吗？你们等着瞧，他们才真的投有好日子过呢！”

“我也不会让他们过平安日子！”四海游龙咬牙说：“姜小子不杀人，我杀，杀人放火是我的专长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路右狂笑声震耳，树丛中驰出一匹健马，马上的姜步虚得意洋洋：“鳖龙，杀人放火是你的老本行，即使你不大声嚷嚷，别人都会知道你是那一种货色，三法师和九幽鬼王就一清二楚。喂！你有宝剑，有名驹，美人何在？哈哈……”

“揍死你这混蛋！”四海游龙大骂，驱马冲出路右。

“哈哈……”姜步虚策马斜驰，落荒飞奔。

玉顶奋蹄狂追，逐渐远去。

“姜小哥真会整人，四海游龙又得吃苦头了，这位大英雄永远学不乖，姜小哥吃定了他。”辛夫人挽了爱女便走：“我们到客店等他，女儿，你们追不上他的。”

辛云卿与小魔女打眼色准备溜走，这下可走不成啦！

半里、二里……宝驹玉项追了个首尾相连，随即从左侧超越。

姜步虚的马差劲、只顾伏鞍拼命策马狂奔，似乎不知玉顶正快速超越。

四海游龙的骑术超尘拔俗，靴滑离银蹬，刚想挺身扑向伏鞍策马的姜步虚；突然感到右腿一震，似是挨了狠狠的一鞭，大叫一声，几乎落马。

原来挨了缚龙索重击，他竟然不知道姜步虚的手，是如何运鞭揍他的。

一声长笑。姜步虚飞落草丛。

“来来来，快用你的天雷掌献宝！”姜步虚招手叫，满脸邪笑得得意洋洋引人反感，拉开马步比手划脚：“我知道你一直就在找机会，用神功绝学送我去见阎王，现在视会来也！哈哈……”

四海游龙一跃下马，火冒三千丈，缚龙索抽在膝盖骨下方，这部位被击中，整条小腿会不由自主向前弹跳。又酸又麻。

他的右脚靴尖轻踏在银蹬上，身形右倾，全身的力量皆落在靴尖上，蓄劲准备离鞍扑出，小腿突然不由自主向前弹跳换了旁人摔落才是祖上有德，命不该绝，他也几乎落马。

缺德的戏弄性一击，又把他激怒得气昏了头。

“我就用天雷掌揍死你这混蛋！”他怒叫如雷，火杂杂冲上。

掌连续交叉吐出，轻雷声段段，劲里如狂涛，阵阵激烈的气爆迸发，

远及两丈依然有澈骨裂肤的威力，他掏出了神功绝学愤怒地抢攻。

姜步虚的一双巨掌，随身形的快速挪移而呈现反常的异象，像内家的震手，但方向却是相反的，完全异于正常的生理构造，所作的大幅度震动也不符力学原理。

但强劲的掌劲一近身，便转化为旋动的涡流，形成怪异的旋风，以速度更猛一倍的劲道，汇合袭来的第二掌罡流，成为更大的气旋向外一泄而散。

第七掌、第八掌……快速的如影附形狂攻，始终无法击实姜步虚的身躯。

两人都满头大汗，每一次出手皆耗损大量的精力外表上看，姜步虚只能全力化招，完全失去反击的能力，四海游龙气吞河岳的攻势主宰了全局。

十七掌、十八掌……每下愈况，接近强弩之末。

每一掌皆用全力，必定每下愈况贼去楼空。

能连发十八掌而依然威力万钧，足以称神功绝学了。

一流高手也仅有三、五击之力，交手时如无好机，只敢用一般武技拼搏，决不滥用绝学连续作没把握的攻击。

一声长笑，姜步虚突然从引偏的激烈气旋旁切入，怪异的手，从不可能的方向及体。

“噗！”掌背击中四海游龙的右耳门，而接近切入的方向却是左侧，这一掌背来得真是不可思议。

“呃……”四海游龙脑袋一歪，眼前发黑。

糟了，拳、掌、指、爪暴雨似的，在浑身上下前后的软弱部位肆虐，眼睛、耳后藏血穴、咽喉、鼻孔、腰眼、小腹……根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手同时进攻，也无法真正分辨手从何来，防不胜防，想封架更是免谈。

可破内家气功的霸道暗器，也无法击破他的护身霹雳神功，刀砍剑劈也无法造成伤害。

可是，姜步虚的一个指头，戮在他的肚脐下方四寸中极穴上，虽然制不住穴道，也会让他感到如受针锥刺入般震动，不痛，但却会跳起来。

他发狂似的双手乱舞封架，眼前已经不辨昼夜了。

“大轮回手对天雷掌，你真走运，哈哈……”姜步虚一面攻击一面狂笑：“称永远学不乖，水远无法练至阳极阴生境界。再三两下你就会力尽崩溃，要你好看！”

再挨了十几下，他快要疯了。

腿弯一展，右腿弯的大筋，被姜步虚两个指头扣住一拉一弹，他仰面便倒。

“你老爹偷懒，没好好用鞭子抽你逼你下苦功，所以现在丢人现眼。”姜步虚绕着他转，靴尖在他身上重重地挑踢，一连二三十脚，把他踢得浑身肌骨欲散，气散功消，痛楚绵绵光临。

“住手！不……不要打了……”他蜷缩在地痛苦地狂叫，受不了啦！

“我没用手，用脚。”姜步虚仍在踢。

“那就住脚！”他胡叫：“我认栽，今……今后不……不和你抢……捡女人。”

“你还胡说八道！”姜步虚再加上两脚：“那女人害你，你居然转让给我，岂有此理！”

“好，好，我……我岂有此理。”他吃力地挺身坐起：“我算是服了你，

你才是天下第一，我……我第二，唯你独尊。你这混蛋打得我好……惨……”

“只对你老爹没教好你。只知道教你杀人放火。”

“胡说！我爹早就不杀人放火了，我……”

“你爹目下在何处逃世避祸？”

“与我爹无关，那是你我的事。他摇摇晃晃站起：“你不要神气，我回家苦练，日后我会后你，看谁才是真正唯我独尊！”

“我等你，螭龙，你真有出息，你老爹一代绿林之豪，威震天下，你却改名换姓，跑到江湖来称维，狗屁！你爹不是雷霆大夫尊雷震远吗？”

“我是随母性，家母姓蔡。”四海游龙重新坐下，揉动全身各处，显然仍感到疼痛不适：“听我爹说，我娘是独生女，所以……”

“且慢！”姜步虚心中一动：“你爷爷……该说你外祖父是什么人？”

“听家母说，姓蔡，家祖母……我外婆去世后，外祖父披发入山访道，绰号叫蔡道人，武功非常了不起……”

“你外祖父蔡道人目下在何处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胡说！岂有此理。”

“真的，不骗你。”四海游龙长叹一声：“不满你说，我娘嫁给我爹，外祖父气得快发疯，我爹一害怕，就躲起来不做绿林好汉了。

这次我出处闯道，娘要我暗中查访，希望有一天能认祖归宗，蔡家的这一代辈名就是永。我担心的是，外祖父不要我这个孙儿，所以我一定要称雄天下出人头地，让蔡家以有我这种孙儿为荣，”

“狗屁！你在丢你外祖父的脸！”姜步虚笑骂，心中打定了主意。

“我们再拼剑！”四海游龙跳起来。

姜步虚两拳头把他打倒，压在地下捏开他的牙关，从相宝囊中取出一颗丹丸，硬塞入他口中，一拍下颚丹丸入腹，一蹦而起。

姜步虚拍着手笑嘻嘻地说：“好了，那是万毒宫小宫主，送给我制人整人的定时丹，解毒的期限是廿四个时辰，两个子午你一定痛得叫爷叫娘。

小宫主本来很欣赏你的英风豪气，可惜你那大英雄的表现令她失望。也许，我曾设法改变她对你的看法，但首先你得让她的定时丹，磨丫磨你霸道的锐气。”

“不许你和我再谈女人！”四海游龙怒叫，用手掏舌根，却又呕不出已入腹的丹丸：“天杀的！你为何用定时丹害我？”

“你是个不知道感恩的人，我几次救你，你依然为了一个害你的女人，用天雷掌要置我于死地！”

“混蛋！是你要我使用天雷掌的。你……你想要我向你叩谢救命之恩？休想！休想！”

“好，算我白救了你。”

“你……你到底想怎样？要我两天后去见阎王？”

“不，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。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届时自知。”

“我不去。”

“你不去无所谓，反正两天后死翘翘去见阎王的不是我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不信任你，怕你开溜或撒野，你非去不可，所以用定时丹制你。”

“我不信你的丹丸是定时丹，根本没有毒药味。”

“是吗？等你子午两时肚子痛得哭爷哭娘，你就会知道是不是定时丹了，万毒宫的毒，怎么可能有毒药味？”

两天，你要痛四次，所以，你要想少痛一或两次，你必须乖乖跟着我，尽快去见那个人，最好昼夜兼程，我要走了，你最好乖乖地跟来。”

姜步虚向坐骑走去，宝驹玉顶却向四海游龙驰来。

“你这混蛋！”四海游龙咬牙骂。

姜步虚转身就是一耳光，踢了一脚。

“鳖龙，你给我听清了。”姜步虚揪住四海游龙的衣袖往下按，声色俱厉：“今后你如果胆敢没大没小乱骂人，我一定揍得你叫皇天！”

手一松，四海游龙踉跄退了三四步。

“你小子……你算老几？”四海游龙跳脚叫：“我四海游龙出道两载，打遍大江两岸无敌手，名号响亮威震江湖，你却出道没几天，居然厚着脸皮说我没大没小，简直混蛋透顶……”

“你皮痒了，你再骂试试看？”姜步虚急进两步扬起拳头。

四海游龙飞身上马，总算恢复了元气。

“你给我好好记住，日后我跟你没完没了！”四海游龙在马上恨声的说：“你领路，怎么走？”

“到县城，天快黑了，累了一天，该落店歇息。”姜步虚扳鞍上马：“明天一早就走。”

“你说过，最好昼夜兼程……”

“少废话！肚子多痛一次，要不了你的命。”

蹄声得得，姜步虚策马先走了。

两宫的人都有车马，一同住府城赶去。

天涯怪乞师徒则南下许州，殷殷道别各奔南北。

黄天中这位神秘人物，昨晚返城便告辞走了。

九天飞魔知道他叫黄天中，知道他的兄长是八大神秘高手的八荒狮黄天才，却不知八荒狮是正义锄奸团的首领。

他更不知道正义锄奸团在左近神出鬼没，锄除走散的爪牙以减少姜步虚的压力，公私两便。

惜春宫和万毒宫的车马，组成一队启程北进。

姜步虚乘坐枣圈，在车马后面一里左右徐徐北行。

小魔女和辛云卿也乘马，紧跟在他后面小驰。

后面，四海游龙乘坐宝驹玉顶，玉顶神骏非凡，鞍上的四海游龙却显得无精打采，不时用愤怒的目光，狠盯着姜步虚的背影直咬钢牙。

姜步虚似乎忘了身后有一个四海游龙，不时扭头和两位姑娘有说有笑。终于，他发现了四海游龙愤怒凶狠的目光。

“喂！鳖龙。”他嘲弄地叫：“我看到你的鬼眼珠子骨碌碌乱转，一副心术不正的鬼模样，正是所谓鬼头鬼脑一副贼相，你在打什么鬼主意？”

“打宰你的妙主意！”四海游龙语气充满凶狠：“不宰你此恨难消！”

“你行吗？哈哈……”

“太爷上了你的当……”

“你少臭美。哈哈！大英雄上当，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。至于你要宰我的念头，笨得无可救药，那是荒谬的自杀笨主意，我可不想宰你，宰掉你我就没有够份量的对手啦！”

无趣之至。”

“你……”四海游龙虎目怒睁，玉顶跃然欲发。

“你想冲上来撒野？哼！”姜步虚脸一沉，不怒而威，玩世的神情消失无踪：“我警告你，别让我失去耐性，尤其不要激起我狠揍你一顿的念头，给我放乖些。要是不愿跟走，受不了我的嘲弄，你的宝驹脚程快，可以加上一鞭逃命，我决不会追你。”

“追你也追不上，哼”

“命是你的，我为何要追你？”

“我根本不相信你己经用定时丹制我。”

“哈哈！你何不问问辛小宫主？”姜步虚大笑：“喂！云卿，要是不给他服解药，他会死吗？”

“那是一定会死的。”辛云卿掩口而笑。

“所以，他不敢逃跑……”

四海游龙咒骂一声，策马前冲。

“我要揍得你鼻青脸肿！”姜步虚兜转马头怪叫：“这可是你自找的。”

四海游龙吃了一惊，及时勒住了坐骑。

“总有一天，我……”四海游龙咬牙叫；

“你又怎么啦？造反？哼！”姜步虚用马鞭向前面一指，声音提高了一倍：“你走前面领路，我要时时刻刻盯着你，免得你转坏念头，快！”

四海游龙不加理睬，玉顶四蹄屹立如山。

“你皮痒了，我要抽你一百鞭，以为抗命者戒！”姜步虚暴怒地抽出缚龙索。

四海游龙一惊，玉顶从侧方绕出，超到前面去了，不想被缚龙索抽一顿。

“你给我好好记住。”姜步虚厉声说：“你是我的俘虏，胆敢不听我的，我保让你会后悔，我一定把你揍得哭爷叫娘！”

“你这混蛋……”

姜步虚策马前冲，玉顶也急驰，四海游龙只骂了半句，一看不对只好逃。

“不要逼他了，”小魔女真有点不忍。

“我就是要磨练他。”姜步虚无意追赶，缓下坐骑：“这小子鲁莽暴躁，早晚要碰大钉子头破血流；甚至会送命。他这种性情，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英雄，只能成为人见人怕的豪霸，要不得！”

“哦？你打算……”

“造就他。”姜步虚瞥了后面低头沉思的辛云卿一眼：“他们是相亲的一对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小魔女没听清他的话。

“没什么，走吧！”

他本来想解释，辛云卿很欣赏四海游龙的英雄气概，欣赏就可以产生好感和爱意。

四海游龙显然不可能再死缠住孟念慈，辛云卿比孟念慈强多了，两人才貌相当，不难成为令人羡慕的一双江湖仙侣。

当局者迷，他忽略了辛云卿对他的情意，忽略了辛云卿注视他的绵绵眼波，还真以为辛云卿对四海游龙有好感，所以有意促成这一双美好姻缘。

小魔女性情爽朗，可不像辛云卿那么矜持含蓄，早就看出辛云卿对姜步虚的感情，所以有意偕事云卿同行，却没发觉姜步虚真正的想法心意。

这也难怪，双方是对头，怎么可能替两人撮合？

午间在一座小市集打尖，两宫的人已先包下了一座食店预留了一桌给姜步虚四个人进食。

姜步虚却另有花招，命店伙计搬一张长凳搁在食棚侧方，两碟菜搁在长凳上，切了一大角硬烙饼。

“你在这里吃。”他双手叉腰，狠盯着四海游龙，凶巴巴地说：“但愿你真能安安逸逸吃一顿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”四海游龙气得几乎要跳起来。

“不久之后，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。”

“天杀的！你要我站在这里吃？”

“正是此意，俘虏配上桌吗？”

巨拳疾挥，忍无可忍的四海游龙怒火冲天，不假思索地一拳挥向姜步虚的左颊，劲道如山，如果击中，很可能打掉几颗大牙。

他早就算定四海游龙会情急动拳头，身形急挫，一记霸王肘撞在四海游龙的左肋下，反击之快，真有如电光一闪，四海游龙的大拳头毫无用处。

“呃……”四海游龙吃足了苦头，掩肋急退直不起腰，受不了啦！

肋肋是要害，肘攻又是狠着，力道稍重，至少会撞断两三根肋骨。

“你似乎永远学不乖。”他如影附形跟进，亮了亮大拳头：“我打给你看看！”

“不要，不……”四海游龙急叫，向例急闪。

“吃不吃悉从尊便，哼！”他不再前迫，进入食棚就座。

四海游龙气得要吐血，站得远远地咬牙切齿，强忍饥渴，拒绝进食。

“你故意整他？”辛云卿忍不住低声问。

“玉不琢，不成器。”他饱含深意地向辛云卿微笑：“他是一块好材料，所以他必须养成英雄的风度，云卿，不怪我吧？”

“咦？怎么扯到我的？”辛云卿满脸狐疑：“而且，我一点也不明白你为何要琢他，他是你的对头，他恨死伤了，而你也在折磨他。明月妹，你明白大哥的意思吗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”小魔女直摇头：“反正决不会是毒药，别管他啦！”

辛云卿还想追问，棚外突然传来四海游龙的叫喊声。

全店的食客，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吓了一跳。

“哎哟！哎……”四海游龙抱住肚腹，蹲在地上叫喊，痛得头上青筋跳动，真冒冷汗。

“哎呀！这位客官病了。”店伙惊叫着奔出，热心地帮助食客。

“小二哥，别理他。”姜步虚急叫：“我这个随从有老毛病，老毛病经常发作，他受得了，片刻就会好的，你帮不了他的忙。”

四海游龙肚子痛得蹲着跳来跳去，硬撑着免得出丑，要是倒下去，就会满地打滚了。

“正好午时。”姜步虚摇头晃脑，说风凉话：“有人就是不信邪，不信吃了子午定时丹，自以为是叱咤风云的大英雄，所以才痛得鸡猫狗叫变狗熊。”

邻桌两宫的人，都弄不清姜步虚的有意，一个个强忍住笑，干脆不加理睬埋头进食。

片刻，痛楚渐止。

一位旅客在栓马桩上栓坐骑、眼中有重重疑云，缓缓向还没站起的四海游龙走去。

“咦？你老兄不是大名鼎鼎的四海游龙吗？”旅客不胜惊讶的询问：“你怎么如此狼狈？”

四海游龙那一身宝蓝骑装，有如活招牌。

“滚开！”四海游龙怒叱。

“咦？你怎么……”

“你少给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！”

旅客勃然大怒，一拉马步要动手了。

“阁下，你最好息怒。”姜步虚到了，斜身切入挡在两人中间。

“这条龙未免太过狂妄无礼！”旅客嗓门够大：“在下也是一片好心，他竟然出口伤人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老兄。”姜步虚陪笑：“他已经够狼狈了，痛得像是丢了半条命。一个暴躁狂妄的人，狼狈中很难接受旁人的好意。你老兄也在羞怒中想动手，修养不见得比他好多少，别放在心上，好吗？”

“你老兄话中也带刺。”旅客冷笑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姜步虚。”

“鬼神愁？”旅客脸色一变。

“错不了。”

“久仰久仰。”旅客悻悻地说，转身向另一家食店走去，口中喃喃自语，大概在说气头上的话。

“你永远学不乖，永远想出风头惹祸招灾。”姜步虚瞪了四海游龙一眼：“要不了多久，你一定会与天下为敌，永远成不了受人尊敬的大英雄。痛够了，你给我乖乖填饱肚子，还要赶路呢！”

证实肚子里的确是定时丹在作怪，四海游龙硬不起来了，痛楚过后，感到饥渴交加，一咬牙哼了一声，到了长凳旁愤愤地进食。

“这才是能屈能伸大丈夫。”姜步虚仍不放松，在一旁嘲弄地说。

四海游龙这一辈子，那曾受过这种难堪的侮辱？愤怒得快要爆炸了，手中的半块烙饼，挟风雷声势向姜步虚扔去。

姜步虚完全料中他的反应，手一抄便抓住了烙饼，虎目彪圆，大踏步迈进。

四海游龙一拉马步，却又有点心虚地向后退。

“你最好骑上你的宝贝马，逃出我的视线外。”姜步虚凶狠地说：“到路上去死，免得我拆散你一身贱骨头，快滚！”

滚字声如乍雷，震得声波撼人心魄，四海游龙吃了一惊，急退数步。

姜步虚一脚踢飞长凳，菜翻碟破，再将烙饼丢在脚下，哼了一声。

“别让我再看到你！”姜步虚态度又变，变得阴森冷厉：“以免杀你污我之手！”

“给我解药……”四海游龙大叫：“我就走……”

“哼！”姜步虚转身回座，不加理睬。

众目睽睽，四海游龙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躲起来。

他终于明白，姜步虚吃定了他，而且命在姜步虚手上，不管他是否喜欢，必须接受这事实，愤怒妄动无济于事，反而会遭致更难堪的羞辱。

一赌气，他在墙根坐下，横目瞪眼生气，食物没有了，他必须忍受饥渴。

姜步虚存心不给他进食，食毕便动身北行。

他不敢不跟着走，没有解药老命难保，那一阵毒发的肚痛，完全勾消了他想逃走的念头。

在府城南关落店，柏家的人紧张得乱了方寸。

姜步虚已和侠义群雄订了十日之约，他不急。

天色还早，他先在柏家附近转了一圈，老规矩先把柏家的人吓唬一番，这才悠哉游哉的返回客店。

四海游龙被安顿在他的右邻房，他懂得管制这条桀骜不驯的龙，反正跑不了，用不着时时刻刻管束。

两宫的人分别住在两进客院，两位姑娘也不便前来找他，如果发生事故，可以相互策应。

客院有供旅客交际的小厅，厅后是膳堂。

姜步虚刚梳洗停当，店伙在外叩门。

“客官，有人外找。”店伙在门外叫：“目下在院厅相候，姓许，客官是否愿见？”

“好，相烦转告，在下随后到。”他藏妥缚龙索，准备应付意外。

到了房门外的走廊，邻房门口站着脸色难看的四海游龙，虎目向他投过挑衅性的凶狠眼神。

“你最好不要去。”他向四海游龙邪笑，一点也不在乎对方凶狠的目光：

“姓许，很可能是尚义门许门主，你们曾经是一个鼻孔通气的同道，一丘之貉，如果我揍他，你帮谁？”

“鬼才和他们是同道！”四海游龙怒火又升：“他们最好离开我远一点，哼！”

想起被出卖的往事，这条龙确是怒火冲天。

“如果孟念慈也来了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四海游龙怪叫，冲入房门，重重地关上房门。

姜步虚冲着对方的背影做鬼脸，心中暗笑。

踏入小客厅，他淡淡一笑，果然所料不差，来人是许门主移山倒海。

另有两个人，一僧一道，都上了年纪，相貌清癯。

僧人真有几分有道高僧的气概，老道也颇有几分仙风道骨，三个人的神色都不怎么友好。

“呵呵！许门主不是打上门来吧？”他摆出恶劣的浪人姿态，没把对方看成身分甚高的一门之主，但仍然客气地向一僧一道行礼：“这两位世外高

人，定然是九仙九菩萨之一，久仰久仰！”

“老袖释慧桓。”老道也客气地稽首。

九菩萨的伏龙尊者，与大悲僧有深厚的交情。

“贫道修真太行，炼丹齐云岭，齐云修士清净。”老道冷冷地自报名号，果然也是七仙之一。

“幸会幸会，两位前辈应该知道在下鬼神愁姜步虚，也知道这次正邪劫数的前因后果了。许门主与两位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“老袖仍感迷惑的是，施主的作为，似乎并不怎么合乎道义。”伏龙尊者虽是有道高僧，仍然难脱相护偏袒之嫌：“愚意认为，得意浓时便好休，施主是否该见机及时罢手？”

“大师不像是充调人来的。”姜步虚不悦地说。

“施主之意……”

“两位是示威来的？”

“施主请勿误会……”

“真的吗？大师要在下罢手，为何不叫紫灵丹士负责一切后果？”

“这小辈不可理喻。”齐云修士的修养就差远了，一看情势便知道两位声誉甚隆的名宿，并没受到应获得尊敬，早已心中冒火，第一句话便饱含责难味，火药味更浓：“年轻气盛，目无尊长……”

姜步虚身形倏动，大手一伸，劈胸便抓。

老道反应超人，哼了一声抬手急扣，一记金丝缠腕迅捷如电，牢牢地扣住了姜步虚的脉门，真力迸发。

可是，感到扣住的不是有血有肉的手，而是坚硬如金钢的金属棒，所发的真力回愿反走。

姜步虚的大手，真力倍增长驱直入，揪住了老道的领襟，将老道迫压在凳上。

“老道，你也未免太狂妄了。”姜步虚左掌斜立，随时皆能发出攻击：“你比紫灵丹士高明多少？”

“施主放手……”老道惊叫。

“你比极乐天君强多少？道术比神巫教三仙师神奥多少？呸！凭你这糟老道几乎鬼画符，也敢在我鬼神愁面前撒野？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？”

伏龙尊者大骇，武功超绝神术通玄的齐云修士，怎么可能被这种粗俗的手法，压在凳上动弹不得的？

对方的武功内劲必须强一倍以上，方能有这种现象发生。

和尚一蹦而起，拉开马步要助老道脱困。

堂口出现罗裙飘飘的万毒宫主辛夫人母女，黛眉带煞怒容满面。

“慧恒秃驴，你一动，我就要你死！”辛夫人也是前辈，一字一吐声色俱厉：“你如果是风云会的歹徒恶棍，出手不会有人怪你。但你不是，你是代表侠义道的高手名宿，出手我不会原谅你！”

许门主心中一寒，手足无措。

“姜老弟，两位前辈确是有意替双方排解的……”许门主急急解释，也急急挡住了伏龙尊者。

“你们不配！”姜步虚放了齐云修士：“一个心有成见，刚愎自负的人，就算地位高八辈，武功天下第一，也不配做调人。你们走，走了就不要再回来！”

“谁回来，打断一条狗腿！”厢门口出现小魔女，凶巴巴地叫嚷示威。

祸由口出，老道一时气忿，倚老卖老太过托大，自取其辱吃足了苦头，窘得老脸泛青，一言不发狼狈出厅而走，不理睬两个同伴是否跟来。

姜步虚这次不再孤单，万毒宫的人出头，任何想出风头逞英雄的人，最好秤秤自己的份量再作决定。

即使没有两宫的露面表示支持，也没有几个英雄好汉，敢公然向姜步虚挑衅。

至少目下以紫灵丹士为主的这一群人，全是姜步虚的手下败将，如果在这期间，请不到武功更高、声望更隆的人支撑，约期一到，姜步虚打上门来了断，没有人能挡得住他。

以往，侠义道英雄们寄望在四海游龙身上，而现在，四海游龙被他们出卖，目下反而成了他们的仇敌。

同时已成为姜步虚的俘虏，早晚有那么一天，这个俘虏获得自由，很可能挟恨向他们报复，必定灾情惨重。

倩势急迫。紫灵丹士已失去镇静，因此接到闻风赶来襄助的一僧一道，便请两个名满天下的名宿，迫不及待地向姜步虚示威。

一僧一道的武功和道术，不可能比紫灵丹士高一倍，也许能与极乐天君相伯仲，即使高些也高得有限，怎能与姜步虚一拼？

老道一走，和尚的胆气迅速地沉落，只好任由许门主出面了。

“姜老弟，可否平心静气谈谈？”许门主仍抱有一线希望，能将双方的仇恨化解。

“许门主，你更不配和我平心静气谈。”姜步虚断然拒绝：“你们众口一词，指责我是风云会的人。”

你的女儿，的确是我扮鬼怪救走她的，迄今为止，你尚义门仍然是支持他们最力的人。风云会铩羽散亡，你们有些人明里表示正邪之斗已经结束，各奔前程胜利返里，其实暗中已经秘密重回，躲得稳稳地，一旦实力够了，就会倾巢而出送我去见阎王。

你回去告诉紫灵丹士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已莫为，他那些阴谋诡计不可能成功的。

现在，你可以走了，你们那些侠义英雄，才真的不可理喻！”

“甚至比风云会更坏更毒！”小魔女恨恨地说：“许门主，至少这次风云会的人，表现就比你们这些口口声声标榜侠义的人英雄些。”

“你们再不走，就会很难堪了！”姜步虚冷冷一笑，出厅走了。

许门主叹息一声，和伏龙尊者沮丧地离去。

南关是城外，柏家则在小南门，不但需要经过南关的几条街道，还得进出城门。

老道已经走了许久，许门主与伏龙尊者连袂匆匆返城，距城门口还有半条街，身后已经被人贴上了。

日影西沉，即将关闭城门，进出城门的人其多，甚至显得拥挤，街上更是行人摩肩接踵，谁知道身后有仇敌接近？

等发觉不对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二对一，两个人对付一个，两面一挟，锋利的匕首不接肋，直接探入腋窝。

另一人则先在身柱穴拍了一掌，经穴半封半闭，假使一用劲，穴道便

会自行封闭，失去活动能力。

伏龙尊者禅功惊世，但骤不及防之下，不可能立即行动护体，与平常人并无多少不同。

“借一步说话。”挟住许门主右臂的人在他的耳畔说：“不妄动，就不会有人受伤，如果有人被杀，这人一定是自命不凡，妄图侥幸的人，走！”

进入一条小巷，两人被面对墙压住。

“如果你们三个人一直能保持同时同退，咱们就不易同时制住你们了。”那人又说话了：“缺点是，走掉了齐云修士老杂毛，他一个人惊鹿似的急走，咱们一时弄不清情势，措手不及被他走掉了，可惜。”

“老兄，你们知道咱们的动静……”许门主定下心探口风，为自己的生死努力找生机，制造机会。

“所知不多，但够用就是。”那人阴笑：“一僧一道一到府城，咱们便一清二楚了。”

“你们是……”

“不必知道咱们的来历，你们只要实话实说，便可不受到伤害，不然……你知道不然的意思……”

那人语气转厉：“你们两位，都是有声望的风云人物，你们的一举一动，应该都具有作之亲作之师的典范，所以在下姑且相信你们的确不曾参予。

紫灵丹士一些苟且人士的卑劣勾当，因此不会不明不白便制裁你们。现在我问你，风云会已经风止云散，你们下一个目标指向什么人？”

“咱们大多数的人，都同意良机不再，希望能利用这次大好时机，清除那些无法无天的邪魔外道。”许门主说得理直气壮：“华山正邪之斗，迄今不足十年，开封又再起风波，规模更大，长此以往，日后江湖将永无宁日，因此……”

“因此，你们就有了举侠义之剑的藉口，以除魔卫道为名，行锄除异己之实。下一个目标，你不知道？”

“在下并不知详情，而且的确还没作出定论，因为鬼神愁的事没摆平之前，根本不可能对下一步行动有所决定，大多数的人对鬼神愁怀有强烈的惧念，有他在……”

“有他在，你们锄除异己的大计便无法进行，所以你们目下最迫切的事，是摆平鬼神愁，下一个目标，刀剑指向正义锄奸团，对不对？”

“这只是某些嫉恶如仇人士的想法。”

“你尚义门的义字，代表什么义？”

“武林道义。”

“不是正义？”

“正字很难讲，阁下。”

“唔！你总算不是假仁假义的汉子。请将口信带给紫灵丹士那些人，好吗？”

“什么口信？”

“告诉他，要他以武林道义，堂堂正正与鬼神愁了断，召回那几个正向公门人士施压力，想玩弄官法如炉戏的人。

如果继续不挥手段玩弄阴谋诡计，就会有摘奸发伏的人用雷霆手段大开杀戒！”

“你们……”

“数到十，你们就可以走了。一……二……”

十数声出，四个人影已消失在巷口。

两人僵在当地，不敢追出。

“大师有何打算？”许门主泫泫地问。

“门主的打算又是什么？”伏龙尊者反问。

“我并不是一个恩将仇报的人，但……鬼神愁的事，确也令侠义道人士棘手……”

“老衲明白，一旦你们公然承认错误，势将造成江湖道消魔长的印象和不利情势，日后侠义道人士的处境将十分的恶劣困难。”

“大师的意思……”

“老衲不敢说在江湖德高望重，毕竟仍具有侠僧的浮名虚誉。”伏龙尊者长叹一声：“世间真正能挑得起放得下的人并不多，浮名虚誉害人不浅。走吧！回去与他们从长计议。”

“这些人……”

“正义锄奸团的人，错不了。这些功臻化境，神出鬼没的杀手，一已横定了心，武林精英损失之重，将空前绝后，谁也休想安逸。”

“马行狭道，船过江心……”许门主摇头苦笑。

中州镖局对面的汴京酒楼，是三教九流人士喜爱的三座酒楼之一。

下午姜步虚抵达落店、熊局主就派人邀请了本城一些知交好友和有头有脸人物，在汴京酒楼置酒高会，筵开八席盛况空前。

楼上灯火辉煌，三山五岳的朋友济济一堂，尽管人数近百，但没有喧哗声，每个人都脸色沉重，笑不出来。

另一些心怀鬼胎的人，更是坐立不安。

酒过三巡，熊局主放杯起立。

全楼一静，鸦雀无声。

“朋友们，今晚请诸位大驾光临，事由己用书信附帖奉达，兄弟不再赘叙。兄弟吃镖行这口刀口饭，马马虎虎可以算是白道人士。侠义道人士中，有七八成是白道人士，咱们不自甘菲薄，而且以此自豪。今晚请诸位来，用意是表白兄弟的立场与决心。”熊局主声如洪钟，语声一顿，炯炯虎目环视一匝，神色庄严。

“镖局是江湖行业，宗旨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，生意人和气生财，不开罪任何朋友。”他清了清喉咙，冷冷一笑：“鬼神愁的事，咱们开封人有目共睹，对咱们这位乡亲的作为，是非自有公论，兄弟的看法是，他是咱们开封人的光荣。

因此，兄弟郑重申明，有那一个吃里扒外的混帐王八蛋，胆敢游说唆使吃公门饭的白道朋友，玩弄贪赃、枉法、栽赃等等老把戏，就是咱们的公敌，我陪他玩刀头舔血三刀六眼的游戏。

在座的朋友，如果不同意兄弟的作为，请喝完杯中酒离去，绝不勉强，熄灯！”

镖局有十几个执役的人，与十余名店伙，沉静地将所有的灯火吹熄。

全楼黑暗，寂静无声。

不同意的人，可以无愧地一走了之，以免在众目睽睽之下脸上挂不住，有伤感情，无需向朋友解释不同意的理由，更不必多费唇舌为自己辩护。

片刻，似乎没有人移动。

“掌灯！”

灯光再现，一阵欢呼。

“谢谢诸位隆情高谊。”熊局主举杯道谢。

各方面纷纷传来警告、干预、反击的消息，柏家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。

柏家这群侠义英雄，都是些声望足以领导群雄的高手名宿，也有代表侠义道发言人的份量。

要他们向一个初出道的小人物鬼神愁公开道歉，承认错误赔罪，那是极为困难的事。

他们日后的声望地位，必将江河日下成为笑柄，一落千丈可能一蹶不振，谁都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势。

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炉香；他们没有勇气承担可能的责任后果，只好硬着头皮作最后挣扎。

两宫的人支持鬼神愁，是不争的事实，有两宫的人出面，必定有大部分有心帮助的同道却步。

因此，让两宫的人脱身事外，是亟需进行的要务，孤立鬼神愁的工作，必须加快进行，而且必须在鬼神愁前来兴师问罪之前完成。

二更天，辛夫人母女仍未安睡，在小厅与惜春宫飘渺仙子母女品茗话家常。

毫无疑问地，话题的焦点是姜步虚。

大多数自以为是的女人，对世间事物，都有一厢情愿的想法，认为自己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合理的。

别人的想法和做法，一文不值，而且荒谬可笑。

飘渺仙子是女强人，辛夫人玉修罗更不是省油灯。

两人都有女待嫁，有心目中属意的东床佳婿人选，那就难免表面上和和气气，十分投缘谈笑风生，骨子里却藏锋隐芒，勾心斗角各显神通。

“尚姐，尊夫对姜小哥的浮滑浪子恶形恶象，好像还有点耿耿于心呢！”辛夫人笑吟吟透着万分亲切，话中却含有玄机：“一个人定了型，是无法再改变的，除非他真有决心改变自己的气质。依我看，我倒是很欣赏姜小哥的这种大事认真，小事糊涂，洒脱不羁的个性呢”

“其实，我们家老爷，对姜小哥的态度，也有不同的看法啦！”

飘渺仙子心中暗笑，口中却布下严密的防卫网：“他的绰号叫飞魔，早年在江湖所闹的风流公案可真不少呢，怎能要求别人才德兼备可以供在庙堂里呢？”

何况姜小哥是故意摆出这种形象，让那些侠义英雄把他看成无害的人，不会和他们争名夺利，对他们没有威胁，如此而已。所以，我们家老爷才同意女儿，交姜小哥这位朋友。”

一位侍女出现在厅口，打出一串手式。

“该死的！”辛夫人大为光火。

“怎么啦？”飘渺仙子讶然问。

辛夫人所提出的问题，被飘渺仙子所扣住，正感到不是滋味，侍女一打手式，等于是打消了她再提问题扳回劣势的机会，所以大为光火。

“有不速之客捣蛋。”辛夫人明亮的凤目中杀气外涌，长身而起。

“正好聊施薄惩，让他们来！”飘渺仙子也整衣而起：“他们还真不死心呢！”

“这些自命英雄的货色，自以为是江湖的主宰，其他的人全是邪魔外道，只有他们才配使用侠义之剑，制裁任何异端。”

辛夫人伸手接过侍女奉上的剑冷笑着继续说道：“姜小哥初出道，人微言轻毫无身分地位，却胆大包天向他们的权威挑战。

他们明知自己理屈，也不可能承认错误自弃权势威望，向二个后生小辈低头的，他们会使用任何卑劣的手段，来保有自己的声望权势。

看来，咱们必须替他们在江湖除名，尔后姜小哥才不会有麻烦。”

“那就把开封闹个天翻地覆，我受够他们了。”飘渺仙子也接过侍女递来的剑：“咱们出去迎客吧！”

外面是供旅客活动的院子，四周廊柱悬了几盏照明的灯笼，不时可以看到店伙和旅客走动。

旅店本是人人可来的地方，谁知道那些人是前来闹事的不速之客？

微风飒然，屋顶先后飘落五个黑影。

原来这些人从屋上接近。难怪负责警戒的侍女，知道有人入侵。

姜步虚住在右邻的客院，这里如果发生打斗，邻院的旅客必定可以听到动静。

辛夫人与飘渺仙子，已先一步踏入院子，两宫的侍女和仆妇冷然袖手旁观。

辛云卿和小魔女十分投缘，两人经常在一起相处，这时也挟剑并肩站在院角，准备随时扑出。

有长辈出面，她俩不便放肆，但心中都有随时动手的打算，对那些忘恩负义的侠义道英雄恨之切骨。

“胆敢前来撒野的人，后果自负。”辛夫人沉声说，先发制人用话扣住对方：“如果不幸死在这里，可不要向江湖朋友喊冤叫屈，诬赖万毒宫的人行凶妄杀无辜。希望来的都是真正有担当的英雄，而不是卑鄙无耻狗屁不如的下三滥混混！”

“辛夫人，咱们并无恶意。”为首的青衫人沉静地说，不介意她讽刺挖苦：“江湖朋友谁都知道，招惹了万毒宫的人，将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“诸位这种行径，算是善意吗？哦！尊驾是……”

“在下尚若天。”

“哦！五世家的江右尚世家，神手妙刀尚若天。阁下的善意、何不赐告？”

“尚某以全权代表身分，特来与两宫情商。”

“情商什么？”

“请两宫置身事外，商量对双方皆有利的条件。”

“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。”

“辛夫人，可否先与丘老兄商量……”

不远处出现九天飞魔，像是平安幻化出来的。

“老夫没有商量的必要。”九天飞魔声如沉雷：“辛夫人的意见就是我丘家的意见。

姓尚的，你这种制造歧见离间两宫的把戏。不必玩了。

我这种邪摩非常重视信诺，一言九鼎，既然已经表示一切由辛夫人作主，老夫一定信守不渝。

辛夫人不需要与老夫商量，她就是两宫的全权代表，说不可能，那就一定步可能，别无商量。

“丘老兄，这是何苦……”

九天飞魔哼了一声，一闪不见。

神手妙刀一怔，其他四人也大感意外。

毒王不在、车夫人的身分地位声望，皆比九天飞魔差了那么一点点份量，两宫采一致行动，按理应该由九天飞魔作主。

但如果论实力，辛夫人善用毒，武功再高强，也不可能与奇毒相抗衡。

老魔竟然让辛夫人作主，这就无法制造两宫的裂痕啦！

“辛夫人，姜步虚只是一个初出道的狂妄小辈。”神手妙刀不死心，继续向辛夫人鼓如簧之舌：“以他的鬼神愁绰号来说，已经狂得令人心中懔懔，这种人如果在江湖闯道，必定掀起无穷风波……”

“姓尚的，你不是做说客的材料。”辛夫人大为不耐：“两宫已拒绝了你的要求，下一步你们这条怎么走，你就直截了当说出来好不好？你们打扰了旅客的安宁。”

“辛夫人，不要逼咱们走极端。”神手妙刀态度转变为强硬了：“对大家都没有好处。”

“是吗？走什么极端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对两宫的人群起而攻？你知道所付出的代价吧？”

“咱们不会群起而攻。”

“是吗？那又怎样？”

“辛夫人既然执意拒绝，那就是这四位暗器名家的事了。”神手妙刀向四位同伴一指，退了三步。

辛夫人这才发觉不妙，只顾与神手妙刀打交道，忽略了其他四个人。

暗器名家有四个之多，大事不妙。

这四个穿青劲装，像随从一样的暗器名家，利用双方打交道的机会，占住了有利的位置。

两人为一组，在两侧超前八尺左右，恰好将辛夫人和飘渺仙子，控制在威力圈内，甚至可以控制廊下的仆妇和侍女。

相距仅丈二左右，暗器一发即至，天色黑暗，灯光微弱，暗器的威力可增十倍。

这时想使用奇毒，已嫌晚了些，勉强使用，也会是两败俱伤的局。

“是那四位暗器名家？不是唬人的？”辛夫人心中暗惊，但语气更为沉着镇定。

四个暗器名家同时哼了一声，不言不动像四座石人，阴厉的气氛极浓，给人的心里压力十分沉重。

“他们不会唬人，只会用暗器杀人。”神手妙刀代为回答“现在，尚某再问一次，两宫的人，愿不愿置身事外？”

“很毒很高的主意，用五个人来与本宫主拼骨，五条命可以换取你们无数人的安全。”

“咱们确是有勇气和你辛夫人赌命。”神手妙刀大言不惭：“只要能接近你三丈之内，咱们便成功了一半。辛夫人，尚某认为你不会笨得愿意和咱们赌，五个人的命值不了什么，你万金之躯划算吗？”

“你们五个人都有拼死的决心？”

“我们来了，步是吗？其实没有赌的必要，犯不着为姜小辈拼个两败俱

伤，所以我宁可相信你愿赌。现在，在下必须获得夫人的全诺，请表示意见。”

“你错了，本夫人愿意赌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狂笑声震耳。

狂笑声发自院角的暗影中，与两方的人恰成立角。

“嗯……”四个暗器名家，突然身形一晃，每人的双手抖动，洒落不少各式暗器，随即双手掩耳，脚下大乱，猛地扭身摔倒。

神手妙刀也浑身一震，向前一栽。

笑声不大，也不怎么震耳。但一听到笑声，便感到天旋地转，身躯立即失去平衡。

神智是清明的，脑门也没有受击的感觉，就是觉得眼前晕眩，头重脚轻，突然失去平衡感，有恶心呕吐的现象，身躯失控像是中风。

辛夫人和飘渺仙子，却没受到波及，仅感到笑声怪异而已。

“娘，快退！”两女同声急叫。

辛夫人和飘渺仙子恍然大悟，倒飞而起退入走廊。

人影乍现，手中轻拂着缚龙索。

最先爬起的人是神手妙刀，刚站起，“叭！”一声右肩尖挨了一索。

“哎……”神手妙刀跳起来，疾退五六步几乎摔倒，想伸手拔刀，右手却抬不起来。

37

姜步虚，手中的缚龙索有如灵蛇。

院门口，四海游龙双手叉腰像门神。

“这些家伙没有半点人样，真可耻！”四海游龙的嗓门像打雷，那像是吃了毒药定时丹的人？

“哎唷……”第一个暗器名家厉叫，人还没站起，右掌背挨了一索，手掌骨裂，皮开肉绽。

四个暗器名家的平衡感还没恢复，虽然能爬起，但还在摇摇晃晃歪歪倒倒。

耳内某一种器官受到怪异的音波震得起了变化，就会遵致平衡感暂时失控，笑声虽止，短期间难以恢复正常。

每个人的右手掌，皆被抽了一索，右掌算是报废了，碎骨头是很难愈合复原的。

“让我想想看，要不要毁掉他们的左手？”姜步虚阴森森的语音充满凶兆：“他们的左手仍可发射暗器，以后不知有多少真英雄被他们的暗器所残害……”

五个人一哄而散，向院门口飞逃。

“我这一关过不了的！”四海游龙大喝。

过不了就跳墙，五个人亡命跳墙逃生，毁了一手已经受不了啦！再毁左手岂不变成了废人？

“这些怕死鬼简直丢尽了武林人的脸面，哼！”四海游龙大声挖苦。

“鳌龙，你还要参加他们吗？”姜步虚笑问。

“去你的！你……”

“赶快回去睡觉，子时快到了，哈哈……”

四海游龙一咬牙，转身便走。

于时，子午定时丹一天发作两次，一子一午，准得很。

午间四海游龙吃足了苦头，赶忙回房应变，准备接受子时的痛楚考验。

九天飞魔第一次和颜悦色，招待这位曾经让他火冒三千文的鬼神愁。

辛夫人母女也在座，有老魔在座，两个一心想做丈母娘的女人，不再勾心斗角。

“这些人真是愈来愈不像话了。”九天飞魔不胜感慨直摇头，居然不再表现愤怒的神情：“任何犯忌的事，都会不择手段一一出笼，难怪江湖上道消魔长，侠义道后起无人。像紫灵丹士大悲僧这种人，早该真正跳出三界外苦修，何必还在江湖现世？”

“这叫做狗急跳墙呀！”辛夫人也不生气，心平气和：“不会有下次，我会布下万毒大阵等他们，他们这种出入意外的伎俩，确也令人防不胜防。”

“这都是沾了侠义英雄这块招牌的光，伯母以为他们应该规规矩矩打交道，所以上了他们的当。”姜步虚笑吟吟毫无愠色，他本来就是一个大量的人：“其实他们并没有赌命的决心和勇气，只想迫伯母接受他们的条件而已。

只要伯母采取行动，他们就会挟尾巴滚蛋的，他们不会再来了，他们知道吓唬的把戏可一不可再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哦！”九天飞魔说；“他们目下唯一可用的伎俩，就是出人意外，你断定他们应该不会来，他们就偏偏来。”

“喂！”小魔女不想听这些无趣的事，向姜步虚叫：“你把那条鳌龙，像押犯人一样押来，到底想打什么主意？你烦不烦？”

“我与他有一段公案未了，得早些解决。”

“到底是什么公案？透露一点嘛！”

“天机不可泄露……”

“别卖关子，大哥，说啦！”辛云卿不甘寂寞，叫大哥叫得怪顺口又俏又甜。

“暂时不能说。”姜步虚口风紧得很：“明天我要带他走，可能的话，三五天才能回来，一方面是这件事必须早办妥，了却最重要的心愿。

另一方面是，给侠义英雄们，有充裕的时间招兵买马，我要一劳永逸澈底击溃他们，以免日后牵缠不休，我要他们提起鬼神愁就发愁。”

“你要去三五天？去何处？”小魔女一惊，急急追问。

“带四海游龙走呀？”

“啃！你倒会用心机避重就轻呀！我问的是要去何处？”小魔女鬼精灵，抓住主题。

“反正不远。”

“不管你走多远，反正我跟你跑一趟，我留在这里，一天我要到柏家闹三次，甚至五次。”小魔女得意洋洋，明白表示留在府城的后果要他负责。

“要去的人不是你。”姜步虚不理睬她的勒索：“我倒是想请辛小妹跑一趟，有辛小妹在，鳌龙才会相信真被定时丹控制了，有姜太公在此的作用。”

“你请我，我好高兴。”辛云卿大乐：“只是，我那有什么定时丹？”

“哈哈！万毒宫的小宫主，什么丹都有，你肯去，谢啦！”姜步虚转向辛夫人说：“伯母请放心，没有凶险。”

“你真不要我去呀？”小魔女怪腔怪调做鬼脸，笑容更怪：“真的？”

“好啦好啦：我伯你的花招。”姜步虚真怕她等得不耐烦，在府城闹事：“丘伯父伯母，请两位老人家授权给小侄。”

“授什么权？”九天飞魔笑问，老人家当然知道爱女难缠，全宫的人都管不住小丫头，留在府城那还了得，保证会闹翻天。

“捧令媛的权。”姜步虚笑着说：“她皮得很，离开你们，她像脱了缰的马，谁还管束得了她？”

“那是你的难题，哈哈：我养了她这么大，烦都烦死了，好不容易有人插手管，我可一身轻松啦！”九天飞魔大笑，一语双关。

“为免那些英雄们，趁我不在时撒野，天快亮，我去柏家跑一趟、吓唬他们一下。”

“好哇！我和辛姐；起去。”小魔女兴头来了，不理睬管束的问题，摩拳擦掌欣然叫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；咱们把柏家的地皮翻过来！”

“不许胡闹”九天飞魔板着脸：“一切得听姜小哥的安排，你们不是去做强盗，可别让他们找到藉口向江湖呼冤，知道吗？”

五更初，开封府城仍在沉睡中。

柏家虽然旦夕戒备森严，但天快亮了，不是夜行人活动的时间，难免有点大意疏忽。

大院门虚掩，把门的两个警卫，必须监视街两端，以及特别留意对街屋顶的动静。

街两端监视容易，夜间不会有人行走，一头野狗走动，也难逃眼下。

但对街的屋顶却不易发现有人活动，人跳下街，一冲便到了院门。

上次姜步虚骚扰柏家，就是从对街接近的。

风云会的人，也潜在屋顶黑暗角落待机蚕动，是入侵的良好通道。

姜步虚这次也从对街接近，但换了方式。

两个警卫分别坐在门外两侧的石鼓上，真不容易接近。由于天快亮了，难免显得懒散些。

姜步虚突然出现在对街的屋顶，时而蹲伏，时而站立，时隐时现形影难辨。

隐现数次，终于被警卫发现了。

“咦？对面屋顶有东西在动。”发现的人一蹦而起，向同伴招呼。

“没有呀！”同伴也跳起来凝神察看：“你是不是看到猫了？或者眼花？”

“没有呀！”同伴也跳起来凝神察看：“你是不是看到猫了？或者眼花？”

“我发誓，决不可能是猫。”发现的人坚决表示看到了东西，为了求证，小心地移步接近街心。

两位姑娘像猫，沿街边悄然接近。

“最好上去看看，的确有物活动。”认为是猫的人说，也不由自主向街心移动。

“要上你上，我可不想自找麻烦。”已到了街心的人说，向屋上搜视。

屋脊后面，徐徐升起一个人头。

“是人！”这位仁兄惊叫：“退回去发讯……”

两位姑娘身形似电，到了两人身后，纤掌如山，一劈掌击中耳门。

“废了！”小魔女向辛云卿招呼，将昏厥的人拖至院门口。

废了易如反掌，背部身柱用内力一震，震毁了督脉，身柱神经一断，便成了只能躺在床上的废人，比杀了更凄惨，这种惩治人的手段相当狠毒。

小魔女一而再受到伤害，家传宝剑逸虹还没有追回，正所谓恨重如山，所以下手狠毒之至。

姜步虚一跃而下，推开院门大喝一声，飞身跃起，踹倒了绘有四君子园案的照壁，折人垂花门，狂笑声中，奔入大厅前的大院子。

来硬的，直接打上门。

两位姑娘连声娇叱，打烂了厅廊的两盏大灯笼，踹倒了三座大厅门，这才心满意足退至姜步虚身后，拔剑在手向后面戒备。

各处大乱，老半天才有人赶到。

客院里新近陆续赶到的人为数不少，这些人根本不相信一个初出道的小辈，能有击败七仙九菩萨，以及对付得了宇内双凶的能耐。

两个冒失鬼来得最快，大概是想有所表现，怒吼声中，冲向仰天狂笑的姜步虚。

“什么人敢前来撒野？”最先抢到的人怒吼，来一记猛虎扑羊，双爪狂野地走中宫探入，表现得勇气十足，狂强悍野目中无人。

姜步虚双掌一分，奇准地架开双爪，双掌一合，来一记钟鼓齐鸣，有拳左掌在两耳门重重一击，耳膜破裂人也被打昏。

“这种货色也敢逞能。”他怪叫，抓起昏厥的人，砸向扑到的第二个人。

那人吃了一惊，闪身躲避，恰好落入姜步虚算中，先一刹那到达定位，一把扣住右臂扭身便摔，砰一声大震，背部着地。

姜步虚不放手，再次大喝一声，将人抡飞一匝，向急涌而来的人潮砸去。

“鬼神愁在此，来人多多益善，上！哈哈哈……”姜步虚舌绽春雷狂笑大叫，声震屋瓦。

“不要冲上，列阵！”有人大叫。

姜步虚双手叉腰，有如天神当关，等候对方列阵，不住嘿嘿怪笑。

人群即将合围，惊地长啸震天，缚龙索起处风雷骤发，两位姑娘的两支剑八步风生，冲向崩了门的大厅，出其不意的淬然攻击，让对方措手不及。

合围的阵势一冲即垮，首当其冲的八个人，被缚龙索抽得皮开血绽的，就有五个之多，另三个被跟上的两支剑刺倒了。

将所有的人引出，三人反而攻入厅登堂入室。

又是一阵大乱，屋内鸡飞狗跳。

钻出一处小院，劈面碰上了紫灵丹士与道全法师，还有五名高手，刚从一座房屋内狂奔而出。

“住手！姜步虚，你不能这样……”紫灵丹士狂叫，剑起处风雷乍起。

老道不敢不挥剑自保，姜步虚已不由分说扑上了。

“铮”缚龙索崩开攻中宫的一剑，居然发出金石的铿锵清鸣，身形切入，巨掌疾挥。

老道来不及闪退，“叭！”一声挨了一耳光，被打得昏天黑地，仰面斜退。

后跟的道全法师刚发现紫灵丹士身形闪开，还没看清变化，天太黑了，刚将剑递出，右腿已被缠住了。

巨大的掀力及体，一声惊叫，被扔飞出丈外，手舞足蹈有如在风中狂舞。

两位姑娘乘机钻隙超越，剑左右分张，刺中两名连人影也没看清的高手，飞跃续进。

后面的三名高手大骇，功臻化境的两老道打先锋，一照面便倒了，太可怕啦！见机扭头狂奔，重新钻入屋中溜之大吉。

“闹够了，走！”姜步虚向两位姑娘下令，领先跃登屋顶。

再闹下去，必定群众合围，把他们堵在某一处绝地，可就是走不了啦！

他们从右邻撤走的，还出第三家大宅，后面敢追来的，只有五个人，轻功身法相当惊人，追了个首尾相连，急如电火流光。

一声长笑，姜步虚倏然止步转身相候。

“送得够远了，诸位。”他收了缚龙索，站在屋脊等候五人到来。

星光下，他认得五湖散仙和十方行者两个人。

另三人都是年届花甲的人，手中都握有连鞘长剑。

“施主太过份了，太过份了！”五湖散仙悲愤地厉叫，不像一个有道全真。

“你给我闭上含血喷人的狗嘴！”姜步虚破口破口大骂：“只许你们一而再派人到客店行凶，不许在下报复，你这是什么狗屁道理，居然说我过份？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我又怎么啦？”他厉声反话：“我给你们十天工夫准备，你们却迫不及待派人行凶，玩弄阴谋诡计，你还有理？呸！”

“去的人并非咱们授意，而是他们激于义愤，而迳自前往……”

“混蛋！不要强词夺理，我不吃你们那一套。我鬼神愁不是不讲理的人，但同样会被不讲理的人激怒，你给我半斤，我还你八两，以牙还牙互不相亏。

今后，你们再胆敢前往玩弄阴谋诡计，我将加倍回报，捣毁柏家见人就下毒手，说个定还得放上一把野火，绝不容情。回去转告你的人，不要再耍花招，记住了没有？”

一个身材修长的人，将五湖散仙拉回，越众而出，冷冷一笑。

“小辈，你说完了没有？”这人的嗓音阴森森带有鬼气，有一股令人心悸气沮的气势流露。

“说完了，阁下又有何高见？”姜步虚不为对方的气势所慑，嗓门大气壮声粗，流露出泼皮相，没有半点名家高手的气质。

“你就是鬼神愁？”

“如假包换，要不要验明正身？”

“真是你击溃了风云会？”

“不会是你。”

“小辈……”

“老不死，竖起你的老驴耳听清了。”姜步虚噪音像打雷，有意让全街的人都听到：“我不知道你是老几，更不知道你是那座庙的大菩萨。

俗语说：江湖无辈，武林无几。凭我鬼神愁能击溃风云会，能把你们这些欺世盗名的侠义英雄，整治得灰头土脸，救了你们不少浪得虚名的狗熊，我就配享有我的声威，有我的地位。

你不要倚第卖我在我面前充人样，你得问问旁人配不配和我说话，你想干什么，做给我看，不要摆出老不死的贼相，用嘴皮子说大话唬人。哼！什么东西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是自取其辱。”

一句话就可以逼死人，何况他放炮竹似的，说了那么多讽刺怒骂的话，每一句都锋利伤人。

练了几大拳脚的所谓武林人，那一个不好勇斗狠、争强斗胜？

有了几次打斗经验，而且胜了几场，更是气大声粗，自以为老天爷第一他第二，谁也没被他放在心上，赫然以第一高手自居，怎受得了旁人指摘？

这人被骂得七窍生烟，徐徐拔剑出鞘。

“我霸剑天罡第一次被一个不知死活的小辈，用这种狂妄的话羞辱！”这人快要爆炸了，但握剑的手却坚定沉稳：“只有一种结果，可以清洗所加于老夫的羞辱，别无他途。”

“那是你自找的。”姜步虚冷冷地说：“你霸剑天罡田政，名列风云十杰之首，应该有一个第一杰的气概风标，却卖老卖狂自取其辱。阁下，我可怜你，今晚，你将从风云十杰中除名，昊天一剑白云深，可以向上升一名了。

这是你自找的结果，你永远也清洗不了所受的羞辱，因为你不会有举剑叱咤风云的机会了！”

手一抖，缚龙索锐利的啸风声乍起。

话说得托大，信心十足。

一拉马步，泼皮的形象消失了，代之而起的是气吞河岳，举手投足皆有一代名家气势，缚龙索斜举如枪，注入的内劲已有慑人的威力，这种弹性极佳的蚊筋索，是不可能成为硬枪的。

“田老，小心他索当枪用。”另一人沉着地叫，用意是要霸剑天罡不可气忿激动。

霸剑天罡毕竟是一代高手名家，经过刀山剑海磨练的一代风云十杰之首，剑一举，情绪的波动立即消失，六合如一冷静下来了。

剑发出隐隐龙吟，剑气迸发，剑身似已隐去，变成一道电气火花闪烁的光华。

姜步虚右脚徐徐前探，主攻的现象十分明显。

屋瓦不受力，在瓦面上以内劲御刃相搏，不会有灵活的闪动移位空间，而且不可离开瓦脊以避免被人从上向下逼攻。

屋脊也是最坚硬牢实的地方，踏破瓦足向下陷的机会也少得多。

绰号称霸剑，剑术必定以强攻为主。

一声冷叱，霸剑天罡发起空前猛烈的进攻，剑排空点出，像一道电光突然激射，形成挟风雷齐至的激光，劲道极为强猛。

对方的内功修为如果比他差一分两分，兵刃一触他的剑，不但会被震偏，甚至可能震毁，剑势也将毫无阻滞长驱直入，一俭便可以将对方杀死摆平，霸道绝伦，所以在风云十杰中排名第一，足以夸称天下第一剑。

这次，碰上敌手了。

缚龙索是软兵刃，本身就具有克制剑的功能，甚至可以克制刀，内力不足无法砍断索。剑很少使用砍劈的招式，所以易受软兵刃的克制。

“铮！”索一抖，奇准地击中射来的激光。

激光一吞一吐，第二剑更快、更猛烈。

“铮铮！”连接两剑，索尾骤发一声轻雷，乘隙突入到了霸剑大罡的右腋附近。

霸剑天罡已感受到索上进发的可怕异劲，感到护身先天真气陡然猛烈波动，吃了一惊，滑退八尺，突然感到手心淌汗，毛发森立。

一索反击回敬，风云十杰之首被逼退了八尺。

一声低吼，姜步虚乘胜追击，缚龙索来一记天外来鸿，斜抽外抖再变丹凤点头，索尾光临顶门。

“铮铮铮……”剑幻的激光，将飞舞的索影连连封震，刹那间封了九剑，毫无反击回敬的机会，直退至脊角，险象横生。

不能再退了，再退就会掉下去啦！

“铮”第十剑急封，霸剑天罡经验丰富，藉力斜飞而起，向瓦面飘出两丈。

“你走不了！”姜步虚沉叱，如影随形跟踪追击，索如灵蛇，更像钢枪，当胸疾吐。

“铮！”剑间不容发接住这一索，霸剑天罡的身形再次斜飘。

“好！”姜步虚喝采，第二索附形而至。

霸剑天罡大骇，太快了，剑已来不及接招，大喝一声一袖抖出，要用可硬按刀剑的神奇精纯内功，将索震开或缠住。

“嗤！”声锐啸，大袖裂成两幅，成了破袖。

索突然反抽，有如电光一闪。

另一位青衫老者，早就看出霸剑天罡回手乏力，及时看出危机，情急救人疾掠而上，剑出风雷乍起，抢攻姜步虚的左肋背，围魏救赵抢救霸剑天罡，逼姜步虚撤招自救，走险救人很够朋友。

姜步虚当然不想冒险拼两败俱伤，索在千钧一发中回旋，一声怪响，缠住这人的剑向外一抖，旋身就是一掌，闪电似的拍在那人的右胯上

“哎……”那人狂叫，丢掉剑飞抛，斜冲出丈外，瓦片碎裂声大起，失足摔倒骨碌碌向下滚。

霸剑天罡斜飘至檐口，一脚踏塌了屋檐，也身步由己向下飘坠。

“哎呀！”五湖散仙惊叫，一跃而出，急抓向下滚的人，总算抓住了右脚。

姜步虚损耗了不少真力，每一索皆全力以赴，他碰上了强劲的对手，不敢再恋战。

立即领了两位姑娘急撤，真怕其他的人赶来围攻。

柏家人心惶惶，人人自危。

破晓时分，四匹健马已离开府城十里左右了，驰向五十余里外的陈留县。

四海游龙仍然骑了他的宝驹玉顶，显得无精打采，大概昨晚子时肚子痛得受不了，耗损了不少元气，睡眠不足加上又急又怒，当然打不起精神来。

姜步虚根本懒得理睬他，与两位姑娘三骑并辔小驰，并不急于赶路，任由他跟在后面生闷气。

“喂！他怎么啦？”小魔女没话找话，指指后面的四海游龙：“你看像不像是斗败的公鸡？”

“步像，倒像一头魂不守舍的病猫。”姜步虚的大嗓门，有意让后面的四海游龙听到。

“废话！猫怎会魂不守舍？猫也有魂吗？”

“猫如果没有魂，怎会修成妖？少见识。”姜步虚说：“我在巴东，就听说当地有猫妖。他魂不守舍，我想，他一定……”

“一定什么？”

“想孟念慈，没错。”

“大哥，你怎么胡说？”辛云卿娇笑着说：“孟念慈那样恩将仇报对待他，他还想？”

“你不懂，云卿。”姜步虚老气横秋地说：“他自命不世的英雄，英雄用情是很专的，嘿嘿嘿……宁可酒醉鞭名马，不顾多情负佳人；螫龙为了孟念慈，充任护花使者出生入死……”

“姜小子，我又惹了你吗？”四海游龙暴怒地大叫：“闭上你的臭嘴，混蛋！我警告你，永远不要把我和那条毒蛇扯在一起，永远不要把这件事做话题，永远……”

“你才要给我闭嘴，你这混蛋真是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。”姜步虚打断他的话，冷嘲热讽挖苦他：“你怪她，骂她是毒蛇，公平吗？”

“她本来就是口蜜腹剑的毒蛇！”

“哼！在她那些人中，她只是一个小晚辈，说话没有一点份量，只能听命行事，她能违抗她老爹和五湖散仙那些人吗？她能做一个叛逆的女儿吗？”

“你少替她辩护，哼！”

“我为何要替她辩护？你以为我真的要和你抢她做烧锅的？狗屁！只怪你蠢得像猪，偏偏臭美不自量，取绰号为可以飞腾变化的龙……”

“闭嘴！闭嘴闭嘴！”四海游龙暴跳如雷，脸红脖子粗：“少给我说风凉话，小心我刺你百十剑和你拼了，你……”

“你可以拔剑呀！我并没有没收你的剑。”

“总有一天，有一天……”

“到那一天再说大话犹未为晚，目下你休想撒野，省些劲吧！螫龙。”

“天没亮就上路，你到底要把我带到何处？”四海游龙沮丧地问，斗口他知道绝对讨不了便宜，姜步虚那张利嘴缺德而又可以刺伤人的自尊。

“快了快了，不久便知。”姜步虚用马鞭向南一指：“二十里就是陈留县。”

“到陈留县干什么？”

“要你好看。”

健马驰又姜家庄，一群村民热络地打招呼。

“步虚侄，怎么就回来了？”一位中年壮汉含笑打招呼，满脸狐疑打量两位姑娘和四海游龙。

姜步虚身上从来不带刀剑，而三位男女客人却穿了劲装佩了剑，四海游龙的定蓝劲装尤其出色。

“五叔你好。”姜步虚滑下鞍，牵着坐骑往家门口走：“碰上一些琐事耽误了，带了几位朋友回家聚一聚，不久仍得离家混口食呐！”

两位姑娘一怔，楞住了。老天爷！姜步虚把她们带回家，岂不尴尬？

但是，两女也感到心中狂喜，这表示姜步虚对她们已有一份特殊的感情。

在大院门外，姜二爷恰好出门，也感到十分意外。

两位姑娘早已乖乖下马牵着走，不敢失礼。

只有四海游龙仍然一脸桀骜不驯相，坐在玉顶上不愿下马，眼中有重重疑云，弄不清姜步虚在搞什么鬼。

“爹，孩儿回来了。”姜步虚上前行礼：“孩儿带了几位朋友回来。”

“哦！先进去再说。”姜二爷笑笑说。

“明月，云卿，这是我爷。”姜步虚替两位姑娘引见：“丘明月姑娘，辛云卿姑娘。”

那个肚子里快要冒火的大傻瓜，叫蔡永泰。”

“欢迎欢迎，请进。”姜二爷欣然肃客，领先进入院门。

四人在门侧的栓马桩拴妥坐骑、随姜步虚入院，进入大厅，两位姑娘赶忙问安，脸红红地羞态可掬。甚至有点手足无措。

家中老少全来了，少不了热闹一番。由姜母领两位姑娘进内堂款待，大厅不宜招待女眷，老太太对两位姑娘透着亲热，总算消减了不少窘态。

有四海游龙在，姜步虚便多说，姜二爷也一头雾水。不便问。

略一小叙家常，姜永虚对四海游龙的身分与交情只字不提。

“爹，师父可有信息传回？”姜步虚问及正题。

“你师父半途就折回，已回来三天了。姜二爷说：“据他说，半途得到消息，要访的道友已远赴山东崂山访道，短期间不会南旋。孩子，你问你师父……”

“孩儿正感到焦虑，不知师父何时返家，这可好，免得为了安置人的问题左右为难。”姜步虚大喜过望：“孩儿这就去见他老人家。”

“事情重要？”

“是的，十分重要，是福是祸，即将揭晓。”

“你在说些什么？这么严重？”

“不久孩儿当详尽禀告。”姜步虚不使说。

河神祠静悄悄，风调雨顺，香火反而少、人只有在天灾人祸胁迫生存升计，才想到向神求助，这也许是人的天性吧！

刚踏进庙门，便看到跛脚支拐的蔡道人，在殿前的院子清除花卉的害虫。

“师父，徒儿回来了！”姜步虚赶忙趋前行礼。

“咦？你也提前回来了？”蔡道人大感意外。

“小妹，见过我师父。”

两位姑娘又是一怔，乖巧地上前行礼问好。

“螫龙，拜见我师父。”姜步虚沉下脸，向一脸桀骜相的四海游龙叱喝。

叫拜，而不是叫见。

四海游龙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后跳八尺。

“你的师父与我何干？你少来！”四海游龙怪叫，远远地抱拳施礼：“道长你好。”

“他怎么啦？”蔡道人一头雾水，老眼炯炯打量四海游龙，蓦地眼神渐变。

“这家伙是徒儿的俘虏。”

“俘虏？”

“对，俘虏。两位小妹姓丘，姓辛。师父听说过惜春宫和万毒宫吗？”

“唔！听说过，九天飞魔与九州毒王，早年……”

“两位小妹就是两宫的小宫主。万毒宫的辛小宫主，用毒的绝技青山于蓝，徒儿请她相助，用奇毒制住了那个吃错药的大笨瓜。”姜步虚笑吟吟地指指竖眉瞪眼的四海游龙：“这家伙虽然不是师父要找的人，但有关的消息全在他身上。”

“咦？你是说……”蔡道人一惊。

“他是最近两年来，威震江湖名号响亮的年轻才俊，绰号叫四海游龙的大英雄，非常的了不起。徒儿如果没有两位小宫主的相助，还真奈何不了他，更不可能把他带来问口供。这位大英雄脾气暴躁，英雄盖世自命不凡，宁死不招供，还得大费手脚呢！”

两位姑娘与四海游龙大感惊讶，弄不清他为何在师父面前胡说八道。

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蔡道人紧盯着四海游龙，老眼中眼神的变化更强烈了。

“这家伙明知吞了奇毒，只有一天可活，仍然毫不在乎，勇敢不怕死的确不错。”

“我问你……”

“师父，别急。他的内功很精纯，火候大概已有八九成，据说……不，是他说，叫什么霹雷神功。”

“咦？那是干元大真力的别称，他……”

“那就对了，只是……徒儿不明白。”

“不明白什么？”

“如果真是干元大真力，他应该是雷霆大天尊的儿子，但是，他不姓雷。喂！孽龙，你姓什么？”

“混蛋！”四海游龙一头雾水，故态复萌不假思索脱口大骂：“你明明知道我姓蔡，也知道雷霆大天尊是我爹，你……”

“师父，徒儿被这条龙弄糊涂了。”姜步虚不住摸脑袋，一脸迷惑相：“雷霆大天尊姓雷，那是错不了的，而儿子却姓蔡，岂不内情复杂？所以干脆把他带回来，让师父问口供。”

他的毒发期快到了，最多还有一天可活，师父有充裕的时间，好好拷问他。”

“可恶！你……”四海游龙仍在咆哮。

“假使师父拷问出雷霆大天尊的下落，想提早结束这条龙。”姜步虚向身后的两位姑娘，悄悄打退走的手式：“请师父招呼一声，有事弟子服其劳，徒儿就进来砍下他的龙脑袋，免污师父之手。”

他不等蔡道人有何表示，与两位姑娘匆匆退出祠外。

“你真是雷霆大天尊的儿子？”里面传出蔡道人变嗓的凌厉语音。

“当然，你……”四海游龙的语气仍然强硬。

“你敢走？”显然四海游龙要溜走，所以蔡道人沉声叱止。

“你……你凶什么？”

“滚过来！”

姜步虚挽了两位姑娘不再偷听，向不远处的河堤大柳树走去。

“你在搞什么鬼？”小魔女忍不住问。

“不久自知。”姜步虚在树下落坐。

“大哥，你的师父是……”辛云卿傍着他坐下问。

“蔡道人，四海游龙的外祖父，很可能改宗，应该称祖父。”

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小魔女也傍着他坐下，仍然一头雾水。

“我也不太清楚，猜想是家师的爱女，爱上了类大天尊。一个武功道术皆可称宗师的名门淑女，爱上了一个强盗头子……”

“哎呀！不妙！”两女同声惊呼。

“是有点不妙，家师大发雷霆，火冒三千丈，当然不肯善了，结果……我想，雷霆大天尊深爱家师的女儿，怕被家师找到他们要他的命，断然放弃荆山撼天寨，结束强盗生涯，夫妇俩找地方躲起来了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四海游龙之所以姓蔡……”小魔女自作聪明说：“是希望还老丈人一个儿子……”

“儿子能还吗？你别乱猜好不好？”

“你也在乱猜呀！”

“也得有点脉络可寻呀！家师只有这么一位爱女，家师母早逝，师父老人家父兼母职一手带大的。猜想是我那位从未谋面的师姐孝心可嘉，将一个儿子继承蔡家的香烟，取名蔡永泰，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。”

“哎呀！你师父会不会一掌劈了鳌龙？”辛云卿惊呼，显然同情四海游龙的处境。

“唔！没听到大发雷霆的声音。”姜步虚侧耳倾听：“大概不会……”

姜步虚将受乃师之嘱，花了五年光阴，搜寻雷霆大天尊的下落经过，概略地说了。

“恨深爱亦切；家师如果真能看破世情，早该披发入山不问世事了，何苦仍在茫茫人海中苦苦追寻？”姜步虚继续说：“何况世事沧桑，岁月如流，经过岁月的冲淡，人的想法是会改变的。”

“雷霆大天尊也不必躲起来呀！”小魔女不以为然。

“不躲行吗？他能和妻儿抗拒尊亲？像你，你我是朋友，你老爹把我追得望影而逃，你以为我怕你老爹吗？”姜步虚苦笑：“你老爹吹胡子瞪眼睛……”

“不许胡说！”小魔女明媚地白了他一眼，脸红到脖子上了。

“所以我有把握师父不至于向孙儿下毒手，因而把鳌龙带来，让他们祖孙骨肉团聚，但愿我没做错。”姜步虚喟然叹息一声：“人伦乖变，毕竟是人间一大惨事。”

“你做得对，大哥。”辛云聊感到有点酸楚：“我相信你师父的爱女，决不是不孝的女儿。”

“我看，他们祖孙俩的公案，不是短期间能解决得了的。”姜步虚挽起两位姑娘：“我们回家去等，这里已用不着我们操心了。”

38

午餐毕，姜步虚在天厅话家常。

院口，姜步虚的兄长，领着四海游龙进入院子，指指大厅，含笑将四海游龙一推，转身迳自走了。

父子俩点头会意，缓步出厅，站在阶上背着手，神态悠闲含笑而立。

四海游龙眼眶红红地，脸上尴尬的神情，令人感到可笑，脚超不前，甚至有点畏缩，往日威风八面，不可一世的傲态，已消失净尽。

“还不滚过来，希望有人摆驾接你吗？”姜步虚装腔作势，故意板着脸吆喝。

四海游龙一轻迟疑，进退两难，最后一挺胸膛，大踏步到了阶下站住

了。

“上来！你又不是傻鸟。”

四海游龙不敢不遵，迟疑地一步步拾级而上。

“哭过了是不是？”姜步虚仍不放松他，似笑非笑回复玩无世的神情。

“儿子，不要戏弄他了。”姜二爷含笑阻止儿子恶作剧：“毕竟你是他的师叔，要有师叔的风度。永泰，屋里坐，还好吧？”

“姜爷爷，永泰给你老人家请安。”西海游龙乖乖地行礼，脸上讪讪地说：“先前多有冒犯……”

“不知者不罪，不怪你。”

“爹，不要宠他。”姜步虚正经八百叫嚷：“他老爹是强盗头子，教子无方，所以天生顽劣鲁莽暴躁，狂傲自大，自以为天老爷第一他第二，四海称雄唯我独尊，早晚他会碰钉子碰得头破血流。”

“你……”西海游龙故态复萌，又要冒火撒野了。

“你看，他就是这副德行，欠揍！”姜步虚脸一沉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来……来请师……师叔向……向辛小宫主讨解药。”四海游龙吓了一跳，强忍怒火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快……快要午时了，解药……”

姜步虚心中好笑，其实午正已经过去了，大概这条楚龙忘了时辰，却没忘了肚子痛。

“你爷爷没宰你？奇迹。”

“爷爷请师叔去见他，说有事相商。”四海游龙不再胆怯，情绪稳定下来了：“爷爷原谅了我爹娘，爷爷很可能自己去走一趟。”

“你应该去叫你爹娘来，哼！你爷爷要我去有事交代，干什么？”

“听爷爷的口气，要我随师叔邀游天下历练……”

“老天爷！你这惟恐天下不乱的闯祸精自大狂，我敢带你去闯荡历练？我一天要揍你三顿，甚至加倍，你敢跟着我？而且你的武功差劲……”

“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跑腿打滥仗？你少臭美！”四海游龙像被毒蛇咬了一口，脸红脖子粗跳起来：“你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你只会投机取巧打滥仗。要不是我爷爷，把参悟的什么太素玄专功以柔克刚，传给你专门克制我家的乾元大真力，你根本不是我的敌手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怎甘心让你踩在我的头顶上，发施号令作威作福？我又发疯。你最好去向爷爷说，让我自己去称雄四海，我要……”

“你要的是一顿好揍。”姜步虚一闪即至。

四海游龙已经举起了大拳头，准备迎敌，一看姜步虚的邪笑，心中一虚，掉头一跃下阶。

“我不怕你。”奔入院子转身拉开马步，摆出打斗门户胀红着脸挥拳叫道：“等我弄清你那一双鬼手，是如何能如意地翻来转去的秘密，我就可以抢回唯我独尊的地位了，你没有什么好神气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姜步虚背着手徐徐接近，邪笑更浓了：“这次，我要把你整治得服服贴贴，永难或忘，说不定打掉几颗门牙丑死了……”

四海游龙不怕姜步虚发怒，却对他的邪笑感到恐慌，脸色一变，心虚地一步步后退。

“你敢走？哼！”

四海游龙被沉喝所惊，慌张地斜跳两丈。

“师叔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”四海游龙愁眉苦脸，心虚气沮：“毕竟你是师叔……”

“你不服气是不是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敢不服贴，当然你的确比我高明，至少大前天你不费吹灰之力，眨眼间把两个法力无边、妖仙。整治得像死狗的能耐，就让我心服口服。”四海游龙说的是真心话，这就是他不敢不听任姜步虚摆布的原因所在。

“你的口气就没有半分敬意。”

“冤枉。以后我会听你的，只要你不计较争夺孟念慈的事……”

“我看你是真的皮了……”姜步虚疾冲而上。

四海游龙大叫一声，绕道从侧方跳上廊，奔向厅口。

“姜爷爷……”四海游龙情急求救，几乎与从厅内出来的两位姑娘相撞。两位姑娘反应快，讶然闪开，大感困惑，让四海游龙顺利逃入大厅。

“好了好了，别逗他了。”姜二爷含笑拦住儿子：“你去见你师父，我会照料他的。”

“永泰，你给我出来！”姜步虚向厅内大叫。

“师……师叔……”四海游龙畏畏缩缩向外走。

“你给我记住。”姜步虚说：“没规矩不成方圆；再不改你暴躁无礼的个性，出了差错。我要把你揍得叫皇天，说一不二！”

“倒霉！”四海游龙冲他走向院门的背影发牢骚：“这岂不是存心整人吗？连老天爷都会出差错。”

姜步虚去找师父商谈，姜二爷在客厅与四海游龙话家常，总算知道蔡雷两家骨肉乖分的前因后果。

其实原因并不复杂，江湖儿女的一段情爱纠纷而已；

当初雷霆大天尊立寨荆山，啸聚山林也算是一代之豪。

蔡道人的爱女在江湖行道，途经荆州府，得悉一个告我还乡的小有贤声退职知州，在夷陵州下游，被撼天寨的强盗将全家劫走了。

蔡姑娘动了侠念，单剑独闯撼天寨，与雷霆大天尊起了激烈冲突，最后打出了交情，双双陷入情网。

就在蔡姑娘护送退职知州返乡的同时，雷霆大天尊遣冰人赴蔡府提亲。

蔡道人一听爱女曾在撼天寨逗留多日，曾与雷霆大天尊同游，怒火冲天逐走了冰人，提剑要找雷霆大天尊算帐。

结果，蔡姑娘先获得消息，赶赴撼天寨示警，一双爱侣被迫弃寨远走他方潜藏，婚后即隐世做了农庄的庄主，觉得锄犁比刀枪混口食安心多多。

蔡道人不甘心，仗剑走天涯誓获这一双爱侣而甘心。

岁月漫漫，廿余载岁月依然难以或忘，但心中的恨念，总算慢慢冲淡了。

雷霆大天尊有王个儿子，四海游龙排行第二，随母姓继承蔡家的香烟，奉命外出闯道，也奉命打听乃祖的消息，所以姜步虚才知道线索。

蔡道人晚年，早已将故乡忘了，寄迹天下，极少返回故里，因此雷家虽不断派人暗中等候，也派人在天下各地寻访，可惜有如石沉大海，音讯全无。

要不是姜步虚这次转向江湖寻觅，蔡道人很可能将含恨而终。

未牌时分，姜步虚从汴河神祠返家，父子俩在内堂，有一番计议。

“你师父怎么说？”姜二爷问。

“师父的意思，希望孩儿带携永泰历练一两年。”姜步虚显得有点无奈：“他老人家准备见过女儿女婿之后，即披发入山清修了。”

“你没答应？你本来就准备走动三年两载的。”

“孩儿当然不便拒绝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孺子不可教也？”

“不是吗？”

“为父曾经仔细观察，永泰这孩子是有一点浮躁，可是，儿子，你没发现他的优点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不要先入为主，主观地认为强盗的儿子，天生血液里有强盗的劣根恶菌，这种想法很危险，要不得，儿子。”姜二爷正色说。

“爹，要改变一个人已经定型的气质，实在不是容易的事，何况被此又沾亲带故，更为不便。”

姜步虚不胜烦恼：“有教无类，这种圣人的观念不切实际，所以一些大贤，宁可救其次，得天下英才而教之，教英才而不教白痴，可没有大笨瓜肯集天下大奸大恶而教之，教也是白费劲。”

“那你不准备磨练他、教他？”

“孩儿只好尽力而为……”

“那你不胜任，放弃吧！”

“爹的意思……”

“尽力而为，那是不负责任的自欺欺人作法，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定局。要做，就必须全力以赴，有目标有步骤，势在必成。好吧！为父去向你师父婉辞……”

“爹，这岂不是显得孩儿无能了？”姜步虚苦笑。

“尽力而为？”姜二爷心中暗笑。

知子莫若父，老人家知道自己的儿子靠得住，只是心理上有障碍，沾亲带故教子弟不易，观念上有待克服而已，需要时间克温和调整，并非难事。

“孩儿当全力以赴。”姜步虚一挺胸膛，信心十足：“这小子其实本质不坏，这期间孩儿已不断磨练他，逐渐有可喜的改变，孩儿有把握。”

“你知道责任很重吗？”

“孩儿知道。”姜步虚说：“乾元大真力又称霹雳神功，刚气太重，把师父的太素玄功心法传给他，督促他苦练，在养气持志上下工丰，他会水火并济共上一层楼的，暴躁狂妄的气质定可改变。”

“儿子，你听着。”老人家郑重叮咛：“为父希望江湖上出现一位真正的游侠，不希望产生一个唯我独草的豪霸。出了差错，我唯你是问。”

“孩儿愿负全责。”姜步虚郑重宣示。

“很好，为父拭目以持。”

一早，四匹健马驰近南关。

四海游龙显得神采飞扬，与昨日判若两人，像是脱胎换骨了。

他们是夜间赶路的，一早便赶到开封。

南关距小南门柏家相距颇远，徒步要走老半天。但柏家人手足，有不少城狐社鼠供奔走，消息传递十分灵活，派来监视的眼线甚多。

住在东京老店的两宫男女，一举一动皆在眼线的有效监视下。

但眼线无法跟踪姜步虚四个人的行动，完全不知道四人曾经远走陈留。回程时，眼线发现了他们，却无法追查他们从何处来，更不可能追查四人这两天的去迹来踪。

总之，柏家的人一看到姜步虚，便感到心慌胆寒。

姜步虚根本不在乎眼线，在客店歇息一个时辰，近午时分，四人出现在南关最有名气的中州酒楼。

姜步虚穿了青衫，不再像一个浪人，有两位俏丽的少女作伴，他也只好穿得体的面些，有如玉树临风，修伟的身材平添三分英气。

四海游龙穿得更出色，宝蓝色骑装特别醒目，维伟健壮威风神气，佩了剑流露出慑人的英雄气概，走到那儿都会引人注目。

辛云卿白衣白裙，小魔女一身绿；辛姑娘文文静静，小魔女俏丽活泼。

四个人出现在食客还没大量涌到的中州酒楼，所有的食客皆投以羡慕的目光。

午间不宜喝酒，但仍然叫了两壶意思意思。

四人一面进食，一面有说有笑交谈；明知有眼线在旁窥伺，他们毫不介意。

“师叔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四海游龙声如洪钟，有意让有心人听得一清二楚。

“我是开封人，对不对？”姜步虚的嗓门也大。

“是呀！那又怎样？”

“有人在开封称大爷，多方施诡计不断暗算我，谋杀我，欺负我，不是吗？”

“不错，这些狗狼……这些地方豪霸十分可恶。”四海游龙粗话刚出口，被两位小姑娘瞪了一眼，赶忙改口：“而且近乎恶毒，打着侠义英雄的旗号招牌，尽做些卑鄙无耻勾当！”

“所以，我有权报复，我要把他们赶离开封府，废了那些助纣为虐的假英雄。”

“那就动手吧！等什么？”四海游龙傲然一笑：“师叔，我不像你，你废他们，我杀。”

“不能杀，永泰，毕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杀人说不定得打人命官司呢！”

“我也不赞成杀掉他们。”小魔女插嘴助威：“虽然他们都该杀，这些称维道霸的人，横行霸道不知结了多少仇家，咱们废了他们，让他们的仇家找上他们的门，比咱们亲手杀他快意多多。”

“不管杀或是废，早些了断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师叔，我打头阵。”四海游龙虎目炯炯，狠盯着角落一桌的两名大汉：“想起被他们把我出卖给风云会的仇恨，我恨不得一口气宰光他们，方消心头之恨。”

“别急，鳖龙。”姜步虚叫顺了口，鳖龙两字冲口而出：“我给他们充分的时间准备，就希望他们邀来更多的假英雄，以便一网打尽，免得日后在江湖上行走，被他们的猎朋狗友骚扰。”

梯口站着两个人，向他们这一桌接近。

这两人真是绝配，一个身材修长，穿了白绸长衫，佩了剑，人才一表。

一个五短身材，穿黑短打扮，佩刀，满脸横肉，三角眼阴森森冷电四射。

“正主儿来了。”小魔女江湖经验丰富：“这位才是真正的李白衣。无双

秀士假冒他的身分，计算许门主的女儿许巧云，掀起这场风波，他也该来了。”

“在下正是李白农。”白衣人抱拳为礼：“诸位的事，在下已经查明底细，特地向姜兄道谢。在下昨天到的，在开封没有几个朋友。”

“呵呵！李兄名列江湖十豪强，同行的这位也是十豪强之一，天狼星武定。两位联袂光临开封，不需要太多的朋友助威，亦可应付裕如。两位，久仰久仰，请坐，在下作东，藉一杯水酒与两位亲近亲近。”

四海游龙泰然让座，店伙重整杯盘，客套一番，双方重新引见。

江湖十豪强有正有邪，所以称豪强而不称豪侠。

桃花仙史与点龙一笔，也是十豪强中的两豪强，一般说来，十豪强的口碑都不见佳，桃花仙史与点龙一笔，本来就是黑道人物。

李白农和天狼星，却是亦正亦邪的人物，当然口碑还不至于太差，但也好不了多少。

因此，姜步虚虽然话说得热络，话中却有刺，带有讽刺味。

“点龙一笔几个家伙欺人太甚，简直岂有此理。”李白农横眉竖眼表示愤怒：“幸好有姜兄涉入，救出了许门主的爱女，真相大白，李某几乎道到无妄之灾，请接受李某的衷诚谢意。”

“呵呵！好说好说，其实姜某只是适逢其会，揭发阴谋另有其人，姜某不敢居功。”

“李某来晚了些，风云会的人已经风消云散，冒充李某的无双秀士下落不明，算是白来了。”

“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；风云会仍有部分实力，不至于完全风消云散。李兄如想追寻，恐怕得跑一趟湖广洞庭君出了。”

凭这两位豪强，想到君山寻仇，简直妙想天开。

点龙一笔无双秀士几个人，向风云会投靠，只配做跑腿而已，毫无地位。

姜步虚话中之意，仍带有讽刺味。

“急不在一时，日后在下会向他们讨公道的。”李白农总算不敢卖狂：“姜兄向柏家的侠仪英雄挑战，但不知准备何时向他们划道？”

“不是挑战，是讨公道。”姜步虚纠正对方的话病：“急不在一时，李兄。”

“何时发动，可否知会一声？”

“李兄的意思……”

“大丈夫恩怨分明。”李白农慨然说：“在下欠姜兄一份情，届时当助姜兄一臂之力。”

“李兄，抱歉，大丈夫做事一肩挑，这是我和他们的事，决不拖朋友下水，以免日后恩怨索缠。何况我们四个人，足以应付裕如。”

“姜兄，他们人多势众，多两名人手，也多两份力量，咱们至少可以替姜兄摇旗呐喊呀！”

“李兄盛情可感，谢啦！不是在下不识好歹，的确不愿旁人介入，以免贻人口实。”

“好吧！届时咱们各行其是，既可尽在下些少心意，又可避免贻联手之口实，无损姜兄的声望。”

“李兄……”

“姜兄请放心，咱们不会连累你的。”天狼星诚恳地说：“咱们会制造正当的藉口，与姜兄无关，制造藉口太容易了。”

显然话不投机，之后不再论及柏家的事，闲聊些江湖见闻，主客双方总算保持和气。

两名大汉在他们改变话题时，会帐匆匆下楼走了。

李白衣和天狼星会晤姜步虚之后，似乎已经知道此行的目标仅达到一半，姜步虚拒绝他们的相助，使他们感到十分失望。

出了中州酒楼，两人沿大街向城门走，一面低声交换意见，忽略了身旁的变化。

刚经过一条小巷口，后面便跟上了两个行人，首先感到背部一震，有打穴珠一类暗器，击中了脊中穴，浑身一震，便失去挺直脊梁的能力。

两个人分别架住了他们，迅疾地进入小巷，小巷有两个接应的人，各带了一只巨大的背箩，人往箩内一塞，背了便走。

禹王台南面，有一段旷野，据说往昔的校场，也就是传说中岳飞枪挑小梁王的地方。

李白衣一直就是神智清明的，仅浑身发软无法控制自己而已，被拉出背箩，又被人在腰脊踢了一脚，穴道解了，好半响手脚仍感到软弱无力。

天狼星也受到同样的待遇，但因为身材短小，不至于挤压在箩内，穴道一解，便可以站起来。

八个人围住了他们，一式村夫装，腋下挟了用布包着的刀剑一类兵刃，一律青巾包头，八张面孔虽然不同，但平平凡凡看不出特徵。

总之，八个人的穿着、打扮、气质，都相差不远，连高度身材也相差无几。

“咦？你们……”李白衣站起活动手脚，心中大感惊疑：“你们用这种卑劣的手法，在大街上掳人，到底有何用意？”

他的剑和百宝囊都在，天狼星的刀也没被缴走，身上也不再受到禁制，应该不能算是俘虏，对方不可能是敌人，敌人岂会如此宽大对待他们？

但八个人的冷漠神情，却明明不怀好意。

“阁下。”面面相对的中年村夫，嗓音有掳神的威力：“你们找鬼神愁聊手，要协助他对付柏家的人，在下要知道阁下有多少诚意，可否表明一二？”

“尊驾是……”

“不要问在下的来历，说！”

“在下要知道尊驾的身分来历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中年村夫断然拒绝：“现在，阁下只有回答的义务，不许问，在下不会答复你任何问题，两位应该知道目下的处境。”

他哼了一声，拔剑出鞘。

“我李白衣名列天下十豪强，不会受人任意胁迫。”剑在手，他胆气一壮：“如果阁下能在公平决斗中，胜得了在下手中剑，或许还有商量。”

“哦！原来你以为咱们不缴你的剑，是一时大意，不知道你两位是李白衣和天狼星，所以妄想用剑来闯生路。

好，我一定会给你公平决斗的机会，咱们是讲道义正大光明的人，老五，你陪他玩玩吧！”

“遵命！”左方不远处的中年人应喏，声如洪钟，拔出裹在布卷内的剑，顺手将布卷和鞘插在腰带上，大踏步而出。

“进招！”中年人用左手食指向他勾了两下，态度极为托大。

能敢斗敢拼，才能成为豪强。李白衣不但敢斗敢拼，而且的确武功惊

世，剑术超群。

一声沉叱，他豪勇地挥剑扑上了，剑发狠招乱洒星罗，在刹那间连续点出七剑之多。

“铮铮铮……”七声清鸣，中年人双脚仅滑移小小的幅度，信手挥洒，剑如灵蛇扭曲闪动，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他七剑狂野的攻击，似乎剑上并没注入真力，封架速度之快，无与伦比。

最后一剑他被震得左移两步，剑上传来的可怕反震力，震得他手膀发麻，撼动了马步。

“还你七剑！”中年人冷叱，剑化长虹自中宫无畏地射入，速度增加了三倍。

“铮！”他神意合一，居然奇准地封住了这一剑。

剑向左震，火星飞溅，马步一虚，硬被斜震出八尺外，大吃一惊，握剑的右手虎口发热，震力好可怕，可知对方这一剑已用上了真力。

“第二剑！”中年人并没乘虚追击，声落才挺剑冲进，仍是走中宫强攻，一剑疾吐，风雷乍起，可知这一剑必定真力加倍，剑已发。

太快了，他不敢不凭本能挥剑急封。

糟了，一剑封空，对方以奇速发剑，却突然停顿，让他封出的剑掠剑尖而过。

剑光再进，锋尖点在他的颈项下。

他僵住了，脸色死灰。

“你……你的剑术神……神乎其神……”他几乎语不成声，垂下剑等候锋尖贯喉：“定……定非泛泛之辈，我……我要知道你的名……名号。”

中年人冷冷一笑，收剑退走。

“天狼星，你还有机会。”为首的中年人找上了天狼星：“你也可以获得公平决斗的机会，这才公平。老六，你陪他玩玩刀。”

“遵命。”另一位中年人说，拔出布卷内的刀，刀身晶亮如一泓秋水，映着烈日反射出亮晶晶的眩目光华，刀一拂，冷电熠熠闪烁不定。

“不要怕，不是宝刀。”中年人笑笑：“只是打磨得特别细心而已，在下接你几招天狼刀。”

再笨的人也应该心中明白，对方既然已经知道他们豪强的身分，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，岂会笨得不缴他们的刀剑？又怎肯和他们公平决斗？

“罢了！”天狼星不得不认栽。

刀，不能玩，只能拼命；拼，不死必伤，所以称拼命单刀，刀劲一发，极难中途停顿，很难收发由心，因为刀极少使用点字诀，每一刀皆具有可怕的杀伤威力范围。

“去他娘的！我碰上了一个懦夫。”中年人恨恨地收刀退回原位。

“现在，两位必须说了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为首的中年人沉声说。

“咱们的确抱有万分诚意，替鬼神愁对付柏家的人。”李白衣不敢不说：“大丈夫恩怨分明……”

“真的吗？”中年人打断他豪壮的话。

“千真万确。”

“你这狗养的杂种！你侮辱了大丈夫恩怨分明这句武林的金科玉律！”中年人破口大骂：“第一句话你就撒谎，你只是一个卑鄙的混混杂碎，居然厚着脸皮，在江湖称豪强，呸！”

“你怎么……”

“我替你说，你这无耻混蛋！”中年人抢着说：“你如果只想讨好那些英雄，值得宽恕表情可原，但你却是得了柏家一些金银，便替他们卖命，你来了三天，同行的还有七个狗都不吃的江湖凶梟。”

一旦你加入鬼神愁向柏家袭击，那么，柏家那些钓名沽誉的英雄们，就有机会用特大的嗓门，向天下狂叫呼吁，有了号召天下群雄除魔卫道的藉口，可以放心大胆公然大撒侠义柬，鬼神愁便成为天下侠义英雄的公敌了，好毒的阴谋！”

“你……你们……”李白衣大骇，对方连他有几个人都一清二楚，想狡辩也挽回颓势了。

“我们是替鬼神愁主持正义的人，现在，咱们有正大光明的理由杀死你们了，为你们的生死作全力一拼吧！希望你们真有豪霸的气概和豪情……”

右方廿步外的短林，突然传出霸天狂笑。

人影涌出，足有廿人之多，为首的人，赫然是手点罗汉竹杖的大悲僧。

八位中年人脸色略变，成半弧形列阵。

“原来是你们在暗中搞鬼！”大悲僧冷冷地说：“正义锄奸团没错吧？难怪正邪双方恶战期间，有不少高手名宿无级无故失踪，必定是你们的杰作了？”

“哦！似乎咱们忽略了你们，还以为你们躲在柏家，等候鬼神愁前往兴师问罪，无暇外出走动呢！没想到你们利用李白衣这九个见利忘义的杂碎，公然玩弄诡计，暗中派人布网张罗，果然精明，佩服佩服！”

“正邪双方都有人无缘无故失踪，老衲便起了疑心，知道有人在暗中帮助鬼神愁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矮林的同一地方，狂笑声再起。

第一个跳出林的人是四海游龙，宝蓝色的鲜明身影十分耀眼。

第二个现身的是姜步虚，后面跟着两位小姑娘，一白一绿，形象更为鲜明。

“大悲僧，我四海游龙要不裂了你这贼和尚，就不算游龙。鬼神愁是我的师叔，我替师叔杀人……”

不等四人定近，廿余名高手名宿，包括大悲僧在内，从相反的方向狂奔而走。

李白衣刚转身，身后一名中年人已扬剑相候。

“冲上来！”中年人沉叱。

他心胆俱寒，飞跃而起，向左方逃命。

中年人同时破空飞腾，速度快了一倍。他的身形刚纵落，刚要再次纵出，剑光流泻而入，有如长虹入地，锋尖贯背而入。

天狼星很聪明，反向前跃出。

四海游龙电掠而至，迎面堵住了，流光遁影一闪即至。

“让路！”天狼星人刀一体，狂野地挥刀夺路。

“什么玩意！”四海游龙一剑封出冷叱。

“铮！”一声震响，刀飞腾斜抛。

“去你的！”四海游龙一脚疾飞。

“哎……”天狼星倒飞而起，“叭！”一声仰面摔倒，口中鲜血狂喷。

后面恰好有一位中年人，脚一动，靴尖便吻上了天狼星的天灵盖。

从此，李白衣和天狼星，从十大豪强中除名。

“谢谢诸位道义相助。”姜步虚上前行礼道谢。

“好说好说。”为首中年人苦笑：“咱们惭愧，几乎栽在此地。”

“是我这位师侄起了疑心。”姜步虚拍拍四海游龙的肩膀：“他以为你们那两位眼线，是柏家的人，可能对有意相助在下的李白衣不利，所以李白衣一定，咱们便跟下来了。丘小宫主鬼精灵，先一步发现柏家的人，便暗中跟踪他们前来。”

“哦？蔡老弟怎会是姜兄的师侄？”

“如假包换。”四海游龙得意洋洋地拍胸膛。

“呵呵！咱们还特地订定下对付老弟你的计划呢！幸好不曾妄动。”

“他确是在下的师侄，此中缘由在下不便说。”姜步虚诚恳地说：“兄台暗中仗义相助，在下感激不尽，只是在下不希望朋友们介入，以免口后恩怨牵缠，可否请诸位置身事外呢？”

“姜兄，这次正邪结算，归根究源，他们两方的人，其实皆以本团为目标，本团有权以牙还牙。”

“兄台，柏家的事，请贵团不再过问，感激不尽。”

“好吧！兄弟立即放手。”中年人慨然说：“但在下必须派人在暗中活动，有任何不利姜兄的情势发生，将尽快派人暗中通知姜兄早作防备准备，决不出手干预，在下只能做如此保证。”

“也好，毕竟我们几个人，目标太明显，无法四出活动打听消息。这次如无诸位相助，可能上了李白衣的恶当，谢谢。”

“呵呵！咱们还没好好谢你呢！再见。”

“再见！”

八个人带走了两具尸体，匆匆走了。

一早，宝蓝色和翠绿色的身影，使出现在街南，大摇大摆向柏家的院门接近，经过时在街边止步，向把门的两个警卫嘿嘿阴笑。

这两个人是四海游龙和小魔女丘明月，都是惟恐天下不乱的闯祸精，定在一起，没事也会出事。

街上有不少行人往来，一大早都有事在身，往来匆匆，谁也不愿多管闲事。

对街，却有几个中州镖局和四海镖局的人，三三两两交头接耳说说笑笑，似乎早已预料到这几天将有好戏上场，每天都有人前来等候热闹。

两个把门的大汉，乖乖地退至虚掩的大院门前，随前准备启门退入，胆怯的神情显而易见。

当然，他们心中明白，大白天，鬼神愁不会打上门来生事，那样会引起江湖人士的公愤的。

晚上，可就特别当心了，鬼神愁已经再三光顾柏家，让柏家的群雄澈夜难眠。

“喂！游龙，要不要打进去？”小魔女神气地大叫大嚷：“你师叔是个烂好人，不开什么杀戒，跟他打进去也没有什么意思，你这条龙……”

“我这条龙杀气重，下手不留情，是杀人的专家，夺命的英雄。”四海游龙嗓门更大：“小宫主，咱们不能打进去，毕竟咱们不是强盗，惊动街坊究竟不便。这些怕死鬼，一定会大叫大嚷大喊抢劫，不会做天塌下来一肩撑的笨事，结果如何？除非有正常的理由……”

“本来就有正当的理由呀！”

“什么理由？”

“他们陷害你，出卖你，有凭有据。而我，不但被他们迫害，被他们偷走的逸虹剑，迄今仍在他们手中呢！你说，是不是正当理由？”

“哈哈！师叔说你鬼精灵，我看并不怎么精嘛！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他们偷了你的剑，犯得着打进去公然登门抢回吗？白天不便来，晚上岂不好办事？何况抢回并不光彩，那是下策。”

“你有上策？”

“是呀！要他们公然三步一叩五步一拜，当然天下英雄之面，披红挂彩送还。要不，就连根拔掉这些欺世盗名英雄的基业，凡是参予这次计算我们的人，一个也不要放过，也，让他们尝尝受迫害的滋味，看尔后还有谁，敢假籍侠义英雄名义坑害无辜，欺世盗名，这岂不是上策。”

“唔！你有道理。今晚，咱们来。”小魔女鼓掌称赞，兴高采烈。

用大嗓门公然一弹一唱，不但示威的目的达到了，也等于同时达到宣布行动的目的。

柏家大院里的人，听得心惊胆跳。

这些侠义英雄们，对四海游龙的性格，有深入的认识，毕竟曾经一起相处过一段时日，知道他出手非常凶狠，含笑杀人真有霸王之勇，真要杀入柏家，那……

两人都是出道不久的小晚辈，而柏家里面却有许多超等的高手名宿，两人这一闹，里面的人委实受不了，怎能龟缩不出？日后他们还有脸在江湖叫字号？

院门开启，有人出来了。

四海游龙一怔，摇头苦笑。

“岂有此理！”小魔女气愤地一跺脚。

出来的人，是幻剑功曹孟守仁。

“我们走，晚上再来！”四海游龙恨恨地说，洒开大步离去。

“蔡贤侄请留步……”幻剑功曹高叫。

四海游龙和小魔女走得更快，不加理会。

“来软的，这算什么？可恶！”小魔女一面走，一面发牢骚。

幻剑功曹本来是四海游龙唯一的朋友，而他的爱女孟念慈，却在最后紧要关头，被迫出实四海游龙，唯一朋友的情份因而一笔勾销。

四海游龙本来心怀激忿，但经过姜步虚的劝解，知道孟姑娘的确身不由己，也就逐渐淡忘孟姑娘所加结他的伤害仇恨，面对过去爱侣的父亲，他硬不起心肠发威，只好一走了之。

无形中，他暴露了弱点。

小魔女鬼精灵，也看出问题的症结。四海游龙虽然性情暴躁，但却足性情中人，要他向孟世家的人劝剑发威，事实上势难办到。

有恨，爱仍在，假使切不断这根爱恨牵缠的情丝，四海游龙与孟世家的问题与矛盾便难以解决。

开封位于平原，北面十余里，有一条年年闹水灾的大河。

所以如想来这里游览风景名胜，保证会失望，古迹或许略有可观，如此而已。

另一原因是周王府占了几乎半个城，古东京胜迹全在周王府内，连宋代的城郊四苑，也划入王府禁区。

闲杂人等休想越雷池一步，无处可去，只好到乱七八糟的大相国寺去凑热闹。

午后，四匹健马到了大河旁，沿堤西行，系马在柳树下，步行观看壮阔的大河景色。

夏日水浅，两三丈高的巨大临河堤，像一条巨龙，上下一望无际，绵亘千里极为壮观，工程之浩大，令人大叹观止。

即使水浅，河面也比河堤内的地面高，因此每当一年两汛洪水期，河水汹涌到达警戒线，千里长堤上下，最少也有数百万百姓日夜警戒。

一旦决堤，千里尽成泽国，数百万人无家可归，人畜一死就是十万百万。

这就是拼命将堤加高的结果，这条大河真是害人不浅。

十余年前，河决荥阳东境，开封城与陈留县，一成了大河北的城。

四年后，又一次洪水，大河又回归故道，开封又回到河南岸。

这一段河里与上游相较，狭窄了许多，只有三里左右，水深仅及腰部。

远眺柳园口渡头，河中涉水往返的旅客络绎不绝，每个人都将行李顶在头上，一个跟一个满河都是喧闹声，当然都是一些单身的强壮旅客。

各种大小渡船，仍然照常行驶，乘坐的大多数是老少妇孺，或者车、马、轿。

“永泰，你家在大江上游，江水清，河水浊。”姜步虚向四海游龙说：“看了这处渡头情景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可笑？”

“师叔，我那能笑得出来？”四海游龙苦笑：“老天爷！万一上游山洪暴发，这一下要淹死多少人？”

“很少有这种情形发生，反正一下雨，大家都知道不能冒险了，就算天有不测风云，也只能认命啦！”

“据我所知，大江自夷陵州直至南京，就算秋冬水枯，也没有任何一段江面可供旅客徒涉。师叔你说江水清并不正确，至少近武昌一段就开始浑浊了。”

听说黄河鲤号称鲤中上品，极为鲜美，师叔是本地人，能不能找处食店大快朵颐？”

“晚上我带你们到西门的大梁店，那儿的活泉不是苦的，买来养的鲤鱼最可口，但贵得要死。我们四个吃两条鱼尽够了，保证鲜美不下于大江的鱼鲜。”

其实，枯水期黄河鲤产量有限，大多数来自各地的小河和池塘。

开封上下游河床平坦，水深仅三四尺，那能有多少鱼生息其间？所以一般食店里所卖的所谓黄河鲤，十之七八是骗人的，要尝真品须至有名的食店。

大梁居在西门外，距周王府禁区琼林苑不远，上桌的都是货真价实的

黄河鲤。

姜步虚是木地人，当然知道在何处可以吃到当地名产。

从黄河鲤谈到当地的特产与风土人情，四人坐在大柳树下天南地北聊天，颇为投缘，连脾气暴躁的四海游龙，谈起所见所闻也兴高采烈。

永远地，堤南的大道尘头大起。

堤顶宽有三文余，偶或有游客在堤上观赏河景，三里外的开封城历历在目，多数房屋比河堤低得多。

最高的是城东北王府故宫的良岳，上方寺的琉璃铁塔尤为壮观，真有矗天而起的气势，居高临下，人马远在五里外也可以看出奔她的景况。

人马是从大西门出来的，足有廿匹以上，来势甚急，掀起滚滚尘埃。

“咦？那是些什么人？”小魔女指指尘埃飞扬处的人马：“人不少呢！为何成队奔驰？”

“也许是巡逻的护卫官兵，从琼林苑来的。”四海游龙自以为是的说道：“可惜不易看清。”

“是柏家的人。”姜步虚笑笑：“冲着咱们而来的。永泰向他们示威，要今晚去找他们，所以他们迫不及待，先一步找咱们了断，先发制人是上上之策。他们眼线多，应该猜到咱们来逛河堤看黄河之水天上来。”

“哈哈！哪一条河的水不是天上来的？”四海游龙大笑：“师叔，咱们怎么办？”

“人多势众，逃呀！”姜步虚怪笑。

“师叔，又打滥仗呀？”四海游龙大为不满。

“不逃远些，难道要在这里有游客目击的地方行凶吗？准备向西走远些，好好结几分颜色给他们涂脸。永泰，去牵坐骑。”

片刻，四匹马沿堤下的小径向西小驰。

廿二匹健马，在两里后飞驰急赶。

这一段河堤，显得特别厚实。

可能是某一年代，这里曾经发生可能溃决的事故，因此曾经加厚，加实，挑来填堤后的河土，形成一座长长的大丘，已经长满了疏林野草，但视野仍然相当良好。

廿二匹健马到了丘下，骑士们纷纷下马系妥坐骑，分为四组，气势汹汹的向河堤的一面接近。

四海游在宝蓝色的鲜明身影，站在宽有五丈的河堤上，背手而立威风凛凛，等候这些来势汹汹的精英，脸上居然涌起怪怪的微笑。

短短几天相处，在性格上他有了明显的变化，近墨者黑，他已经染上了姜步虚临敌反而轻松的气质，不再横眉竖眼气贯斗牛。

只有他一个人，面对廿二个气盛的男女高手名宿。

他认识不少人，其中有幻剑功曹、五湖散仙、十方行者、许门主父女……

过去，他曾经替这些人出生入死，替他们歼除不少风云会精锐，出尽死力。最后，他被出卖，几乎送命在风云会的人手中，九死一生。

现在，总算成为仇敌。

通常，最可恨的仇敌，是最要好的朋友变成的。

他感到陌生的人，有一半以上。

那位曾被姜步虚逼落屋下的霸剑天罡，他就不认识。

出道仅两载，风云十杰中，他仅认识刀过无情和昊夫一剑，这两位名

宿，也是这次才认识的。

紫灵丹士不在，大悲僧也不在，他所认识的人中，地位最高的可能算道全法师了。

果然不错，道全法师终于独自上前了。

面对廿二个人，他不动声色沉重镇定，仅虎目中神光湛湛杀气渐浓，像把门的天神，不理睬这些气势汹汹的人。

“蔡施主，姜施主何在？”道全法师见他不理不睬，只好丢开前辈的尊严，向晚辈主动打招呼：“可否请他当面谈谈？”

“他不会和你们谈，你们也不是来谈的。”他虎目一翻，不住冷笑：“你们唯一可做的事，是保持你们侠义道高手名宿的尊严，一个一个上，和我四海游龙拼斗赌命，你是第一个先上吗？”

“蔡施主，可否冷静些？毕竟咱们过去……”

“老道，你提过去是什么意思？”他虎目睁圆，声如雷震：“太爷我替你们出生入死，你们今天能站在这里、充人样，而没被风云会送你们下地狱，完全是太爷和家师叔鬼神愁成全你们的，而你们却无耻地将太爷出卖给风云会，你还有脸提过去？你真不要脸，呸！”

道全法师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居然忍下了。

“施主怎么可能成为鬼神愁的师侄？你们为了孟姑娘……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道全的话，触及了他的痛处，怒火爆发了：“再提这件事，我要打掉你满嘴的狗牙！”

“施主何必激动？”道全法师吓了一跳，弄不清他为何突然暴怒：“也许，施主被鬼神愁愚弄……”

“放伤的狗屁！”他粗野地大骂：“太爷的事，你给我免开尊口！”

“可否请他……”

“不行，把我的事先了断。家师叔今晚去找你们，你们可以在柏家和他打交道。”

“凡事总该有商量……”

“算了吧！迄今为止，你们只想在你们的要求下，逼咱们放手了之。”四海游龙冷笑：“咱们是不会放手的，你们也不会丢掉生望地位认栽，只要有会，你们一定会毫不迟疑除掉我们永除后患，所以咱们干脆给你们机会。

在城内你们不便撒野，所以咱们出来成全你们，多言无益，最好别让我无情地羞辱你，拔剑吧！这是千万年来唯一解决纠纷的老办法。老道，为你的生死荣辱拔剑，这本来就是你们追来的目的。”

道全法师怎敢与他拼剑？

这次曾经参予柘林决定性一战的人，都有自知之明，一比一，谁也不是他的敌手，连紫灵丹士也禁不起一击；

“贫道不曾与你交手，毕竟咱们曾经是并肩联手的同道……”

“那你还等什么？滚回去，叫敢交手的人出来！”他声色俱厉，毫不客气：“叫敢吹牛的人上！”

老道气得老脸发青，却又不敢发作。

霸剑天罡出来了，仍然摆出不可一世的风云十杰第一杰的面孔。

这位第一杰那晚被姜步虚迫落屋顶，居然认为自己一时大意失足，并没被击败，因此仍然气大声粗，自命不凡。

“道长请退。”霸剑天罡神气地说：“与这种狂妄的小辈斗口，未免有失

身分，自贬身价，一些狂妄小辈，就是利用前辈们的宽宏大量，来自抬身价的。让在下教训他，让他知道狂妄会有何种结果。”

假使这位风云第一杰，知道柘林之斗的经过详情，就不敢说这种话了。

后来赶到的人，都不可能知道柘林之斗的经过详情，曾经参予的人，谁肯将自己的狼狈情形说出，灭自己的威风，贬自己的身价？

所以对以后赶来的人，报喜不报忧，反正风云会死伤枕藉，风消云散是事实，侠义道参予的人是胜家也是事实，何必打自己的耳光把经过的实情说出？那样是会把赶来助拳的人吓跑的。

四海游龙心中冒火，快要爆炸啦！

一个人不可能在短期间变化气质，怒火一冲就故态复萌。

“你这个老狗说的话，才是真的狂妄已极！”他虎目怒睁，语利如刀：“你配在太爷面前说这种狂妄的话？”

你真该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的尊容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，要死不活的。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棺材。讲话流口水，咳嗽屁又来，这种前辈，天地间没有三千万也该有一千万。

你要想受到晚辈的尊敬，首先你必须自尊，你所说的这些话，不感到羞耻吗？你是在自取其辱！”

第二次被小辈骂自取其辱，霸剑天罡真气疯了，一声怒吼，拔剑信手切入就是一剑。

他含怒出手，剑出鞘已神功骤注，剑动风雷乍起，剑光激射宛若天雷狂震，电光与雷声动魄惊心。

这就是霸剑，猛烈绝伦无可克当，一浪高手气功火候不够精纯，兵刃一接触便会崩飞或毁裂，以强猛的劲道压迫中宫，对方非接招不可，来不及闪避。

四海游龙虽然不认识这位风云第一杰，但姜步虚已经告诉他柏家有这么一个人，因此早怀戒心，也早有意把第一个交手的人，以雷霆万钧的声威加以击溃。

“什么东西！”他也同时怒叱，同时拔剑挥出，硬碰硬真力发如山洪，霹雷神功爆发，风雷声比对方更猛烈一倍，两道幻化为激光的剑身接实。

一声狂震，气爆震耳，罡风激旋，激起滚滚尘埃。

霸剑天罡嗯了一声，斜震出两丈外，手中剑缺了豆大的缺口。再踉跄退了两步才稳下身形。

老脸一青，眼中有骇绝的神色流露，也似乎仍难相信对方能接下这一剑雷霆迅击。

那天晚上姜步虚已先耗了四五成真力，仍能把霸剑天罡一索震飘丈外。这一剑狠拼，震远了一倍。

“凭你这一点点修为，居然在太爷面前吹牛托大了老半天。你真不要脸！”四海游龙气消了，不再暴躁；“你一定是那个什么风云第一杰，怎么如此差劲？也许真的是武林无杰，江湖无人。冲上来！你这浪得虚名的无用老狗！”

霸剑天罡一咬牙，挺剑疾进，沉叱一声，以十成真劲运剑拼命了，一招飞星逐月仍然走中宫强猛切入，风雷强烈了一倍，剑身所幻化的激光，已难看清光影了，这一招真有雷震霆声的威力。

“去你的！”四海游龙仍然硬接，但这次不是封架，而是以攻还攻吐出。

两道激光相对进射，猛地一声狂震，火星飞溅，风雷殷殷中，霸剑天

罡身随剑侧移，马步一乱。

四海游龙也身转剑随，激光再发。

一声气爆，剑尖声破护体气功的异响刺耳，霸剑天罡的右肩挨了一击，锋尖人体两寸，贯透了琵琶骨，胸腔必定受创了。

巨大的震力一进，霸剑天罡向前摔倒下仆。

“你人除名！”四海游龙沉叱，跟上来一记力划鸿沟，要砍掉霸剑天罡的右脚。

人影来势如电，剑光似匹练横空从侧方射到。

“铮！”架住了他的剑，火星直冒。

霸剑天罡忍痛一滚，乘机脱险。

“你已经勾销他了……”抢救的人急叫。

四海游龙的剑，已同时破空疾飞，听清叫声厮熟，在千钧一发中撤回五成劲道。

“铮！”抢救的人及时封住他反击的一剑，斜震出丈外踉跄稳厂马步。

假使他撒不回五成劲道，对方很可能剑毁人灭。

是幻剑功曹，以往他唯一的朋友。

“你以后千万不要在我面前动剑，千万不要。”他咬牙说：“我对你们这些恩将仇报的人深痛恶绝，我会替你们一一除名！”

“贤侄……”

“老伯，回去吧！保持你孟世家的声誉，唯一的方法是离开这些人。风云会实力仍在，你孟世家距风云会的山门最近，第一个要报复的，舍你其谁？

你为何仍然跟着这些争名夺利的人鬼混，他们会舍命帮助你孟世家，抗拒风云会吗？想想吧！你得到了些什么？”

“贤侄，道义在肩……”

“那你就挺剑上吧！”四海游龙杀气腾腾地说，剑徐徐上升。

出来了四个人，一面出来一面撤兵刃。

“不按规矩自发为是混混的贱种，胆敢厚着脸皮倚众群欧，我四海游龙必定剑剑诛绝，决不留情。”四海游龙厉声盯着四个人说：“我四海游龙敢单人独剑，闯道扬名立万，就不怕一群疯狗撒野，我会像宰疯狗一样宰光你们，说一不二。”

四个人打一冷颤，被他杀气腾腾的神情吓了一跳，脚下迟疑，进退失据。

柘林的大屠杀，有目共睹；

幻剑功曹是目击的人，知道他有屠杀众多高手的能耐，倒抽了一口凉气，伸手阻止身后的四个人超越。

“贤侄，你能不能请鬼神愁开出价码来？”幻剑功曹转用软的：“他这样杀进杀出……”

“是你们先抢着行凶，没错吧？”

“是他先撂下狠话……”

“他有权自卫，是吗？”

“希望他能平心气……”

“你们来了这许多人，是平心静气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走吧！你根本作不了主。”

“贤侄……”

“你如果作得了主，就不会让你的女儿，把我当礼物送给风云会了。老伯，你怎么还有脸在我面前大言不惭的？太过份了吧？你退不退？”

“我一定要见鬼神愁。”幻剑功曹的脸一阵青一阵白，硬着头皮撒赖。

“他不会见你们；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除非你们一拥而上，让我先杀个落花落水。要是我杀不光你们奶牛二个卑鄙的疯狗，他才会出面善后。”四海游龙的话，不啻明示姜步虚已完全关闭了谈判之门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先杀了再说。

“阁下，你真以为你对付得了咱们这些人？”那位领先而出的中年人厉声问。

“你们这一群土鸡瓦狗，比风云会那些人强多少？仅神巫教三妖仙，三两下就可以把你们屠个精光大古，你们这群下三滥，或许可以挡得住四大残毒片刻，也只片刻而已。

别以为你们柏家还有不少人，只要万毒宫的辛小宫主进出一次，你们能活的人，就没有几个了。”

“阁下不要大言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四海游龙左手伸出相招：“你们四个上，我允许你们四人群殴，生死由命，我四海游龙替你们在江湖除名，上！”

“罢了！咱们走吧！”幻剑功曹长叹一声，转身向四人示意撤走。

人都上了马，只有孟念慈站在坐骑旁不言不，脸上有痛苦的表情，茫然向天注视。

“女儿，该走了。”幻剑功曹在马上催促。

“爹，你们先走吧！”她转过脸注视着马匹，轻抚马鬃以掩饰心中的不安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女儿要留下来。”

“噢？你……”

“爹并不在乎女儿的生死和幸福，反正女儿早晚会嫁出去的，因为女儿并不能为孟世家带来多少荣耀，嫁出去就不是孟家的人了，所以生死和幸福皆与孟家无关，所以女儿才会被迫做出断情绝义的事。”

“大胆！你怎么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？”幻剑功曹脸红耳赤沉叱。

“爹，女儿敢武断的说，已经有人又在打女儿恶毒的主意了。”她的目光凶狠的落在不远处的道全法师身上。

“这一返回柏家。某些人就会怂恿爹，要女儿到客店去找蔡永泰和姜步虚，不管用任何手段，即使要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请他们大发慈悲，保全某些人的尊严威望，爹能拒绝这些人的要求吗？女儿能拒绝爹吗？”

“你好大的胆子！”幻剑功曹恼羞成怒了。

“女儿如果大胆，就不会任人摆布了。爹，女儿不想再被迫去丢人现眼，被迫不顾羞耻去哀求他们放手，宁可现在就去求他，女儿甘愿尽最后一次力，至于他是否肯宽恕女儿，女儿就不敢保证了。”

“他会宽恕你的。”道全法师讪讪地说：“要不，你爹决难逃过他那雷霆一剑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她风目中放射出坚毅的光芒：“爹，女儿尽最后一次力，不论成功与否，今后，女儿再也不会受人摆布了。”

“事在人为。”道全法师奸笑：“只要你肯用心，挑拨他两人反脸并非难事。”

“我说过我会尽力。”

“那就让令媛试试吧！”道全法师向幻剑功曹笑笑：“目前咱们真的需要争取时间，走一步算一步，真要让他们今晚前来行凶，谁能挡得住他们？”

“好吧，女儿，小心了。”幻剑功曹总算脸有愧色，也的确被女儿的话说得心中不安。

“女儿自会小心。”

蹄声急骤，廿一匹马向东飞驰而去。

孟念慈整了整衣裙，向堤上眺望，百步外，宝蓝色孤零零的身影，凝立在柳树下，面向河，背影显得那么孤单。

“苍灭。助我！”她向上苍呼救。

她是一个非常乖顺的女儿，在孟家，一家之主的权威是无上的，为了保持门风，男人的地位提升至高峰，女人的地位就卑微可怜，一个女儿的分量，比一个儿子差了千万倍，因为女儿早晚会离开的。

所以，她父亲就毫不迟疑地牺牲她，来保全侠义英雄们的声威颜面，一而再再利用她所爱的人替他们卖命，甚至无情地牺牲她所爱的人。

注视着宝蓝色的背影、她心碎地流下两行珠泪。

“我好可怜！”她掩面低叫，感到心如刀割，满怀心酸，她怎么有脸去见她被她出卖的爱人？

在她的记忆里，这辈子她从来不曾向父亲要求过什么，或者反抗过什么，唯一记得的是顺从、顺从，最后仍是顺从，甚至把心爱的人带去送死她仍然顺从。

今天，她终于产生了反抗的意识。

但是，这一点点反抗意识、本质上仍然属于顺从：完成乃父所要达到的目的。

抹干泪水，她挺了挺胸膛，转身要向堤上走，走向那孤零零的宝蓝色身影。

前面一丛灌木中，升起绿色的身影。

“小魔女！”她心惊地轻呼。

小魔女脸色阴沉，一步步向她接近。

“你如果不走，我会毫不迟疑地杀死你！”小魔女冷酷的语音震撼着她：“好一个孝顺的女儿，大概你老爹毫无理性地叫你死，你也会乖乖地去死的！”

“让我再见他一面。”她咬着银牙恳求。

“决不！”小魔女语气极为坚决：“对他，对我们这些人，都是不公平的！”

“丘姑娘……”

“我决不会心软，因为我不是男人。你我都是女人。也知道女人的魅力与魔力，一旦男人对某一个女人动情，所产生的变化，是无法用常理来衡量的。”

自古以来，因女人而引起的亡国灭郡战争，史不胜数。四海游龙外刚内柔，所以他很难逃脱你的残忍情网，所以，我必须阻止你进行更可爬的阴谋；所以，我必须拔除祸根殃苗。”

“不要逼……我……”

“是你在逼我，孟念慈。你必须把你孟世家的幻剑全力发挥，也许能闯过我这一关，因为我还没完全摸清幻剑的剑路精华，你还有侥幸的机会，拔剑！”

“使我……”

“假如你不拔剑，我同样会毫不迟疑杀死你，为了双方的安全、双方都将全力以赴。”

她觉得世事无常，可笑又可悲，上次在十里亭第一次全力拼搏，四海游龙帮她对付小魔女；现在，小魔女则为了帮四海游龙而逼她拼搏。

“我非见他不可。”她坚决地说，拔剑出鞘。

“我决不许可你再蛊惑他。”小魔女说得更坚决，拔剑堵住去路：“他曾经说你是一条毒蛇，其实你比真正的毒蛇更可怕，不杀掉你将永远是个祸害，杀！”

说杀就杀，声落剑出，展开霸道的射星剑术，豪男地猛烈进攻。

孟家的幻剑以守为主，防守中会突出奇招反击，如虚似幻神乎其神，对方中剑之后，仍不知道是如何中剑的，所以称幻剑。

小魔女的射星剑术，以狂野的攻势主宰战局，抓住机会就绵绵强压，气势慑人。

这一次，小魔女不再心怯，而且信心十足，一阵锐不可当的绵绵狂攻，把她逼得八方游走，只能用避宝击虚的技巧应付。

总算不错，共接下小魔女百十剑狂攻，也回敬了廿余剑有惊无险，守得极为严密。

小魔女这次并不想躁进，所以攻势依然猛烈而无懈可击，她很难抓住突出神奥杀着的机会。

小魔女又狂攻了十余剑，攻势似有慢不下来的趋势。

最后一剑几乎击中她的右臂，她险之又险地疾退丈外，再向侧一闪，摆脱了小魔女的紧迫盯人追击；

“你想游斗吗？”小魔女不再迫攻，举剑徐徐盯紧着她移动：“那个不要脸的无耻老道说，你们需要争取时间，怎么争取？美人计？”

“他们要等得力的朋友赶来助拳，今晚之前不可能赶到。”她趁机歇息以恢复精力：“要见他是我的意思，你不要说得那么难听。”

“来助拳的是那座庙的大菩萨？”

“我怎知道？”

“你不想说，你只想用美人计，接招！”

又是一阵猛烈的狂攻，她不得不用游斗术应付。

她感到困惑，小魔女的进境，在这短短十天半月之内，为何进步得如此神速？上次十里亭交手，小魔女根本对她构不成威胁。

小魔女第二次狂攻依然落空，心中有数，双方的修为相去不远，用游斗术可以对付高明三成至五成的高手，短期间决难分出胜负来的。

击出最后一剑，小魔女停止攻击。

“孟家的幻剑，如此而已。”小魔女站在两丈外，轻拂着长剑颇为得意地说：“你的游斗术倒是相当高明，我用移影换形轻功身法也追蹑不住你。”

“论打斗的经验，你差远了。”她不介意小魔女的讽刺：“真要生死相拼，你最多只有三成胜算。”

“你是说，你还有压箱子的本领没掏出来？”

“哼！总有一天……”

“今天就是这一天！”小魔女一闪而至，剑化虹而至。

她斜掠丈外，再一闪便换了方位。

白影出现在一旁，辛云卿仗剑微笑。

“小妹，交给我。”辛云卿说：“她会游斗，我会让她寸步难行。”

她心中叫苦，万毒宫的小宫主，不需用剑也可以要她的命，岂只是寸步难行而已？

她飞退丈外，斗志全消，转首向堤上观望，宝蓝色的身影已经不见了。

“永泰哥……”她发狂似的大叫。

小魔女哼了一声，举剑准备扑上。

辛云卿摇摇头苦笑，摇手示意阻止小魔女冲上。

“除恶务尽。”小魔女抗议，但并没冲上。

“可怜可怜她吧！”辛云卿收剑叹息。 “可是……”

“小妹，你我都有慈爱的爹娘。”

“这……”小魔女脸上的杀气徐徐消退。

“让她去找自己的道路吧！”

两女手挽手叹息一声，飘然而去。

孟念慈凄凄惶惶，任由坐骑驮着她走向府城。

她心里有数，四海游龙是个会再爱她了。

就算四海游龙仍念旧情。不再向柏家问罪，问题仍然无法解决，柏家最主要的敌人是姜步虚。

以往，四海游龙对付不了姜步虚。

目下情势应变，四海游龙竟然不知为何，竟然成了姜步虚的师侄，情势变得更为难以控制，师侄怎能影响师叔的决策？

她知道，她找四梅游龙无补于事。

前面路右的岔道，驰出一匹坐骑。

她吃了一惊，怎么想到鬼神愁，鬼神愁就出现了？

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。

勒住坐骑，她第一个念头是找地方逃走。

“你过来，我不会咬你的。”姜步虚邪笑着，兜转马头等她跟上：“我想，你有话要对我说。”

她壮着胆策马跟上，向府城走。

“只要你放弃向柏家寻仇，”她想起道全法师的话，挑拨的妙计也许真的用得着：“我愿答应你任何条件，决不后悔。”

“是吗？包括做烧锅的？”

“不错。”她硬着头皮说，脸红耳赤又羞又愤：“任何代价，在所不惜。”

“你是一个颇不平凡的姑娘。”姜步虚不再邪笑：“你孟家能得到多少好处？”

“这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事。”

“侠义道英雄们，将希望寄托在你一个小姑娘身上，而你又没有女强人女霸主的才干，我真替那些人可悲，比风云会的黑道豪霸，差得太远了。”

“我不想听这种话。”

“好，我说些你喜欢听的。”

“我在听。”

“你回去告诉那些人，要我罢手的条件很简单。”

“如何简单？”

“要他们那些为首的高手名宿，在拜帖上具名，在客店披红挂采，到客店奉还逸虹剑，承认错误道歉赔礼。这种要求不算苛吧？”

“姜爷，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；”她焦灼地说。

“为何不可能？面子上难看？”

“问题是……是……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这样一来，岂不是等于公然的承认，他们与风云会勾结落实？不如杀掉他们来得仁慈些。”

“哼！他们都是一些没有担当的人。”

“有担当还要我抛头露面不顾羞耻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你回去据实转告，让他们决定，好吗？如果不是念在你是个颇不平凡的姑娘，我根本没有和他们谈条件的兴趣。”

“姜爷……”

“好走。”姜步虚兜转马头，飞驰而去。

40

柏家来助拳的朋友愈来愈多，一个个十万火急赶来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一个个气大声粗，口口声声为道义不惜赴汤蹈火。

可是，真正能派得上场的人却没有几个，连一个能撑大旗的人却没有几个，只凭人多气壮而已。

这些人不但气大声粗，而且一个比一个神气。

想请他们对付风云会，绝大多数的人皆裹足不前；但一听是对付一个干了几年车夫，初出道的狂妄小子鬼神愁，他们兴高采烈涌跃得很。

具名敦请他们参予行侠盛举的，全是紫灵丹士一群高手名宿，面子上够光彩，何况要对付的鬼神愁名不见经传，再了不起也只是个车夫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所以来助拳的人都十分涌跃。

只有一些知道开封正邪冲究内情的人，利用各种藉口避免参予，甚至有些人不齿紫灵丹士一群人所为，干脆不加理睬。

紫灵丹士一群首脑心中有数，来的人数量虽多，真正可派上用场的人没有几个，难免心中焦灼，食寝难安，简直慌了手脚。

铤而走险的计划再三失败，更是心急如焚。一狗急跳墙，道会法师硬着头皮奇望在美人比免

好不容易等到孟念慈返回，一看孟姑娘脸上沮丧的神色，道全法师的心凉了一半。

几个人在内堂密室，向孟念慈盘问经过。有些事不足为外人道，这件事也照例避免让助拳的人知道内情，以免另生枝节。

十方行者诱擒小魔女的事，被四海游龙知道了，一怒之下与他们反目，就是最明显的教训，人多嘴杂，有些事是不宜让大家知道的，美人计就是其

中之一。

“女儿，到底怎么啦？”幻剑功曹急急地问，心中有愧，口气不怎么自然，似乎并没含有多少亲情的关切，仅有些少愧意而已。

“女儿失败了。”孟念慈羞愧不安，欲哭无泪，也不敢哭。

“把经过说来听听。”紫灵丹士更为焦急，右颊被姜步虚掴了一记耳光，红肿还没全消，因此脸色特别难看，简直就丑恶狰狞。

她只好含悲忍愧，将经过一一说了，最后将姜步虚所提的条件，原原本本详细说出。

“他今晚一定会来的。”她最后说：“除非天黑之前能派人给他满意的答覆。”

众人面面相觑，直冒冷汗。

“如果正义锄奸团也来趁火打劫。”大悲僧满脸愁容：“南无阿弥陀佛！明天，咱们完整的人，恐怕就没有几个了。”

“罢了！情热迫人，咱们只好走最后一步棋。”紫灵丹士咬牙沉声说：“走一步算一步，总不能坐以待毙！”

“道长，请三思……”主人快剑柏鸿翔心惊胆跳：“那……那些人惹……惹不得……”

“事到如今，贫道不得不走险了。”紫灵丹士脸上有犷猛的神情：“你们愿意接受姜小辈的条件吗？今后，咱们这些人不但要在江湖除名，更可能成为各方指责的目标和寻仇的对象，结果如何？你们愿意发生这种结局吗？”

没有人愿意回答这可怕的问题，谁也不愿意以一生心血获得的成就，作必定身败名裂的孤注一掷，这种结果谁也承受不了。

“订约由贫道出面，践约的事，只要大家小心些，在作法上巧妙些，便不至于风声外泄了。即使透露天机，有贫道一力承当，谅不至于连累你们……”

“道长，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。”幻剑功曹哭丧着脸：“秘密牵涉到第三个人，便不算是秘密了，咱们或许有自信不至于自掘坟墓泄露天机，他们呢？”

天南双毒和京都三恶煞党羽众多，分布南北非常活跃，一旦获得侠义道朋友不干预他们行事的保证，必定欣喜欲狂，任所欲为，岂有不向外宣扬之理？结果如何？”

“今晚鬼神愁一来，结果又如何？”紫灵丹士冷笑：“日后的结果早着呢！谁也无法逆料，面今晚可能发生的结果，却迫在眉睫。”

“这是饮鸩止渴。”幻剑功曹长叹一声，神色一怔：“道长，抱歉，一错不能再错，我不得不反对与残毒的邪魔外道订互个侵犯密约。”

风云会毕竟是有组织，有约束章规的黑道之雄，咱们可以和他们订权宜的约定。而天南双毒、京都三恶煞这种失去人性的个人组合，一旦……”

“你反对？”紫灵丹士沉声打断他的话。

“是的，我坚决反对。许门主不在，他如果在，也必定坚决反对，尚义门十之七八是白道人士，邪魔外道横行，首先受害的人就是他们。”

“那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今晚鬼神愁不来便罢，来了，我孟家的人奋勇当先，死而后已。如果道长坚持与邪魔外道订约，我孟家的人立即退出柏家。”幻剑功曹庄严地说：“我仍是一句话：一错不可再错，请道长三思。”

“白施主，你呢？”紫灵丹士向昊天一剑征询意见。

“我……我的势力范围，有天南双毒的爪牙暗中活动。”昊天一剑苦笑：“九江最近两年十七件惨案中，有三件有证据指向他们的爪牙。”

假使江右群雄不再干预过问，那……如何向江湖朋友交代？所以，白某期期以为不可，这种恶毒的人少沾为妙。”

“好吧！你们可以置身事外。”紫灵丹士不悦地说：“贫道以个人身分，去和他们谈谈，也许可用同仇敌忾的理由，说动他们出面。”

四海游龙以侠义英雄自诩，心狠心辣豪情万丈，从大江打到大河，早晚会与天南双毒京都三恶熬有致命的利害冲突。图谋须及早，他们应该知道利害和日后的情势。”

“道长……”连柏鸿翔也慌了手脚；想加以劝阻。

紫灵丹士冷哼一声，不悦地拂袖入室走了。

幻剑功曹一家老少，安顿在客院。

父女俩离开密室，沮丧地返回客院住处。

“女儿，为父抱歉。”幻剑功曹一面走，一面黯然地说：“谅我……”

“爹，女儿……女儿感到好……好委屈……”孟念慈忍不住掩面饮泣。

“女儿，我们还来得及拾回亲情，是吗？”幻剑功曹热切地紧揽住爱女肩膀：“不管我们能否度过这次劫难，至少为父已经知道往日之非，能向我的女儿表达歉意，为父已经心满意足了，女儿……”

“爹……”

院子里站着许门主父女，用怪怪的眼神迎接他们。

“孟兄，怎么啦？”许门主忍不住关切地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幻剑功曹笑得勉强：“我们父女俩话家常，发觉我一直就忽略了自己的女儿。呵呵！许兄，你了解你的爱女吗？”

“也许说不上十分了解，但我爱我的女儿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。”许门主的笑容却漾溢着满足：“孟兄该知道，儿女们的想法，与老一辈的人多少有些歧异，想完全了解她们谈何容易？我想，只要有爱，这就够了。”

“我好惭愧，许兄。”幻剑功曹情不自禁再次揽住爱女：“这次我不带儿子而带女儿来，就是不可原谅的私心在作祟，认为女儿是可以牺牲的……”

“爹，请不要……”孟念慈伸手掩住乃父的嘴，含泪而笑：“女儿要从侧院门，出去走一趟。”

“噢？女儿……”

“爹别问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但爹非常关心你……”

“女儿非常高兴，谢谢爹的关心。”孟念慈欣然跳跃而去。

“孟兄，你……”

“不要管我那丫头的事，咱们到客院小厅谈谈今晚可能发生的灾祸，看咱们是否能躲得过。”

“呵呵！孟兄，灾祸是躲不过的，要来的终须会来。”许门主大笑：“世间有太多的无奈，你我是不能不面对它的。”

鬼神愁救了我的女儿，而我父女不得不面对他的搏杀，鬼神愁帮助我们澈底击溃了风云会，目下我们又不得不向他举剑挥刀，这就是人生，人生……”

一个心情开朗的人，必定有勇气面对事实，而且能以清明的神智处理

事故，心中不再有负担。

孟念慈换穿了村汉男装，从客店的后面越墙而入，一头钻入辛家所住的客院后面，客房侧方的防火巷，老鼠似的向巷口窜，劈面被一名侍女拦住了。

“是你，做小偷？”侍女堵住巷门笑问。

她换了装，却没易容，所以侍女一看便认出她的身份，忍不住好笑。

“好姐姐，可否请你家小姐来谈谈？”孟念慈一点也不惊慌，笑吟吟地向侍女打招呼，她身上没道剑，友善的态度已明白表示是善意而来。

“唷！叫我姐姐，我可不敢当，你在玩什么花招？”侍女一点也不怕她这位女剑客，万毒宫的侍女武功或许差那么一点点，用毒足以让超等的高手心中怕怕。

“我是来奉告消息的。”

“要找四海游龙？”

“不，请不要惊动他，我没脸见他。”

“你总算还有良心。”

“好姐姐，请让我见见你家小姐好不好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家小姐心地好，好说话，她很体谅我，所以我特地来求见她……”

“好吧！你等一等，可不要出去乱跑。”

片刻。辛云卿偕侍女匆匆到了巷口。

“你胆子不小呢！”辛云卿笑笑：“不管你弄什么玄虚，都不会成功的。是派你来回信的吗？”

“不是，他们不会答应姜爷的条件，而且有人横定了心，要铤而走险。”

“欢迎走险。”

“辛姐，可曾听说过天南双毒和京都三恶煞？”

“抱歉，没听说过，我很少在江湖走动。”

“也许令堂知道，小魔女丘姐也可能知道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铤而走险的人。情急向这些邪魔外道凶神恶煞求援，当然会订一些不可告人的密约。”

“不能怪他们，你们也会与风云会订了密约。”

“柏家的人，绝大部份的人都不知道此事，知道的人也大多数表示反对，但却有人一意孤行。”

“这叫做垂死挣扎。”

“请转告姜爷，提防天南双毒和京都三恶煞，他们目下潜藏在……”

片刻，她从原路跳墙走了。

东门外最绮丽的名胜，是四苑之一的宜春苑；目下是周王府的禁区，不许王府以外的人接近。

苑东南两里左右，有一座颇有名气的梁园，据说，是京都某一位官品甚高的京官，留在故乡的产业，派有奴仆看管。

紫灵丹士扮成一个走方的穷道人，骑了小驴接近了梁园的小径。

小径与大道衔接，全长约一里左右，是梁园的私有道路。

因此岔道门建了管制的栅门，但平时无人看守，也没有大胆的乡民敢乱闯官绅的产业，被抓住送官，必定挨板子甚至枷号示众，这是官神的特权。

紫灵丹士不怕被抓住送官，迳自拉开栅门乘驴向园门接近。

距园门还有廿余步，一声呼哨，路旁的树林跳出四名相貌狰狞的大汉，佩刀系剑骠悍之气外露。

“送财路来的？”一名大汉狞笑：“老道，你没走错地方吧？”

紫灵丹士双足撑地，小驴走不了啦！

“两天前，贫道接到贵长上的口信，提出相助的条件，贫道特地前来回覆贵长上的。”

老道已易了容，右颊红肿未消不得不易，所以大汉真以为他是走方穷道人，说话当然不客气。

“哦：紫灵老神仙吗？”大汉一惊，赶忙让路：“得罪得罪，请便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老道总算有求于人，不敢摆出高手名宿的傲相。

双脚一缩，小驴刚举蹄，突然头向下一栽，屈前蹄伏下了，几乎把老道颠下驴背。

“哈哈！这头小倔驴怎么啦？”大汉在一旁怪笑。

对面树林中，踱出姜步虚和四海游龙。

“连小倔驴都不肯助封为虐。”姜步虚大笑：“哈哈！正邪携手，毕竟是犯忌的事，这比男盗女娼更令人鄙视的勾当？小驴比人可爱多了，知道这种绝子绝孙，受人唾骂的事做不得。”

紫灵丹士大骇，感到脊梁发冷，身上什么都没带，想自保也无兵刃可用。

四大汉一怔，怒火勃发。

“咦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”为首的大汉迅疾地拔刀：“这穿宝蓝的家伙……”

“我，四海游龙蔡永泰。”四海游龙声如洪钟：“你一定知道我是谁，你们本来就打算勾结柏家的人，对付我和鬼神愁，所以我们来了，不需你们去找。”

大汉吓了一跳，凶焰消减了一半。

“咱们还没与他们谈妥。”大汉沉声说：“你们无权找上门来。”

“紫灵老杂毛来了，太爷们就有权来。”四海游龙拔剑：“防患于未然，这是江湖的金科玉律，等你们采取联合行动，瓜分江湖利益，岂不成灾生祸？快叫什么天南双毒与京都三恶煞出来，太爷要他表明态度。”

一声怒吼，大汉愤怒地出其不意冲上就是一刀。

“铮！”一声暴震，剑光一闪，刀便飞入树林，大汉虎口鲜血淋漓，剑光再闪，锋尖点入大汉张开的大口内。

“你也未免太狂妄了！”四海游龙冷笑：“一个小爪牙也敢向我四海游龙动刀，难怪你们胆敢妄想与柏家的杂碎正邪合污，要送我这条龙下地狱，哼！”

三大汉张口结舌，不敢冲上，怎么同伴一刀便裁了？

剑尖竟然奇准地贯入同伴的口中，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，如果存心杀人，岂不任意予取予求？

一名大汉发出一声警啸，但不敢移动。

紫灵丹士打一冷战，向后退。

“谁要是敢扮胆小鬼开溜，我鬼神愁一定弄断他的双脚大筋，说一不二。”姜步虚背着手站在一旁邪笑：“向我出手的人，废手。”

紫灵丹士倒抽一日凉气，乖乖打消逃走的念头。

四海游龙收剑，一脚把大汉踢翻。

“饶你一命，下不为例。”四海游龙神气地说：“贵长上没表明态度之前，在下不便开杀戒。”

人潮蜂涌而出，足有二十名高高矮矮的男女，为首的是五个面目阴沉，满脸杀气的中年人。

“该死的！你们闹到我这见来了！”那位佩剑的京都三煞老大暴跳地怒叫。

“你这个连狗都不吃的货色，不是也在打咱们的坏主意吗？”四海游龙大骂：“你只要说一声你要和柏家的人站在一边，我四海游龙要是不屠光你们，就对不起老天爷，说，你这混蛋！”

“气死我也……”这位仁兄火冒三千丈，怒吼着狂冲而上，半途拔剑，前冲、挥出，风雷进发，力道如山，澈骨裂肤的剑气像怒涛般及体。

四海游龙掏出了平生所学，豪勇地一剑硬接，响起一声霹雷，一声金铁狂震，崩开对方的剑，立即回敬剑发似电耀霆击

“铮铮铮……”这位仁兄狂乱地急剧闪动，险象横生接了七剑，竟然换了十三处方位，完全失去反击的能力。

没封住三剑，在右肋和左背肋。留下了三道小裂缝，是被剑锋擦过的创痕。

最后铮一声暴震，这位仁兄连人带剑飞翻入路右的树林，枝叶摇摇，身躯撞中一株老槐树，反弹而出，挣扎了几下便失去知觉。

“这种货色，也敢在我四海游龙面前张牙舞爪，简直没把白己当人看。”四海游龙像一座天神，剑向骇然变色的人群一指：“还有谁把自己看成猪？出来！让我四海游龙痛宰，出来十个八个不嫌多，来吧！”

最强的首脑，出手便只有挨打的份，其他的人，真被四海游龙的豪气吓得心底生寒。

“我鬼神愁也宰几个玩玩！”姜步虚也抖出缚龙索：“风云会两三百个高手，几乎被我这位师侄宰个精光大吉，我却没捞到几个，愈想愈不甘心。喂！鳖龙，别抢先，咱们叔侄俩一人一半公平分配，上吧！”

“住手！”另一位仁兄狂叫：“咱们只……只想骗一点好处，并没真心与柏家的人合作，只是……”

“我不相信你的话，紫灵丹士这老杂毛，是成了精的老贼，你们骗得了他？”

“我发誓……”

“你如果信鬼神，还敢在天下各地为非作歹？哼！”

“咱们立即离境，立即走人……”

“好，给你们片刻拾夺上路，快走！”

众人抬了昏厥的首领，匆匆奔入园门。

“你敢走？”姜步虚的缚龙索伸直如枪，向欲逃的紫灵丹士指。

“姜施……主……”老道心胆俱寒，不敢移动：“咱们委实无法答……答应你的条件，被……被逼得走……走投无路，你……你杀了我吧！我……”

“我不杀你。”

“你的条件太苛，比……比杀了我更……更……”

老道的化装后外型，本来就难看，这时更显得衰弱、可怜、悲哀。

似乎，一代高人的雄风，已远再一百年以前消逝了，留在这里的，只是一个为保持令名、而不择手段的衰翁，为保持声誉地位而作绝望挣扎的无

助老人；精神与肉体皆濒临崩溃边缘的失败者。

姜步虚惘然心动；四海游龙呼出一口长气，收剑转首他顾。

“你的路已走到尽头。”姜步虚硬着头皮说，语气已不带谴责。

“每个人都会走到路的尽头。”老道虚脱地像在呻吟：“你已经逐一断绝了我的外援，但你休想我向你哀求乞命！我……”

“你在柏家仍有上百人手。”

“有什么用呢？敢来的，全是二三流的、好勇斗狠的、希望扬名立万的匹夫，只有命可以一赌的赌徒。”老道的神情，充满穷途末路的悲哀：“稍有名气的都珍惜羽毛，都不会来了。你来吧！我会在柏家等你。”

老道软弱地拉住了小驴，艰难地爬上了驴背，头也不回狼狈动身，背影令人惘然。

已经是入暮时分，密室中已点了灯火。

十几个人神色凝重，空间里似乎流动着死亡的气息。

“天南双毒与京都三恶煞三十几个人，四海游龙一个人，就像赶猪一样被他赶跑了。”紫灵丹士像是苍老了十年，往昔的神气与威严不再存在：“这最后一步棋也走不成了，贫道已无能为力。”

“那……那咱们怎么办？”大悲僧忧形于色：“拼命，咱们这些人行吗？天知道今晚他们会来多少人？两宫、正支锄奸团……”

“为侠义道留一分元气吧！打发朋友们走，还来得及。”紫灵丹士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：“诸位愿意留下，贫道不勉强。江河后浪催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；贫道也想开了，风云了一辈子，何苦还恋栈区区浮名虚誉？但我不会贪生怕死哀求乞命，必须手中有剑轰轰烈烈兵解。”

“在数者难逃，贫道想走也无颜在世间立足。”道全法师神色漠然，似已看破生死：“人早晚会死的，修仙只是欺人自欺的骗局，道友，咱们就联手应劫吧！”

“我和柏老弟去打发朋友们离开。”昊天一剑倒能保持英雄气概，推椅而起：“晚上希望能与许门主联手，斗一斗四海游龙，许兄有兴趣吗？”

“一言为定，白兄。”许门主笑笑：“大丈夫恩怨分明，要我向姜步虚出手，我还真缺乏这份豪气。”

“咱们是困兽之斗，还有什么豪气？”昊天一剑苦笑：“柏老弟，走吧！打发朋友们的礼品，可得由你破费啦！抱歉！”

两人出室走了，打发助拳的人离去。

二更天、大院子四周悬了百十盏灯笼，几十支火把。

大厅中，也灯火通明，留下准备生死一拼的男女，还有三十人之多，足以应付一群高手名宿的挑战。

厅堂广阔，分组聚合在一处品茗，生死关头，这些人反而不再紧张，不时低声聊天，静候强敌光临。

紧张的气氛，随时光的飞逝而增涨。

三更正，明亮的院子里出现四人的身影。

穿青衫的是姜步虚，四海游龙是宝蓝，辛云卿一身白，小魔女绿得生机勃勃。

三十位男女涌出，在厅阶下列阵。

姜步虚四个人，并不急于动手，四海游龙以往强悍暴躁，事事争先，今晚却从容不迫，一反常态。

“师叔。”四海游龙终于第一个发话了：“一些成名人物应该永保武林人的英风豪气，给后生晚辈做榜样，为何舍此而不为，却热中于玩弄阴谋诡计？真令人搞不懂呢！”

日后我也会这样吗？”

“傻小子，连道点浅显道理你都搞不懂？”姜步虚令人又恨又怕的邪笑更浓了：“真是孺子不可教也！任何人，包括武林人和皇帝百姓在内，对自己所获得，所拥有的东西，都不会轻易放弃，包括名和利。

他会尽一切可能，甚至不择手段加以保护、维持、增加，玩弄阴谋诡计又算得了什么？有些人更绝更毒的手段都会施展出来呢！”

“我家的逸虹剑被他们抢走偷走，他们也认为已经获得丁，拥有了，不论用何种手段获得的，死也不肯放弃。”小魔女银铃似的语音十分悦耳，但流露的杀伐味却有点慑人：“所以，他们必须用命来付出作代价，让其他贪婪的人，知道掠夺别人的东西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因为别人也会保护自己拥有的东西。十方行者，你位高辈尊，不会龟缩不出吧？你出来！”

十方行者怎能不出来？挟了方便铲大踏步出列。

“我就是看这个老贼秃不顺服眼！”四海游龙上前凶狠地说：“他一个辈高位尊，名列九菩’萨的高手各宿，做出这种卑劣的狗屁事，我送他上灵山到极乐世界做真的菩萨，免得他在凡间现世。”

昊天一剑一打手式，与许门主急步枪出。

“四海游龙，敢一比三吗？”昊天一剑大叫。

“很好，一比三。”四海游龙豪气飞扬拔剑：“土鸡瓦狗，何足道哉？上！”

三才阵刚完成三方包围，主阵的十方行者刚扬铲发令，四海游龙已先一刹那大喝一声，人化流光，剑似奔电，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扑上了，长剑破空飞电相随，豪勇的声势凌厉无匹。

昊天一剑与许门主合声的速度慢了一刹那。

方便铲拦腰便扫，远攻力道万钧，老和尚禅功迸发，来不及闪避只好拼命，拼个两败俱伤，捞回老本再说。完全放弃自保的念头。

只要将四海游龙挡住，昊天一剑与许门主两支剑，就可以到达四海游龙的左右背肋了。

岂知四海游龙的剑光，从铲上方电射而入，左手一抓，便扣住了力道万钧的方便铲柄，向外奋神力一拉一推，铲便被带出偏门。

中宫大开，剑排空直入。

十方行者大骇，丢铲仰面便倒，奋余力急滚。

剑光急旋、霹雳撼人心魄。

昊天一剑与许门主，飞震出丈外马步难稳。

剑光化虹向地上滚动的十方行者急射，有如电光下劈，眼看要将老和尚钉死在地下。

斜刺里伸来一支剑，人影近身。

“永泰……”惶急的叫声及时传到。

四海游龙硬将剑撤回，左手一伸便抓住了孟念慈的右肩。

“你给我牢牢地记住：“他凶狠地将孟姑娘推至一旁：“离开我远一点，不要让我杀死你！”

“我知道欠你很多很多。”孟念慈软弱地说：“我们欠你，你可以杀死我，可否留一条活路给他们走？他们也是被情势所迫……”

“我不听你的废话，你走！”四海游龙满脸怒容：“他们的罪行，不需你承担，你也没有承担的份量。”

“追根究源，我才是罪魁祸首，如果我不认识你，就不会引起无法预测的变化……”

四海游龙哼了一声，剑向不远处阶下的群雄一指，要发威了。

“只有用他们的血，才能清洗他们的罪行！”他一字一吐，杀气腾腾慑人心魄。

孟念慈晃身挡在他的剑尖前，凄然闭上双目。

“永泰……”她泪如泉涌：“这世间，血洗不清罪行，宽恕才能让人不再制造罪行……”

不远处，姜步虚发出一声轻咳。

“永泰，告诉他们。”姜步虚声如洪钟：“要他们带了逸虹剑，到客店道歉，不必认错，不必披红挂采张扬，留一份情义。办不到，明晚我们再来。”

三人手挽手，转身扬长而去。

阶下的人都走了，幻剑功曹到了爱女身旁。

“贤侄，明早我们会带剑去。”幻剑功曹讪讪地说：“我很惭愧，我们的确亏欠你很多，姜老弟说得不错，为了名利，人会自私而冷酷地尽一切可能，不择手段加以保护、维持、增加他的既有利益。我唯一可做的事，是请你宽恕，以后，是我们这些人闭门思过的时候了。”

说完，黯然转身离去。

四海游龙呼出一口长气，掉头便走；

“永泰……”孟念慈在他身后感情地轻唤。

他略一迟疑，重新举步。

“不原谅我吗？”

他蓦然心动，想起他的母亲。

他的母亲违抗父命，嫁给心爱的人，夫妻俩逃世，骨肉乖分廿余春。

如果没有姜步虚，骨肉将永无团聚之期，老爷爷将九泉含恨。

孟念慈不敢违抗亲命，她错了吗？

姜步虚当他骂孟念慈是毒蛇时，曾经半讽刺半嘲弄地开导了，那时，他心中已不再恨这位他曾经一度热爱过的女人。

“我们还能再见吗？”凄切的语音令他心弦为动。

他徐徐转身，火光明亮，孟念慈满脸泪水的面庞，对他依然有强烈的吸引力，而且增加了一些怜惜的感觉。

他觉得，他实在无法恨这个女人。

突然，他想起江湖道上流行的两句讽刺性的话：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。

他觉得好笑，心里也抽了一下。

爱也好，恨也好，事到如今，没有计较的必要了。

“回去，做一个乖女儿。”他僵硬地说，没来由地又想起了他母亲：“才不至于骨肉乖分。”

转身一掠三丈，他走了。

身后，他清晰地听到一声凄凉哀怨的叹息。

姜步虚和两位姑娘在街心相候，接到人默默地南行。

街上行人绝迹，夜色凄清。

“放不下？”姜岁虚问。

“有一点。”他不假思索地说。

“如果难以割舍……”

“师叔，不谈这些，好吗？”

“也好。岁月如流，冥冥中自有主宰。哦！打算上京都见识呢？抑或人关中一涤胸襟？”

“我反对。”小魔女叫：“我要去江南。辛姐，帮我争取好不好？”

“我没意见。”辛云卿是个温柔的姑娘，从不争什么。

“就是你烦人。”姜步虚拧了小魔女一把。

四人越墙而出，钟鼓楼恰好传出四更初的钟鼓声。

——全书完——

